

德育課本

第三集



淨空教書





德育課本

第三集

淨空敬書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孝

傳抄自五道人題



●乾德孝字詩

孝養椿萱及時莫教風木動悲思
問安無閒誠彌篤視膳有餘答不遲
榮顯燦爛毛義喜歡娛衣舞老萊嬉
性天真箇渾圓周百行根源萬世基

●河南洛陽劉道存二疊韻

孝著烏鴉反哺時更深跪乳野羊思
皆能有養讒言偃且以無違告子遲
受杖甘心因母泣弄璋故意作兒嬉
休云孺慕孩提事聖域賢關自此基

●安徽蕪湖程大猷六疊韻

大孝淵深往時書齋寂靜嘗思
藥湯奉養從先試風木與悲海後遲
泣杖伯俞慈母弱班衣萊子慈親嬉
人生樂趣天倫敘敘水承歡萬古基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孝之義合古今時父母深恩難擬思
奉養當前休恨晚服勞趁早莫悲遲
權承救水貧猶樂舞著萊衣老更嬉
百行由來根至性完全此道善初基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親恩罔極想當時眷戀庭幃盡孝思
愛日相依常喜懼遠方不敢久棲遲
偶離父母瞻雲切願學嬰兒舞綵嬉
聖訓昭昭垂萬世先教弟子立根基

●安徽貴池姚沛芬十五疊韻

孝養高堂要及時莫教身後枉追思
坐褥子路悲親歿汲水姜詩實婦遲
三載未離嘗藥進七旬出學舞衣嬉
歷山孺慕終無怨羨鑒其心禪帝基

●浙江吳興費誨成學前韻

椿茂萱榮孝得時流光莫駐要深思
養親負米歡無盡祭墓椎牛悔亦遲
高厚難酬常喜懼顯揚未遂勿荒嬉
頑鄙感格終身慕玄德升聞創國基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回憶當年鞠育時曾經堂上費憂思
庭幃養志誠無閒廬墓含悲恨已遲
綵舞老萊供子職櫛懷陸續笑兒嬉
蓼莪二復詩篇什務本原為人道基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孝著晨昏定省時歡承救水慰親思
七旬五綵衣還著一日三朝問未遲
肯構肯堂無怠忽用勞用力敢欺嬉
守成創業皆非易有後欣能弗棄基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丁斯非孝孀行時君莫昏迷要審思
試念我躬生育苦敢將父母奉承遲
仲由負米仲誠敬江革行備博笑嬉
痛煞不仁鼻與槐忘恩先樂敢倫基

●湖南乾城谷錦堂十四疊韻

欲振綱維正此時開宗明義繫懷思
孝關天下須當早志養當前尙未遲
負米少年忘跋涉讀書半世敢荒嬉
聖賢佳境非難到只此庸行作始基

●河南洛陽劉道存二疊韻

孝著烏鴉反哺時更深跪乳野羊思
皆能有養讒言偃且以無違告子遲
受杖甘心因母泣弄璋故意作兒嬉
休云孺慕孩提事聖域賢關自此基

●安徽蕪湖程大猷六疊韻

大孝淵深往時書齋寂靜嘗思
藥湯奉養從先試風木與悲海後遲
泣杖伯俞慈母弱班衣萊子慈親嬉
人生樂趣天倫敘敘水承歡萬古基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孝之義合古今時父母深恩難擬思
奉養當前休恨晚服勞趁早莫悲遲
權承救水貧猶樂舞著萊衣老更嬉
百行由來根至性完全此道善初基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親恩罔極想當時眷戀庭幃盡孝思
愛日相依常喜懼遠方不敢久棲遲
偶離父母瞻雲切願學嬰兒舞綵嬉
聖訓昭昭垂萬世先教弟子立根基

●安徽貴池姚沛芬十五疊韻

孝養高堂要及時莫教身後枉追思
坐褥子路悲親歿汲水姜詩實婦遲
三載未離嘗藥進七旬出學舞衣嬉
歷山孺慕終無怨羨鑒其心禪帝基

八德須知三集



壬申仲秋



新昌張載陽題



蔡紫岑先生傳畧

先生諱丕著庠名璜字紫岑號鋤青晚號趣園道人浙江吳興縣籍世以孝義聞先生生而純厚重道德善屬文少時已稱曠世英才補博士弟子員讀不輟貧無以養以申韓術遊公卿間皖北淮南多有其足跡嗣因隨勸賴捻餘黨上獎賞戴五品藍翎及助增芳齡廉訪幕聲名益盛長興朱炳熊臨海黃金滿等戕官劫獄皆得先生片言以決母老致仕歸里課子時講八德注重倫常晚年怡養山林以文史自娛修族譜建宗祠里有善舉必破囊為之戚黨有不給者輒周濟之以是稱為鄉里長者人皆敬之丁巳秋七月十四日以疾卒享壽六十有九葬於德清新市後皋村之西駒圩配顧氏繼龐氏丈夫子二長振紳次振綱皆能繼父業先生學問文章不落前人窠臼善奕能繪山水及秋菊又精於歧黃爰象著有趣園八種趣園十六趣趣園圍棋譜趣園卜易等書行世

中華民國六年夏曆丁巳九秋吳興後學鍾麟敬撰

八德須知三集序

小學紺珠以孝弟忠信為四德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故古時庠序之教國家之治率不外乎是後人喻為擎天八柱良有以也恭逢

述古老人普度三期以八德永敦為主存養省察之功悉本於此我國古來能全此八德者代有其人具載歷史深資模範第史傳卷帙浩繁遍閱頗非易易且古訓是式非從蒙養入手不為功蔡君六龍本其先人德教編輯八德須知初集二集兩種其初集皆乾二集皆坤均始自唐虞迄於明末每集一百九十

二人一百九十二事乾坤人名概無重複加以論贊
繪圖題句復經陳君贊欽精心校正兼為音註分別
符號益見詳明並囑精一恭騰真楷書成之後羣歎
觀止第蔡君所得於庭教者甚多爰復要求其續編
三集四集深望仁人君子廣為流傳隨時講演男女
長幼身體力行野多據德之人朝成崇德之治則是
書之有關於風俗人心豈淺尠哉今三集已成卽示
精一披讀一過竊為喜而不寐者久之爰附數語以
為序

歲在重光協洽涂月上虞張精一敬識



八德須知三集自序

振紳記述 先君口授歷史八德故事編輯八德須
知初集二集原以誌 先人之德教贖自己之罪愆
深蒙吾師

清靜自在道人賜以題句加以書簽其未出版之先
又蒙

金光化身佛臨乩提倡今復荷 曾奎生先生為作
序文并承各大君子迭函獎勵未能贖罪益滋赧顏
感愧之餘尤深驚惕其三集四集本擬謹讓賢能第
以 先人所授男女八德故事不下二千餘則雖其

閒孝廉忠義事實最繁悌信禮恥四者較渺然初二集所載僅十分之一二言猶在耳遺漏殊多乃徇同仁之請於公暇之餘續編三集專輯乾德之較初集稍深者聊以補過云爾惟仍照初二集前例加具繪事題句暗寓四種讀法其年齡最幼者可僅教讀標題四字而按圖口授以傳文大意稍長則僅讀題圖四句再長則讀本則傳文再長則兼讀傳後論贊蓋論贊卽開其造句之端緒餘卽啓其作文之漸似於家庭教育前途或不無裨益也乎是為序

歲在玄默涖灘涂月湖州蔡振紳謹識



八德須知三集凡例

一是集專錄男子之故事與初集相接凡例悉照初集其有不同及改善之處條舉如左

一每則較初集畧長以一百字為率

一每則言文對照文之費解處可參觀白話白話明了者可進閱文言

一傳文前列圖傳文後卽白話庶圖與白話二者必有一與傳文並列藉免翻閱之勞

一人名旁加 | 地名旁加 || 國名旁加 ⊥ 朝代名則加 □ 於字之四圍

一歷代疆域互有贏縮政治地理時有變更本書必按照當時名稱釋以今地卽封建時代之侯國亦詳其姓氏封號境域

一朝代國名見於初集者茲不再註

一凡徵引初集二集故事均註明某集卷幾第幾則一新編初集改用言文對照其音註較詳本書添註新編二字以示區別庶便查閱

一本集緒餘八篇意義辭氣均可與初集緒餘各篇啣接貫通分之則為二合之卽為一

一其餘凡例與初集同

八德須知三集目錄

卷一 二十四孝

文王問安周 武王繼述周 考叔舍肉周

伯俞泣杖漢 趙咨迎盜漢 茅容殺雞漢

李密陳情晉 趙志聞聲晉 范喬哭硯晉

劉殷祝董晉 王延色養晉 叔謙乞藤南宋

叡明石函南齊 曇恭訪瓜梁 沙彌止風梁

孝緒得蔓梁 裴俠吉壤北魏 崔邠導輿唐

朱泰虎殘宋 徐積避石宋 彥斌芻靈元

吳璋思親明 鼎臣祝壽明 楊黼活佛明

卷二 二十四悌

周公祝代周 伋壽爭死周 伯魚十往漢

鄭均悟兄漢 薛包析產漢 鄧攸棄子晉

顏含侍疾晉 彥霄析箸晉 蔡廓奉兄南宋

崔挺世悌北魏 楊播廳堂北魏 楊津敬長北魏

蘇瓊釋爭北齊 元規避水陳 君良出妻隋

嗣立自捶唐 崔沔慈愛唐 德秀乳孤唐

杜衍避劍宋 九思留弟宋 德珪代斃宋

扈鐸祈斗元 鄭湜爭獄明 黃璽尋兄明

卷三 二十四忠

子文告新周

申生憂國周

御己農諫周

史鮪正君周

樊噲鴻門漢

許楊械解漢

班超不疚漢

張綱埋輪漢

鍾雅獨侍晉

謁之引頸北齊

處俊至忠唐

仁傑直奏唐

嘉貞言路唐

韓休峭鯁唐

張巡殺妾唐

廷玉何悔唐

韓琦撤簾宋

富弼防意宋

昌世迎駕宋

秀夫負帝宋

絳山瘞燼金

紹宗生奠明

鍾同感馬明

楊爵泰然明

卷四 二十四信

荀息踐言周

共華待死周

解揚承命周

州犁釋甲周

趙武信本周

包胥乞師周

范式素車漢

鄧訓納胡漢

趙柔一言北魏

傅岐約囚梁

懷古赴獠唐

李源赴約唐

姚顛化工後梁

司徒投經後漢

蒙正三對宋

狄青無欺宋

趙抃告天宋

庭式心許宋

文同疊舌宋

孫固誠粹宋

安世不妄宋

姚雄許女宋

揚榮諫征明

春芳踐姻明

卷五 二十四禮

蘧瑗敬上周 敬叔施散周 顏回辯志周

子華言志周 高柴端履周 釁夏執禮周

韓順謝聘漢 張湛修整漢 曹褒儒宗漢

徐穉恭祭漢 常林對客魏 幸靈至恭晉

蔡約躡屐南齊 柳靖下帷梁 慶明儼然北魏

王珪循禮唐 竇儀重厚宋 若冲謹飭宋

王柏敬齋宋 大和家規元 錢唐爭祀明

薛瑄復性明 潘府教民明 洪先行酒明

卷六 二十四義

杵臼救孤 周
干木踰垣 周
王蠋自經 周

樂布就烹 漢
魏譚請食 漢
鄭弘上章 漢

廉范獄卒 漢
臧洪死友 漢
王修哭譚 漢

張飛斷橋 蜀漢
敏元奮劍 晉
溫嶠求糧 晉

世期義行 南宋
禹鈞義方 後周
龔穎端公 南唐

蘇軾還屋 宋
文之不屈 宋
蔡伸發廩 宋

南疆伸冤 宋
有俊贖女 宋
留臺拾金 宋

道明危坐 宋
世傑拒招 宋
敬益歸田 元

卷七 二十四廉

子罕卻玉 周

原憲辭粟 周

疏廣知止 漢

子阿委珠 漢

子幹墾田 漢

王忱葬金 漢

閻敞還錢 漢

董奉治病 晉

陸納杖俶 晉

孔顛辭米 南宋

蔡樽清節 梁

傅昭靜廉 梁

姚察辭練 陳

眭夸不仕 北魏

懷慎清儉 唐

裴寬瘞鹿 唐

郭曜獻賜 唐

程驥散財 唐

溫叟封錢 宋

馮京拒貴 宋

林積還珠 宋

思永拾釧 宋

茂烈安貧 明

一儒局奩 明

卷八 二十四恥

士會有恥周 啓疆諫王周 豫讓行乞周

釋之結韉漢 張磐面對漢 嵇康滅燈晉

沈勁立勳晉 麒麟羞劉北魏 崔劼立身北齊

王頌謝官隋 李綱辭職唐 師德忍辱唐

彥章求死後梁 伯起志學宋 安民免鑄宋

士隆裂帛宋 張燾修陵宋 張浚手書宋

葉顯報賞宋 處厚取迂宋 元定衾影宋

陳亮避曾宋 虎臣辱賈宋 如雷恥舉宋

八德須知三集卷一



二十四孝節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三集 孝 文王問安

文王事父
一日三朝
問安侍膳
甘旨豐饒

吳子柳子楷法



周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一。第二則。世子諸侯之嫡。天子也。內豎。宮內小臣。掌內外之通令者。履。步履也。食。生謂獻饌也。在察也。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也。所膳。所食也。

文王問安

周文王姓姬名昌。為世子時。朝其父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安。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遂復初。食土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周祚之長。歷朝莫及。姬姓之後。百世其昌。皆文王孝德啟之也。然文王所行。祇是溫清定省之常。人人當盡。亦人人所能盡者。所以為庸行也。人莫不有父母。亦孰不願克昌厥後。曷不效法我先王。

膳宰進食之入。戒末勿再進原物也。祿祿也。位也。溫。暖之也。清。音清去聲。寒也。此以四時言。定。安。定。林。雅也。省。消。問安否也。此以一日言。庸。常也。效法摹擬也。

白話解釋 圓朝的文王。姓姬。名叫昌。當他做世子的時候。每天去朝。見他的父親王季三次。在早晨雞啼的時候。就穿好了禮服。到了父親的寢門外面去問安。宮裏的小官說好的。文王聽了。面上纔有喜色。到了正午時候。再去問安。依然照了早晨時候的問答。到了晚上。也是這樣的做。有時候王季偶然身體有點不舒服。文王的臉上。就充滿了憂愁的神氣。連走路都也走不端正了。等到王季飲食復元了。他纔恢復了原狀。當飯菜獻進去的時候。文王一定親自去視察菜的太冷了。或太熱了。等到王季喫完了飯。把飯菜端了下來。文王就問喫的怎樣。並對管理菜蔬的人說。不要把原有的飯菜再獻了上去。那箇人諾諾應着。於是文王纔敢退了出來。

武王繼志不敢有加
冠帶養疾達孝無涯



八德類知三集孝武王繼述

二



武王繼述

周武王姓姬名發。文王昌之次子也。文王聖孝。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
 閒。後即位。伐商有天下。與弟周公旦繼志述事。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孔子稱之為達孝。

李文耕謂文王事紂。而武王伐商。似非繼述矣。然
 武王即位十三年。恪守臣職。固文王服事之志也。
 至於紂惡不悛。天人交迫。不得已除暴安良。救民
 水火。道理到至極處。可以仰質文王在天之靈矣。

帥音率。循也。帥行二句。言循父之道而行。不敢踰越也。說讀如脫。不說冠帶。言常在側也。有與又通。閒少瘥也。商朝代名。成湯有天下。都亳。其後五遷。至朝歌。在今

河南淇縣
東北餘參
看新編初
集卷七第
二則。
達孝天下
之人。通謂
之孝也。
恪音殼。敬
也。
悛音銓。改
也。
迫催促也。
仰贊仰而
就正之也。

百話解釋 周朝的武王。姓姬。名叫發。就是文王名昌的第二箇兒子。文王是箇大聖人。又非常孝順。武王就跟他父親的行為做着。很小心。地不敢踰越了一些兒。有一回。文王有了疾病。武王就服侍父親。鎮天在父親的身邊。連衣帽也不敢脫去。文王喫一碗飯。他纔肯喫一碗飯。文王添喫一碗飯。他也再喫一碗。這樣的有十二天。文王病好了。他纔放了心。後來文王死了。武王代了父親。做了諸侯。這時候。商朝的紂王非常暴虐。天下的百姓。箇箇都怨着他。於是武王就去討伐紂王。得了天下。同了弟弟。封周公。名旦的。繼續了父親的志願。傳述先人的事業。他們服事死了的人。像服事活着的人一樣。的誠敬。服事亡故的人。像服事生存的人一樣。的有禮。後來孔夫子很稱讚他。說武王的孝順行為。是合天下的人都說孝順的。所以叫做達孝。



考叔舍肉
諷悟莊公
隨象見母
其樂融融



穎音引。鄭國名。姬姓。宣王弟。桓公所封也。後遷於新鄭。即今河南新鄭縣。穎谷在河南登封縣西南。穎水所出。封人典守封疆之官。誓立誓以絕母。并杜諫臣之口也。黃泉地下也。謂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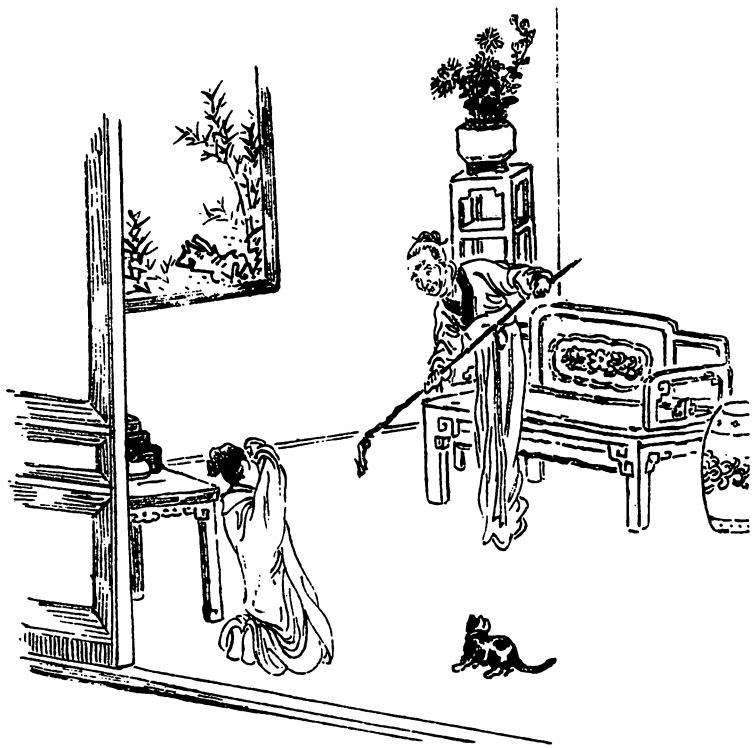
考叔舍肉

周鄭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莊公初誓黃泉見母。後悔之。乃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君無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王應照謂惟天下孝子。為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莊公固有悔心矣。考叔聞而有獻。蓋逆知公之必賜食。食而舍肉。必問。問而後。可以一言悟之。遂為母子如初。考叔可謂移孝作忠矣。

葬於地下也。遺去聲。餽也。擊音醫。語助詞。關局越切。音振穿也。隨音遂。地下道也。如初猶言與前一様。逆知先事預料也。移孝作忠。語本孝經。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二句。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鄭國有箇頽考叔是在頽谷地方做守邊的官。他得知了鄭莊公起初為了弟弟的事對母親立了不到黃泉不再見面的咒。後來又有點懊悔了。他就借了獻進物品的機會到了莊公的那兒。莊公叫他喫飯。他喫飯的時候。留着所賜的肉不喫。莊公覺得很奇怪。就問他道。你為什麼留這些肉呢。頽考叔道。小人有箇母親。凡是小人自己家裏獻進去的東西。母親是都喫過的了。可是沒有喫過君上所賜的肉。所以我留着不喫。預備等忽兒拿回家去。送給母親喫。莊公聽了頽考叔有這樣的孝順。不禁心中有所感觸。就說道。你有母親可以送給他東西喫。怎麼我沒有母親呢。頽考叔說。這箇是沒有關係的。君上祇要在地下掘下去。有了泉水就好。母子兩人在地道裏面相見。那一箇人再敢道箇不字呢。莊公就依了他的話做去。於是他們母子兩箇依舊和從前一樣的相處了。

伯俞
母杖
常悅
受之
不痛
大泣
知母
力衰



郝子德

伯俞泣杖

漢朝代名。餘詳初集卷一第七則。梁故治在今河南商邱縣南。輒音側。每杖之以杖擊之也。訝疑怪也。答音癡。捶擊也。駒隙謂白日影過壁際。喻光陰之短促也。景上聲。同影。

漢韓伯俞梁人性至孝。母教素嚴。每有小過輒杖之。伯俞跪受無怨。一日復杖。伯俞大泣。母訝問曰。往者杖汝常悅受之。未嘗或泣。今日杖汝何獨泣乎。伯俞曰。往者兒得罪。答嘗痛。知母康健。今母之力不能使痛。知母力已衰。恐來日無多。是以悲泣耳。

李文耕曰。人子之身。父母所育之。使日強者也。父母之力。人子所累之。使日弱者也。況駒隙之景。頻催風燭之膏。易隕天倫。聚樂有能。至百年外者乎。韓公母力不能使痛一言。真傷心語。不堪讀也。

風燭。風前
之燭。風前
膏油也。
墮有允運
也。音流下

〔白話解釋〕漢朝的韓伯俞是河南地方的人。生性非常孝順。他母親的家教很嚴厲。韓伯俞偶然有了小小的過失。他的母親就要用拐杖打他。韓伯俞總是跪下了。受了母親的打。一些兒也沒有怨言。有一天他的母親又拿了拐杖打着兒子。韓伯俞忽然大哭起來。他的母親覺得很奇怪。問他道。從前打你的時候。你老是和顏悅色地受了。沒有一次流着眼淚的。今天打你。為什麼哭了起來呢。韓伯俞說。從前兒子有了過失的事。母親打我的時候。是覺得很痛的。曉得母親的身體很康健。今天打我的時候。母親的力量就不能使我覺得痛了。曉得母親的精力已衰。恐怕後來的日子不多。所以不覺得悲傷着哭起來了。

趙咨迎盜
惟恐母驚
羣賊慙歎
不敢橫行



趙咨迎盜

燉煌即今甘肅敦煌縣治漢置郡時本名敦煌後人改敦為燉失其義矣太守即後世所稱為知府者也免去官也養去聲音恙下奉上無狀猶俗言不成樣子並詳初集卷二第十六則干暴侵害

趙咨迎盜

漢趙咨仕至燉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乃先至門迎請。設食。曰：老母年八十。疾病須養。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去。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是益知名。後拜東海相。許止淨謂趙咨自孝其親。何與人事。乃能感化盜賊。甚至叩首愧悔。雖與之而不取。此中感應。非大有不可思議者乎。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盡己之性。即能盡人之性。能盡人性。自能轉惡為善矣。

也。
東海今山東舊兗州府東南至江蘇邳縣以東至海皆是。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趙咨。在燉煌地方做太守官。後來因為有病。就免了官。回到家裏。親自帶領子孫們耕種田地。奉養母親。有一夜有許多強盜到他家裏來打劫。趙咨得知了。恐怕母親受了驚慌。於是自己先到門口去迎接強盜。又陳設了飯菜請強盜喫。並且對他們說。我有一箇年老的母親。年紀已經八十多歲了。又生着疾病。是要供養的。請求你們稍留下了一些兒衣服和糧食。使我可以供養我的母親就好了。至於妻子的物件和另外的物件。一點也不敢請求留下的。強盜們聽了他的話。非常歎服他的孝順。又覺得自己的慙愧。大家都跪下了。辭謝着說。我們太不成樣子了。干犯了府上。侵害了你這位賢人君子。說完了話。一齊飛也似的去了。趙咨追上去。把物件送給他們。已經來不及了。經過了這件事情以後。趙咨的名聲愈加大了。後來做了東海相的官。



茅容避雨
樹下彌恭
殺雞供母
不餉林宗

郝子恒續



茅容殺雞

夷踞，屨足箕坐也。危坐，端坐也。

饌，音撰，其食也。草蔬，粗菜也。卿，稱茅容也。賓旅，往來之客。悖，違背也。

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益恭。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意謂為己設，既而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林宗猶減三牲之膳，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因勸就學，卒以成德。

王應照謂孝經云：「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孝子見得父母至尊，無對客雖顯者，究有親疏之別，故以雞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共飯。林宗安能不歎服哉。

白話解釋漢朝的茅容年紀已經四十多歲了。有一天在郊野裏耕田。忽然天下雨了。於是種田的人都到樹底下去避雨。一班人都是伸手伸腳隨隨便便地坐着。只有茅容獨自端端正正地坐着。格外恭敬。這時候給郭林宗看見了。覺得很奇怪。就請求到茅容家裏去過夜。以便暗中觀察他一切的舉動。到了第二天。茅容殺了一隻雞。煮了做飯菜。郭林宗見了。以為是請自己喫的。那裏曉得他把雞給了母親喫。自己和客人一同喫着蔬菜。郭林宗看了他這樣孝順的行為。非常佩服。就起身向他拜着說。你的品行真賢明得很。我林宗尚且減少了。養親的豐盛膳菜。去供給往來的賓客。現在你能夠這樣。真是我的朋友了。於是就勸他讀書。後來茅容終於成就了一箇有道德的人。



李密上表
烏烏私情
願乞終養
帝嘉其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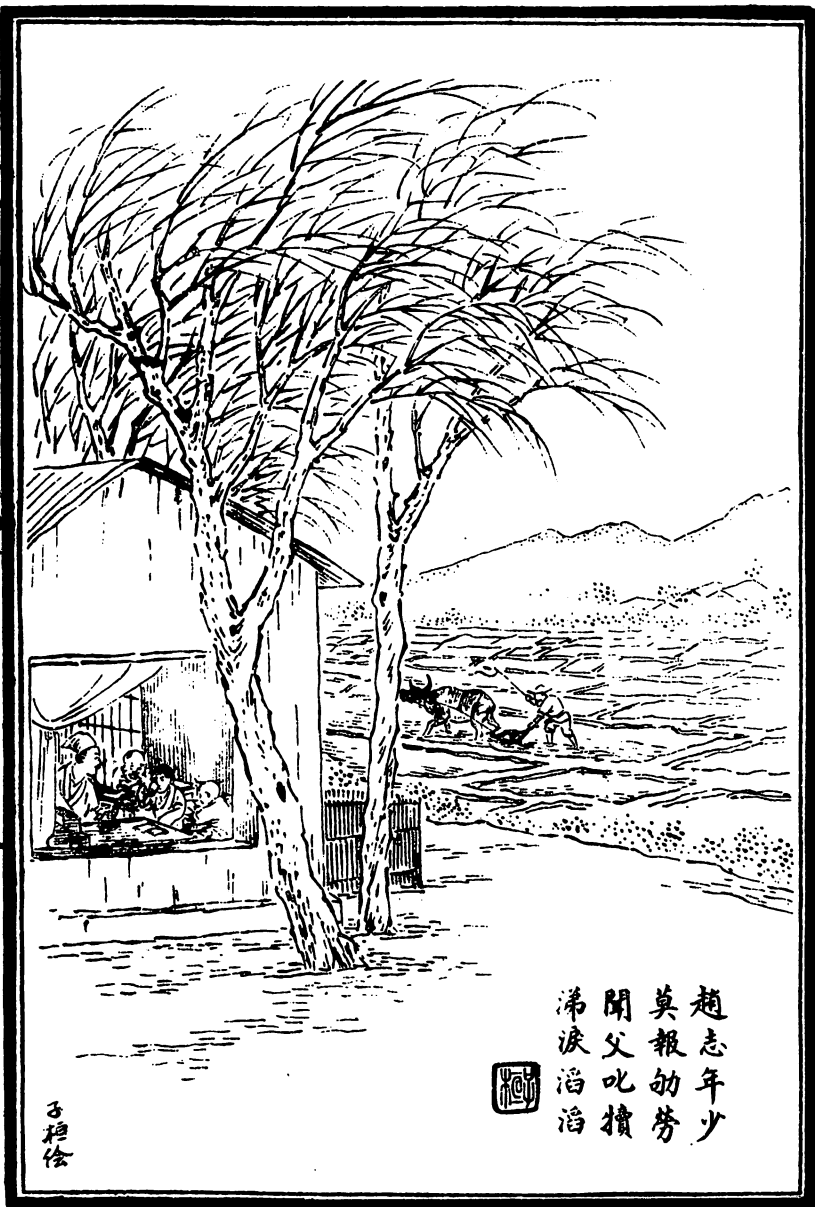
晉朝代名
 餘詳新編
 初集卷一
 第十八則
 更適人俗
 言改嫁也
 鞠音菊養
 也
 徵召也
 太子洗馬
 職比謁者
 太子出則
 前驅導威
 儀
 詔書皇帝
 所下之書
 用硬黃紙
 墨書
 陛下詳初
 集卷三第

李密陳情

晉李密父早亡。母更適人。鞠於祖母劉氏。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屢下。密上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臣今年四十四。祖母今年九十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祖母之日短也。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並使郡縣供其祖母常膳。王應照謂見養祖母恩德尤深。今也龍鍾老病。可報萬一者。正在此時。若不顧祖母之養。而貪爵位之榮。雖勳高竹帛。終是天下罪人。此陳情表之所以上也。其言母孫二人更相為命。令人不忍卒讀。

十一則。
龍鍾二字。
取義甚多。
此言身體
衰憊也。
竹帛古用
竹木記載
文字。秦始
以帛代竹
木。
陳情表。李
密所上之
表。

百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箇李密。他的父親早已死了。母親嫁了人家。他是在祖母劉氏那裏撫養長大的。武帝召他去做太子洗馬官。但是皇上叫他去做官的詔書下來了。有好幾次。李密終於不肯去做官。就上了一封表章。到皇帝那兒說。假若我當初沒有祖母。就不能到了今天。祖母現在沒有我。也不能過着老年的光陰。我今年四十四歲了。祖母今年九十六歲了。這樣看來。我替皇上盡力的日子正多。可是報答祖母恩德的日子。是很少的了。武帝看了表章以後。很稱讚他的誠實。就給他兩箇奴婢。幫他做事。一方面又發命令。叫府縣衙門裏。常常供給他祖母的贍養費。



趙志年少
莫報劬勞
聞父叱犢
涕淚滔滔



子桓繪

叱呵也。
犢音獨牛
之犢者。

達音性有
造有所成
就也。諸本
詩經大雅
思齊篇。
脩金弟子
報師之末
脩也。
礪舉礪石
及選舉也。
東遼在遼
河之東。故
名。

趙志聞聲

晉趙志早起讀書。聞父叱犢聲。廢書而泣。師問之。答曰。頃聞叱犢而過者。吾父也。自恨年少。不能即致貴顯。使老父不免窮苦。是以悲耳。師歎曰。此念孝思。小子當有造也。由是用心教之。免其脩金。及長。郡縣辟舉。出仕東遼。有政聲。

人子貴顯。皆由父母積累。而每不能使吾親眼見成立。最是人子痛處。乃趙志則深痛年少不能即致貴顯。使老父不免窮苦。一聞叱犢之聲。竟致廢書而泣。於以見古人之不可及。總是一段真處。

〔白話解釋〕晉朝有箇小孩子。姓趙名志。有一天的早晨。他正在讀書的時候。聽到了他的父親趕喝小牛的聲音。他就丟了書哭了。先生見了。問他爲了什麼緣故哭的。他回答說。剛纔趕喝着小牛走過書房門口的。就是我的父親。我自己恨着年紀太小。不能夠立刻就發達起來。還要我年老的父親。免不了過着貧窮的日子。做着辛苦的工作。所以悲傷的呵。先生聽了他的。一番話。就歎息着說。他年紀雖小。就有了這樣孝順的念頭。將來這箇小孩子。一定是有成就的。從此以後。先生就格外用心去教他。並且不要他的脩金。後來趙志長大了。府縣衙門裏把他選舉了上去。在東遼地方做官。有很好的名聲。

范喬五歲捧硯悲酸以薪遺盜何愧承歡



郭子恒寫



累徵累次
徵召也
臘夕歲終
之夜
砍音坎盜
砍私伐也
彌留謂病
重瀕死也
聲歎音替
慨喻言笑
也
手澤猶言
手汗謂先

范喬哭硯

晉范喬二歲時其祖馨臨終撫之曰所恨者不得見
 汝成人耳因以所用之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
 喬捧硯涕泣不已父粲得狂疾喬與弟屏棄一切專
 心侍奉足不出鄉累徵不赴臘夕人盜砍其樹喬佯
 不聞其人愧而歸之喬曰取薪以供親煖何愧為
 以五歲之童兒而告以祖父彌留一語馨歎如聞
 一硯手澤之存涕泣不已洵可謂永思克孝矣無
 怪乎侍奉父疾始終弗離且推及其孝於盜薪者
 余在母腹而祖先喪每讀此傳不覺淚涔涔下也

人遺留之物。經汗澤者也。不禮記玉藻篇。泐音冬。泐。淚下貌。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箇范喬。當他兩歲的時候。他的祖父叫范馨的。就死了。祖父快要死的時候。把孫兒撫摩着說。我心裏所恨的。只是不能夠看見你到成人長大。於是就把日常所用的硯池給了孫兒。到了范喬五歲的時候。他的祖母把這番情形一一講給他聽。范喬聽了。就捧了那箇硯池哭箇不住。他的父親就叫范粲。染了神經病。時常發狂。范喬同了他的弟弟。放棄了一切的事務。專心一志的去侍奉父親。他的足跡從不走出鄉村。朝廷裏屢次來召他做官。也不肯去。有一年的大年夜。有人偷他的樹去做柴。這時候。范喬正在那兒。可是假妝着不見。那箇偷樹的人自己也覺得慚愧。於是就把柴拿來還他。范喬說。你拿了一些樹兒去做柴。叫你的爺娘烘煖歡喜。這又有什麼慚愧呢。竟叫他拿了柴去。



劉殷九歲
哭澤堇生
孝其祖母
賜粟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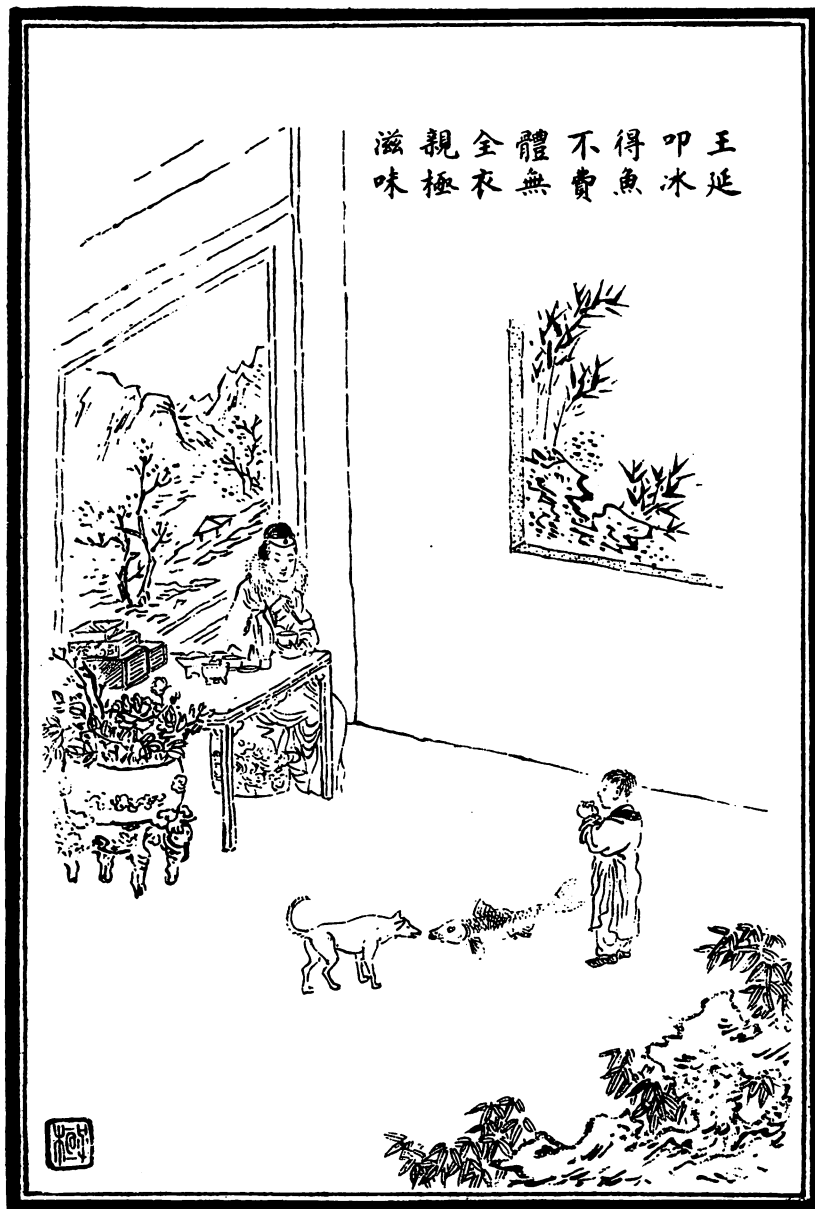
衣毀言因
哀而毀其
身也
堇。蔬類植
物。一名早
堇。俗稱堇
菜。
澤水所匯
也。
慟哭。哭過
哀也。
時堇。指每
年自生之
堇。
寤寐覺也。
銘。文字之
刻於器者。

劉殷祝堇

晉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盡禮。祖母王氏。盛冬
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
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半日。堇忽
生焉。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後夢西籬下有粟。寤
而掘之。銘曰。七年粟百石。賜孝子劉殷。殷後生七子。
孟宗少喪父。其母冬月思筍。哭竹而筍生。劉殷亦
幼喪父。其祖母冬月思堇。哭澤而堇生。殷僅九歲
耳。且其祖母思堇不言。僅於不飽食一旬而窺其
意。尚未若孟母之病篤也。非養志者而能如是乎。

〔白話解釋〕晉朝有箇姓劉名殷的人。表字叫長盛。七歲的時候就死了父親。劉殷年紀雖然小。可是很悲傷。很盡禮的。他的祖母王氏。在一箇很寒冷的時候。心裏想喫堇菜。口裏不好說出。所以在喫飯的時候。飯常常沒有喫飽。這樣的已經有十天了。劉殷覺得很奇怪。就去問祖母。王氏就把想喫堇菜的緣故。對孫兒說了。這時候。劉殷的年紀纔九歲。可是在冬天。買不到堇菜。於是劉殷就到了水田裏哭著。這樣不絕聲的哭了半天。忽然那地方就有堇菜生着了。儘他天天採了去喫。也並不覺得減少。一直到了生堇菜的時節到了。那箇地方的堇菜纔完了。後來他做了一箇夢。有人對他說。西邊籬笆下面有穀。醒了以後。就到那地方去掘。果然掘得穀有十五鐘。上面有字寫着「七年粟百石。賜孝子劉殷」。果然喫了七年纔完。後來劉殷一共生了七箇兒子。

王延色養
叩冰
得魚
不費
全體
無衣
全親
滋味



泣血悲無聲而涕亦出如血之出也。穰音穰。並貯以穰麻著於其中也。溫煖之也。緣猶也。汾水山西著名之水。源出寧武縣西南之管涔山。底音至。底豫由不樂而至於樂也。

王延色養

晉王延字延元。九歲喪母。泣血三年。每至忌辰。悲啼一旬。繼母不慈。以蒲穰敗麻與延貯衣。其姑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母盛冬思魚。延緣汾水叩冰而哭。忽有巨魚躍出身。長五尺。取以供母。積日不盡。於是母悟。撫延如己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亦無不底。豫允若之父母。其有不然。皆人子之奉順無狀耳。如王延者。謂之閔子。後身可謂之黃香。再世可。即謂之王祥。姜詩重生。亦無不可。問其年齡。泣血時僅九歲耳。

允若信而
順之也餘
詳初集卷
一第一則
閔子黃香
王祥姜詩
均見初集
卷一

百話解釋 晉朝有箇王延。表字叫延元。九歲時候就沒有了母親。他獨自暗暗地沒有聲音的哭了三年。每每逢着了母親的忌辰。就要悲哭十多天。他的後母待他很厲害。冬天時候。不給他棉衣穿。用了蒲莖和碎麻放在衣裳裏面。給王延穿着他的祖母就去問他。王延雖然曉得。也不肯對祖母說。並且服事後母。能夠用和悅的面色。去盡孝養的工夫。夏天時候。替後母扇着枕席。冬天時候。用自己的身子。替後母溫暖了被。有一回。正是天氣很寒冷的時候。後母想喫鮮魚。王延就沿着汾水邊上走來走去。一方面敲着水裏的冰。一方面哭着。忽然有一條大魚跳了出來。有五尺長。他就拿了回家給母親喫。喫了許多日子。還喫不完。於是後母也就覺悟了。把王延看待得像自己生的兒子一樣。

叔謀禱病
神語依憑
到處求訪
得丁公藤



方極
印

南宋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五第九則瘥去聲音差瘥愈也宜都在今湖北宜都縣西北瘥音料治瘥也病也風疾名清音恣浸也南齊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一第二十則解仲恭事

叔謙乞藤

南宋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叔謙夜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瘥。訪醫無識者。求訪至宜都。見一老人伐木。問之曰。此丁公藤。瘥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老人取四段與之。並示以漬酒法。叔謙拜受。顧視其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瘥。南齊有解仲恭者。每得纖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因母久病。入山採藥。遇一老父曰。得丁公藤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言訖。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即瘥。人異事同。因附錄之。

載孝行樂
頤傳。
纖毫謂極
微細也。
際邊也。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宋朝有箇解叔謙。表字叫楚梁。他的母親有了病。解叔謙就在晚上禱告天地。忽然天空裏有說話的聲音。說這箇病。只要得到了丁公籐做了酒喫了。就會好的。解叔謙就去訪問許多醫生。可是都不曉得這箇丁公籐。他就不辭困苦艱難。一路路的去訪求。一直到了宜都地方。看見有一箇年老的人。正在砍着樹木。解叔謙就問他。這是什麼。老年人說。這是丁公籐呵。治風病是很有趣的。解叔謙就跪在地上哭拜。把自己訪求丁公籐的來意說了。於是老人就給了他四段丁公籐。並且把浸酒的方法教了他。解叔謙拜着受了。回頭一看。那箇老人家不知到那裏去了。拿回家去。依了他的方法。浸了酒給母親喫。母親的病果然好了。

敬明母疾
泣禱莊嚴
淚冰成筋
神授石函



郝子桓續

叡音銳。南蘭陵故治。在今江蘇武進縣西北九十里。風解見前。筋箸也。函匣也。

噎音一。食塞咽喉也。

叡明石函

南齊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值嚴寒。叡明涕泣求神。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石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日月字。母焚而服之。即平復。許止淨謂祈禱而至於淚冰成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人之為父母祈愈疾而不應者。惟其誠敬心之未至耳。而一般淺見者流。見其末不見其本。遂謂一切祈禱均歸迷信。可謂因噎廢食矣。

八德類知三集孝 叡明石函

十九

百話解釋 [南齊] 朝有箇蕭叡明。表字叫景濟。是南蘭陵地方的人。母親生了風病。不能動彈。多年睡在床上。蕭叡明日夜禱告着天地。這時候。天氣非常寒冷。蕭叡明流着眼淚。拜求神明。眼淚都結了冰。像筷子一條條的。又拚命地叩着頭。額上流出血來。血也結成冰了。正在虔心禱告的時候。忽然有箇人。給了他一箇小小的石頭。做成的匣子。說這箇是可以給你的母親。夫人治病的。蕭叡明就跪着把那箇匣子收了。忽然這箇人又不見了。蕭叡明就拿了這箇石匣子。送給母親。把匣子打開來。裏面只有三寸長的一塊絹。用朱砂寫着日月兩箇字。他的母親就把絹燒着喫了。果然這箇風病馬上就好了。

八德須知三集孝曇恭訪瓜

曇恭
母熱
悲切
得瓜
門外
二樹
佛現
光華



都
經
倫
印

二十

曇恭訪瓜

梁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七。第十一則。銜同舍。俄頃也。沙門釋氏。稱僧也。慟音洞。哀。遇也。

徹讀如人。通也。達也。

梁曇恭年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歷訪不得。銜悲殊切。俄遇一沙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捧瓜薦母。舉室驚異。尋訪沙門。莫知所在。父母卒。逢忌辰。晝夜哀慟。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自門而入。合家禮拜。久之乃滅。

許止淨謂孝子之感格固多。乃若曇恭悲切而沙門與瓜。慟哭而如來現象。則其感格真不可思議矣。觀無量壽佛經。中品下生。以孝養父母。行世仁慈。為正因。則孝道固徹上徹下。無所不包也。

[白話解釋] 梁朝有箇姓滕名曇恭的人。年紀纔五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生了熱病。心裏想喫冰冷的瓜。可是這種瓜。在那箇地方是沒有出產的。所以訪來訪去。終於尋不到這種瓜。滕曇恭的心裏非常難過。忽然遇見了一箇和尚對他說。我剛好有兩箇瓜。就分一箇給你吧。滕曇恭拜謝着。就捧了瓜去給母親。家裏的人都非常奇怪。就去尋訪那箇和尚。不知道和尚到什麼地方去了。後來滕曇恭的父母都死了。他到了忌辰的那一天。日夜很悲哀地哭着。他家裏的門口有兩株冬生樹。時常有一種神光從樹裏起來。忽然神光裏又現出了佛像。從大門裏走了進去。合家大小都跪下了。禮拜着。過了許多時候。纔慢慢地沒有了。

沙彌五歲
不服采衣
奉柩渡浙
止風安歸



子德

坐事誅謂
犯罪被殺
也。

嫡母庶子
稱父之正
妻也。
薦草席也。
啖食也。
浙江即古
浙水以其
多曲折故
曰浙江其
曲折之形
如之字故
又曰之江。
南齊袁昂
奉母柩還
江路風暴

沙彌止風

梁庾沙彌孝子道愍之族孫也。父佩玉坐事誅。沙彌年五歲。母為製采衣。不肯服。問其故。流涕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遂終身布衣。嫡母歿。晝夜號慟。所坐薦。淚沾為爛。母好啖甘蔗。沙彌不食。蔗生。母歿。奉喪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是可追踪袁昂矣。且可繩武道愍矣。考沙彌之族。祖道愍。襁褓失母。長而冒險。至交州尋母。經年悲泣。偶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一家。有嫗負薪外還。愍忽心動。訪之。即為其母。風也。雨也。皆誠孝格天耳。

昂縛衣於
振。誓同溺。
後他舟皆
沒。惟昂舟
獨全。
繩武繼先
人之步武
也。
交州。即今
安南河內
省。

百話解釋 梁朝時候有箇庾沙彌。就是當時有名的孝子庾道愍的同族裏姪孫。他的父親就叫庾佩玉。是犯了罪死的。庾沙彌到了五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給他做了一件采色衣服。庾沙彌不肯穿這件衣服。他的母親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就流着眼淚鼻涕。很悲傷地說。我們家裏遭了這樣的大禍。還要穿這種采色衣服。做什麼呢。於是終身穿着布衣。表示他的悲痛。他的嫡母死了。他日夜哭叫。所坐的草薦。因為眼淚滴下去。竟腐爛了。他的生母歡喜喫甘蔗。於是庾沙彌就終身不喫甘蔗。後來他的生母死了。他奉了生母的靈柩。渡過浙江。渡到了一半時候。遇着了風浪。他坐着的船。差不多就要翻轉來。庾沙彌這時候真急得了不得。就抱着生母的靈柩。喊着哭着。過了一回兒。風浪竟平靜了。

孝緒至性
母病心驚
求覓淺草
神鹿前行



子權
印

孝緒得漫

揆伯名胤之伯之姊即瑯琊王晏之母鍾山在首都朝陽門外漢晉森通作參生人漫解活之人參

諱音帝補像即其平日供養之石像有損壞心欲

梁阮孝緒應得伯遺財百萬。盡以歸伯之姊。性至孝。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孝緒果心驚而返。鄰里異之。惟合藥須得生人漫。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忽見一鹿前行。孝緒隨之。鹿滅得漫。母遂愈。許止淨曰。遺產百萬。一毫不取。其氣量為何如哉。至性冥通。古亦代有其人。然難得其母之諦信不疑。蓋感之有素也。求漫而神鹿前行。補像而一朝完復。隨心所欲。無不如願。以償極感通之能事矣。

補之。經宿
忽然完復。

百話解釋 梁朝的阮孝緒。是出繼給他的堂伯父做兒子的。照理。他可以得到他伯父遺下來百萬的財產。可是他盡數給了伯父的姊姊了。阮孝緒的生性非常孝順。有一次在鍾山地方聽講。他的母親王氏在家裏忽然生了病。哥哥弟弟們就要去叫阮孝緒。母親說不必去叫他。的。孝緒這箇人有至性。可通鬼神。他一定能夠自己來的。果然阮孝緒覺得心驚肉跳。就回到了家裏。鄰舍和鄉村裏的人都覺得他非常奇怪。不過他母親所喫的藥裏面。要一味鮮活的人參。照老輩裏的傳說。鍾山是出生人參的。於是阮孝緒就親自到那裏去尋。踏遍了幽僻危險的地方。這樣的有好幾天的工夫。忽然看見了有一隻鹿。在他的前面走着。阮孝緒就跟了鹿走。鹿跑到那裏。他也跟到了那裏。忽然那隻鹿不見了。就得到了生人參。他的母親喫着。病果然好了。

裴俠 喪父 葬於 桑東 空中 神語 賜爵 封公



北魏拓跋珪自立為代王國號魏稱帝史稱後魏又稱北魏有今河北山東山西甘肅及江蘇河南陝西之北即遼寧西部餘參看新編初集卷二第九則河北在黃河以北故名清河今河北省縣名

裴俠吉壤

北魏裴俠年十三。遭父喪。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有大桑林。因葬焉。後為河北郡守。罷漁獵夫三十人。清慎勤恪。賜爵清河縣公。

許止淨謂裴氏忠厚。而又有孝子。故應邀神佑。而得吉壤。俠更能愛民如子。清慎為天下第一。罷漁獵夫數十人。此舉陰德無量。蓋太守能提倡好生。惡殺。則一郡化之。物類之獲生命者。不可紀極也。

吉壤猶俗
言吉地也
紀極猶終
極也

八德須知三集 孝 裴俠吉壤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有箇姓裴名俠的人十三歲的時
候父親死了居喪悲哀盡禮像成年人一樣他又想去給父親
選定了葬地安葬忽然聽見半空裏有人說小孩子不要太悲
傷了葬在桑樹的東邊就會封公侯裴俠只聽見了聲音不看
見人就有點怕起來了回去告訴了他的母親母親說這就是
天上的神明所說的呵我曉得天地間的鬼神都是保佑積善
人家的你的家裏都沒有作過惡這一定是神明把吉祥的事
告訴給你聽呵這時候裴俠家裏有箇大桑林於是就在大桑
林的東邊給父親葬了後來裴俠在河北地方做太守官就把
那邊捕魚打獵的人罷免了三十箇他做官清廉謹慎辦事勤
苦恭敬所以皇帝把他封做清河縣公爵

崔邠 奉母 觀樂 太常 扶輿 親導 得志 顯揚



唐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二。第十一則。鑿音寬。窻也。士族累代讀書之家也。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漢陳寔。率子詣首。淑。太史奏。德星聚為賢人。聚會之徵。補闕掌供。奉諷諫之

崔邠導輿

唐崔邠字處仁。父垂。三世同爨。宣宗聞之。歎曰。崔家一門孝友。可為士族師法。乃題其居曰德星堂。邠以進士為補闕。論裴延齡奸。以鯁亮知名。元和中。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王應照謂奉母觀樂。盛事也。而親導母輿。則又千秋佳話也。公卿避道。都人榮之。孝子得人心之同然也。老年寡趣。步履又艱。全仗人子扶持。迺每攜妻子偕遊。鮮奉高堂同樂。尚論太常。可以知罪矣。

官。鯁亮忠直也。
元和憲宗年號。
太常卿掌宗廟禮儀之官。
故事猶云向例。
視事治事也。
大閱校閱也。
尚論謂進而論古人之行事也。

白話解釋 國朝崔邠。表字叫做處仁。他的父親就叫崔垂。家裏有三代不分家了。還同一鑊子裏喫飯。宣宗皇帝得知了。歎息着說。崔家一門裏面都是孝友的人。可以給天下的讀書人家做着模範。皇帝就親自給他們寫了德星堂三箇大字。後來崔邠中了進士。做了諫官。在朝堂裏說裴延齡的奸佞。於是就因為忠直出了名。在元和年間的時候。崔邠做了太常卿。太常卿就是管理皇帝太廟裏的禮樂的官。依了從前的規矩。太常卿初治事的時候。一定校閱四部的樂班。任憑京城裏的人。毫不拘束的。看着崔邠接了事。就從家裏出來。脫去了官帽。親自引導母親坐的轎車去看。當時朝官看見了的。都避開道路。京城裏的人。覺得他們非常的榮耀。

朱泰養母虎不敢餐
鄉間稱孝目為虎殘



郝子恒繪

白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箇朱泰。服事母親非常孝順。家裏很窮。他就砍了柴賣了錢。養着母親。常常走了幾十里路遠的地方。去買了好吃的。喫食來供奉母親。有一天朱泰起來得很早。在頭雞啼的時候。就走到山裏去。等到天亮了。就在山腳邊休息着。忽然來了一隻老虎。把朱泰用前腳攫取。竟啣着走了。這時候朱泰嚇得神志也不清爽了。等到老虎走了一百多步路。他纔漸漸地蘇醒了。就大着喉嚨說。老虎你作惡把我喫了去。所恨的是我的母親從此沒有依靠了。他說完了這幾句話。卻也奇怪。老虎竟把他放在地上。走了去。也不回頭來看。好像有人趕着去一樣。朱泰這時候已經不能行走了。就匍匐着慢慢的回到了家裡。鄉鄰裏的人。因為他的孝順行為。很可以佩服。箇箇叫他朱虎殘。就是說他是老虎嘴裏剩下來的人。

徐積廬墓
哭不絕聲
以父名石
避路而行



八德須知三集 孝 徐積避石

二十九

徐積避石

力役用力之事。
 應舉猶言赴試。
 都大邑也。
 定省謂定其祗席省其安否皆人子晨昏事親之禮。
 冠去聲。男而冠。成人之禮也。
 休音黜。警懼也。悽愴也。
 元豐神宗年號。
 胡瑗字翼

宋徐積三歲喪父母。教讀孝經。輒流涕。事母力役皆身為之。應舉。載母入都。不廢定省。既冠登第。尚未娶。人問之曰：「娶非其人，恐為母病。」以父名石，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言其難，曰：「吾遇之，怵然傷吾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豈故避之？」元豐中，詔賜絹米。積初從胡瑗學，後廷薦其孝廉，為楚州教授。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李文耕謂因父之名，並避其物，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者。篤行如此，不媿謚為節孝矣。

之號安定先生。孝廉。初集卷一第。九則。楚州即今江蘇淮安縣。教授。教諸生之官。廬墓舍於墓旁也。徐公謚節孝處士。

百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箇徐積。三歲的時候就死了父親。他的母親親自教他讀着孝經。他一面讀着書。一面想起了父親。就不禁流着眼淚了。徐積事奉母親。不論什麼樣用力氣的事務。都是他親身自做。不要別人替代。到京城裏考試的時候。也載了母親同去。不間斷早晨和晚上請安的職務。後來二十多歲的時候。就中了進士。可是還沒有娶親。人家問他。他說。假使娶了一箇不賢的妻子。反而要叫母親生了氣的呵。他又因為父親的名字叫石。所以他不用石頭做的器具。遇着了石頭鋪的路。也避開了。不踏。有人對他說。這樣避諱很難。徐積就回答他們說。因為我一遇着。就悽然地傷了我的心。因此又想到了我的父親。所以不敢用腳踏在上面了。並非我故意避諱呀。到了元豐年間。皇帝聖旨下來。賜給他絹料和米糧。表揚他的孝道。

彥斌母歿
水漂失棺
窮靈指示
力竭心殫



元朝代名。
 餘詳新編
 初集卷一
 第二十三
 則。
 至正順帝
 年號。
 河溢黃河
 之水滿溢
 也。
 柩音舊。棺
 之有尸者。
 漂音飄。漂
 浮也。
 哀子喪母
 之稱。
 芻靈謂草
 人也。
 魚臺今山
 東縣名。

彥斌芻靈

元史彥斌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彥斌母柩為水
 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
 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
 訖。涕泗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
 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棺在焉。載歸葬之。
 考彥斌母卒之時。適河溢魚臺。彥斌乃為厚棺。刻
 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
 上。明年。果為水漂而失柩也。乞靈於芻靈。可期其
 必得乎。乃芻靈亦靈。謂非冥冥中有天神主之耶。

八德須知三集 孝 彥斌芻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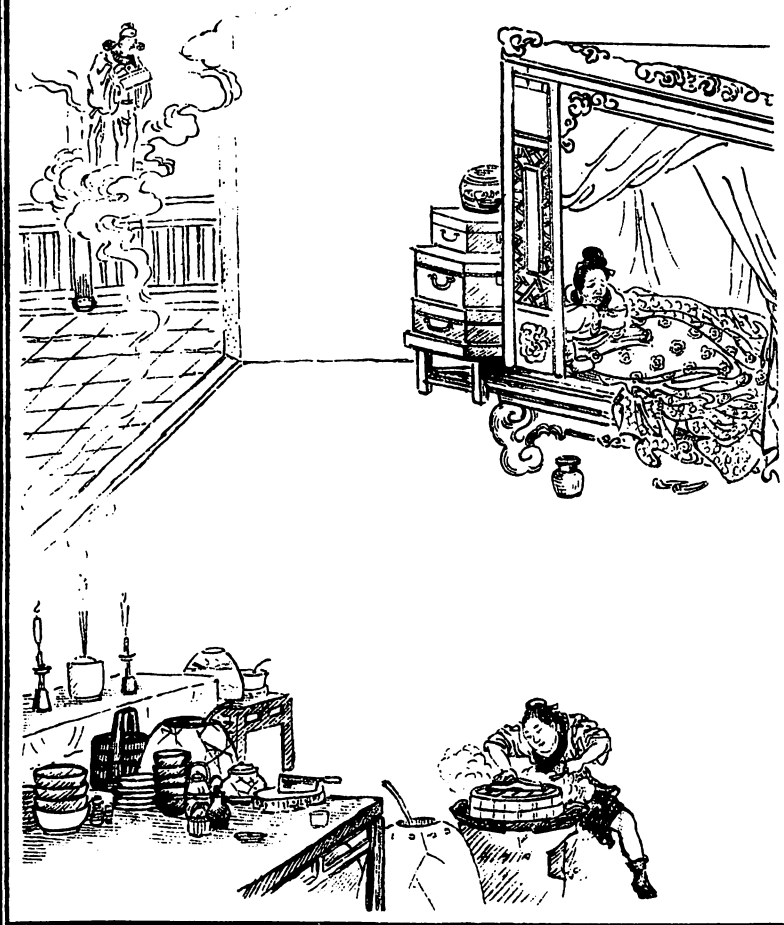
三十一

邳州即今江蘇邳縣沙河店地名。

百話解釋元朝時候有箇姓史名彥斌的人。生平有孝順的行為。在至正十四年的時候。黃河的河水泛濫了。他母親的靈柩。給水漂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史彥斌就把草縛做了一箇人的樣子。放在水裏。頭仰了天。叫着說。我母親的棺木。被水漂得。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請求上天可憐我。沒有母親的人。的一點心。借着這箇草人。指示我母親靈柩所在的地方。說完話。滿面都流着眼淚。於是就坐了船。跟着草人。走過了十多天以後。走了有三百多里的路程。那箇草人。就在一箇桑樹林裏。停止了。史彥斌就到了桑樹林裏。去看。果然他母親的靈柩。正在着那箇地方。於是把母親的靈柩。用船載了回來。給他安葬。



吳璋 失母 萬里 尋親 母病 危篤 割股 忘身



吳璋思親

明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一。第二十四。則。成祖永樂。癸卯。詔天。下孀婦之。貞者。給事。內廷。故陸。氏以例行。韶州。即今。廣東。曲江。縣。具。啓。以書。啓。白也。割。音。奎。割。也。糜。粥。也。沙。磧。沙。漠。

明吳璋少孤。母陸氏奉例選入宮。後隨親王分封韶州。璋棄家尋母。艱苦備嘗。及具啓求見。不得。乃賃王府側一室。大書思親二字。旁一聯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見母。母已病危。乃割股作糜以進。母漸甦。王賜金帛。命扶母還。割股療母。余弟振綱亦屢為之。而吳璋之棄家尋母。舟中禮拜。泣聲淒愴。中途患痢。晝夜百起。昏憤中。猶呼娘不置。奔馳沙磧。兩足俱腫。野寺外廡。呻吟終夜。黑蛇嚙足。為母忘軀。實非常人所能及。

也。廡音武。廊也。嗔與齧同。啞也。

白話解釋 明朝有箇吳璋。幼小時候。父親就死了。那時候。皇帝下詔。叫天下貞節的寡婦。都到宮裏去辦事。他的母親陸氏。就奉例選進宮裏去了。後來陸氏又跟了親王。分封到韶州去。吳璋就拋棄了家庭去尋母親。一路上受盡了困苦艱難。到了韶州。就上書給親王。要求見他母親的面。可是不能達到。這箇希望。於是就在王府旁邊。租了一間小房子。中間寫着「思親」兩箇大字。旁邊又挂了一副對聯。上聯寫着「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下聯寫着「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來終於見了母親。這時候他的母親已經生了病。並且非常的危險。吳璋就在自己的手臂上。割了肉。做了粥去給母親喫。於是母親纔慢慢地的好了。親王就把金帛賜給吳璋。叫他扶着母親回去。

明顧鼎臣
減算益親
飛來黃鶴
感動天神



撰音饌。著也。作也。

算。俗言壽數也。

紀十二年為一紀。弘治。孝宗年號。大學士。明初政歸六部置大學士備顧問。秩僅六品。官宗後。其官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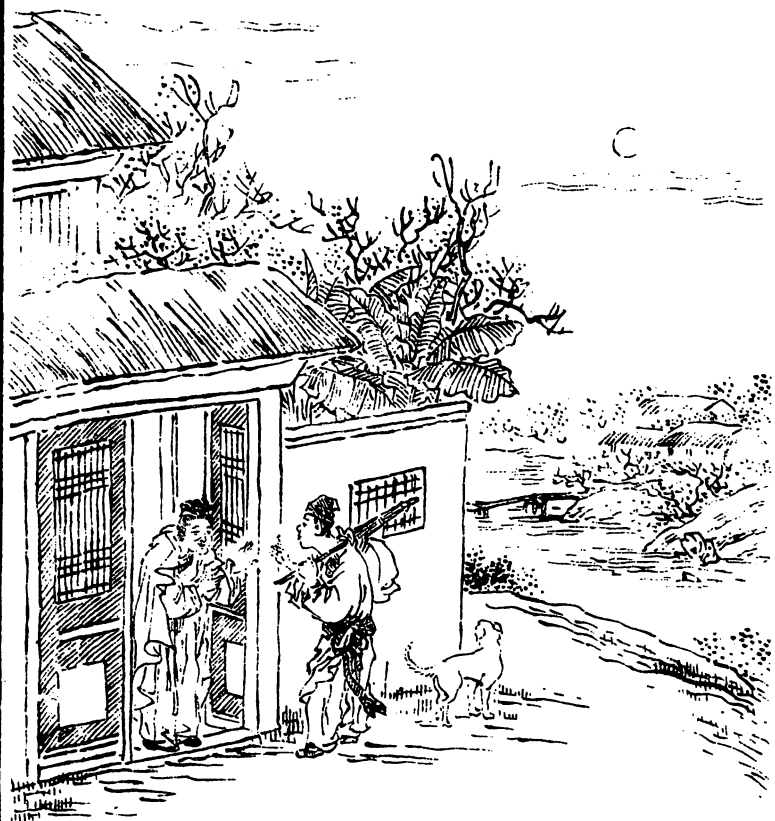
鼎臣祝壽

明顧鼎臣父年五十而生鼎臣。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算益親。見己成立。一夕夢黃鶴自天飛來。視之。即所焚表也。末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鼎臣登弘治乙丑科狀元。官至大學士。父猶及見受封焉。葛妙真以母五十齡當死。日誦經以延母年。顧鼎臣以父五十歲生身。夜焚香求益父壽。一懼母之不及待其養。一懼父之不及見其成。皆苦心為之也。黃表人間焚去。黃鶴天外飛來。感應何等神速。

百話解釋 明朝有箇狀元宰相。姓顧。名叫鼎臣。他父親五十歲的時候纔生了他。顧鼎臣幼小的時候就非常孝順。略略大了一點的時候。就做了一篇表文。在每天的晚上。焚了香。祝告天地。情願減去了自己的壽算。給父親添着。那末可以教父親看見了他成立的時候。有一天的夜裏。他做夢看見有一隻黃色的仙鶴。從天上飛來。他就趕上去一看。原來就是自己曾經燒掉的一張表文。並且後面還有幾句批語說。「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來顧鼎臣果然中了弘治乙丑科的狀元。官做到了宰相。這時候他的父親還在世上。親眼看見受了皇家的封贈。



楊輔修心無際良箴母即活佛倒屣披衿



八德頌知三集孝
楊輔活佛

三五

楊黼活佛

蜀四川省之簡稱。因古時為蜀地。故云。

東歸蜀在西。楊黼家在東。故云。衿音令。衣交領也。履音徒。履也。扣同叩。敲擊也。啓關開門也。

明楊黼慕蜀中無際大師。往訪之。途遇老僧呼黼姓名曰。無際大師是我之師。命我迎汝傳語。見無際不如見活佛。黼曰。活佛安在。僧曰。但東歸。見披衿倒屣者是矣。黼遂回。夜半扣門。母聞聲喜甚。遂披衿倒屣而出。黼大悟。自是竭力孝親。並注孝經數萬言。人當寒夜遠歸。扣他人門且不應。惟母聞其子扣門則喜。衣不及釦。履不及穿。慌忙啓關。此等慈悲心。何異活佛。然家家有活佛。舍近求遠。何哉。楊黼專究性命。不理外物。但求悅親。無愧佛子矣。

天地之性
人為貴四
句本孝經
孔子語。
嚴父配天。
謂尊其父
以配享上
帝。乃孔子
稱周公之
語。
大孝三句。
係曾子之
語。見禮記
祭義篇。
五孝者。天
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
人。
犬馬二句。

百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楊黼。很佩服四川地方無際大師的
道行。就要到四川去訪問他。走到了半路上。碰見了一箇老和
尚。喊着楊黼的姓名。並且對他說。無際大師就是我的師父。他
叫我來迎着你。並且叫我對你說。見無際還不如去見活佛。楊
黼說。活佛在什麼地方呢。和尚說。你只要向東方回去。那時候
有看見一箇披開衣領頭。倒穿着鞋子的人。這就是活佛了。楊
黼聽了和尚的話。於是就回去了。正在半夜的時候。到了家裏
去敲門。他的母親聽到了兒子回來的聲音。心裏非常歡喜。就
急急忙忙的披開衣領。倒拖鞋子走出來。楊黼纔覺悟了。曉得
孝順家裏的爺娘。是比較去見活佛。還要好得多。從此以後。竭
力孝順母親。並且註了一部孝經。有幾萬箇字。

八德類知三集 孝 楊黼活佛 三十六

緒餘

本論語。舉足以下九句均詳禮記祭義篇。徑路之小而捷者。殆危也。不反於身者。入服其直不敢以忿言來也。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淵恐其墜。履薄冰恐其陷。此三句本詩經小旻篇。今名蓋名也。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故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五孝惟庶。人始言養。蓋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必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保令名。斯可以謂孝。而悌。忠。信。禮。義。廉。恥。皆在其中矣。易言之。則不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皆為不孝爾。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悌

傳持自五道人題



●乾德悌字詩

悌道從來韻事多親親長長樂如何
先將棘木培根本莫任荆枝著斧柯
雨後鳩還求隊集天空雁喜結行過
奇溫姜被還無限花萼相輝保太和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悌盡謙恭不嫌多壤儻雅奏韻如何
枯荆一夜重榮樹大被三更共夢柯
卓爾驅瘟牀畔立飄然採藥處方過
怡怡果克天倫篤棠棣新詩詠翁和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怡怡總是樂偏多鬪狠其如外侮何
取小未聞同北海擇肥幾見似南柯
寧從席上逢兄怒願守門前待弟過
手足同心金可斷端由平日一團和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酒食關心旨且多飢寒飽暖問云何
芳園桃李飛金谷滿樹瓊花簇錦柯
至性乘舟齊國去深情持傘道州過
人間難得惟兄弟並妻壻儻雅韻和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二疊韻

大被同眠久足多相親相愛樂如何
棗梨能譟堪垂範花萼聯輝忍伐柯
原上啾啾鶴難急庭前翼翼雁行過
敬兄當守溫公法一望何難聚太和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悌道能修幸福多家庭美滿樂如何
棣華正喜榮枝幹荆樹休教悴葉柯
雁序參差今結隊原依難昔相過
圍墻本是尋常事德侮依然欠協和

●浙江吳興茲振翰五疊韻

手足相親情更多天倫攸叙樂如何
姜家大被歡同寢田氏荆枝歎伐柯
雁序排空偕隊集鴛原急難幾經過
徐行後長猶餘事百忍為先宗族和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悌道無虧有足多推為人瑞美如何
燃其不必頻煎豆破斧都由屢執柯
大義滅親非得已事兄如父幾經過
噓寒問暖情彌篤叶妻壻儻雅韻和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家中兄弟皆嫌多嬉戲親前樂若何
結陣靜觀天半雁連枝遙看嶺頭柯
卻愁兩鬢霜頻染為憶同胞日數過
妻妾讒言君莫聽不傷和氣始能和

●湖南乾城古錦堂十四疊韻

欣序天倫樂事多惠連文藻竟如何
羣芳誰不推棠棣大義終敷用斧柯
人似雙珠難比美門排三戟喜相過
樓頭花萼長輝映更有春風釀太和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悌道惟書忍字多牛弘不問弟如何
休教斗粟相魚肉漫向連枝綴斧柯
讓爵高風推獨步同衾歲月莫輕過
既分復合隋田氏荆樹重榮感氣和

●安徽蕪湖程大猷六疊韻

棠棣梓華結實多詩歌綽綽慶如何
姜家共被陶雅睦趙氏殉身脫斧柯
荆樹復榮根本固壤儻齊奏樂聞過
人生幸有安寧日兄友弟恭鼓太和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弟兄樂事自多多盡我天倫快若何
姜被寬和眠共暖田荆榮茂感交柯
焚蕪煮粥情彌篤灼艾鐵膚愛執過
笑煞曹家昆仲輩燃其煎豆損天和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兄弟怡怡百不多家庭聚順樂如何
三珠樹上舒新蕊四桂堂前簇錦柯
大被同眠恩意洽深宵久待履痕過
讓梨推棗傳佳話乖戾全消保太和

●安徽貴池姚沛去十五疊韻

悌於兄長愛情多韻叶壻儻快若何
朱氏恭棊仍共處田家荆梓復交柯
乘舟爭代誰人及採藥相從異地過
文燦受毆都被怒深防骨肉喪天和

八德須知三集卷二

二十四悌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三集 梯 周公祝代

周公兄病
為告三王
願以身代
祝冊深藏



周商並見前。植璧置璧玉於神前也。秉珪周公執桓珪也。告祝詞也。騰音騰。絨也。求也。金滕藏秘密之書。櫝絨之以金。因名篇。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布於國中。也。居東鄭氏王肅以為

周公祝代

周公姬旦武王之弟。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周公為壇植璧秉珪。告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疾旋瘳。其祝冊納於金滕。後遭流言。居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與大夫冠弁朝服。啟金滕。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書。成王執書以泣。遂親迎周公而歸。李文耕曰。周公之孝弟。其大處在相成王制禮作樂。使文武之志事。到幾微無遺憾處。然即其告三王。身代兄死。至誠激發。足以感泣風雷。則周官周禮。豈非字字從血性中流出乎。

東都洛邑 孔氏以為 東征。未知 孰是。風雷之變 謂秋熟時 之風災也 弁音卞。冠 名。周官周禮 皆書名。周 公擬定周 室之官制 故周禮亦 稱周官。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有箇周公姓姬名旦就是武王的弟弟武王在打平商 朝天下的第二年忽然生了病古時候的人看了玉是很貴重的又對皇上 或天地祖宗面前有稟告的事情一定是執了珪的於是周公就到太廟裏 設起祭壇在神位前供了玉手裏執了珪去稟告他的曾祖父太王祖父王 季父親文王情願把自己的身子去代哥哥果然後來武王的病就好了周 公這篇祝文就藏在一箇用金鎖鎖着的櫃子裏後來武王死了兒子成王 卽了位有人在成王那兒說周公的壞話於是周公就離開了京城住到東 都洛邑去了正在秋天收穫的時候天上忽然有了大風大雷的變化成王 也有點接觸了因此就同了大夫們着了禮服禮帽把那箇金鎖鎖着的櫃 子打開來纔看到了從前周公情願把自己身子代武王的那篇祝文成王 心中大大的覺悟了拿了祝文流着眼淚於是親自去把周公迎接回來



叔壽二子
 異母弟兄
 先後爭死
 至性至情



衛姬姓侯
爵武王封
弟康叔於
衛今河南
淇縣東北
朝歌城是
也
嫡子正妻
所生之長
子也
愬與訴同
告訴也
齊姜姓侯
爵武王封
太公望於
齊初都營
邱後徙薄
姑臨淄皆
在山東境
內

八德頌知三集 倂 倂壽爭死

倂壽爭死

周衛公子倂。宣公之嫡子也。後宣公奪倂之妻。是為宣姜。生壽與朔。朔與宣姜愬倂於宣公。公令倂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倂。倂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倂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李文耕謂人道至宣公絕矣。乃倂壽弟兄。於君父之命。挽之不能。逃之不忍。一則先兄以死。而冀兄之萬一不死。一則繼弟而死。而不忍弟之獨為己死。至性至情。一往不回。千載下猶足令人隕涕。

隘險阻之地也。
節符節也。
二子乘舟。
詩經邶風篇名。
隕墜也。

白話解釋 周朝衛國的公子伋是宣公正妻生的長子。後來宣公看了公子伋的聘妻相貌很好。就奪了來做自己的妻子。這就叫宣姜了。宣姜生了兩箇兒子。大的名叫壽。小的名叫朔。他們兩兄弟雖是一母所生的。可是品行卻大大的不相同了。朔同了母親宣姜。在宣公面前說伋的不好。宣公就叫伋到齊國去。又預先差了箇刺客。在半路上險要的地方等着。等到伋來的時候。就把伋殺死。壽得知了這回事。就去對伋說了。伋說。這是君上的命令。那裏可以。為了性命就逃掉呢。壽見他的哥哥不肯逃命。就把伋到齊國去做憑信的符節。暗暗地把他拿了來跑了。那末刺客看見了符節。以為就是伋了。於是把壽殺了。伋不見了符節。也就趕了上來。看見壽死了。就說。君王叫你來殺我的。壽有什麼罪。你把他殺了。那末刺客纔曉得他是真的伋了。因此又把他殺死。衛國的人都替他們悲傷。就做了二子乘舟的詩。去哀悼他們兄弟兩箇人。

漢第五倫
友愛無兩
兄子病時
一夜十往



齊田氏之後從諸陵者多以次第名。故有第五等姓。峭音俏。峭直廉急也。擢引也。拔也。司空官名。掌水土之事。訟言自責之謂。匿諱。隱匿諱言。不合人知也。

伯魚十往

漢第五倫字伯魚。峭直無私。自郡守以清節著。擢為司空。或問倫曰。公亦有私乎。對曰。昔有人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李文耕曰。按第五公之私。是何等省察法。而又訟言之。不稍匿諱。是何等克治法。世之待弟子姪者。苟以第五公為比。有一時一處非私者耶。人能如第五公之自省自責。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百話解釋 漢朝有箇雙姓第五名倫的表字伯魚他的為人正直無私做太守的時候就清正廉潔出了名後來做到了司空官有人問他說先生這樣的正直無私有時候也有私心的事麼伯魚回答道那裏敢說沒有呢從前有一箇人送了一匹千里馬給我我雖然謝卻了不受但是每每朝廷裏的三公有選舉的時候我的心裏總不能忘懷這箇人不過終於不用他吧了有一次我哥哥的兒子有了病我在一箇晚上去看望他有十次回到寢室裏的時候就很安然地睡着了我的兒子有了病我雖然不去看他可是鎮箇夜裏總是睡不着照這樣看起來我怎麼可以說是沒有私的呢



鄭均為傭
愛兄真切
遂為廉潔



禮遺謂所送之禮物也。數音朔。屢也。帛繒也。今謂之綢。賊納賄也。捐棄也。尚書在西漢時以大。臣領之。猶清代之軍機大臣。光武即位。天下之事盡入尚書矣。肅宗明帝子章帝也。訟爭辯曲直也。

八德須知三集 悌 鄭均悟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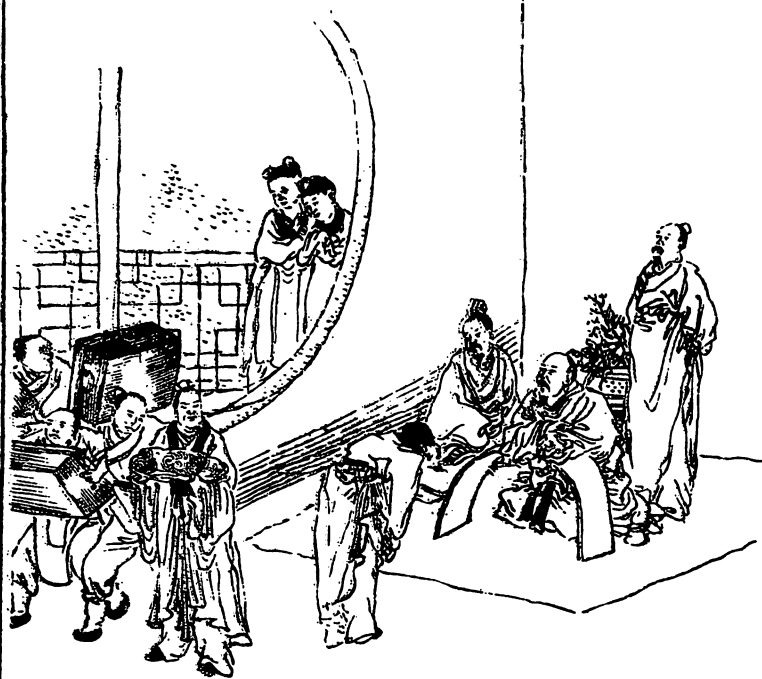
鄭均悟兄

漢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備至。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東巡過均舍。賜尚書祿。終其身。人號為白衣尚書。

李文耕謂凡化骨肉。雖曰至誠。豈不貴有術哉。鄭均之諫兄。善矣。要其得力處。卻在脫身為傭。得值與兄。以身作則。所以感悟者至切也。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若鄭均之於兄。其術善。其心苦矣。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鄭均的哥哥在縣衙門裏當了小官。常常收受了人家送來的禮物。鄭均去勸了哥哥好幾次。可是他的哥哥老是不肯聽。鄭均就出去到別人家去做工。過了一年多些的時候纔回來了。把做工得來的金錢布帛都給了哥哥。並且說物品完了的時候。是可以再用勞力去換來的。若是做官犯了受賄的罪。那是一生的名譽都完了。他的哥哥聽了這話。纔感悟了。就很廉潔了。鄭均平生為人很有義氣。又很信實。養他的寡居嫂嫂和姪兒。又有恩。又有禮。後來他做了尚書官。時常把忠直的話去諫皇上。那時候的肅宗皇帝很敬重他。在皇帝東巡的時候。就到了鄭均的家裏。賜他終身喫着尚書的俸祿。人家都叫他白衣尚書。

薛包親沒姪欲分居推美不取惡名譽



廬舍也。

荒頓荒廢也。

戀音戀今

讀如鍊謂

多念不釋

也。

朽腐也。

脈給以財

物給濟也。

膏壤言相

差之遠也。

戀戀依依

不捨也。

惟孝友于

薛包析產

漢薛包至孝。父娶後妻而憎包。屢逐之。廬於里門。晨昏不廢。親沒。弟子求分異。包不能止。乃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敗其產。輒復賑給。李文耕曰：「包於財產。讓美取惡。視世之重財產。輕骨肉者。何啻霄壤。要其所難得者。尤在兩被父逐。戀戀不去。卒以積誠感格父母。此種至性人。心目中豈復知有財產乎。惟孝友于兄弟。其包之謂歟。」

兄弟言其
在家孝友
也語本書
經君陳篇。

八德須知三集 弟 薛包析產

百話解釋漢朝有箇姓薛名包的人。生性非常孝順。他的母親死了。父親娶了後妻。對薛包的感情很不好。屢次把他趕出家門去。薛包就在附近的地方住下。他在早上晚上的時候。仍舊到爹娘的面前來請安的。後來父親和母親都死了。他的弟弟和姪兒們都要求分家。薛包勸不住他們。於是把家裏的財產都分開了。他就把老的用人分給自己。他說。這班年老的人和我一同做事。已有許多年代。你們恐怕使喚不便的。又把荒蕪的田地。破舊的房屋。分給了自己。他說。這些都是我幼小時所治理過的。在我的心裏。是有一種特別感情的。又把破舊的日用器具。分給了自己。他說。這都是我從前用慣了的。喫慣了的。這些給了我。那末我的身體口嘴。是很安然的了。他把新的好的都分給了弟弟姪兒。後來弟弟姪兒們把家產化完了。薛包又時常去救濟他們。

八德須知三集悌 鄧攸棄子

鄧攸避亂
保其姪兒
寧棄己子
人皆哀之



八

石勒羯種。先歸劉淵。將兵攻入中國。挈有乞頁二音。提攜也。掠音略。奪取也。擔以肩載之也。息謂子也。僕射鄧伯道之官。魯義姑事。詳四集卷六第二則。流離窮困而轉徙道路也。

鄧攸棄子

晉鄧攸字伯道。石勒兵起。攸挈家而逃。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姪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應自棄我兒。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繫其子於樹而去。卒不育。時人義而哀之。其姪綏服攸喪三年。奉祀如所生。

李文耕曰。按鄧僕射事與魯義姑同。皆於流離顛沛中。不失其本心者。雖卒以無子。為氣數之偶差。然人人義而哀之。固百世不沒矣。況其弟子綏之感義服喪。俎豆不祧者乎。

顛沛僂仆也。
俎豆禮器。
古祭祀燕
享用以薦
牲及食品
者。
祧音挑。遷
主之所。

百話解釋。晉朝有箇鄧攸。表字叫伯道。這時候胡人石勒帶了兵來攻打中國。鄧攸就帶了家小逃難。路上遇見了強盜。把他們駕車的牛馬都搶了去。他們只好步行了一邊。肩着兒子。一邊肩着姪兒。名叫鄧綏的。鄧攸心裏想。這兩箇小孩子帶着。怎麼可以逃難。看來只能保全一箇了。於是就對妻子說。我的弟弟死得很早。只留存了這點骨肉。照理不可以給他斷絕的。應該把我自己的兒子丟棄了。假使徽幸我們兩人能夠保全了性命。那末我將來應當仍舊有兒子的。他的妻子聽了。沒有法子。也就流着眼淚。依了丈夫的話。把自己的兒子綁在樹上。鄧攸兩夫婦帶着姪兒去了。可是後來鄧攸終究沒有兒子。當時的人很佩服他的義氣。又很可憐他沒有兒子。後來鄧攸死了。他的姪兒鄧綏替伯父服了三年喪。並且對於一切祭祀。都像自己父親的一樣看待。

顏含兄疾
侍養誠度
足不出戶
一十三年



累積也。

失明。目無見也。
蚺音解。蛇類之最大者。
侍中。門下省之長官。

葉猶世也。

顏含侍疾

晉顏含字宏都。兄畿得疾。死復活。累月猶不能語。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方須蚺蛇膽。徧求不獲。含憂歎累日。嘗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出戶。化青鳥飛去。嫂病得愈。含後拜侍中。顏畿棺開。復活。氣息甚微。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托之於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母妻不能無倦。獨含乃侍養不離。十三年之久。事父母無以過矣。宜其累葉後有景卿真卿之勁節精忠也。

百話解釋。晉朝時候。有箇姓顏名含的人。表字宏都。他的哥哥就叫顏畿。生了病。已經死去了。忽然又活轉來。有好幾箇月不能說話。顏含就屏絕了一切人事。親自侍養着哥哥。連門外也不走出去。這樣的足足有十三年。他的第二箇嫂嫂樊氏。生了病。眼睛瞎了。請了醫生來給他開了一張方。要蚺蛇的膽來做藥。尋來尋去。總是尋不到。蚺蛇的膽。顏含的心裏非常憂悶。這樣憂悶了好許多日子。在有一天白天裏。他獨自一箇人坐着。忽然有一箇穿青衣的童子。把一隻青袋。給了他。他把青袋打開來一看。原來正是訪求不着的蚺蛇膽了。那箇青衣童子走出門口。就變化了一隻青鳥飛去了。他嫂嫂的眼睛纔得亮了。顏含後來做了侍中的官。

彦霄折箸兄產蕩然
置酒焚券迎兄歸焉



彥霄折箸

晉趙彥霄與兄彥雲親喪同爨十二年彥雲浪遊廢

業彥霄諫不聽遂求分析越五年兄產蕩然逋負盈

門漸欲逃亡彥霄因置酒迎兄嫂飲告曰弟初無分

爨意以兄不節用敬為守先業之半今請歸仍主家

政即取分券火之出所蓄償諸負兄慚遂改過焉

彥霄諫兄不聽遂求分析迨兄蕩產迎歸主家如

此苦心兄能不改過乎史玉涵曰此等處全要純

是一片惻怛至誠纔得泯然無迹兩兩相忘若有

纖毫介介便觸人心目兄嫂受之亦決不能安矣

爨音窳也同爨共居之謂浪遊漫遊也逋負拖欠也

惻怛悲憂也泯然消滅也

纖毫極微
細也。
介介猶言
耿耿。

百話解釋 晉朝有箇趙彥霄。他的哥哥叫趙彥雲。父母死了以後。兩兄弟同鑊喫飯的。有十二年。後來趙彥雲喜歡遊蕩。廢棄了正當的職業。趙彥霄去勸他。可是他哥哥總是不肯聽。於是趙彥霄就向哥哥要求分家。兩兄弟分了家以後。過了五年。他哥哥的家產都用光了。欠債很多。來向他討債的人。差不多把門檻也踏斷了。他哥哥因為沒有法子歸還債務。就想逃走了。事。趙彥霄就辦了酒。迎接了哥哥和嫂嫂。過來喫着酒。對他們說。我起初並沒有要分家的心思。不過因為哥哥的用度。太不節省了。所以要求分家。就是給先人遺下來的產業。保存了一半的意思呵。現在就把我所保存的歸還了。仍舊請哥哥和嫂嫂。主持家裏內外的事務。說完話。就把分書拿出來。用火燒掉了。又拿出了積蓄下的錢。給哥哥償還債務。趙彥雲看了他弟弟這樣的行為。不知不覺也慙愧起來了。因此改了過。不再像以前的放蕩了。

蔡廓事兄咨而後行
起造二宅東宅先成



按南宋時。濟陽郡考城縣當在江蘇境。其故址已無查。梳髮也。沐濯髮也。咨謀也。豫章。即今江西南昌縣。卻不受而還之也。

蔡廓奉兄

南宋蔡廓。濟陽考城人。言行以禮。母喪三年。不櫛不沐。奉其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咨。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於軌。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兄軌居之。後廓卒。軌致仕歸。送錢五十萬。以補宅。值廓之少子興。宗甫十歲。亦能體父意。白其母卻之。諺云。長兄如父。然能事兄如事父。家事大小悉咨。而後行。公祿賞賜。盡入於兄。殊不多觀。至起二宅。先成東宅。以居兄。是愛敬之心。無處不然也。德教所及。少子年雖十齡。亦能以悌繼悌矣。

百話解釋 [南宋] 朝時候的蔡廓。是濟陽考城地方的人。他的說話和行為。處處都用禮法。他的母親死了。他守了三年的喪。不梳頭。不沐髮。蔡廓事奉他的哥哥。叫蔡軌的。像待父親一樣的恭謹。家裏一切的事。不論大小。一定要告訴了哥哥以後。纔敢做。做官得來的俸祿。和皇上賞賜他的。都交給哥哥。從來沒有自己私下藏着一些兒的。後來蔡廓做了豫章的太守回來。就造下兩座房子。把東邊的一座房子先造好了。給哥哥蔡軌居住。後來蔡廓死了。蔡軌也告老回來。送給他的姪兒五十萬的錢。算是房子的價值。這時候蔡廓的小兒子名叫蔡興宗。年紀纔十歲。也能繼續他父親的志向。對母親說了以後。就把五十萬的錢。如數還了他伯父。

崔挺愛弟
讓宅推田
全家行悌
啓後承先



八德須知三集悌 崔挺世悌

十四

析分也。

墓田墳墓前之田。

咨決訪問取決也。問庫公共藏物之所。賚賜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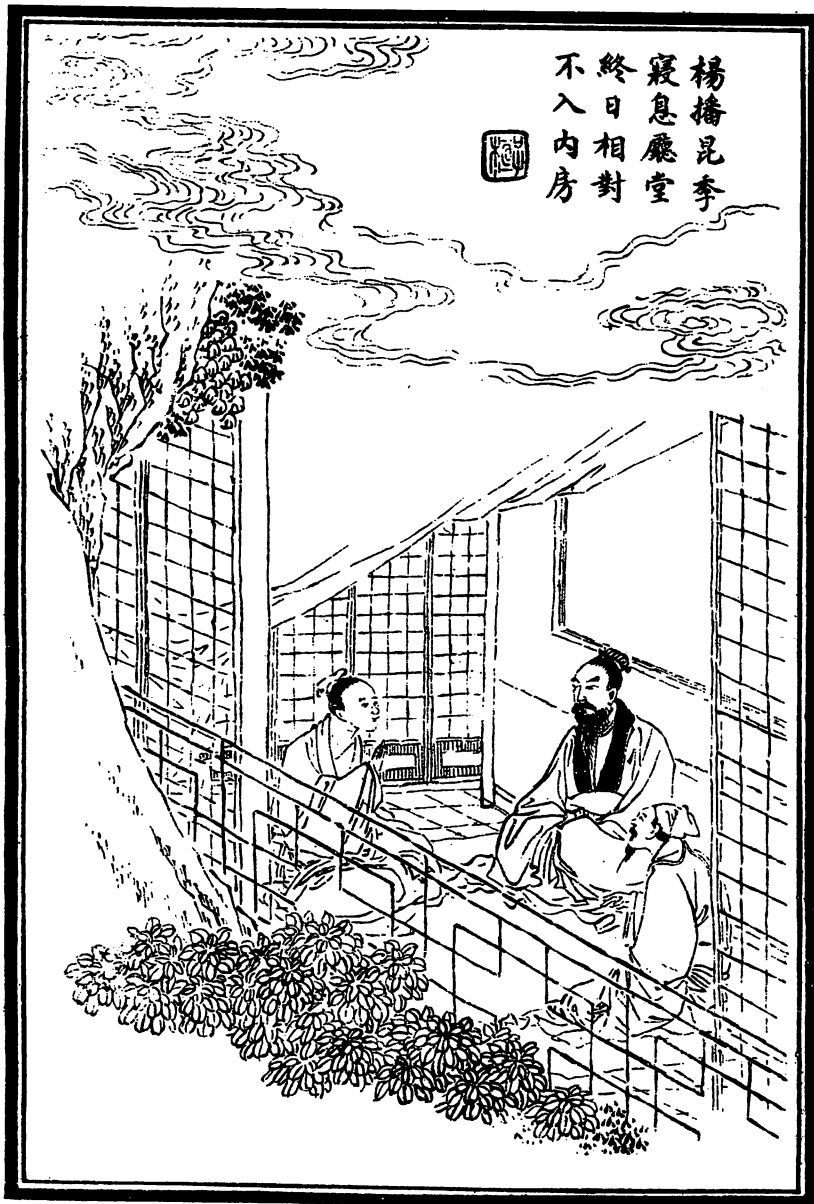
醞釀喻事之以漸養

崔挺世悌

北魏崔挺三世同居。歲饑。始析。與弟振推讓田宅。僅守墓田。挺有六子。共敦悌道。長孝芬。諸弟孝暉等奉如父。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演。孝政。先卒。孝芬與弟慟哭。絕肉蔬食。初振亡。孝芬等奉叔母若所生。家事悉咨決。財物尺寸皆歸庫。四時分賚。叔母主之。崔氏全家皆敦悌道。挺愛其弟。讓宅推田。其諸子效之。則敬事叔母如母。芬喪其弟。慟哭蔬食。諸弟化之。則奉事長兄如父。夫行婦效。兄友弟恭。孝芬有子八人。半皆顯貴。蓋一門和氣所醞釀耳。

〔白話解釋〕北魏時候崔挺的家裏本來是三代同住的。有一年。年成很荒。纔分了家產。崔挺和弟弟叫崔振的。把良好的田和房屋都推讓不要。兩兄弟只守着祖宗墳墓前面的幾畝田。一同耕着。崔挺有六箇兒子。兒子們也大家都很友愛。大兒子叫崔孝芬。他的弟弟崔孝暉等。看待孝芬像父親一樣的尊敬。一班媳婦也都相親相愛。你有的給我。我有的給你。一些兒也不存私見。崔孝演。崔孝政先死了。崔孝芬和他的弟弟們哭得非常悲傷。並且斷絕了肉食。喫着素菜。在以前的時候。他們的叔父崔振死了。崔孝芬等一班兄弟。奉養叔母。像奉養母親。一箇樣子的尊敬。家裏的事務。都要稟告過叔母。纔可以決定一切財物。就是連很瑣小的東西。也一定歸到庫房裏去。到了四季分賞的時候。就請叔母作主分派着。

楊播昆季
寢息廳堂
終日相對
不入內房



昆季謂兄弟也

帷幔以幅帛圍障蔽之也

休偃休息也

總服喪服之最輕者

謂五服以內也

姜被指姜氏大被也

事詳初集卷二第四

則音骨滅也

楊播廳堂

北魏揚播字元休。弟椿津並敦義讓。昆季相事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聚於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閒言。兄弟三人為官。皆以忠謹稱。昆季終日相對不入內。甚且以廳堂為寢息之所。不啻姜被同溫矣。李文耕謂兄弟以天合。如播與椿津。形影不離。坐立不苟。每食必集。見物必思。真時時見其天矣。世之人乃獨以人汨其天。何哉。

八德編知三集 悛 楊播廳堂 十六

百話解釋。北魏時候有箇姓楊名播的人。表字元休。他有兩箇弟弟。第一箇名叫楊椿。一箇名叫楊津。他們兄弟三箇人都很有義氣。很肯謙讓。兄弟們大家看待着。好像父子一樣。楊播的性子很剛正。他兩箇弟弟的性子很恭謹謙虛。兄弟三箇人鎮天的在廳堂上。一塊兒住着。很少回到內房裏去的好喫的東西。兄弟三箇人有一箇不到就不喫的。廳堂上挂着門幕和帳子。兄弟們就在那兒做睡卧的地方。時時在那兒休息着。或者大家談談笑笑。楊家一家裏。男男女女一共有一百多箇人。五服以內的。大家還同鑊喫飯。家庭裏沒有一絲兒的口角的。他們兄弟三箇人做了官。都有忠直謹慎的名聲。

楊津老年
猶盡弟職
假寢閣前
物不先食



台鼎舊稱三公言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也。匙音時也。調羹所用器。箸飯具俗稱為筴。假寢不脫衣冠而睡也。州守州之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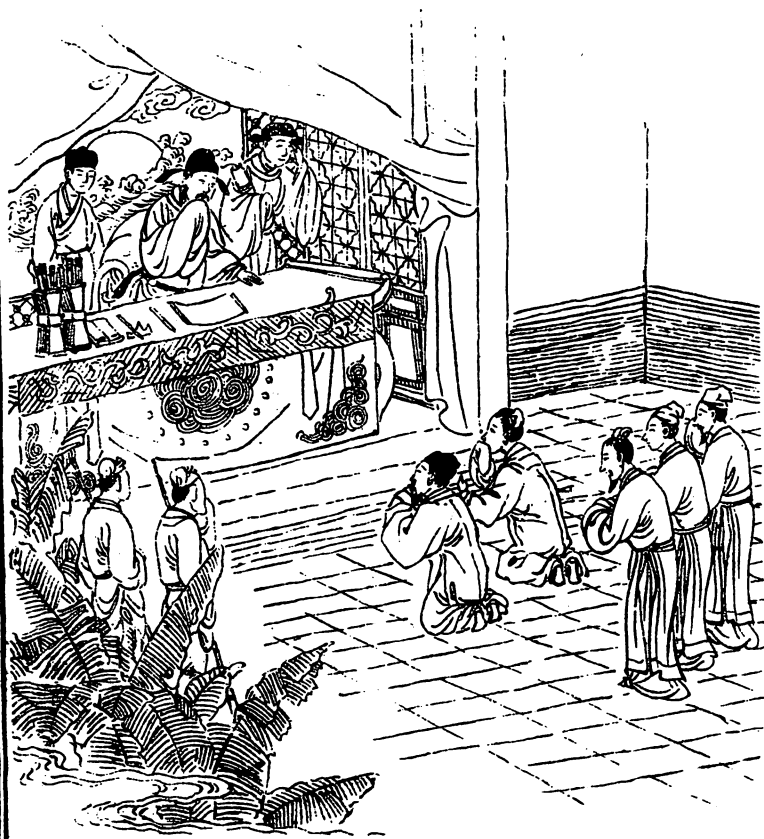
八德須知三集 佛 楊津敬長

楊津敬長

此魏楊津年過六十與兄椿並登台鼎。津猶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出未歸。津不先食。食則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始食。椿或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初津為州守。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遣使寄。未寄不先食。觀於楊津之敬兄。恭至極點。無以復加。上下數千年間。悌弟當推楊津為第一。四時果物之微。必先寄後食。非但不寄則不食。且未寄尚不食焉。而椿亦每得所寄。輒對之泣下。宜兄宜弟。其斯之謂歟。

百話解釋。北魏的楊津。年紀已經過了六十歲的時候。和他的哥哥叫楊椿的。一同做了三公的大官。可是楊津在每天的早上晚上。還到哥哥的那兒去問安。階下立滿了兒子和姪兒。哥哥不叫他坐。楊津就不敢坐。有時候楊椿到外邊去了。還沒有回家來。楊津就不敢先喫飯。在喫飯的時候。親自拿了調羹。筷子送給哥哥。菜蔬先自己嚐了。然後再端上去。等到哥哥叫他喫。他纔敢喫。有時候楊椿從外面回來。酒喫醉了。楊津就扶持哥哥到了寢室裏。自己就在閣子裏打着盹。因為這樣可以曉得哥哥酒醉之後。究竟是安適不安適的。當初時候。楊津在外邊做太守。楊椿在京城裏做官。每逢四時有好喫的東西。楊津一定差了人去送給哥哥。沒有寄給哥哥以前。他總不肯先喫的。

蘇瓊聽訟激發天良普明兄弟和好如常



北齊北朝之一高洋受東魏禪國號齊史稱北齊都鄴有今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及遼寧西部之地清和今山東淄川縣治東淄川縣授據援引證據也。泗與灑同。懇款懇切誠款也。戾紛音軫。戾也。

蘇瓊釋爭

北齊蘇瓊累官清和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民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李文耕謂普明兄弟。汨其天性久矣。蘇瓊提出良心。真處懇款。悟之。而普明兄弟一朝頓悔。正孟子所謂紛兄之臂。教之以孝弟者。而天性之良之不能終絕。於此可見矣。立教者亦急正其本可耳。

〔白話解釋〕北齊時候蘇瓊陞官到清河去做太守。那箇地方的盜賊很多。等到蘇瓊上任了以後。盜賊和一班作姦犯科的人。便漸漸的沒有了。清河地方上百姓。有箇人叫乙普明的。和他的弟弟爲了爭奪田產。打起官司來。有好幾年了。這樁訟事。還沒有判決。他們各各援引做見証人的。一共有一百箇人。蘇瓊就把乙普明兄弟兩箇人和一班証人都叫了來。對他們說。天下所最難得的是兄弟。最容易求到的是田地。假使得到了田地。失去了兄弟。你們想心裏覺得怎麼樣呢。說完話。眼淚就吊了下來。一班証人都感動了。大家流着眼淚。乙普明兄弟兩箇。叩了頭。請求到外面去和解了。於是分開了十年的兄弟。仍舊一同住着了。

元規避水
引妹與姪
子女三人
不違保恤



陳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七第十四則。土豪鄉里之豪強也。強援強大之攀援也。因不失親言所依不。失其可親之人。見論語。非類言門第性格均不相等也。倉卒亦作倉猝。急遽貌。檝棹與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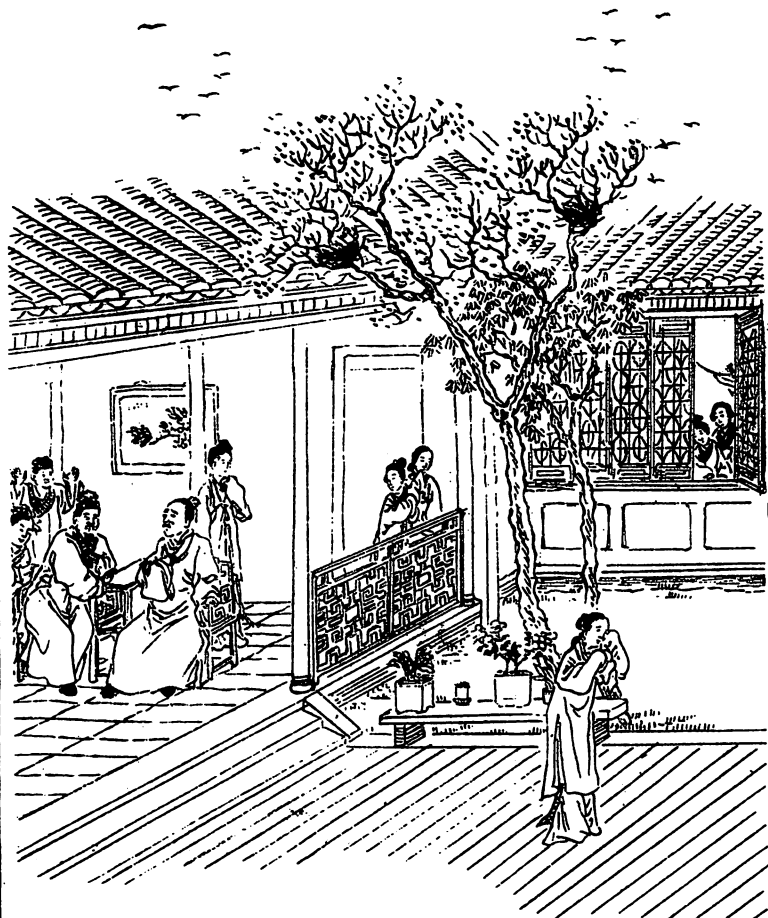
元規避水

陳王元規年十二。土豪劉填資財巨萬。以女妻之。母以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可婚非類。母感而止。時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惟一小船。倉卒引母妹並孤姪入船。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人。皆稱其至行。許止淨曰。婚姻之道。所貴擇賢尚德。而世之尚財帛。求攀援者。比比然。而強宗之女。性多驕恣。甚至陵辱其夫。及其舅姑。此時悔之晚矣。董叔繫援。可為殷鑒。元規幼年能見及此。可謂大雅不羣矣。

擢同。進船之具。短曰楫。長曰楫。晉語。董叔娶於范氏。曰將以求。援擊也。殷鑒以前。事為鑑戒也。語本詩。經大雅蕩之篇。

百話解釋陳朝時候。有箇姓王名元規的人。當他十二歲的時候。那地方有箇土豪。名叫劉填。家裏很有錢。要把女兒許給他做妻子。王元規的母親。因為兒子的年紀很小。就想扳份有勢力的親戚。大家幫助着。預備答應劉家的親事了。王元規說。從前聖人說過。可以親近的人。纔可以去依靠他。可見這是古人非常重視的。那裏可以對性格不合的人家去結了婚呢。他的母親覺得兒子的話說得有理。就把劉家的婚事回絕了。有一回。那箇地方驟然地漲了水。把房屋也漂流了去。死的人也就不可計數了。這時候。王元規只有一隻小小的船。他很匆忙地領了母親同妹妹。和一箇沒有了父母的姪兒。上了小船。划了去。把自己三箇兒女。放在大樹的上面。等到水退了。三箇小孩子。仍然好好地。在着樹梢裏。人家都說他有這樣的品行。所以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八德須知三集 梯君良出妻



劉君良世同居其妻離間痛恨驅除



隋朝代名
 餘詳新編
 初集卷二
 第九則
 大業煬帝
 年號
 鍾音僅菜
 不熟也
 雞小鳥
 都見前
 堡以土築
 成之小城
 也
 析居分居
 也
 判斷決也

君良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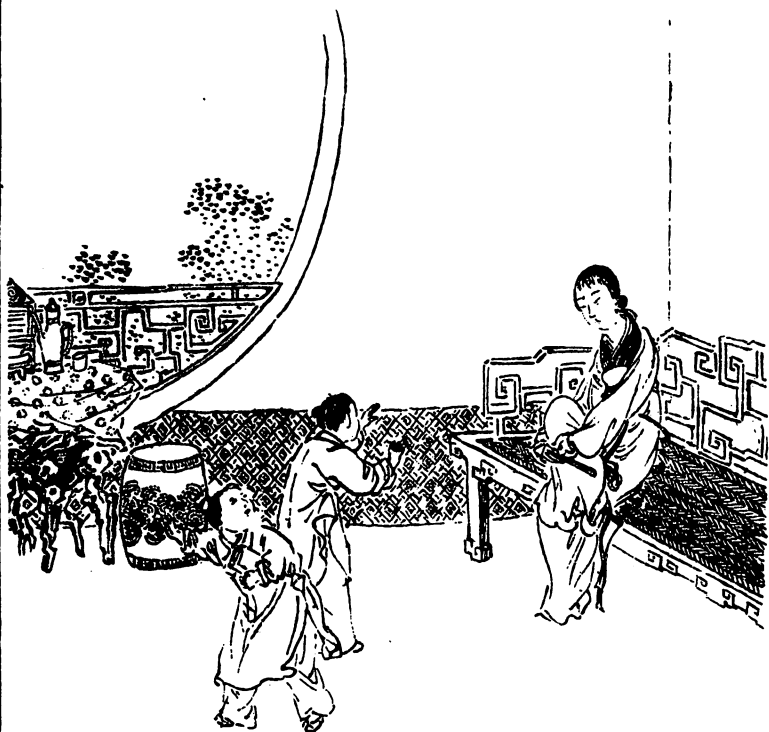
隋劉君良四世同居。斗粟尺帛無所私。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雞。令鬥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耶。君良即與兄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都人共依之。眾築為堡。因號義成堡。考何叔邱為太守。有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之。為內讒。以詩判云。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泣隨筆下。兄弟俱悟。乃不謂竟有令鳥鬥以求分者。是巧之又巧矣。宜君良之幾墮其計中也。

八德須知三集 悌 君良出妻

三三

百話解釋 隋朝劉君良的家裏。是四代同住的。就是一斗粟一尺布也都歸公。沒有私下藏着了的。在大業末年的時候。年成很荒。劉君良的妻子。勸丈夫把家產分了。就暗地裏把庭前兩株樹上鳥窠裏的小鳥。互相掉換了一下。母鳥回到窠裏。認得不是自己的雛兒了。因此兩邊的鳥。鬪着叫着。家裏的人見了。鳥這樣又鬪又叫。覺得是很奇怪的。劉君良的妻子就說。天下亂了。就是禽鳥也不能相容了。何況我們的人呢。於是劉君良聽了妻子的話。就和哥哥分了家產。過了一箇多月。劉君良曉得一切都是妻子的反間計。就把妻子趕出去。說你破了我的家。一方面又去叫了兄弟來。哭着對他們說明一切。於是仍舊一同居住。縣裏的人都到他那兒去住。大家築了一箇小的城堡。就叫做義成堡。

嗣立 兄答 求代 以己 其母 不從 遣奴 自挂



八德須知三集悌 嗣立自挂

三十三

嗣立自捶

答音解見前。捶音筊。擊也。萊蕪山東縣名。陛下見前。朕太后自稱也。餘與初集卷三第十四則參看。鳳閣中書省也。舍人掌詔教之官。父子三人相繼為相。朝野羨

唐韋嗣立字延構。與其兄承慶異母。性友悌。母每笞承慶。嗣立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為感悟。人比之為晉時王覽馬。及嗣立為萊蕪令。太后召見曰。卿父常言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卿父言。朕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鳳閣舍人。李文耕謂韋母之虐前子。以非己所生耳。然母子之天固在也。延構認真同氣之愛。懇切纏綿。母之介介者。遂無所用。延構之感其母。謂動之以天可也。要之骨肉之間。除自責外。亦更無別法矣。

之。
前介解見

〔白話解釋〕唐朝的時候有箇韋嗣立。表字延構。和他的哥哥叫韋承慶的。是兩箇母親生的。韋嗣立生性友愛。當他母親打韋承慶的時候。韋嗣立老是解開了衣服。代着哥哥叫母親打。母親不去理他。他就叫了底下人來打着自己。他的母親見了兒子。年紀雖小。竟有這樣的友愛。也就覺悟了。當時的人說他和晉朝時候的王覽一樣的友愛。後來韋嗣立在萊蕪地方做縣官。太后把他叫到朝裏。對韋嗣立說。你的父親常常說着。有兩箇兒子可以服事皇上。現在你們兩兄弟做了官。品行很好。果然你父親所說的話是不錯的。現在我就叫你代了你哥哥的官職。不再用別人了。於是馬上叫他做了鳳閣舍人的官。

崔沔母年
敬姊愛兄
倍慈其姪
厚待諸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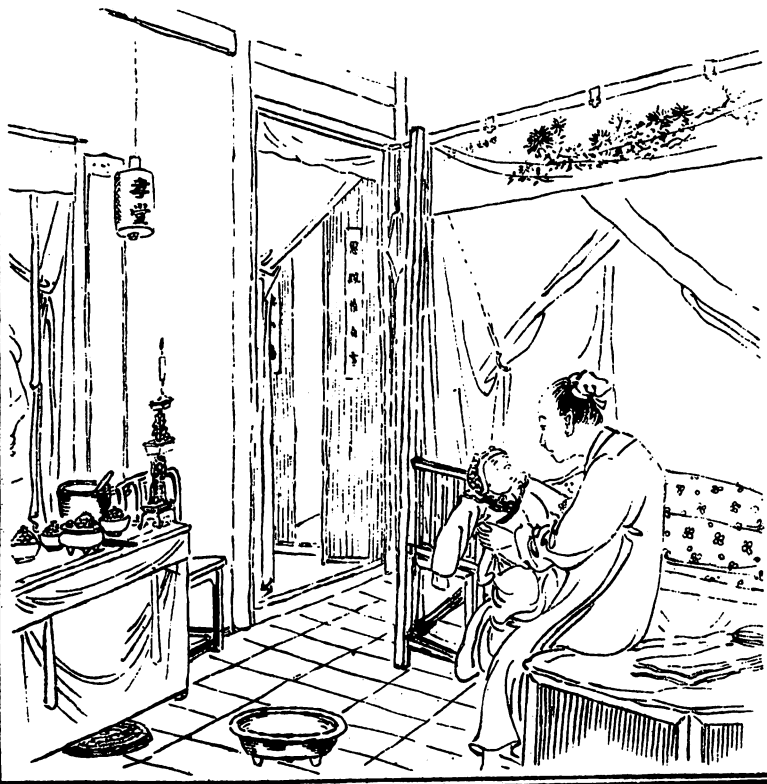
宴笑宴飲
談笑也。
慈上愛下
之稱。
風木喻父
母之不得
久奉養也。
九泉地下
也。
中書侍郎。
宰相之職。
所以貳中
書令者。

崔沔慈愛

唐崔沔有至性。母失明。不脫衣而侍者三十年。當美
景良辰。必扶持宴笑。令母忘其苦。母卒。愛兄姊。幾於
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
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
庶九泉稍慰也。後官至中書侍郎。子祐甫。復為賢相。
李文耕謂事親之道。不在志上體貼。便都成皮膚
事。蓋老年人有多少。說不出苦惱。有多少。說不盡
心事。為子者不能體其志之所欲。然而會其情之
所必至。使之愉怡和平。忘苦釋慮。何貴乎有子哉。

百話解釋 唐朝崔沔。生性非常孝友。他的母親瞎了眼睛。崔沔就不脫衣服地侍奉着。有三十年。每逢天氣清明的時候。他就扶持了母親。喫着酒。大家談談笑笑地。叫母親忘記了他的痛苦。後來他的母親死了。他看待哥哥姊姊像母親一樣。對外甥和姪兒。比較對自己的兒子。還要加倍的愛護。他所得來的俸祿。就都分給他們了。他說。父親母親既然死了。沒有地方可以盡我的一點心。計算起來。父母所記挂着的人。就是這四五箇人了。我待他們好。那末似乎可以稍慰我父母在泉下的心呵。後來崔沔官做到中書侍郎。他的兒子叫崔祐甫。也做了一箇很有名的宰相。


 德秀 嫂亡 遺孤 養月 抱乳 潼生 能食 潼竭



八德頌知三集悌 德秀乳孤

二十六

德秀乳孤

唐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母亡廬墓。兄嫂亡。遺孤。暮月。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而以己乳含之。涉旬日。乳湏流。至其子能自食時。乳湏乃止。天寶中。任魯山令。天下重其行。稱曰元魯山。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卒諡文行先生。李文耕曰。哀遺孤。而遂有乳。至誠之所感。殊不可以常情測。許止淨謂德秀刺血寫經。以盡孝。為貧而仕。以成慈。至見其眉宇。能使人名利心都盡。可見粹面。蓋背氣象。宜天下高其行。而不名也。

暮與期同。暮月為周一年也。瀆有腫重二音。汁也。天寶玄宗年號。魯山河南縣名。令縣張也。眉宇眉端也。粹面。面有清和潤澤。

之貌。盡。豐。
厚。盈。溢。之。
意。語。本。孟。
子。

白話解釋 唐朝的元德秀。表字紫芝。幼小就沒有父親。服事母親。非常孝順。母親死了。他就在墳旁邊搭起茅房子住着。後來他的哥哥和嫂嫂都死了。遺下了一箇姪兒。纔是周歲的孩子。元德秀沒有法子想了。日夜很悲哀地哭着。抱了姪兒。把自己的乳頭給他含着。過了差不多十天的時候。他的乳頭裏竟流出了乳汁來。等到姪兒自己能夠喫飯的時候。他的乳汁纔沒有了。天寶年間。在魯山地方做了縣官。天下的人敬重他的品行。都叫他元魯山。那時候的宰相房瑄見了元德秀。就歎着說。一看見紫芝的眉宇。使人爭名奪利的心都沒有了。元德秀死了以後。他的謚法就叫做文行先生。

杜衍少時
兄劍砍之
既封公爵
恩禮無虧



改適轉嫁也。無狀見前。砍音坎斫也。孟河南縣名。洛今河南洛陽縣。相里氏。舉胸之後。里克少子。避禍居相城。因氏焉。陰補受其庇陰而補官也。玉成猶俗云成全也。殆危也。

杜衍避劍

宋杜衍字世昌。母改適錢氏。年十五。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砍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得免。乃詣其母。繼父不容。往來孟洛間。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乃封祁國公。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子孫受其陰補者數人。李文耕曰。祁公遭歷艱危。天玉成之。而將降以大任者也。然亦殆極矣。非祁公其孰承之。世人小有忤。輒藏怒宿怨。思藉手一快意。以此遇恆人。且不可。況骨肉乎。然君子固有以知其所成就樹立矣。

藏匿也。宿留也。語本孟子。藉手猶假手。恆人常人也。

〔白話解釋〕宋朝杜衍，表字世昌，他的母親改嫁到錢家去了。當他十五歲的時候，他的兩箇哥哥待他沒有人道。有一次，用劍把他砍了一下，傷了腦子，流出了好幾升的血。他的祖母給他躲了起來，纔得免了。於是杜衍就到了母親的那兒去。但是他的繼父不肯收容他，只得在孟洛等地方漂流着。沒有歸宿。這時候，有箇富人，相里氏，看中了他，就把女兒嫁給他做妻子。從此以後，用度纔得寬裕了。後來中了進士，等到杜衍封了祁國公的時候，他的長兄還活着，他待長兄很有禮貌。後來他的兩箇哥哥以及錢家的子孫，靠着他做官的人有好幾箇。

九思留弟
不與鄉人
命妻易乳
攸敘彝倫



八德須知三集悌九思留弟

三九



九思留弟

宋陸九思字子疆舉進士其幼弟九淵之始生也鄉人有求抱養為子者父母以子多欲許之子疆力以為不可是年子疆適生子渙之乃謂其妻曰我子付田婦乳之爾可乳小叔其妻忻然從之九淵既長事兄嫂如事父母及守荆門嘗往迎之以侍奉焉

田婦農家之婦乳以乳哺之也
忻同欣
守一郡之長
荆門今湖北縣名

曹桂妻杜氏以己女託乳於族母九思則以己子寄乳於田婦且杜氏不哺其夫弟則曹祀絕而九思則其弟甚多鄉人求之父母欲許之矣乃竟命其妻易乳以留之宜九淵之事兄嫂如父母焉

百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陸九思。表字子疆。中了進士。當他最小的弟弟陸九淵初生下來的时候。鄉里的人。有要想領他去做螟蛉子的。他的父親和母親。因為自己的兒子太多了。就要答應他們。陸子疆竭力以為是不可以的。纔把父親母親的念頭打消了。在陸九淵生的那一年。剛巧陸子疆也生了一箇兒子。名叫陸渙之。於是陸子疆就對妻子說。我們的兒子。可把他寄到種田人家去。你可自己給小叔喫着奶。他的妻子也就很歡喜的答應了。陸九淵長大了。服事哥哥。嫂嫂像服事父親母親一樣的尊敬。後來在荆門地方做官。把哥哥嫂嫂都迎接了去。并且侍奉他們。

八德須知三集梯 德珪代斃

德珪代死
夜半潛逃
弟為歸葬
廬墓悲號



逮拘捕也。揚州今江蘇江都縣。白事已明也。速逃去也。廣陵東晉時移今江都縣治。宋曰揚州廣陵郡。翔音詳。回飛也。

德珪代斃

宋鄭德珪與弟德璋友愛性成。德璋為仇家陷以死罪。會逮揚州。德珪哀弟被誣。佯謂曰：我往則姦狀白。即治行。德璋追之道中。相持頓足爭就死。德珪夜半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則德珪已斃於獄。德璋慟絕。數四負骨歸葬。廬墓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廬父母墓者宜矣。廬兄墓者似乎過情。廬墓而禽鳥獻瑞者多矣。廬墓而烏鳥聞其悲號。皆翔集不食。千古一人而已。然德珪乃代德璋之死者也。是德璋廬其墓。不為過矣。德珪至性。德璋亦至情也。

八德類知三集 德珪代斃

三十一

百話解釋 宋朝的時候。鄭德珪和他的弟弟鄭德璋。非常友愛。有一次。有箇仇人把一件犯死罪的事。去誣害鄭德璋。官廳裏就要把鄭德璋。捉到揚州去。鄭德珪很可憐他的弟弟。受了人家的陷害。就假對弟弟說。還不如我代了你去吧。我去了以後。這件冤枉的事。就可以明白了。於是鄭德珪就馬上去了。鄭德璋那裏肯叫哥哥代罪呢。就追了去。在半路追着了。兄弟兩箇人抱住了頓着足。大家爭着去死。在半夜裏的時候。鄭德珪就去了。鄭德璋醒來不見了哥哥。馬上追到揚州去。到了揚州。他的哥哥已經死在監牢裏面了。鄭德璋哭死了好幾次。就背了他哥哥的尸首。回去安葬。自己在墳旁邊蓋了一間茅屋住着。他每次向他哥哥墳前悲哭的時候。半空中的烏鳥兒。都飛起來旋轉着。並停住了。不去找食物喫。好像替他悲傷的樣子。

危鐸事伯
如事所生
從弟有病
祈代心誠



八德須知三集悌 危鐸祈斗

三十一



扈音戶。有扈氏之後。以國為姓。熟寐酣寢也。懋音澄。戒也。稽顙音啓。桑居喪時拜賓客之禮。以額觸地。而無容也。周公事。詳書經金縢篇。卜勝榮與扈鐸並載孝友傳。僅此數語。里

扈鐸祈斗

元扈鐸早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年老而無子。鐸為買妾。產一女。妾不慧。熟寐壓女死。伯父卒。妾遺腹生一男。鐸懋前失。嘗自抱哺。同其卧起。第偶有疾。鐸乃於夜間稽顙星斗。哀禱曰。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我弟。使伯父無後。明旦。弟愈。

周公兄疾。告三王。願以己身代之。而兄瘳。卜勝榮兄病。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而兄痊。扈鐸且願以己身代其弟。元代去周已遠。而竟有卜扈二人。效法周公。謂非宋儒學說。深入人心。所涵濡者厚耶。

居字號均
不詳。
宋儒學說
宋代諸賢
所提倡之
理學。
涵濡浸漬
也。

百話解釋 元朝的扈鐸。幼小時候父親就死了。所以扈鐸是在他的伯父那裏養大了的。到了壯年服事伯父。像父親一樣。他的伯父年紀老了。還沒有兒子。扈鐸就給伯父買了一箇小老婆。果然不久就生了一箇女孩子。可是小老婆生性很笨。在一箇晚上睡熟了的時候。把女孩子壓死了。後來伯父死了。遺腹生了一箇男孩子。扈鐸恐怕他的母親又把他壓死了。所以親自抱着他。哺東西給他喫。同了他一同睡倒。一同起來。有一回。弟弟偶然有了病。扈鐸在夜裏向星斗叩着頭。哀哀地禱告着說。鐸父子二箇裏頭。可以死一箇的。不要死了我的弟弟。叫我伯父斷絕了後代。到了第二天亮。的時候。弟弟的病果然好了。

鄭湜兄老願自服辜
與濂爭獄太祖知誣



溟音殖。訐音揭。攻發陰私也。胡惟庸謀逆連坐者三萬餘人。辜音姑。罪也。福建省名。參議位次參政。為布政使之貳。株連謂以一人之罪而牽及多人。猶伐木者之根株相連也。

鄭溟爭獄

明鄭溟濂之弟也。其家十世不異爨。被人妄訐。謂其家與胡惟庸交通。溟兄第六人。溟獨詣吏請行。濂先在京。溟至。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溟曰：兄老。吾當服辜。二人爭赴獄。太祖聞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人。誣之耳。俱召入。勞而宥之。詔賜酒食。擢溟為福建參議。李文耕曰：按惟庸之獄。株連者多不免。誣及鄭氏。危矣。乃溟濂弟兄爭任罪不少避。豈非知有骨肉而不知有禍患哉。世之弟兄於小利害。遂私意避就。抑獨何也。

百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姓鄭名湜的人。就是鄭濂的弟弟。他們的家裏有十代了。還沒有分過家。有一回。被人家誣害了。說他們家裏是和叛逆的胡惟庸有來往的。鄭湜一共有六箇兄弟。只有鄭湜獨自到了官廳裏。請求把自己解到京城裏去。這時候。鄭濂本來先住在京裏。鄭湜來了。鄭濂就去迎接他。並且對他說。我是一家之長。那當然是由我去任罪的。鄭湜說。哥哥年紀老了。應當由我去服罪的。兩箇人奪着到監牢裏去。後來他們這樣的情形。給太祖皇帝曉得了。就說我曉得鄭家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一定是人家誣告他們的。把他們兄弟兩人都召了來。慰勞了一番。免了罪。送酒食給他們。並且命鄭湜做了福建參議官。

八德須知三集悌黃靈尋兄

三十五

黃靈尋兄萬里遠行夢中得句
傘柄留名



重音徒。

狼狽言相
需而不可
離也。又類
獸困頓亦
曰狼狽。亦
春陵在湖
南舊永州
府境。
道州今湖
南縣名。
廁讀如次。
傘本所也。
餘姚浙江
縣名。
鐫音駿。雕
刻也。

八德頌知三集 悌 黃璽尋兄

黃璽尋兄

明黃璽兄伯震高十年不歸。璽求之行萬里不得。禱南嶽廟。夢神授以纏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一書生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即今道州。蓋尋之。從其言。一日入廁。置傘道旁。伯震過之。曰。此吾鄉傘也。視其柄有餘姚黃璽字。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兄也。萬里尋親者。且不多觀。況萬里尋兄乎。夢中所得之詩。幸遇人而示其地。傘柄所鐫之字。因入廁而現於塗。其兄卻於此時經過其地。不先不後。種種適逢其會。巧合機緣。間不容髮。謂非神明提挈乎。

聞不容髮
言相距極
近中無一
髮之閒隙
也。
提挈猶扶
助也。

百話解釋。明朝餘姚地方有箇姓黃名璽的人。他的哥哥叫黃伯震。到外邊去做生意。有十年了。還沒有回到家裏。黃璽就去訪求哥哥。走了一萬多里的路了。可是仍舊尋不到哥哥。於是黃璽就到南嶽廟裏去禱告。做夢的時候。看見神人給了他兩句詩。說「纏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他醒來以後。仍然不懂是什麼意思。後來有箇讀書人對他說。這兩句就是杜甫春陵行的詩。呵。春陵就是現在的道州地方。你不妨到那邊去尋吧。於是黃璽就依了他的話。到道州地方去尋訪哥哥。有一天他走進廁所裏去大便。把傘子放在外面。剛巧黃伯震走過來。看見了傘子。就說。這是我們故鄉地方的傘子呵。再去看傘子的柄上。有餘姚黃璽四箇字。寫着他心裏正在疑惑驚駭的時候。黃璽恰巧從廁所裏走出來。看見他這種情形。就問他姓名。原來就是自家的哥哥。

自教民至
第悅共十
句皆出自
孝經
禮順有禮
而順也

原壤孔子
之故人
述稱道也
分去聲音
閉單分也
職官職
師傳師之
通稱
有子之言
見論語
犯上干犯
在上之人

緒餘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夫子之教弟子。孝之外即在於弟。故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是悌也者。在家則謂善於事兄。出外則謂善於事長。舉凡年長於我。分長於我。職長於我者。固無論已。推之德行。長於我。學問長於我。皆長也。悌道實包括師傅及長官言之。故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忠

清持自五道人題



●乾德忠字詩

忠炳千秋正氣中爲人謀事竭愚衷
每嗟時局頽蒿目且獻孤懷矢鞠躬
金影戒欺君子獨朝堂盡瘁直臣同
何妨百折披肝膽一片丹心映日紅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忠烈昭垂簡策中誰非報國具深衷
諫君不憚煩予口輔王奚辭萃爾躬
每獻孤懷休避異惟能共濟亦從同
丹忱一片知何似照灑乾坤浴日紅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試看忠字要心中盡已當然可返衷
討賊不降能守節爲人無愧善持躬
諫君到腹知誰似報國捐軀有孰同
孝孺當年寧割舌至今血跡尙遺紅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爲國儲才藥籠中精誠向日竭葵衷
羝羊待乳全臣節野鶴單身衛聖躬
百折孤標朝野仰千秋正氣古今同
情殷保赤輪丹烟霜葉忠林一樣紅

●安徽貴池姚宏旨十二疊韻

身處羣疑震獄中艱難共濟貴和衷
志家忘我捐私念憂國憂民賴鞠躬
討賊履危稱獨異牽衣進諫有誰同
方公罵賊甘誅戮喋血成書字染紅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韻

時局飄搖風雨中孤忠獨抱貫初衷
縱教大柄操人手願竭微忱萃我躬
委佞肯將當代伍眞誠期與古臣同
丹心耿耿憑誰訴爲國忘身血戰紅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大道相傳一貫中百端待理矢孤衷
出言鞭直無私見謀事鳩籌自省躬
報國精誠流血熱毀家紆難盡心同
堅如鐵石披肝膽靖獻丹忱向日紅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忠直無私允執中王臣寒瘴竭愚衷
靖共爾位存誠意將入公門必鞠躬
富貴逼人休羨慕光塵與衆不合同
忘身爲國罹鋒鏑血戰君衣勿浣紅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十載馳驅戎馬中疆場奏績願初衷
肯忘四字思銘背爲定三分願鞠躬
利劍敢將奸賊斬諫書期與正臣同
掃清胡虜渾閒事不惜平原血染紅

●湖南乾城谷錦堂十四疊韻

偏安王業建興中遺表淋漓識苦衷
萬事論人寧負我一肩荷國謹持躬
不降若水終難屈死守睢陽孰與同
儻向賀蘭山下過傷心怕聽滿江紅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忠烈從君秘待中此衣勿浣動宸衷
狄青墨涅留斯面敬德癡癡瘋厥躬
竭力從戎遊子異精誠報國禦王同
僉都御史思興復直隳龍袍血染紅

●安徽蕪湖瞿大猷六疊韻

赫赫芳名竹帛中才猷經濟著盈衷
寧爲漢死方矚目羞愛曹生著鞠躬
救主辛勞誰可伍替君憂思事難同
丹心聖蹟書猶在萬古高風向日紅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忠誠報國要依中莫昧良知矢寸衷
作事存心須盡己爲謀克念好持躬
力扶衰世成熙宇要造小康作大同
熱血滿腔抒悃悃丹心照灑日光紅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大道無偏本一中莫教言語不由衷
爲人謀事休誇口竭我愚忱日省躬
用盡心神籌畫善常隨士卒苦甘同
進思報國身能致肯偃精忠血跡紅

●安徽貴池姚沛芸十五疊韻

忠貞不貳在誠中盡瘁常懷鐵石衷
討賊眞卿知守節諫君李絳善持躬
指書大罵聲情壯背立不移生死同
衣帶一歌存正氣丹心千古照猶紅

八德須知三集卷三

二十四忠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楚羊姓。子爵。成王封熊繹於荊蠻。初都丹陽。後徙郢。徙都均在湖北境內。鏗音遠。於菟音烏。楚之方言。呼乳為菟。菟。因于文。始生被棄。有虎乳之。故名此。令尹官名。執政者之稱。縑音留。黑也。日晦昏暮。

八德須知三集忠 子文告新

令尹子文
三已無愠
舊政告新
去雷隨分



也。朝不及夕。猶言饕餮不繼。社稷國家之代稱。脯乾肉。糗乾糧。羞進也。棨音班。般音班。毀家紓難。謂破其家產以救國難也。三仕三次。為令尹也。已黜退也。愠含怒也。患得患失。語本孔子。見論語。

子文告新

周楚鬬穀於菟。字子文為令尹。緇布以朝。鹿裘以處。日晦而歸食。朝不及夕。以憂勤社稷。成王每朝設脯。糗以羞之。及出棨。必逃。當鬬。般殺子元時。子文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三仕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孔子稱其忠。

患得患失。固鄙夫所為。無論矣。乃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愠。其中心坦白為何如乎。且非特無愠也。必將舊日己所行之政事。一一告諸新任。人能如子文之處。處以國事為重。尚何權利思想之有哉。

〔白話解釋〕圓朝時候。楚國的鬬伯比的兒子。起初是丟在夢澤地方。因為老虎來給他喫奶。所以纔抱回來的。楚國人的方言。乳叫做穀。老虎叫做於菟。所以把他叫做鬬穀於菟。表字就叫子文。後來在楚國做了宰相。上朝時候。穿着黑布做的禮衣。在家裏穿着鹿皮做的衣服。每天總要到太陽落山。纔回家裏喫飯。這樣的從清早直到晚上。在朝裏憂慮勤勞國家的政事。楚成王每每在朝上設着乾肉乾糧給他喫。但是成王要賞他俸祿。他必定逃走。弗受。當初鬬穀殺楚文王的弟弟。叫做令尹子元的時候。鬬子文就自己破了產來救楚國的災難。鬬子文做宰相。三次上任的時候。他臉上也沒有什麼喜色。三次卸職的時候。也並沒有煩惱的顏色。舊任行政的方鍼。一定去對新任宰相說得明明了了。孔夫子也稱美他的忠心。

申生被讐死於無辜使解狐突君國是圖



晉姬姓侯爵武王封弟叔虞於唐後徙晉凡四遷皆在山西境內。蓋何不也。辭苦也。與之承訣也。伯氏指孤突也。圖吾君言為吾君圖安國之計。稽首至敬之禮其說有二即頭至地與頭下衛也。

申生憂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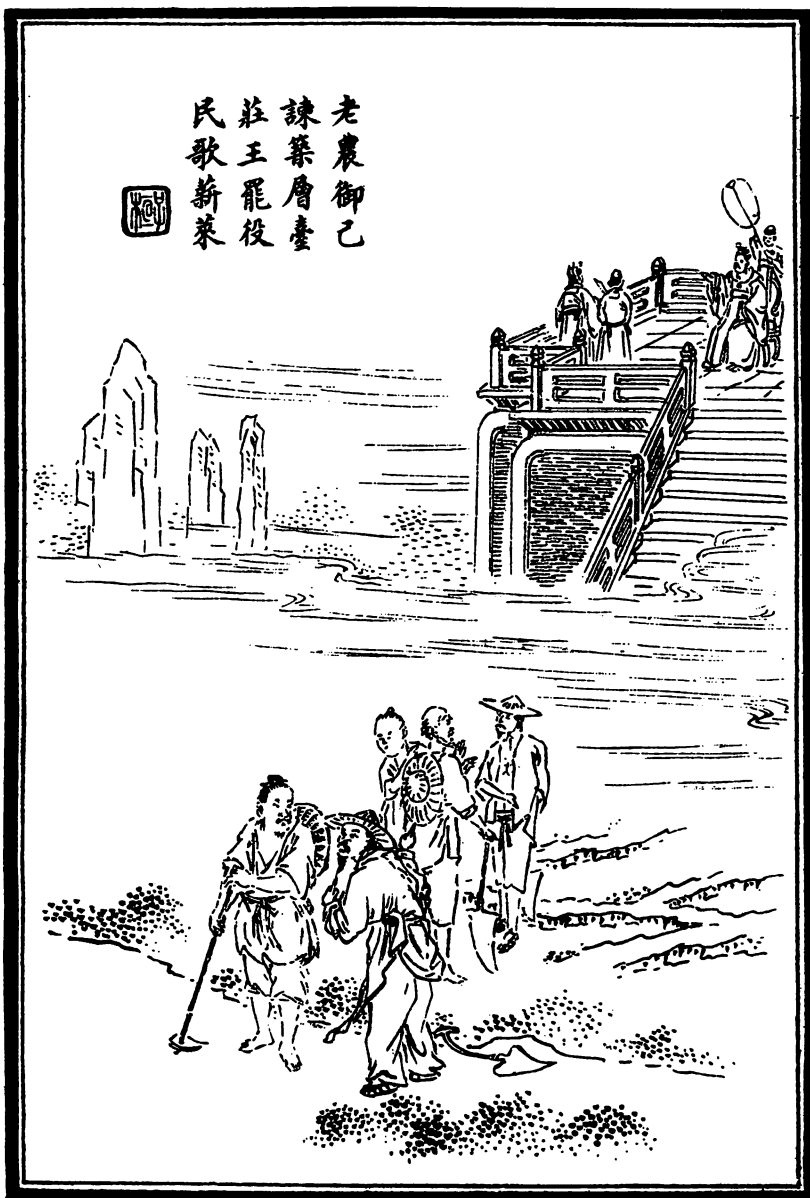
周晉獻公聽驪姬讒言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申生不可。曰。然則盍行乎。申生亦不可。使人辭於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張南軒曰。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變。忠孝之道。申生其曲盡矣。許止淨謂申生曲盡忠孝。除舜以外。孰能企及。所以沒而為神。禍福晉國。天帝亦惟命是聽也。

奉者解見
前。企及望而
及之也。

〔白話解釋〕周朝晉國的獻公聽信了驪姬枕邊的話。就要把世子申生殺了。公子重耳對申生說：你何不把你原來的志向去對君上說了。申生不肯。重耳又說：你既然不肯把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去剖箇明白。那末你不妨逃到外國去吧。申生又不肯。後來申生差了箇人去辭別狐突說：我的父親年紀老了。兒子年紀又小。國家將來正多着危難呢。你不肯出來替我君上想着安邦定國的計劃。假使你有一天能夠出來替君上謀着定國安邦的計劃。那末我申生就是死了。也受了你的恩惠多多了。於是行了一箇最恭敬的禮死了。因為申生這樣的孝順愛國。又有恭敬的禮節。所以他的謚法叫做恭世子。

老農御己
諫築層臺
莊王罷役
民歌新菜



層臺謂高臺重累也。

違離也。

耦。並耕之

人。

練達。諸練

通達也。

比音界。並

也。

委。棄置也。

菜。草菜。

訖。終也。

切骨。深刻

入骨也。

與音豫。參與也。

御己農諫

周楚莊王築層臺。延壤百里。大臣諫者皆死。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諫王。其耦曰。吾聞諫人主者。皆練達之士。今子老農耳。何諫為。御己曰。若與余並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諫。楚王善之。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楚人之歌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楚人感之切骨如此。蓋苦役勞民。莫斯為甚。諫者且死。誰復敢言。而一農夫卒能諫止之。孰謂君國事小。民無與乎。

百話解釋圓朝的楚莊王造了一箇很高的臺。那箇臺的面積差不多有一百里的大國裏的大臣去勸諫楚王不要造這箇臺的人都給楚王殺死了。這時候有箇種田人叫諸御己的在楚國百里以外的郊野裏種田。他就對着同伴種田的人說我要去勸諫楚王了。同伴說我曉得去勸諫國王的。一定是人情很諳練。事理很通達的人。現在你不過是箇老農夫吧了。去諫什麼呢。諸御己說你同我種田。那末我們兩箇人的能力是相等的。至於去勸諫國王。那我和你兩箇人的智力就大不相同了。於是就丟棄了鋤頭。到楚宮裏去勸諫楚王。楚王竟贊成他的話。就不再造高臺了。並且又把以前叫來做工的百姓也都叫他們回去。



衛國名。周武王封其弟康叔於衛。今自河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之衛輝。懷慶皆衛地也。餘與本集卷二第二則參看。驟諫。屢諫也。尸同屍。牖音酉。穿壁以木為文窗也。愕然倉猝。

史鮒正君

周衛史鮒字子魚。仕為大夫。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鮒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置尸牖下。靈公往弔。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對。公愕然曰：「寡人之過也。」於是進伯玉而退子瑕。孔子聞之曰：「直哉子魚！既死猶以尸諫。」

史鮒以直道事君。孔子嘗稱其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而蘧伯玉之潔身退藏。孔子亦稱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夫固各有所長也。至鮒以尸諫。益見其忠君之念。沒世不忘已。

驚遽貌。
如矢言直
也。
卷亦作捲。
收藏也。
餘
懷藏也。
見論語。

〔白話解釋〕圓朝時候衛國的史鱗。表字子魚。在衛國做了大
夫官。這時候衛靈公不任用賢人。蘧伯玉。可是很信任佞臣
彌子瑕。史鱗屢次勸着衛靈公。終是不肯聽。史鱗生了病。快
要死的時候。就對他的兒子說。我活着的時候。不能糾正了
君王的過失。死了以後。不可以成禮的。可把我的尸首放在
窗下就是了。後來史鱗死了。衛靈公就去弔喪。見了他的尸
首。放在窗下。覺得很奇怪。就問他們。這是什麼緣故。他的兒
子把父親的遺囑。都對衛靈公說了。靈公聽了。倉猝驚遽地
說。這箇確是我的過失呵。於是就用了蘧伯玉。斥退了彌子
瑕。孔夫子得知了這回事。就說。子魚的為人的確忠直得很。
死了還要用尸首去諫勸人主的。

八德須知三集忠 樊噲鴻門

樊噲 護主 直闖 鴻門 髮指 皆裂 生啖 肩胛



鴻門在陝西臨潼縣東。今稱項王營。
 噲音快。盾干也。俗謂之藤牌。瞋目猶怒目也。
 眦。眼眶也。危音支。酒器也。
 霸上在陝西長安縣東。
 剋。剋武也。侃侃剛直也。
 闔音撻。宮中小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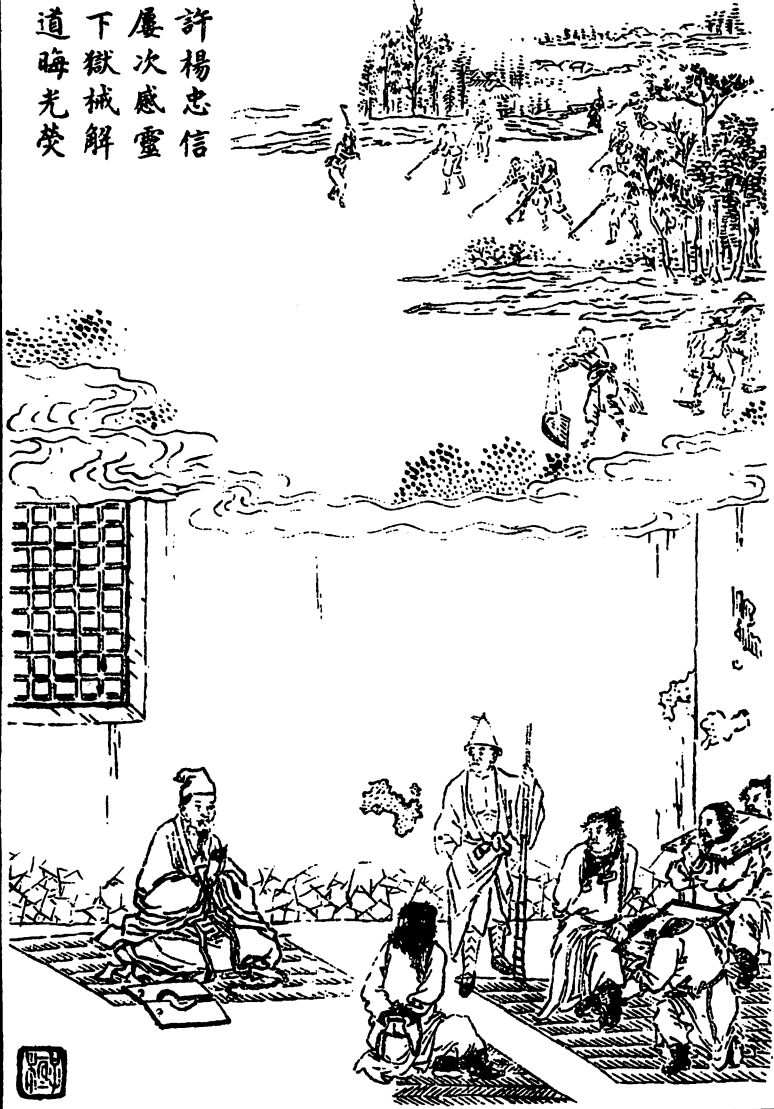
樊噲鴻門

漢高祖為沛公時。與項羽會宴鴻門。羽有殺沛公意。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樊噲帶劍擁盾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之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啖之。羽曰。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欲亡去。噲力護之。遂脫歸霸上。先君曰。樊噲不愧壯士。其請沛公還霸上之語。責項王。背前約之辭。貌雖剋剋。而言殊侃侃。高祖病。枕宦者卧。噲敢排闥直入。極諫。可謂忠心耿耿。不避艱險之臣矣。

八德編知三集志 樊噲鴻門 七

百話解釋 漢高祖姓劉名邦。起初做沛公的時候，同了楚霸王項羽在鴻門地方一同宴會。這時候項羽有殺沛公的意思。項羽手下的項莊拔了寶劍舞着。他的意思也想把沛公殺了。樊噲得知了沛公的危難，就帶了寶劍，拿了籐牌，走進軍門裏去。怒氣沖沖地看着項羽，連頭髮都向上豎了起來。連眼眶子也破裂了。項羽見了，就說：「這真是箇勇敢的人。」就賞給他一器酒。一隻生的豬肩，樊噲馬上就把酒飲完，肉喫完了。項羽說：「你還能喫麼？」樊噲說：「我就是死也不肯逃避。何況喫些酒，算得怎麼一回事呢？」沛公覺得在這裏非常的危險，就想逃了出去。樊噲竭力保護着沛公，於是纔得逃到了霸上地方，自己的軍隊裏。

許楊忠信
屢次感靈
下獄械解
道晦光榮



八德類知三集忠許楊械解

許楊械解

汝南今河南縣名故治在縣東南六十里鴻卻陂在汝南縣東十里卻一作卻又作隙陂音碑澤郭也畜水曰陂豪右一方之霸也械桎梏之屬所以拘罪人手足者白告語也濫失實也稔熟也

漢許楊汝南人郡有鴻卻陂久毀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因起塘四百餘里民得其便初豪右譖楊受賂晨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白晨晨曰果濫矣我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是時天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考鴻卻陂向為翟方進奏毀民失其利多至饑困鄧晨用許楊言修復累歲大稔許止淨謂傳云民神之主也造福於民自得神祐故下獄而械自解道晦而光照臨晨為揚起廟圖形馨香俎豆宜哉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許楊。是汝南地方的人。那地方有箇鴻卻陂。已經毀壞的。有許多時候了。太守官姓鄧名晨。要想修好這箇畜水的陂。回復他原狀。使人民可以得着許多便利。聽得人家說許楊是曉得水脈的。於是就請他來大家商量着。就在那邊造了一條四百多里長的塘。百姓們很受到了這條塘的利益。起初的時候。汝南的土豪說許楊受了賄賂。鄧晨就把許楊下在監牢裏。可是鎖着他手足的刑具。常常自然會解散的。監獄官就把這件奇怪的事。去對太守說了。鄧晨聽了。就說這箇果然不是真有罪的呵。我曉得忠信是可以感動神明的。現在的事。就是忠信的效驗呵。當夜裏就把許楊放了出來。這時候天色已經很暗了。路上好像有一道火光。照着他走路的樣子。當時的人都覺得非常的奇怪。

八德須知三集忠班超不疾

班超投筆
西域立功
去妻釋邑
帝稱其忠



從戎從軍也。
 西域指敦煌以西諸國而言。
 李一作朱。
 因其姓名與西漢循吏朱仲卿同故仍用李。
 烏孫今新疆溫宿縣以北伊寧縣以南地。
 徐幹當時為起軍司馬。
 疚病也。內慙也。
 卹憂也。

班超不疚

漢班超字仲升投筆從戎立功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李邑譖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遂去其妻章帝知超忠乃責邑詣超謝罪令受超節制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徐幹曰邑前毀君今不可遣超曰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先君曰班定遠侯英傑也治戎有術深得大體誠任尚以寬小過總大綱惟其措置得宜故能久鎮西域至被李邑所譖帝使謝罪仍釋邑使歸其寬容大度忠於為國者概可見矣

百話解釋漢朝有箇姓班名超的人。表字仲升。他放棄了筆墨生涯去從軍。在外國西域地方立了功勞。於是外國國王都差了兒子到朝廷裏去侍奉皇上。這時候有箇李邑在皇帝面前說班超帶了愛妻抱了愛子。一同在外國很安樂地住着。沒有顧到自己國家的心了。班超得知了這回事。就把妻子離異了。可是章帝曉得班超的忠心。就叫李邑到班超那兒去謝罪。並且命他受着班超的管束。李邑到了以後。班超並不去為難他。叫他帶了烏孫國國王的兒子回到朝裏。旁人見了倒有點替他不平。徐幹就對班超說。以前李邑在皇上那兒說着你的壞話。現在到了你這裏。是不可叫他回去的。班超說。這是不緊的一箇人。只要自己覺得心裏沒有慙愧的事。那裏怕人家的說話呢。若是把他留下了。以快私意。這不是忠臣所做的事呵。

張綱受命
獨埋車輪
奏劾梁冀
忠直罕倫



八德須知三集忠張綱埋輪

十一

張綱埋輪

此八人均係巡查各州縣之賢否者。行巡行也。之部往部埋藏也。洛陽河南縣名。都亭都城之序。劾奏舉奏而參劾其罪也。誅音悚懼也。骨鯁喻忠

漢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負氣節。順帝朝。為御史。與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郭遵。劉班八人。分行州縣。表賢良。察貪汙。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等姦惡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先君曰。張文紀。骨鯁直臣也。因劾梁冀等無君之心。冀思中傷之。適廣陵劇賊張嬰作亂。遂出為太守。文紀單騎詣嬰壘。剴切勸諭。嬰率所部萬餘人歸降。惜任職未幾。遽而病終。不能久扶社稷耳。

直也。
廣陵見前。
劇賊謂大
盜也。
墨軍墨也。

百話解釋 漢朝有箇張綱。表字文紀。幼小時候。就懂得經書。有種忠正的氣節。在順帝朝裏做了御史官。同了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郭遵。劉班。一共八箇人。大家分頭到各州各縣去調查。各地方的官吏。有賢良的。有貪污的。都叫他們舉發出來。杜喬等七箇人。受了皇上這箇命令以後。就到指定的地方調查去了。獨有張綱不去。並且把他坐的車輪。埋在洛陽都亭的下面。他說。州縣官吏的害人。還是小的事。朝廷裏為百姓大害的。正多着呢。我們應該先解決了大的。好像豺狼在道路上害人。還去問什麼狐狸呢。於是就彈劾當時的權臣大將軍梁冀。和河南太守尹不疑等等十五件作姦犯法的種種惡事。他這封奏章上到皇帝裏去。以後京師的人。大家都有了怕懼了。

侍中鍾雅
亮直剛方
百僚奔散
獨在帝傍



石頭在江蘇江寧縣西石頭山後僚官僚也

遜遁逃遁也董狐春秋晉國良史之名簡竹簡也古未有紙載文於簡執簡謂史官執而書之也

鍾雅獨侍

晉鍾雅字彥胄。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惟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用隨時之宜，坐待其斃耶？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恐董狐將執簡而進矣。當蘇峻亂時，效忠者如俞縱、桓彝相繼死於王事。溫嶠、毛寶盡力戰於石頭，均有足多者。至若鍾雅獨侍成帝之側，彷彿嵇紹獨衛惠帝之躬，嵇紹侍中也。鍾雅亦侍中也。晉代先後二侍中，其揆一也。

揆道也。

八德須知三集忠 鍾雅獨侍

〔白話解釋〕晉朝的鍾雅。表字彥胃。幼小的時候。就很有才幹。很有志氣了。後來做到了侍中官。這時候有箇蘇峻造了反。軍隊反到了南京。朝上的百官都逃散了。只有鍾雅獨自在皇帝的身邊護着。有人對他說。覺得可以的。我就進去見得。難行了。就退走出去。這纔是古人的道理。況且你的生性忠直。那班反賊來了。必定不能夠見容的。還不如隨機逃走了。吧。何必一定坐着等死呢。鍾雅回答他說。國家有了亂事。不能夠去平亂。皇上有了危險。又不能夠去救濟。大家各自逃了去。保自己的性命。我恐怕董狐要執了竹簡來寫他們不忠的行為了。



謁之正諫
 言直志高
 臨刃不變
 齊帝投刀



謁之引頸

此齊裴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帝末年

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帝將

殺之。白刃臨頸。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

此子望陛下殺之。以收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

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也。遣人送去。

歷代忠臣。以殺身成名者多矣。然在忠臣。初無成

名之心也。謁之白刃臨頸。辭色不變。何嘗有取名

之心乎。特揚愔欲救之。故為此言耳。文宣帝亦不

願自儕於桀紂。而謁之卒以成名。千古不朽矣。

末年。晚年也。

昏縱。昏而放縱也。

白刃。利刀也。惜音陰。

儕。音紫。等輩也。

不朽言雖
死而不可
磨滅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齊有箇裴謁之。表字士敬。從小就有志氣和節操。喜歡說着正直的話。文宣帝到了晚年的時候。非常昏暗放縱了。當時朝廷裏的臣子。沒有一箇敢去說話。裴謁之就上了一封書。很正直地去勸諫皇上。裏面的話說得非常切實。文宣帝生了氣。要把他殺了。像雪一樣白的刀。放在他的項頸上面。可是裴謁之的說話和臉色一些也不改變。文宣帝說。你這箇呆子。怎麼敢這樣呢。楊愔在旁邊說。這箇呆子。是想要皇上把他殺了。纔好得到了後世的名望。文宣帝聽了。就把刀丟在地下。說道。你要我殺了你。好求名譽。可是我偏不給你造成名譽呵。於是差了箇人把他送了出去。

唐郝處俊
諫分二朋
議后攝政
竭盡力
糾繩



主其事也。主其朋。即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因以角勝。推黎讓棗。喻友愛也。語本梁元帝與武陵王書。風眩頭風眩暈也。攝政代君主行統治。大權者。杜塞也。天子死曰崩。

處俊至忠

唐郝處俊因高宗觀音樂。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乃以推黎讓棗諫。上以為遠識。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處俊曰。魏文帝著令。雖幼主不許皇后臨朝。以杜禍亂。奈何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先君謂郝處俊預杜禍亂。武氏雖不信任。然高宗崩後。亦未聞貶斥。其時直臣頗多。如王義方之叱李義府。王求禮。蘇良嗣。李昭德之鋤奸佞。杜景儉。徐有功。李日知之用法平恕。均公忠自矢者也。

八德類知三集忠 處俊至忠

十六

百話解釋唐朝有箇姓郝名處俊的。有一次他爲了高宗皇帝去觀音樂。叫了雍王名賢的管了東邊的音樂隊。叫周王名顯的管了西邊的音樂隊。東西兩邊爭着獻技鬪勝。郝處俊見了以爲這不是兄弟的行為。於是就把古人推蔡讓棗兄弟友讓的故事去勸皇上。皇上聽了。就說他的識見很遠。大高宗後來生着頭眩眼花的病。覺得非常的痛苦。就想叫武后去代理國政。郝處俊說。這是不可以的。從前魏文帝立下了一箇命令。說。無論國君如何幼小。不許皇后來代理國政。防止種種的禍亂。爲什麼皇上不把國政交給了子孫。反而交付了武后呢。中書侍郎李義琰也說。郝處俊所說的話。的確是很忠心爲國的。於是纔把高宗的念頭打消了。

仁傑直奏面折廷爭
武后止拜問以諧卿



八德頌知三集忠仁傑直奏

十七

仁傑直奏

面折廷爭。言直諫也。語本史記。僭政猶言僭號攝政也。汝南見前。諧誣訴也。陛下朕均見前。薨公侯死也。國老國家老成之臣。與禮記左傳所稱者不同。

唐狄仁傑好面折廷爭。高宗每許之。武后僭政。亦屢屈意從其諫。奏馬後謂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諧卿者乎。答曰。陛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每入見。武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武后泣曰。朝堂空矣。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先君曰。狄梁公。忠臣也。頗有機變。所行德政。為萬姓感戴。從諫如流。選賢任能。至公無私。人且稱其天下桃李。悉在公門。雖相武氏。而時以復唐為念。故中宗睿宗。均念其功。屢為追贈。

〔白話解釋〕唐朝的宰相狄仁傑。他做官的時候。在朝廷裏常常很正直地勸諫皇上。高宗也常常稱許他。後來武后做了皇帝。也屢次屈服了自己的意思。聽從狄仁傑的話。有一回武后對他說。你在汝南地方做官的時候。成績很不錯。可是當時很有說你壞話的人。你要曉得他們的姓名麼。狄仁傑回答道。只要你皇上曉得我沒有過失。這就是我的幸運了。至於說我不好的人。我卻不願意曉得他們的姓名。狄仁傑每次去上朝見武后的時候。武后常常叫他不要下拜。說。每見了你拜着。我身子也痛了起來。等到後來狄仁傑死了。武后也不禁流下眼淚。很哀傷的說。從此以後。朝堂裏就沒有人了。上天為什麼把我國裏的元老。這樣很早的奪了去呢。

嘉貞雖貴
弗立田園
恐塞言路
不坐誣言



秦州即今甘肅天水
 縣治
 梁州在陝西南鄭縣東二里
 都督領兵者之稱
 按檢驗也
 無狀無罪狀也
 坐入罪也
 中書令中書省之長官宰相之職也
 同平章事攝宰相之職者
 步武追蹤

嘉貞言路

[唐]張嘉貞歷秦梁二州都督。政以嚴辦。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曰。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帝以為忠。遷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子延賞。孫宏靖。皆同平章事。時號三相。張家律例。誣告反坐。嘉貞既被誣告。玄宗令坐告者。理所當然也。乃以恐塞言路止之。其忠不可及矣。至不立田園。步武孔明之法。許止淨謂嘉貞不為子孫立田園。而子孫相繼為相。正可謂善立田園也。

仿做之意。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箇張嘉貞。曾經做過秦州梁州兩箇地方的都督。他行政的方鍼。是很嚴厲的。有人在皇帝面前說他反了。皇上就差人去考察了一下。並沒有造反的罪狀。皇帝要把那箇誣告的人辦了罪。張嘉貞就說。若是把那箇人辦了罪。恐怕將來沒有人敢在你皇帝面前說話了。後患是很大的。所以還是饒了他吧。皇帝以為張嘉貞這一番話。很是忠心為國。就把他升做宰相了。張嘉貞雖然貴了。可是他。不給家裏置立產業。有人去勸他。他回答道。現在做官的一班人。只曉得買了良田。造了大屋。那裏知道將來這都是給那不好的子孫。做了酒色花費的用途呵。所以我無論如何。是不肯這樣做的。後來他的兒子。名叫張延賞。孫子名叫張宏靖。都做到副宰相的大官。那時候的人。把他們叫做三相張家。



韓休為相
 玄宗無歡
 言之必盡
 帝退乃安



韓休峭鯁

峭鯁。屢直也。

阿比也。瞻

徇也。

允當也。

鑑鏡也。

瘠。音脊。瘦也。

環。於境切。音影。

唐韓休性峭鯁。及為相。守正不阿。甚允時望。玄宗嘗
 獵苑中。或大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至。
 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無一日歡。何
 不逐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順旨。吾退不安。
 韓休力爭。吾退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韓公為人峭直。不干榮利。蕭嵩薦休志行。遂拜黃
 門侍郎同平章事。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
 或折正嵩。凡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聞之
 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所謂仁者之勇也。

百話解釋 廬朝韓休。生性正直。等到做了宰相。對於一切事情。只從國家利害上面着想。並不肯顧全私人的情面。因此他在當時候很有好的名譽。玄宗皇帝有時候在宮裏面的園子裏打獵。或者鋪張了音樂隊聽着。他一定問着左右的人說。今天的事情。韓休知道不知道。果然過了一回兒。他勸諫皇上的奏章到了。有一次。玄宗對着鏡子。心裏很不高興。一聲也不響。左右的人就說。韓休做了宰相。你皇上沒有一天歡喜的時候了。何不把他逐了出去呢。玄宗皇帝就說。他做了宰相。雖然我是很瘦。可是天下的百姓。都是很胖的了。蕭嵩很順從我的意旨。我當時雖覺得高興。可是回去一想。就令我心裏不安。韓休雖然竭力反對我。我當時雖覺得煩惱。可是回去一想。就令我心裏很安然了。我的所以用韓休做宰相。就是為了國家。不是為了我箇人呵。

張巡食盡
堅守睢陽
羅雀掘鼠
殺妾為糧



睢音雖。睢陽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琦音奇。江淮今江蘇安徽之地。保障所恃以為保護障蔽者。

張巡殺妾

唐張巡守睢陽。被尹子琦久圍。城中食盡。巡謂許遠曰。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去。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羅雀掘鼠。充飢。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莫有叛者。城陷。巡西向再拜。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李翰為之傳。表請追贈官。其子孫先君曰。張睢陽名將也。行兵不依古法。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器械取之於敵。未嘗自備。守睢陽時。以寡擊眾。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救兵。慷慨激勵。與城同亡。其聲名與許遠輩均可千古不朽矣。

百話解釋 唐朝安祿山造反的時候。張巡守着睢陽城。被尹子琦圍住得很長久了。城裏面的糧食都喫完了。張巡就對許遠說。睢陽城是江淮一帶地方的保障。若是放棄了睢陽。那就是放棄江淮了。還不如我們兩箇人。很堅地守着。等候救兵。食糧沒有了。就網着烏雀。掘着老鼠。喫了充飢。等到烏雀都完了。張巡就把自己所寵愛的小老婆。殺了。給兵士們喫。因此城裏的人。沒有一箇是有投降賊人的心腸。後來城頭攻破了。張巡就朝着西方拜了幾拜。和南霽雲。雷萬春等一共三十六箇人都被殺死了。李翰給他做了一篇傳。到皇帝裏去。請求追封他的官爵。並且把他的子孫也封了官。

唐蔡廷玉
不執不從
忠義何悔
下獄從容



昌平。河北
 縣名。此
 幽州故治
 在今河北
 大興縣西
 南。
 節度使。官
 名。凡軍民
 之政。用人
 理財。皆得
 主之。世謂
 之藩鎮。
 不軌。不法
 也。
 幕府。行軍
 以幕。帶為
 府。幕。故名。
 遊逆。猶言
 發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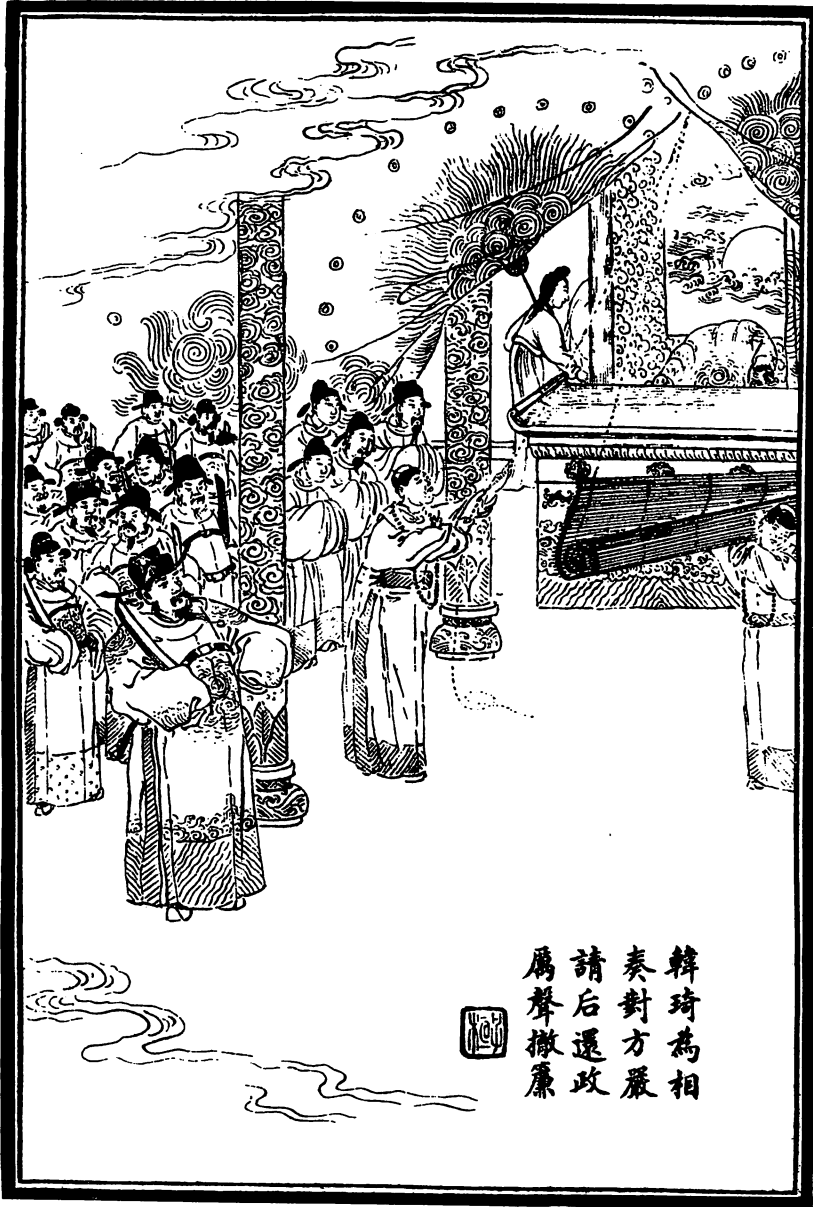
八德須知三集忠 廷玉何悔

廷玉何悔

唐蔡廷玉昌平人。德宗時。朱泚為幽州節度使。謀不
 軌。廷玉在幕府。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今亦悔
 乎。廷玉曰。導以為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之有。復繫
 之。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廷玉曰。不殺我。公得名。
 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待之如初。

余家遠祖蔡仲。受成王之命曰。惟忠惟孝。爾乃邁
 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載在周書。圖傳家
 乘。故我蔡氏用式祖訓。歷朝來忠臣孝子。代有聞
 人。史冊昭垂。不可勝數。茲敬錄一則以概之。

〔白話解釋〕唐朝蔡廷玉是昌平地方的人。在德宗皇帝的時候。有箇朱泚在幽州地方做了節度使。就想造反。這時候蔡廷玉正在他的手下。不肯跟了他謀反。於是朱泚就把他關在監牢裏。過了一年多。把蔡廷玉放了出來。對他說。你現在改悔了嗎。蔡廷玉說。假使勸你做了謀逆的事。那當然是改悔了的。現在我勸你。是要忠義。這要什麼改悔呢。朱泚聽了。又把他幽禁了。又問他道。你覺悟你自己的過失嗎。否則是要把你殺死的呵。蔡廷玉說。你不殺我。那是你有了好的名聲。你殺了我。那是使我有好的名聲。朱泚終於不能屈服他。仍然和從前一樣的看待他了。



韓琦為相
奏對方嚴
請后還政
厲聲撤簾



交構交相
構也
撤簾撤除
御座前之
簾也凡太
后聽政曰
垂簾歸政
曰撤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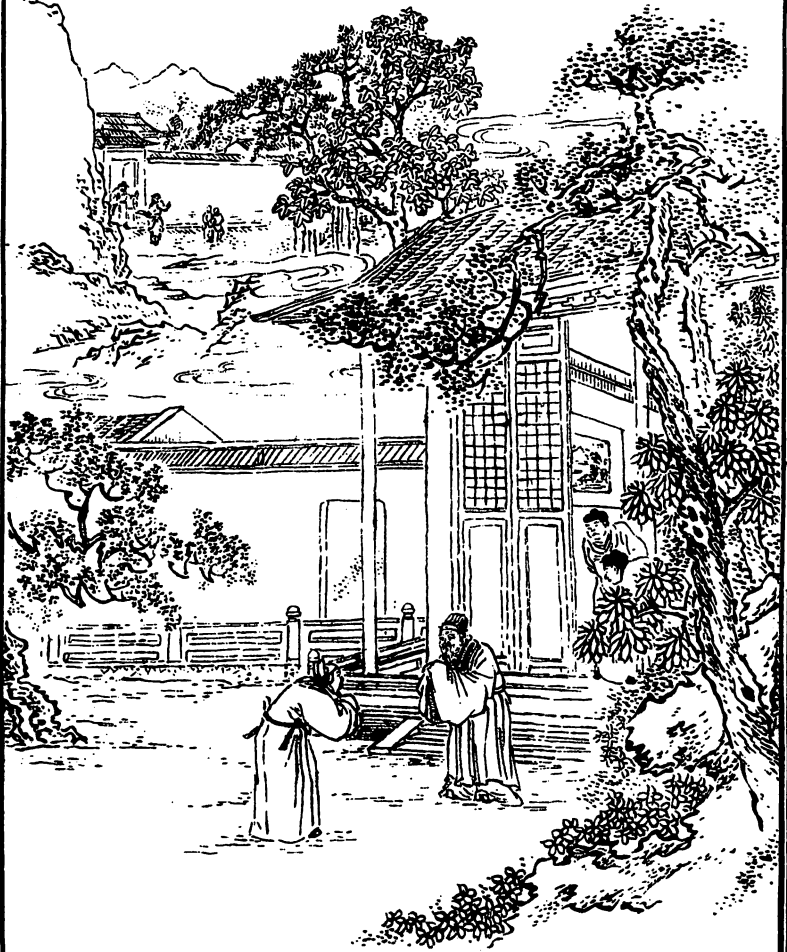
蹉跌音磋
迭失墜也
悚音聳
邊邊地

韓琦撤簾

宋韓琦為相喜愠不見於色仁宗崩英宗年幼曹太后臨朝兩宮交構琦決大策以安社稷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落猶見后衣也韓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身家不保琦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聞者悚服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上疏力諫上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韓琦做了宰相。他的面上從來不表現出喜怒的顏色。仁宗皇帝死了。這時候英宗皇帝的年紀還很小。於是由曹太后代理國事。可是英宗和曹太后的兩方面。很多搬弄口舌是非的事。韓琦心裏想這總不是國家幸福的事。要決定一箇計劃去安定國家。那非把曹太后請回深宮不可。於是就拿了十幾件事稟到皇帝裏去。英宗判決得都很適當。韓琦就到了曹太后那兒去覆奏。說這都是皇上判決的。曹太后件件事都稱讚他判得很好。韓琦就向太后要求罷官回去。太后說宰相那裏可以回去呢。還是我應當回到深宮裏去。於是就立起身了。韓琦就馬上大聲的說。太后已經退位歸政了。把聽朝的簾子收了去。那簾子收落的時候。還看得見曹太后的衣服哩。

富論事忘杖
獨行不家書
防意不啓
如城



富弼防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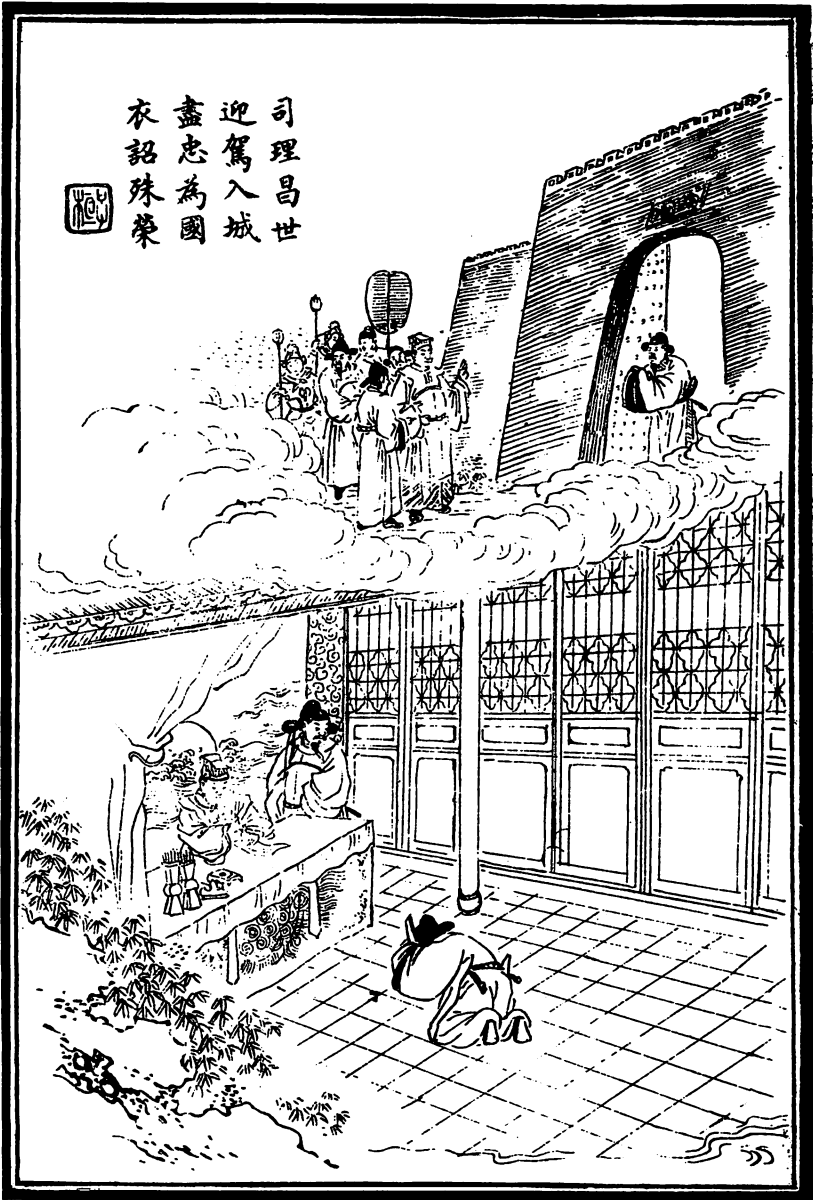
如瓶喻其
 隱藏如城
 喻其堅固
 二語係公
 書於坐屏
 以自警者
 契丹國名
 東胡種有
 今東三省
 熱河察哈
 爾綏遠及
 河北省北
 部並內外
 蒙古之地
 後改國號
 曰遼
 司空官名
 掌水土之
 事
 蒼頭漢家

宋富弼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上屢遷。屢辭。以司空致仕。深居不出。謝客。常令二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邵雍論天下事。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卻拄杖矣。年八十薨。謚文忠。先君謂鄭國公始終勞謙。有仁人之量。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言不妄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須臾未嘗忘朝廷。至其屢疏君子小人之辨。尤為千古不易之定論。

僕隸以蒼
中為飾異
於民也後
世亦沿稱
之。
掖在旁扶
之也。
鄭國公富
弼之封號

白話解釋宋朝有箇姓富名弼的人。他平生的說話很謹慎。立意很堅定。所以他在坐屏上寫着八箇字說：「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有一次皇上差他到契丹國去。他剛剛聽得家裏的一箇女兒死了。他不去理會。第二次差他到契丹國去的時候。家裏又生了一箇男孩子。他也不去理會。收到了家裏來的信。他從沒有拆開來看。就把家信放在火裏燒了。他說看了徒然擾亂人的意思。皇上屢次要給他陞官。他老是辭謝了。後來做到了司空。就告老回來。住在家裏。不走出來。謝絕了一切。來看望他的客人。常常差了兩箇底下人在兩旁扶着他走。有一天同了隱士邵康節先生談論着天下的事務。心裏非常歡喜。不覺獨自一箇人走到堂下來。康節先生笑着對他說：「呵！你這番忘卻了拐杖了。後來年紀活到八十歲的時候纔死。謚法叫做文忠。」

司理昌世
迎駕入城
盡忠為國
衣詔殊榮



台州即今浙江臨海縣。司理，即司理參軍。掌獄訟，勘鞠之事。
 虜指金人。慰勞，見初集卷二第二十二則。事力，謂趨事用力之人。一云快手也。
 宣教郎，從八品京官。紹興後更定超資。大理寺掌

昌世迎駕

宋何昌世字正卿。高宗南渡時，任台州司理。時虜勢猖獗，官吏望風遁去。昌世守職迎駕入城。上問曰：卿見為何官？曰：台州司理何昌世也。慰勞再三，翦御衣尺許，書云：朕南渡以來，事力未辨，獨汝能盡忠為國。可執此為照。特改宣教郎，除大理寺丞。終司農少卿。一司理耳，而能於虜勢猖獗，官吏皆遁之時，從容獨力迎駕入城，其盡忠為國何如耶？況當南渡之秋，宋室存亡危於累卵，設非孤忠接駕，則江山半壁，能否偏安，且難逆料，其翦衣詔之也宜矣。

刑法之署。丞副佐也。司農官名。掌錢穀之事。少卿其副也。累卵以卵重累則易仆喻危險也。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的何昌世。表字叫做正卿。高宗皇帝南渡的時候。在台州地方做了司法官。這時候金兵的勢力非常強盛。一班怕死的官吏。老早就逃了去。只有何昌世很安定地守着他的官職。高宗逃到台州。何昌世就去迎接皇上。進了城。高宗就問他。你現在做了什麼官。何昌世回答道。我就是台州的法官。何昌世。高宗大大的慰勞了一番。就把龍袍。翦下了一尺多長。寫了幾箇字。說。我自從到了南方以後。一切辦事用力的人。都沒有認識。你能夠這樣的盡忠報國。特地用這箇做了護照。陞你做了宣教郎。後來又做了大理寺丞。最後做了司農少卿的官職。

秀夫報國
鞠旅勤王
屋山負帝
投海而亡



秀夫負帝

鹽城。今江蘇縣名。
 益王名昱。
 度宗。昀子。
 衛王名昀。
 度宗少子。
 溫州。即今浙江永嘉縣。
 福州。即今福建閩侯縣。
 一旅。五百人也。
 一成。方十里也。
 厓山。在廣東新會縣南大海中。山巔有奇石。

宋陸秀夫。鹽城人。元兵執恭宗。益王衛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至福州。奉益王即位。王殂。羣臣欲散。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古有一旅一成中興者。乃立衛王。徙居厓山。迨厓山破。秀夫驅妻子先入海。即負帝投水。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屍出於海十餘萬人。陸丞相當君臣播越海濱之際。猶儼然正笏立。如治朝。且日書大學章句以勸學。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皇路已傾。負帝投海。世稱其為海底忠。與石頭孝並傳佳話。

石。明御史
徐瑁刻其
事以示後
播越流離
失所也。見
左傳。
泥。音邑。溼
也。
石頭孝。指
宋徐積。見
本集卷一
第二十則。

〔白話解釋〕宋朝末年有箇陸秀夫是鹽城地方的人。這時候〔元〕朝的兵士把恭宗皇帝捉去了。益王衛王就逃到溫州去了。陸秀夫也跟着追了上去。到了福州地方奉了益王做皇帝。後來益王死了一班臣子覺得當時〔元〕朝的勢力很强就想大家趁此走散。陸秀夫說度宗皇帝還有一箇兒子在着呵。況且從前時候有只剩五百箇人十里地方竟成功了中興事業的。於是把衛王立做了皇帝。居住在廣東海中崖山地方。後來崖山又給〔元〕兵攻破了。陸秀夫就把自己的老婆和兒子們先叫他們投了海。然後自己背了皇帝投在海裏死了。宮裏的人和一班臣子跟着死的人很多。後來屍首在海面上浮起的有十多萬。

完顏絳山既忠且信
奉命焚軒臺君餘燼



金之先為女真。姓完顏氏。宋時滅遼攻宋。有今東三省。黃河。流域。各省及江蘇安徽。淮北之地。後為蒙古所滅。權攝官也。今謂之署。點檢官名。掌侍衛。危從之事。幽蘭軒名。熾音志。盛也。奉御近侍。

絳山瘞燼

金哀宗自縊。權點檢斜烈等從死。遺言焚幽蘭軒。火方熾。城破。眾皆遁。奉御完顏絳山獨留。元兵入。執問故曰。吾君終於是。吾候火滅。灰寒。瘞其骨耳。兵曰。若狂者邪。命且不保。能瘞而君邪。曰。果瘞吾君。雖寸斬不憾矣。兵以告其帥。曰。此奇男子也。許其瘞而免之。完顏絳山明知元兵之不能遺己也。徒以人各事其君。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不忍使其暴。露遺骸。與士卒相等耳。落落數言。竟得畢葬。餘燼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彼軍士且救之矣。

局之官。
瘞請如罪。
埋藏也。
汝水在江
西臨川縣
東南。

八德須知三集忠 絳山瘞爐

〔白話解釋〕全國的哀宗皇帝。因為〔元〕朝的兵把京師快要攻破了。於是就自己吊死了。代理執掌侍衛扈駕的官叫斜烈的一班人就跟了哀宗同死。將要死的時候。遺命把哀宗吊死的房屋叫幽蘭軒的用火燒了。火頭正是很盛的時候。城頭攻破了。敵兵走了進來。一班人都逃去了。只有做奉御官的完顏絳山獨自留着不走。〔元〕朝的兵士就把他捉住了。問他為什麼不逃走呢。完顏絳山說。我的皇帝就是死在這裏的。我要等着火燒完了。灰冷了。再去收葬他的尸首。兵士說。你是箇有神經病的人嗎。到現任的時候。性命都也保不住了。還能夠葬什麼皇帝的尸骨嗎。完顏絳山說。果然能夠達到了我安葬了皇帝尸骨的願望以後。就是把我一寸寸的割死了。我也沒有什麼恨的。兵士們就把這回事去對元帥說了。元帥說。這真是箇好男子。答應了他去葬哀宗的尸骨。並且免了他的罪。

紹宗聞寇
大書壁間
命妻生真
一去不還



八德編知三集忠 紹宗生真

三十一

象山浙江縣名。錢倉所名。所千戶衛以下五品之官。倭指日本。割音果。劫也。生莫猶俗言活祭也。間道僻路也。淖音關。泥也。旌表異之也。

紹宗生真

明易紹宗為象山縣錢倉所千戶。倭登岸剽掠。紹宗大書於壁曰。設將禦敵。設軍衛民。縱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為臣。書畢。命妻孥具牲酒。生奠之。訣而出。密令游兵間道焚賊舟。賊驚救。紹宗格戰。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數十賊。遂被害。朝廷勒碑旌之。盡忠報國者多矣。至大書於壁。自命妻孥生奠以訣。則上下數千年未之有也。其以衛民為心。仁矣。密令游兵間道焚舟。智矣。追賊海岸。陷淖中。猶刃賊數十。勇矣。其妻攜孤入奏。勒碑旌之。不亦宜乎。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易紹宗在象山縣裏做着錢倉所的千戶官。這時候日本強盜上了岸來搶劫。易紹宗就在牆壁上面寫了幾箇大字說：「設將禦敵。設軍衛民。縱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為臣。」寫完了以後就叫妻子們備了牲酒生祭了他。又和家人訣別了。暗地裏差了游兵從冷路裏過去把日本強盜的船用火燒了。強盜知道了。非常的驚慌。就回去救護易紹宗。就和強盜大戰。追到海岸邊。一箇不小心。就陷在泥塘的裏面了。還親手殺死了幾十箇日本強盜。於是易紹宗也就給他們殺死了。朝廷裏就把他這番忠義的事跡刻在石碑上面。拿來表揚他的忠義。

鍾同幼歲
志入忠祠
上疏死諫
馬亦先知



吉安。江西縣名。西
 景泰。景帝
 年號。
 沂王。故皇
 太子見深。
 盤辟。猶盤
 旋也。
 辟。音壁。君
 也。人君既
 失位。而復
 得之。謂之
 復辟。

鍾同感馬

明鍾同幼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揚邦又諸
 人歎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間。官御史。因上疏論
 時政及沂王事。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
 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
 聲。亦死。英宗復辟。贈同大理寺丞。謚恭愍。祀忠節祠。
 許止淨謂趙襄遇刺。過橋馬驚。侯景將敗。馬卧不
 起。至鍾公之馬。初欲救主於生前。終竟殉身於死
 後。方諸烈士。何以加焉。殆亦公忠義之氣。有以相
 感者歟。斯人斯馬。足以愧天下懷二心以事君者。

白話解釋明朝有箇鍾同。他幼小的時候。走到吉安縣地方的忠節祠裏去。看見祠裏所祭祀着的歐陽修楊邦乂等幾箇人。就非常佩服他。歎息着說。我若死了以後。不入這箇忠節祠。那就不是丈夫了。景泰年間。鍾同做了御史官。爲了上奏章到皇上那兒去討論時政和故皇太子沂王的事。就要騎了馬出去。可是那頭馬伏在地上。不肯起來。鍾同喝着說。我並不是怕死的人。你這樣的做什麼呢。那頭馬盤旋了好幾次。纔走。奏章上了去。果然鍾同就得了死罪。鍾同死了以後。那頭馬也長叫了幾聲就死了。後來英宗第二次重做皇帝的時候。追封鍾同大理寺丞。謚法叫做恭愍。入祀忠節祠裏。

嘉靖二十
年二月下
獄二十四
年八月出
之。掠也。
拷音榜。答
掠也。
魁讀如蘇。
死而更生
也。扶鸞與扶
乩不同。謂
室中懸一
飛鸞。鸞口
銜筆。仙降
則筆自動。
而成書也。
此音雞。
東廠內監
掌權者。辦
事之公署。
專司緝案。

八德須知三集忠 楊爵泰然

三五



楊爵泰然處之死
瀕死復速呼屏前



楊爵泰然

按尉即錦衣所隸之衛士。大高元殿災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張總字廷彝。敗後。趙文華潛之。遂棄市。楊繼盛字叔山。上疏劾嚴嵩而見殺。伯起東漢楊震之字。將葬有大鳥高丈餘。集前悲鳴。葬畢乃飛去。

明楊爵官御史。直言極諫。下詔獄。拷掠死而復甦。爵處之泰然。帝扶鸞宮中。感乩仙語。立出之。未踰月。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觀者為泣下。後以大高元殿災。詔急釋之。許止淨曰。世宗昏庸暴戾。以奸邪為腹心。嫉忠良如寇仇。明之亡。蓋基於此矣。爵等幸得神佑。至再至三。不然。已先張經楊繼盛而為冤死鬼矣。臨終而大鳥至。爵或伯起之再來歟。

起首二句。
均見論語。
誨教也。導
也。忠告。規勸
朋友。盡其
心。以告之。
也。告。入聲。

〔白話解釋〕明朝有箇姓楊名爵的人。做御史官的時候。用了很正直的話去勸諫皇上。皇帝生了氣。就把他下了監牢。動了刑具。把他打得死去。後來纔活了轉來。可是楊爵的心裏。非常安泰。一點兒也不憂慮。有一天。皇帝在宮裏扶乩。給乩仙的話感動了。就把他放了出來。沒有到一箇月的時候。又叫內監掌權的辦事衙門裏。把他仍舊捕了來。這時候楊爵回到了家裏。只有十天的工夫。來捕他的校尉就來了。楊爵同他一共喫了麥飯。就預備去了。校尉說。你有什麼家事。何弗處置好了。然後我們再去。楊爵就立在屏風的面前。喊着妻子對他。說。朝廷裏來捉我。我現在去了。旁觀的人都替他們流着眼淚。後來宮裏的大高元殿有了火災。纔下詔把楊爵釋放了。

讀如鵲。道去聲。開導也。

王曾宋之賢相。字孝

先。謚文正

以下除忠

起。連道三

句外均係

原忠篇文

字。

倚側也。偏

也。中之兩

旁曰偏。

恕推己以

及人也。

違離也。去

也。此三句

係孔子語。

末二句乃

曾子推崇

孔子之語。

緒餘

孔子曰。忠馬能勿誨乎。又曰。忠告而善道之。此皆教人以善之義也。王曾原忠篇云。忠之義大矣。忠之理微矣。忠者中心也。中於道而合乎心之謂也。中不合道。則理有倚偏。道不中心。則道有未盡。故不偏不倚之謂中。中道中心。忠名乃定。忠之義則無所不包。大而格天地。感鬼神。光日月。壯山河。固社稷。衛生民。小則敦孝悌。和夫婦。信朋友。睦宗族。化鄉鄰。厚風俗。且不特為人宜忠。而自為亦當忠。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信

信於自五道人題



●乾德信字詩

信德真誠喻執符千金一諾敢虛誣

片言兩雪何容避萬里風波亦不虞

有約能教驅龜去無疑自可及豚孚

志堅金石終无妄白水盟心作畫圖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信結奚勞驗合符備門甲胄語非誣

豚魚可及昭金石爾我無猜絕詐虞

囚犯激誠均踐約敵軍對壘亦交孚

車憑駭駭何容去噉日昭昭敢異圖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爾我同心似合符那堪作偽類欺誣

語人何遠終無妄詣賊劉平總不虞

冒雨如期真麗澤阻江畢至實中孚

請看陸抗交羊祜彼此推誠信長圖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竹馬歡迎太守符兒童相見敢輕誣

還教眾將知余病竟使諸胡不我虞

足涉波濤占既濟志堅金石叶中孚

汾陽免胄降回紇誠感優於八陣圖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三疊韻

誠信相投若合符蓋簪大易戒欺誣

久聞掛劍稱吳札爲戲封珪立叔虞

羊祜交兵期豫社文侯赴獵約能孚

千金一諾人宜重詎可寒盟有異圖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信誓昭昭心口符片言一諾敢虛誣

退師踐約原終服會獵如期魏不虞

金石能開都被動豚魚可化久相孚

權奸假借欺民衆徒木與金別有圖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與人推己兩相符欺罔尤宜要辨誣

一諾真誠須慎重片言折獄亦無虞

劍緣贈友心先許藥豈斲人竟克孚

天日同盟无妄誓志同金石莫私圖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信女身亡尙守符賴眉男子莫欺誣

推行蠶貂心相印實徵初終志不虞

威德對時无有妄至誠動物叶中孚

行期預訂來何暮漫道陳公早改圖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一諾千金勝飾符真誠君子莫相誣

野亭會晤兒童喜真城下更移貴賤虞

句語片言均實在瓊方萬里自陰孚

二年有約終無爽且繪登堂拜母圖

●湖南乾城公錦堂十四疊韻

大信昭昭若合符侯贏品實已非誣

登堂拜母環推范冒雨驅車不負虞

木徙北門民用詐風恬南海使能孚

勸君莫爽平生約珍重人間戴笠圖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信徹初終若合符貞臣實對敢相誣

奔波草怨來過恪員兩文侯往會虞

无妄歸囚囚率至真誠折獄欺成孚

一縑願謝齊何境到處生祠拜像圖

●安徽蕪湖程大猷六疊韻

興喪邦家語合符修身謹慎敢欺誣

片言九鼎應持重一諾千金不用虞

蠶貂通行無漏閣華夷約爽慶相孚

當年挂劍明心許萬里風雲起壯圖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信昭神鬼驗靈符相感真誠理不誣

金石爲穿緣篤敬豚魚可格豈欺虞

文能驅蠶蛇蟲化惠澤施人草木孚

今日時賢張國是先於道德立良圖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信用昭昭是護符慎終如始莫欺誣

約言必踐期無詐名譽何曾有不虞

車籍軌軌行自速人須心口總相孚

尾生抱柱隨流水應懷十五當改圖

●安徽貴池姚沛去十五疊韻

信爲言瑞立身符何境一縑誓妄誣

但使氣求聲必應莫教爾詐我環虞

江湖遞阻能躬踐車笠同盟在意孚

最是蕪安橋濟渡願完人永仰鴻圖

八德須知三集卷四

二十四信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荀息為傅
愍公病危
與卓被弑
以死相隨



晉國詳上卷及新編初集卷五第三則。傅音付。輔也。謂輔其德義也。如師傅保傅。世子諸侯之嫡。畏子也。反生猶如復生也。累重累使高也。累基累卵。均喻危險。基上加卵。危險尤甚。輟止也。

荀息踐言

周晉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乃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公死。奚齊立。里克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又弑卓子。荀息死之。初。獻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人力困敝。荀息曰。臣能累十二棋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荀息曰。不危。公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危孰甚焉。公悟。乃輟工。謝之。荀息可謂忠且信矣。

〔白話解釋〕圓朝時候。晉國的獻公。他的兒子很多。其中一箇叫奚齊。一箇叫卓子的。這兩箇人。是驪姬所生的。大夫荀息就給他們做着師傅。晉獻公很寵愛驪姬。要把他的兒子立做世子。因此就把世子申生殺了。申生的師傅就是里克。後來獻公生了病。快要死的時候。因為奚齊和卓子的年紀都很小。沒有幫助的人。於是就對荀息說。大丈夫要怎麼樣。纔可稱是有信呢。荀息曉得了獻公的意思。就回答說。假使死去了的人。仍然活了轉來。受着他託付的人。對於託付的話。都能夠做到。一點沒有慚愧的地方。這樣可以說是有信了。後來獻公死了。奚齊做了國君。里克把奚齊殺了。荀息又立了卓子做了晉君。里克把卓子又殺了。於是荀息也跟着死了。



共華待死
不為人知
謀而被困
豈可背之



共華待死

秦嬴姓伯
爵伯益之
後今甘肅
天水縣故
秦城是其
後七遷皆
在陝西境
內
夫人謂丕
鄭
安之安往
也
資格謂人
在社會上
之身分也
夫虛詞此
夫人二字
係通常句

周晉丕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華曰。可乎哉。丕鄭入。惠公殺之。共賜謂華曰。子行乎。其及也。華曰。夫人之入。吾謀也。將待之。賜曰。孰知之。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之。不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之。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孔子嘗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謂人以信為本。人而無信。自失為人資格。且將不齒於人類。夫人孰能不死。若以信而死。可以立起世人之信心。共華雖亦里丕之黨。而其死於信。則有足錄者。

法與傳又
不同

〔白話解釋〕周朝晉國有箇丕鄭。打從秦國回來。得知里克死了。他就問共華道。現在可以進去嗎。沒有危險了嗎。共華說。可以的了。丕鄭到了晉國裏。晉惠公把他殺了。共賜就對共華說。你可以逃走了。進一回兒。殺戮就要到了你的身上來了。共華說。丕鄭的到晉國裏去。是我叫他去的。現在我一定要等他。共賜說。這回事又有那箇曉得呢。你不如逃了。共華說。這是不可以的。我明明曉得他到了晉國裏。如今獨自逃走了。這是沒有信用。我給他定了計劃。把他困住了。這是沒有智力。見了他這樣的困難。我還怕死。這是沒有勇氣。一箇人有了這三種大惡。還能夠逃到什麼地方去呢。你去吧。我等着死好了。



解揚承命

不負音侯

信臣獲考

死又何求



宋國名。周武王封微子為宋公。在今河南商邱縣南。使反其言。使告於宋。言晉不來救也。三再三強之也。樓車。車之有樓檣。可以望遠者。致君命。仍以致晉君使無降楚之命。告宋人。也。祿職祿也。

解揚承命

周晉解揚受命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樓車告宋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歸。解揚之許楚子也。非以其厚賂也。欲以成君命也。蓋三而不許。楚子必殺之。則晉君之命不能致於宋。故佯許之。登諸樓車。呼宋人告之。致其君命。亦非失信於楚子也。亦惟欲行其信不受二命耳。

攷考謂得
考成終命
而死也。
死又何求。
謂如此而
死。乃國之
利。別無所
求也。

八德須知三集信 解揚承命

百話解釋 周朝晉國有箇解揚。奉了國君的命令到宋國去。教宋國不要投降了楚國。路過鄭國的時候。鄭國的人就把他關了起來。送到楚國去。楚子叫他去對宋國說。晉國不來救你們了。解揚不肯。楚子對他說了三次。解揚纔答應了。於是解揚就上了有樓櫓。可以望遠的車。仍然把原來晉君的意思對宋人說了。楚子曉得上了他的當。就要把他殺了。解揚說。做國君的能夠行了這箇命令。就是有義。做臣子的能夠承受國君的命令。就是有信。信和義行着就是利。有義的沒有二信的。有信的是沒有二命的。我死了能夠達到了我國君的命令。這就是我的職任完了。我的國君有箇守信的臣子。我成了功。這樣死了。正是很好的事。另外還希望什麼呢。楚子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去殺他。放他回去。

八德須知三集信州犂釋甲

五

楚伯州犂
固請釋甲
會合諸侯
信修盟歃



楚

晉楚齊秦
 宋鄭魯衛
 八國均見
 前及初集
 陳媯姓侯
 魯虞舜之
 後蔡姬姓
 侯爵蔡叔
 之後許姜
 之男爵四
 岳之後皆
 都於河南
 境內
 曹姬姓伯
 爵邾曹姓
 子爵滕姬
 姓侯爵皆
 都於山東
 境內
 哀甲臧甲
 在身欲乘
 間擊晉也

八德須知三集 信 州犁釋甲

州犁釋甲

周晉楚齊秦宋鄭魯衛陳蔡曹許邾滕將盟於宋楚
 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乎固請釋甲子木不聽太宰退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翌年子木果死
 盟所以明信也宋之盟向戍欲弭諸侯之兵也諸
 侯望信是以來服不信是自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州犁言之而子木棄之趙孟患之而叔向安之晉
 務德楚爭先雖先楚人而書先晉亦以晉有信耳

釋捨也。太宰官名。州犁現任是職。令尹指子木也。參謂忘言信三者。定安定其身也。三三年也。向戌宋臣名。弭音米。息也。趙孟叔向皆晉臣。爭先爭先歃血也。書光魯謂春秋先書晉也。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晉國。楚國。齊國。秦國。宋國。鄭國。魯國。衛國。陳國。蔡國。曹國。許國。邾國。滕國。許多諸侯。將要在宋國地方會盟。楚國的人。箇箇衣裳裏面穿了鐵甲。預備乘此時機去打晉國。太宰官伯州犂說。天下的諸侯都聚會的時候。我們楚國做着沒有信用的事。這恐怕是不可以的吧。一定請求把鐵甲脫去了。那時候楚國的宰相子木不肯聽。太宰伯州犂退出了以後。就說我看宰相這箇人。不到三年工夫。就要死的了。只圖着快了私志。丟棄了信用。要曉得志是所以發言的言。是所以出信的。信是所以立志的。有了志。信言三樣。纔可以把身子安定了。現在他的信用沒有了。那裏能夠活到三年呢。到了第二年。子木果然死了。



號音馘。鄭國地名。卽今河南滎澤縣之號亭。
 宋之盟。其見前。
 得志謂楚子木先晉人歃血也。
 今尹。王子圍也。
 武。文子之名。
 循率循也。下輕賤也。
 詩大雅蕩之篇。
 僭不信也。不能謂不。

趙武信本

周晉楚與諸大夫會於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將以信為本。循而行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號之會。尋宋之盟也。祁午以恥為言。而趙武以信為本。故其相晉國以為盟主。七年中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信之為用大矣哉。

能為人法則也。不為患，不為患也。相晉國以下十一句。皆祁午語。詳載左傳。東夏東方諸國也。淳于杞國所遷之都。在今山東安邱縣東北三十里。頓委頓也。罷同疲。讎音獨。排也。

八德須知三集信 趙武信本

白話解釋 周朝時候。晉國、楚國和各國的大夫，在號的地方會盟。祁午對趙文子說：「從前在宋國的盟會，楚國人比晉國人先歃了血，終算吐了一口氣。可是現在楚國的宰相沒有信用。這是各國諸侯都曉得的。請你不可不預備一下子。」趙文子說：「我一定拿信用做了根本，再照着信用去做一切的事。能夠有信用的人，一定是不為人家所輕賤的。依你的話去做，我是辦不到的。」
 呵。詩經裏說：「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這就是說着信用呵。一箇人能夠給別人做了法則的，那末這箇人無論如何是不會給人家輕賤的了。我只怕不能夠給別人做了法則，倒是一樁難事。至於楚國，是不足憂患的。

八德須知三集信包胥乞師

包胥乞救
哀哭秦庭
勺水不入
七日勞形



員音云。

復報復也。

吳詳初集

卷四第二

則。

勺水喻水

之最少者

無衣詩經

秦國風篇

名取其同

仇敵也。

屬鏤音燭
朱劍名賜

包胥乞師

周楚申包胥仕為大夫。與伍員友善。平王殺員。父奢兄尚。員曰：吾必復楚。包胥曰：我必興之。及吳師伐楚，入郢。包胥乃之秦，乞師救楚。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伯哀之，乃為之賦：無衣之詩。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出，昭王返國，賞其功，逃不受。伍申之別也。員曰：我必復之。包胥曰：我必興之。伍員卒復之。信也。孝也。包胥卒興之。信也。忠也。然伍員復仇，未免太甚。包胥乞救，人所難能。伍員終受屬鏤之賜，包胥不受救國之功，其勝於伍員多矣。

之使自殺也。

白話解釋 周朝時候。楚國的申包胥在楚國做了大夫官。和伍員很好。後來楚平王把伍員的父親伍奢、伍員的哥哥伍尚都殺死了。伍員說：我一定要到楚國來報仇。申包胥說：我一定把楚國恢復了轉來。等到後來伍員帶了吳國的兵來攻打楚國。軍隊攻進了楚國的國都郢的地方。於是申包胥就到了秦國去。要借救兵來救楚國。起初秦伯不肯答應。後來申包胥靠在宮庭的牆壁裏。日日夜夜哭着。不斷聲音。一點水也不進口。這樣的有七天工夫。秦伯覺得他很忠心。又替他可憐。於是就賦了無衣的一篇詩。申包胥纔叩了九箇頭。坐了起來。秦國的軍隊出發。吳國的兵纔退了。昭王回到楚國。要賞申包胥的功勞。申包胥不肯受功。就逃去了。

范武夢劬
告以葬期
素車白馬
號泣奔馳



奔赴疾趨
以赴之也
元伯劭之
字

紼音弗棺
索也古送
葬者必挽
柩車之索
以助力
塚次墓所
在之處
渝音俞變
也
模範製器
之型故稱

范式素車

漢范式與張劭為友。忽夢劭曰：我以其日葬。子能相及乎？式奔赴，喪已發，柩不肯前。劭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者。母曰：必范巨卿也。式至，叩喪而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因執紼引柩，乃前。式遂留塚次，為修墳樹，乃去。許止淨謂吾讀此傳，輒流涕不能止。歎古人朋友之交，相信以心，生死不渝如此。書稱朋友之交，止於信。范、張二君，其信之極致者耶！誠後人之模範，所當鑄金祀之。

八德類知三集信 范式素車

十

人之足為
儀法者亦
曰棋範。

八德頌如三集信 范式素車

百話解釋。朝有箇姓范名式的人。和一箇姓張名劭的。大家交着朋友。有一天晚上。范式忽然做夢。看見張劭對他說。我將在某月某日安葬了。你到了那一天。能夠趕到麼。范式醒來。就馬上趕去送喪。這時候張劭的靈柩。已經要出發了。真也奇怪。這輛喪車。好像有幾千觔重的樣子。無論如何。也推不上前去。張劭的母親。撫着靈柩說。難道元伯我兒。你有等着的人麼。過了一回兒。看見有匹白馬。駕着一輛素車。車裏坐了一箇號淘大哭的人。飛風的奔來。張劭的母親說。來的人一定就是范巨卿了。范式到了以後。叩着喪車說。走吧。元伯。死的生的分了路。從此以後。永遠告別了。說完話。就牽着喪車的索子。引了靈柩前走。於是靈柩纔得推動了。范式就留住。在張劭墳旁邊。一直給他種好了墳旁的樹木。纔回轉去。

校尉鄧訓
開城納胡
待以恩信
羌戎歡呼



鄧訓納胡

校尉官名。掌屯兵。其秩二千石。羌胡指月氏。縣官謂政府也。

迷唐。遂吾子。燒當。羌之別種。款塞叩塞門而來降也。

納質。令其子及貴臣為質。以取信也。

漢鄧訓為校尉時。羌胡相攻。議者以為縣官之利。訓乃令開城。及所居園門。納胡妻子。嚴兵守備。羌掠無所得。諸胡言。漢家常欲鬪我。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唐遠徙。燒當豪帥款塞納質。威信大行。胡俗恥病死。每病困。輒自刺。鄧訓使醫療之。多愈。莫不感悅。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歡呼。至訓卒於官。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曰。鄧使君死。我曹亦俱死耳。其恩信感羌胡如此。不愧鄧禹之子矣。

百話解釋。漢朝鄧訓做校尉官的時候。羌人和胡人大家互相戰爭。當時的人說蠻夷的内部發生了內爭。這真是我們政府的絕好機會。可是鄧訓並不這樣。卻下令開了城門。和自己家裏的圍門。放胡人的妻子們進來。一方面又集合了軍隊。很嚴密地看守着。因此羌人並沒有搶去了什麼東西。一班胡人都感激得不得了。他們說。以前漢朝人常常要來同我們爭鬪。現在的鄧使君看待我們。又有恩德。又有信用。開了城門。放我們進來。於是大家都歡喜的叩了頭。並且說。從此以後。使君的命令。我們無論怎麼樣。一定是遵守的。於是鄧訓發了秦胡羌的軍隊。去打迷唐。迷唐就逃到很遠的地方去了。燒當族的元帥。也到軍營裏來投降。並且送了一箇兒子來做押信。所以鄧訓的威嚴和信用。是很聞名的。

趙柔信惠
呼主還金
一言使定
利不動心



金城在今陝西阜陽縣西南河內今四川縣名貫音官去聲也。遺饋也。鐸音華農家起土之器。枚音梅箇也。縉紳仕族之稱詳初集卷二第十九則。賈去聲與價同。沽賣也。

趙柔一言

北魏趙柔字元順金城人少以德行才學著名仕河
 內太守甚著信惠嘗在路得人遺金珠一貫呼主還
 之後有人遺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只
 索絹二十疋善明知其價賤欲取回之柔曰與人交
 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縉紳聞而敬服
 求善賈而沽諸此經商之常情也是以龍斷者有
 之居奇者有之價值之增減視供求之多寡而屢
 改者有之此皆信德之未固耳趙柔訓子一言可
 以為信義通商之殷鑒

龍同龕。龍
斷謂把持
市面以獨
取利者。
居奇視為
奇貨而居
之以待價
也。

八德須知三集 信 趙柔一言

〔白話解釋〕北魏時候有箇趙柔。表字元順。是金城地方人。從小就是道德品行才識學問都出名的。後來在河內地方做太守官。也是很有恩信惠愛的名聲。有一回在路上拾得別人遺失了的一串金珠。他就叫到了失主還了他。後來有人送了他幾百箇掘地用的鐵鏟。他因為留着沒有用。就和兒子趙善明一同拿到市面上。把他賣掉。他只討着二十匹絹的賣價。趙善明知道這箇賣價太便宜了。就想收回來不出賣了。趙柔對兒子說。和人家交易。一句話就講定了的。那裏可以為了有利可圖動了心。就想反覆了呢。終於賣給他人了。地方上的人士。得知了這回事。都非常佩服。

傅岐決獄
冬節縱囚
如期而返
恩信千秋



八德須知三集信 傅岐約囚

十四

傅岐約囚

始新。南宋置。今闕。當在安徽境。非三國吳之始新也。任咎。擔任咎戾也。脫械。除去桎梏之具。冬節。冬至也。獄曹。據獄官也。據音據。曹據事。詳初集卷四第十三則。王志。字次道。胤音孚。何胤。

梁傅岐為始新令。有因鬪相毆而死者。訴於郡。郡錄其仇人。拷掠備至。終不任咎。乃移於縣。岐命脫械。和顏問之。即首服。法當償命。會冬節。至岐。放令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之。今不可行。岐曰。彼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返。郡守深為歎異。遂以狀聞。晉有曹據。南宋有王志。南齊有何胤。宋有徐光實。皆有約囚歸去。如期而還之事。夫惟有恩信於民。民自不忍欺也。至傅岐。則去任之日。縣民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其感人尤深矣。

胤字子李。
徐光寶字
德克。

百話解釋 梁朝傅岐在始新地方做了縣官。有一件人命案子。原
因是兩個相打犯了人命的。在府裏打官司。府裏把兇手捉到
了。用盡了重刑去拷打。終於不肯招供。府裏沒有法子。就把這件
案子移到縣裏去審問。傅岐就叫把兇手的腳縲手拷都解除了。
很和氣地詢問他。兇手就馬上承認了殺人的事實。照法律講。這
箇兇手是要抵命的。恰巧冬至節到了。傅岐就放兇手暫時回家
去過節。監獄官一定不肯說放犯人暫時回家這種事。從前古時
候是有的。可是現在的人心浮薄。是不可行的了。傅岐說。這是不
妨的事。假使他失了信用。不回到監牢來。那末把我做縣官的辦
罪就好了。果然兇手到了約定的日期。就回到牢獄裏。當時的太
守很佩服他的用道德服人。於是就把這回事奏到朝廷裏去。

唐裴懷古
仗信赴獠
輕騎定亂
青史名標



猿音聊。嶺表豁洞之巒。在廣西桂林縣。都督即武騎尉。嶺外嶺南也。回紇本突厥別部。有今內外蒙古之地。酋魁帥也。

懷古赴猿

唐裴懷古有文武才。適猿反。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以裴懷古薦。遂拜為桂州都督。懷古即飛書示以禍福。猿皆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猿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而降。嶺外由是悉定。郭子儀免胄見回紇之酋，回訖捨兵下拜。裴懷古輕騎詣夷猿之營，夷猿大喜而降。嶺外且由是悉定。郭公信於北，裴公信於南。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觀於郭裴二公，益覺明甚。

百話解釋 唐朝的裴懷古。有文武全才。這時候兩廣地方有一種蠻夷種族叫獠的。反了。朝廷裏要尋一箇很好的官長。到那兒去鎮服他們。朱敬則就推薦了裴懷古。皇上就叫裴懷古做了桂州都督。裴懷古到了那兒。就馬上寫了一封信給獠民。信裏面說着造反得禍。歸安得福的道理。於是獠人也聽從了。都拜着去迎接他。裴懷古只帶了幾箇人去接受他們的歡迎。手下的人勸他說。蠻夷的人們。是沒有信用的。呵。你不要太輕忽了。裴懷古說。我有了一種忠信的正氣。就是神明也可以通了的。何況他們是人呢。於是就到獠人的兵營裏。一班獠人很歡喜地投降了。從此以後。嶺外地方。就都平定了。

李源赴約
後十二年
中秋月夜
天竺寺前



八德頌知三集信李源赴約

十七

李源赴約

杭州今浙
 江杭縣
 天竺在杭
 縣靈隱山
 飛來峰之
 南分上中
 下三竺中
 下二寺均
 隋建上天
 竺寺係吳
 越建
 居音戒至
 也到也
 牧豎牧童
 也

唐李源與僧圓觀為友。圓觀將亡。與源約。於後十二
 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為再見之期。屆時。源赴所
 約。時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有牧豎乘牛而歌。至
 寺前。乃圓觀也。源問觀公健否。曰。公真信士。與公殊
 途。慎勿相迎。但願勤修。不情。終得相見。言畢。歌而去。
 十二年後之中秋夜。有月與否。可以預知乎。然孔
 曰。百世可知。孟曰。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十二年何
 足異乎。最難得者。李源竟如期赴約。圓觀亦踐言
 而來。身雖異而性長存。圓觀亦可謂真信士也。

白話解釋 唐朝有箇李源和一箇和尚名叫圓觀的。做了朋友。圓觀將要死的時候。和李源約定了。十二年以後的中秋那一天。有月亮的晚上。在杭州天竺寺裏。大家再見面吧。到了那一天。李源就到那兒去赴約。這時候月色很好。籠罩滿西湖的水面上。好像琉璃世界一般。可是到什麼地方去尋訪圓觀呢。李源正覺得為難。忽然聽得有箇牧童騎了牛。唱着歌走來。等到走到寺門前。原來這箇牧童就是圓觀。李源問道。觀公你近來可康健麼。圓觀說。你真是一箇有信用的人。可是我現在和你陰陽異路。千萬你不要來親近我。但願你一點也不懶惰。很勤儉地修行。那末我們將來終可以見面的。說完話。唱着歌去了。

姚顛未第
出遊嵩山
白衣託德
虔禱而還



後梁朝代名餘詳新編初集卷五第十八則。顛音愷。未第。未中進士也。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譴音遣。罪責也。化工謂天工也。中夏即中華。擢音濁。擢第。猶言登第也。

姚顛化工

後梁姚顛未第時。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路側。請為僕。顛不納。乃曰。鬼神享於德。君子孚於信。余鬼也。因獲譴。將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為謁中天之祠。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幸無辭焉。顛因為虔禱而還。白衣迎於山下。拜謝而退。姚顛之信。誠通於鬼神矣。且其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宜乎為白衣虔禱後。次年即擢進士第。卒為末帝輔相馬。

白話解釋 五代時候。後梁的姚顛。當他還沒有中進士的時候。到嵩山去遊玩。忽然有箇穿白色衣服的人在路旁拜着。請求給他做僕人。姚顛覺得很奇怪。就不肯收留他。那箇人說。鬼神是受享在德行上的。君子是相感在誠信上的。我原是箇鬼。因為犯了罪。要想託了你的德行。到神明裏去通箇誠信。你就是將來中華的宰相。現在請你為我到了嶽帝的廟裏。把我的姓名對神明說了。並且請求他饒了我的罪。神明是一定答應你的。請你不要推託。纔好。姚顛就給他到廟裏。很虔心的禱告了一番。纔回來。那箇穿白衣服的人。在山下迎接着拜謝了一番。纔去了。

後漢五代
 時劉知遠
 代晉自立
 國號漢史
 稱後漢有
 今河南山
 東陝西甘
 肅湖北及
 山西長城
 以南安徽
 北部河北
 北部之地
 吳越五代
 十國之一
 後梁封錢
 鏐為吳越
 王并有兩
 浙及蘇州
 之地
 澗音蟹。澗
 澗即渤海
 蓋入遼東



漢司徒詡
 渤澗投經
 龍天供養
 惟德之馨



八德須知三集信司徒投經

二十

半島山東 半島間之 內海也。 帙音秩。書 囊也。 還經其所。 歸時經過 其地也。 梵唄音凡 敗僧徒讚 歎詠歌之 聲。 蔡狀元造 橋見初集 卷四第二 十三則。 旦旦猶但 但誠懇也。 龍天即天 龍八部中 之天取龍 眾也。

司徒投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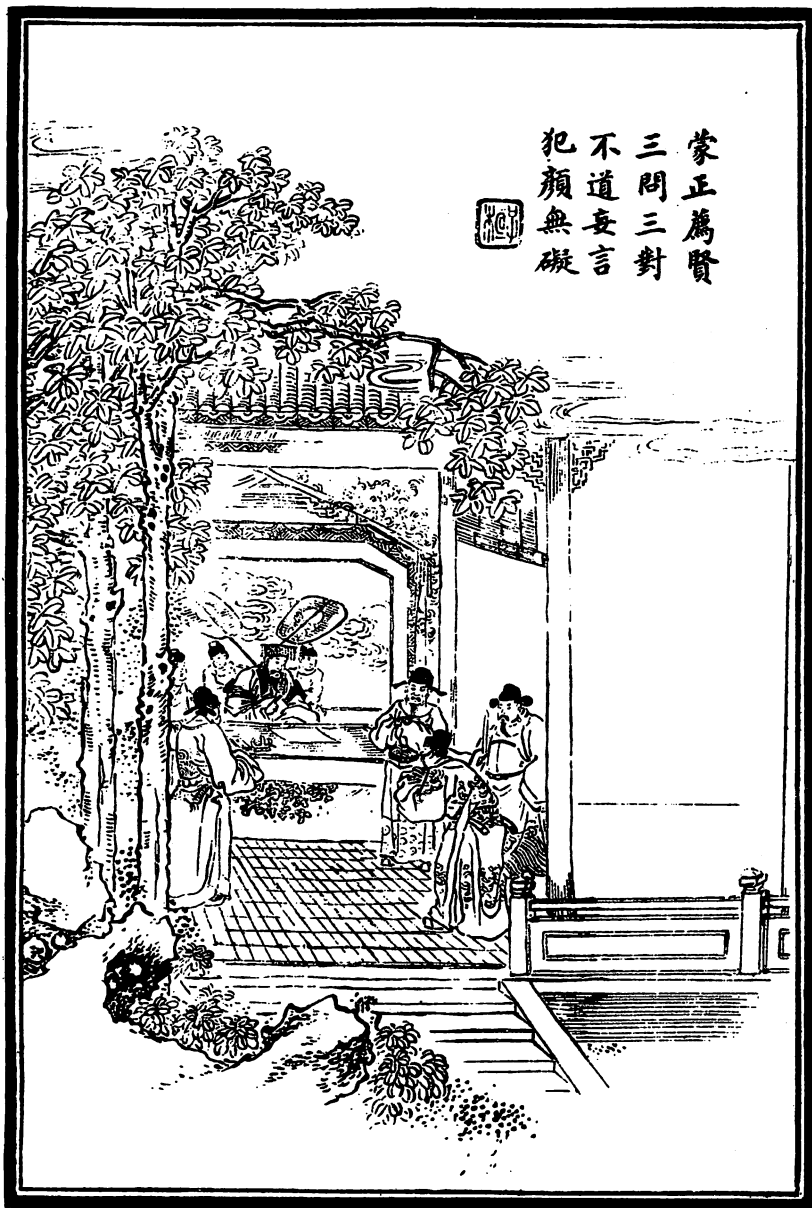
後漢司徒詡除禮部侍郎。嘗使吳越航海至渤海之中。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宮也。詡炷香與念曰。迴棹時。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贄獻。還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於船下。舟人曰。此龍王來迎經也。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歎訝。司徒詡之渤海投經。亦猶蔡狀元之洛陽造橋也。蓋皆以一願而不肯失信於神明耳。今之信誓旦旦者。比比矣。其亦各自了願為美焉。吾錄此。亦以見佛經所在。龍天且供養矣。寧不重哉。

供養以香
花煙明衣
食。迴向供
養也。

白話解釋五代時候。後漢司徒詡陞了禮部侍郎。有一次到吳越國做使臣去。從海道裏。走到了渤海的海面裏。看到水的顏色像墨一樣的黑。舟子說。這箇下面就是龍王的水晶宮呵。司徒詡聽了。就燒了一炷香。立了一箇願說。我回來的時候。船到了這裏。一定送龍王一部金篆的佛經。算是我的菲敬。後來司徒詡回來了。又經過那箇地方。就把一部佛經丟在海裏。過了一忽兒。就聽見和尚撞鐘敲鼓。唸着經佛的聲音。和絲竹樂器吹彈的聲音。在船底下響了起來。舟子說。這是龍王來迎接佛經了。這時候同船的有一百多箇人都聽見了。大家都覺得非常奇怪。

八德須知三集信 蒙正三對

蒙正薦賢
三問三對
不道妄言
犯顏無礙



蒙正三對

參政參知政事之官同列同等之僚友

朔方北方也

道去聲言也

宋呂蒙正初入朝。或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蒙正止之曰：知其姓名，終身不能忘，不如弗知之為愈也。上欲遣人使朔方，蒙正以名進，上不許。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上重其量，卒用其人。果稱職。先君曰：呂參政，忠直之士也。有雅量，敢犯顏直諫。太宗見庶民繁盛，有驕盈之志，得蒙正數語，雖變色不言，而驕盈之氣已抑。即如隨主意害國事等語，非公忠自矢者，不能道此。

〔白話解釋〕宋朝呂蒙正初到朝廷裏去時候。有人說這箇人也來參預朝政麼。呂蒙正的小伙伴聽了。很替他不平。就要去探明說話的人名姓。呂蒙正勸住了他說。曉得了這箇人的姓名。就終身不能忘了。還是不曉得的好。有一次皇帝要差箇人到北方做使官去。呂蒙正就說了一箇人的姓名。皇上不答應。皇上問了三次。呂蒙正就三次推薦了那箇人。皇上生了氣說。你為什麼這樣固執的。呂蒙正說。我不喜歡用諂媚的方法來服事皇上。隨隨便便跟了皇上的意思。以致貽害國家的大事。皇上也因為一向很敬重呂蒙正的度量。就用了那箇人做了北方的使官。果然那箇人是很盡職的。



狄青破敵發見賊屍不以奏報誠信無欺



八德頌知三集信狄青無欺

二十三

狄青無欺

荆湖即今湖南洞庭湖以南新化綏寧及東全境及廣西全縣地。
 宣撫使為將相重臣總師征討之官。
 崑崙關在廣西邕寧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崑崙山上。
 邕州今廣西邕寧縣治。
 涅音溺刺。

宋狄青為荆湖宣撫使。儂智高寇擾日甚。青上表請行。詔從之。青按兵止營。暗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於邕州。賊尸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土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欺朝廷。以貪功也。上見其面有涅，敕數藥去之。青奏明其故，不奉詔。先君曰：狄將軍初以卒伍位至樞密，其戰功將畧，可想而知。生平不矜不伐，故恩遇日隆。不為朝廷所懼，觀其夜度崑崙，非智勇俱全，焉能從容若此。至不報儂死，不去面涅，益見其誠信無欺矣。

字於面以
墨塗之也

百話解釋宋朝時候狄青做了荆湖地方的宣撫使。這時候儂智高時常來擾亂邊境。一天比一天的厲害了。狄青就上表到皇帝那兒請求去攻打儂智高。皇上答應他了。狄青就按兵止營。不動聲色。暗暗地渡過了崑崙關。在邕州地方把儂智高打敗了。這一班賊兵的尸首堆裏有一箇是穿着金龍衣的。大家說這箇一定就是儂智高了。就要把儂智高已經死了的消息。奏到朝廷裏去。狄青說那裏料得定這不是他的詐偽行為呢。我甯可失去了這箇功勞。不敢為了貪功去欺騙皇上。有一天皇帝見了狄青面上有黑痕像刺過字的形跡。就叫用藥給他除去。狄青對皇上說明了緣故。不肯用藥。

八德須知三集信趙抃告天

鐵面趙抃
夜必告天
移文諸郡
投舟給錢



拈音下。

虔州即今江西贛縣嶺外見前移移文。

太子少保。保護太子之副貳。彈劾糾舉過惡也。權幸謂有勢位而得寵於君者。老衲僧也。遺音話遺也。

趙拈告天

宋趙拈平生日間所為之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知虔州嶺外任者死。多無以為歸。拈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家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道里費。累官太子少保。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人能學趙公之不欺己。不欺天。自能如趙公之臨終。詞氣不亂。安坐而逝矣。許止淨謂公之修行。精進。至老不懈。深山老衲。尚不多遘。况富貴至極者乎。學道有得。大願度人。極大丈夫出世之能事矣。

百話解釋宋朝有箇姓趙名抃的人。生平為人很正直。在白
天所做的事。到了晚上。一定穿了禮服。在露天裏燒了香。去
稟告上天。有不可稟告的事。他就不敢做的。他在虔州地方
做官。這時候。在嶺外做官的人。受不慣瘴氣。多死了的。因此
家小都不能夠回家。趙抃就造了一百隻船。寫文書給各處
的地方官說。各處有做官的人家。他們的家小不能夠回到
故鄉去的。都到我這裏來好了。於是來的人很多。接續不斷
的來。趙抃就把造好的船給了他們。又送給他們路費。後來
他做到太子少保的官。就是極有勢力的人。他也要彈劾他
們的過失。所以當時京城裏的人。稱他叫做鐵面御史。

庭式及第
不負初心
卒娶替女
如鼓瑟琴



八德編知三集信庭式心許

十六

納幣。即古禮。納徵。宋時避諱。改納成司馬。畜儀。改稱納幣。通禮。因之。諱日。具書。備禮物。章服於女家。女氏受物。復書。如納采儀。俗稱過定。喪明。目無見也。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周時匡俗隱此。

八德頌知三集信 庭式心許

庭式心許

宋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既及第。女病喪明。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遂不復娶。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從何生。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後老於廬山。享高壽。許止淨謂古有長壽者。人問其故。曰。生來妻貌醜。是醜妻。乃延壽之符。可賀不可厭也。況庭式不負初心。最為仁厚。仁者必壽。豈待著龜乎。東坡達人。詎不知此。殆欲藉庭式以警醒天下後世耳。

定王使人訪之僅存空廬故名廬山亦曰匡山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凡事之無可疑者曰不待著龜

白話解釋 宋朝劉庭式。當他還沒有中進士的時候。就大家商議着。娶了同鄉人的女兒做妻子。可是還沒有下聘禮。後來劉庭式中了進士。那箇女子生了病。雙眼瞎了。並且家裏也窮得很。所以不敢再向劉庭式提起婚事了。有人勸劉庭式娶那家雙眼不瞎的小女兒。劉庭式笑着說。我當初時候。對於那箇雙眼瞎了的女子。已經心裏應許了他。做我的妻子了。現在那裏可以負了初心呢。終於娶了他過來。生了好幾箇兒子。後來死了。劉庭式就守了義。不再娶妻了。蘇軾問他說。悲哀是生在愛情上面的。愛情是生在相貌上面的。現在你對尊夫人的愛情。那裏來的呢。劉庭式回答他道。我只曉得死了我的妻子吧了。後來劉庭式在廬山地方養老。壽享得很長。

文同不妄生死一般
三疊其舌引至眉間



陳州即今河南淮陽縣治。宛邱在今淮陽縣東南。驛驛站也。京南京都之南。疊音牒。重也。摺疊也。

廣長舌謂能言喜辯也。

文同疊舌

宋文同赴官陳州。至宛邱驛。忽留不行。沐浴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同為館職。見同京南將別。曰。明日復來乎。公度明日往。同左右顧恐有聽者。乃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至眉閒。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許止淨曰。同不妄語。死後現身。舌引至眉際。如來真語。實語。如語。圓滿舌之千二百功德。故能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識者以小知大。可無疑惑。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姓文名同的。到陳州做官去。到了宛邱的驛站裏。忽然留住了不走。就洗了箇浴。整了整衣冠。竟端端正正地坐着死了。當時有箇崔公度。從前和文同是一同做過學士的。在京南地方遇見了文同。在走散的時候。文同對着崔公度說。你明天還可以再來麼。崔公度到了第二天。就再去看他。文同用眼睛四方看了一回。好像恐怕有人偷聽着的樣子。就說。我曉得平生不說誑話的人。他的舌頭伸出來。可以過了鼻子的。於是吐出了舌頭。疊了三層。好像一箇餅的樣子。再伸長了。到了眉毛裏。崔公度見了非常驚怕。後來京城裏面傳出了文同死了的消息。於是崔公度纔覺悟了。他所看見的不是人。是文同的鬼魂呵。

孫固與人久而益信力諫神宗用兵宜慎



八德須知三集信孫固誠粹

二十九

孫固誠粹

管城即今河南鄭縣治宅心存心也。元強也。太過也。又無所卑屈曰元。官者官官也。夏趙元昊稱帝國號夏都興慶。即今甘肅寧夏縣治。徂徠山東泰安縣東南四十里有徂徠山。

宋孫固字和父。管城人。幼有立志。及長。宅心誠粹。不喜驕元。與人居久而益信。故不為人所疾。害神宗用。官者李憲總兵伐夏。固力陳其不可狀。帝不從。既而師出無功。帝曰。朕始以固為迂。今悔無及矣。傅堯俞言。司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考孫公九歲時。讀論語。曰。吾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侍郎猶稱之。蓋其信德。不在司馬溫公下也。

石介築室
其下號徂
徂先生。
傅侍郎指
堯俞也。

〔白話解釋〕宋朝有箇孫固表字和父管城地方人。從小就很有志氣。到了長大的時候。居心很誠實。純正。不喜歡驕傲和太剛強的行爲。他和人家來往。愈長久。愈顯得他的信用。所以沒有人去嫉忌他。陷害他的。神宗皇帝差了太監李憲帶領了軍隊去攻打西夏。孫固竭力對皇帝說着。用兵的害處。可是皇帝不肯聽他。後來軍隊出去。沒有功勞。神宗皇帝說。我從前。以為孫固的話太迂了。可是現在追悔也來不及了。當時的傅堯俞說。司馬溫公清白的品節。和孫公純正的德行。都是所謂不說話就誠信的。

八德須知三集信 安世不妄

安世從學
受教以誠
論事剛直
面折廷爭



安世不妄

平生平日也。

除授也。諫官司諫

諍之官。面折廷爭。見前。

關鍵喻凡事之扼要處也。

宋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以對人言。安世習光之學。嘗問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故安世後除諫官。論事剛直。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妄語人多以為細故。而不知竇吾人作聖作狂之大關鍵。蓋不妄語者。無自欺也。黃洽云。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故能誠心自然。天下敬信。安世可謂善擇所師矣。

白話解釋 宋朝的劉安世在司馬光那兒讀書。司馬光從小一直到了老年的時候。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誑話。他自己說道。我別的沒有什麼勝過人的地方。不過我平日間所做的事。沒有一些兒不可以對人家說的。劉安世既然跟司馬光學着學問。有一次問司馬光道。盡心行己的緊要地方。在那裏呢。司馬光就教他第一要誠實。並且誠實先要從不說誑話做起。所以後來劉安世做了諫官。議論事情非常剛直。很正直地在朝廷裏。心裏所曉得的事。沒有不說的。說的時候。沒有一次不是盡量說的。所以他的直言極諫的行為。人家說他好像殿上的老虎一樣。

姚雄許女
未及成婚
婿家流落
竟歸德門



八德須知三集信姚雄許女

三十一



姚雄許女

嫗音軀。老婦之通稱。浣有緩換二音。洗滌也。家風謂一家族之習慣行為也。貨賣也。咽音噎。塞也。

宋姚雄初以女許寨主之子。後寨主妻子流落。雄為邊帥。遇一嫗浣衣。見其有士人家風。問之。嫗曰。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姚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惟貨餅自給耳。雄曰。某是也。女自許歸。別有求婚。某並不允。嫗感泣。氣咽不語。久之。雄留嫗。并其子俱載還。雄為將。其未婚婿。方為寨主之子也。及為帥。其未婚婿已為賣餅嫗之子。幾無以自存。且嫗亦無法求雄耳。雄乃自言之。竟載還。畢婚。雄之信德尚矣。而嫗因不失士人家風。此其得以復合也。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姚雄。當初把女兒許給寨主的兒子配親。後來寨主的妻子們都流落了。姚雄在邊城做了元帥。有一回，碰見了一箇老太婆正在洗着衣服。看他的舉止動靜，很有大家出身的神氣。於是就去問他。老太婆說：我的丈夫從前也在邊城裏守寨做官的。有箇姓姚的，把女兒許給了我的兒子。現在丈夫死了，只能賣着燒餅過日子了。姚雄說：姓姚的就是我。自從我的女兒許給了你們以後，人家來求婚的，我都沒有答應。老太婆聽了，心裏十分感激，流着眼淚，氣也塞住了。有許多時候，說不出話來。最後姚雄就把他們母子都接到了衙門裏去。



直，直宿也。
 文淵閣在
 紫禁城內
 東南隅。中
 貯四庫全
 書。即後之
 內閣也。
 寧夏，甘肅
 縣名。
 審詳也。悉
 也。
 阿魯台，服
 屬察哈爾。
 永樂十一
 年，來降。封
 和寧王。
 徵，召也。徵
 調也。
 都御史，為
 都察院之

楊榮諫征

明楊榮，字勉仁。成祖時，同直文淵閣。七人，榮最少。警
 敏。一日，寧夏報被圍。帝示以奏，曰：寧夏城堅，人皆習
 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帝謂榮
 曰：何料之審也？征阿魯台時，或請調江西民兵。榮曰：
 陛下許民復業，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也。帝從之。
 揚公歷事四朝，謀而能斷，論事激發，不容人過。然
 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解。夏元吉、李
 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至
 止調江西民兵，昭示天下以信，洵不愧唐姚崇矣。

長官。統轄
諸御史者
也。

白話解釋明朝有箇大臣楊榮表字勉仁。當成祖皇帝的時候。一同直宿文淵閣裏的有七箇大臣。楊榮的年紀最小。可是算他最機警。最敏達。有一天有箇報告。說是寧夏城給敵人圍住了。皇帝就把這箇消息的奏章給他看。楊榮說寧夏的城是很堅固的。況且那地方的人民。箇箇都很勇敢。能夠戰爭。這箇奏章已有了十多天的工夫了。照我想起來。這時候恐怕已經解了圍的。到了這一天的半夜。果然有箇奏章上來。說圍已經解了。皇帝對楊榮說。你怎麼料事這樣的明白確當呢。後來朝廷裏要去征伐阿魯台。有人主張調用了江西的民兵。楊榮說皇上已經答應了百姓。恢復他們的職業。給他們安息。現在再去徵了他們去當兵。這不是對天下表現着有信用的道理呵。皇帝就聽了他。



春芳入塾
見許負薪
應試得意
不解前姻



春芳踐姻

村塾授徒課讀之所。憩讀如契息也。洒與灑同。洗滌也。

諷託詞以感動之也。解解散也。

替音涕。衰也。

明李春芳家貧。童年入村塾時。先有負薪者憩土地祠門首。忽聞廟中云。今日李狀元上學。當洒掃街道。起視無人。復坐。又聞曰。李宰相來矣。果有人攜童子捧書入廟。遂詢其姓名。以女許之。後春芳應試入泮。或有諷其解負薪之姻者。春芳堅拒之。旋迎娶偕老。李公家素貧寒。其父僅為縣中小吏。卒致登魁選。履相位。子孫科甲不替。無非以不失信基之耳。不然。其子孫即非負薪之女所出矣。其亦科甲不替也。否耶。信近於義。吾於李公踐姻見之矣。

道去聲。治
也。千乘之國。

白話解釋 明朝時候。李春芳的家裏非常窮苦。他幼小的時候。到書房裏讀書去。先有一箇挑柴的人。在土地廟門口休息着。忽然聽見廟裏面有人說。今天李狀元來上學。快點打掃街道。挑柴的人覺得很奇怪。就立起身來。到廟裏面去看了一回。並沒有人。就回到原有的地方坐下了。又聽見廟裏有人說。呵。李宰相來了。果然有人領了一箇小孩子。捧了書本到廟裏來。於是挑柴人就問了他的姓名。把女兒許給他了。後來李春芳考取了秀才。有人勸他對挑柴人家的婚事解了約。李春芳不肯回絕了他。後來把挑柴人的女兒娶了過來。兩夫婦白頭偕老。

能出兵車千輛之大

國。微是微驗

在外。有德

及人。

周鄭交質。

是周平王

晚年事。詳

載春秋左

氏傳。

質去聲。音

致。文質謂

各以子弟

相押而取

信也。

由衷。出於

中心。無稍

假飾也。

以下係摘

錄歐陽子

原信篇語。

緒餘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中庸云。上馬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馬者雖善不徵。不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君臣之間必以信。而君民之間亦必以信。豈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可不信乎。歐陽修曰。嘗讀周鄭交質篇。信不由衷。質無益也。不禁反覆思之。竊謂信必由衷。自信始可以信人。吾人持身涉世。全賴信為維持。蓋信居五常之後。而貫八德之中。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信無以成其德。而篤其倫。若謂信專屬朋友。猶不足以盡信之量也。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禮

仿自五道人題



●乾德禮字詩

禮節詳明美在斯小心翼翼記周詩
視聽言動歲常懷喪祭冠婚儉合宜
授受不親嚴有別尊卑式序慎無儀
休教相鼠貽譏諷夙夜寅恭謹自持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禮制從來共率斯雅言執守並書詩
居身能肅和為貴涉世多奢儉最宜
品節無愆瞻爾止謙恭不忒慎其儀
四箴隨在須當警克己歸仁善保持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執識先王道在斯有皮相鼠載鄆詩
中規中矩方為美無簡無繁最適宜
橋梓高低知俯仰衣冠整肅望威儀
世衰禮教將推倒全賴羣賢善護持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好禮磬塵亦謂斯知來賜可與言詩
崔公命僕猶如此御說為君最是宜
周室初年垂聖訓漢家當日演朝儀
先王之道昭千古品節詳明善護持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三疊韻

不修邊幅竟如斯相鼠貽譏久諷詩
務學中規兼中矩更須從俗亦從宜
衣冠整肅堪為表橋梓參觀莫失儀
家法尊嚴欽萬石至今說禮仰操持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韻

禮冠四維美在斯趨庭詔學並於詩
經權互用方為善奢儉得中始合宜
男女何堪親授受尊卑莫慢失型儀
當前可欲紛無數克己功深堅自持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先王創制美如斯禮後參觀素絢詩
交際須知謙受益侈奢莫若儉為宜
餼羊未去猶遺愛相鼠貽譏慎失儀
締節繁文循古道世風日薄善維持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禮教陵遲竟若斯貽譏相鼠載風詩
園棋橋梓同爭道飲酒形神始適宜
莫學小兒無檢節仰瞻君子有威儀
功深克復私心化三百三千謹奉持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禮數分明某坐斯彬彬雅入風詩
瓜田李下猶須慎作咳揚聲仰不宜
舉止有常敬秩序起居惟謹仰威儀
三千三百能嫻熟日用何愁沒把持

●湖南乾城公錦堂十四疊韻

三代文章未墜斯夏殷損益漫刪詩
隄防終作橫流障賢士無如折節宜
卻守餼羊甘腐朽敢同相鼠失威儀
人禽界處非難辨只在幾希謹護持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禮後瞻能悟至斯起予卜子可言詩
山南橋梓堪為式海內楷模最得宜
接物須知循矩矱動容莫任失威儀
先人手澤多輕執惟有韓臯勿自持

●安徽蕪湖翟大猷六疊韻

聖訓諄諄善在斯趨庭教誨讀毛詩
文行忠信傳家寶勤儉溫良涉世宜
長幼尊卑明敬愛鄉鄰戚友重威儀
苟生無禮何能立鼠屬貽譏難保持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禮門矩範乃如斯循軌經書紀載詩
能守尊卑循飭序自然措置得咸宜
有倫有則存中道寧儉寧哀是令儀
此日休風淪沒盡時賢著論好維持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以禮存心未喪斯宜惟聞樂辨聲詩
尊卑長幼皆循序凶吉抑揚總合宜
孟子嚴嚴瞻氣象式公賓抑有威儀
晉人放誕風流甚舉止胡為不自持

●安徽貴池姚沛芸十五疊韻

禮教陵夷竟若斯誰能恪守抑之詩
中規中矩方為美有本有文始適宜
藹藹吉人瞻氣度謙謙君子著威儀
仲尼當日勤殷問至聖猶然懷自持

八德須知三集卷五

二十四禮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衛蘧伯玉
敬上知非
夜車止闕
見信官闌



蘧音渠。
琰音瑗。

闕門觀也。

下下車也。

式車前橫。

木有所敬。

則俯而憑。

之示敬禮。

也。

路馬君駕。

路車之馬。

冥冥暗也。

昭昭明也。

矯揉曲直。

之也。使曲。

者直為矯。

使直者曲。

為揉揉或。

蘧瑗敬上

周衛蘧瑗字伯玉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南子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南子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君子不以冥冥墮行。伯玉賢大夫也。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公使問之。果伯玉也。夫忠臣孝子。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蓋其禮根於心。形諸外。悉出於至性至情。而非矯揉造作為之也。伯玉之不以闇昧廢禮。且能見信於深宮。而南子之智。實能及之。則加衛靈公一等矣。

〔白話解釋〕朝衛國裏有箇賢人。姓蘧名瑗。表字伯玉。當他五十歲的時候。就感覺到以前四十九年的過失。有一天的晚上。衛靈公和他夫人南子一同坐着宮裏。忽然聽見有一輛車子過來的聲音。辚辚地響。到了公門口。就不響了。南子說。這輛車子上坐着的人。一定是蘧伯玉。衛靈公說。你怎麼知道是他呢。南子說。從禮節上講。做臣子的人。走過君上的公門口。一定要下車。看見了君上駕路車的馬。一定要行敬禮。這些都是表示着敬重君主的行為。凡是君子。不肯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就放棄了他的品行。蘧伯玉是箇賢人。君子他平日服事君上。很盡敬禮。這箇人一定不肯在暗昧的地方失了禮的。衛靈公差了箇人去問。原來果然是蘧伯玉。



聃音耽。老子季耳之謚。甚音長。甚。宋周大夫反。運也。載寶以朝。欲行賂以求後位也。貨。實也。喪去聲。失位也。屬音燭。囑。附也。說敬叔名。史記索隱云仲孫閱何忌懿子名。

敬叔施散

周魯南宮敬叔嘗隨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初。敬叔以富得罪。奔衛及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左傳載孟僖子將卒。命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因屬說與何忌。事孔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定位。正所以自立也。是敬叔與兄懿子。幸承父命。師事孔子。而能自立者也。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魯國的南宮敬叔有一次跟了孔夫子到周朝去。在老子那兒問禮。在萇弘那兒訪求古樂。當初南宮敬叔為了家裏太有錢了。在國內得了罪。逃到衛國去。等到回來的時候。在朝廷裏用了許多寶貝做賄賂。要求恢復了原官。孔夫子得知了這回事。就說。像他這樣的買了官做。那末失了祿位的人。還不如早點窮了的。比較得好的多了。子游聽了。就問道。這箇是什麼意思呢。孔夫子說。有了錢的人。不講究禮法。這是一種禍殃呵。南宮敬叔為了有錢的緣故。失了他的官位。可是他仍然不肯改過。我恐怕他將來還有後患呢。後來南宮敬叔得知了孔夫子的這番話。就依了禮。把財產施散了。

顏回辯志
願輔明王
敷其五教
禮為大防



農山魯地。
一作景成。

敷布也。

五教父義

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

也。

越踰越也。

曠空缺也。

由子路名。

賜子貢名。

克己復禮

及非禮四

句。用行二

語。均出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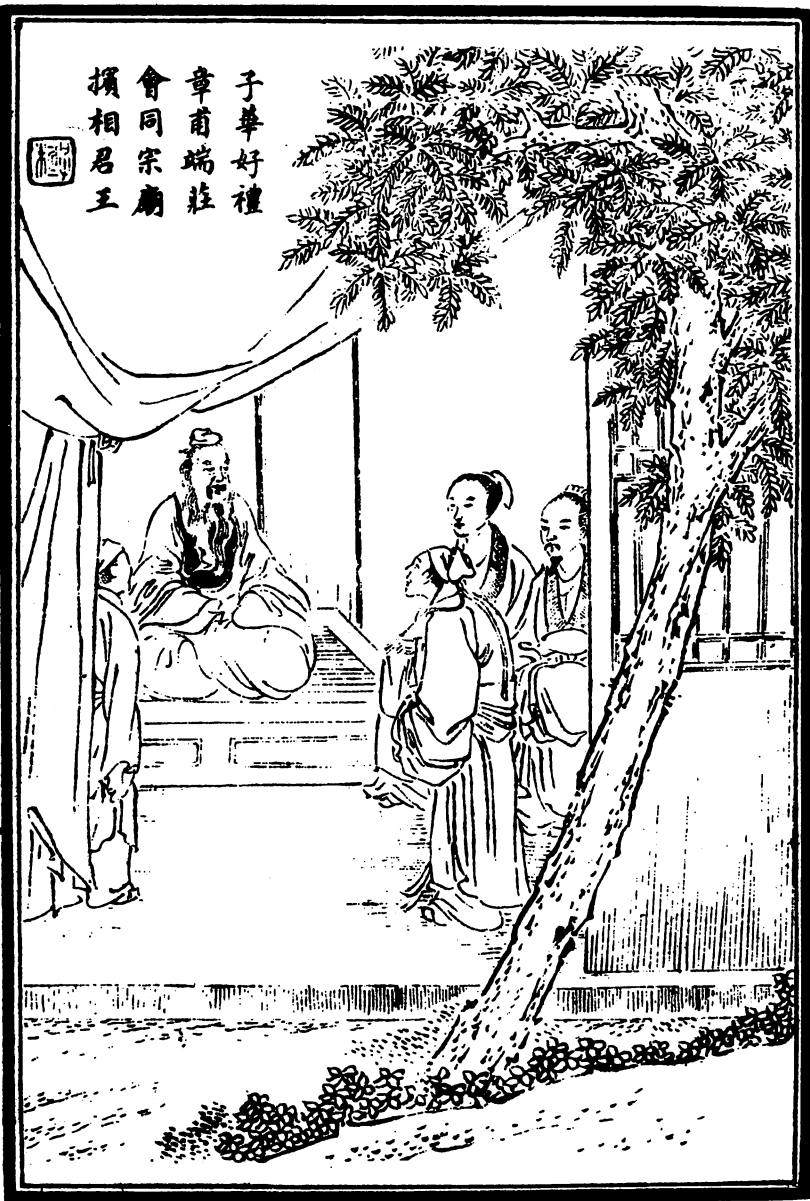
語。

顏回辯志

周魯顏回隨孔子北遊農山。與子路子貢辯志。曰：回願得明王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鬪爭之患。則由無所用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孔子凜然曰：美哉德乎。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為周公後。盡禮之第一人。顏子為孔門中盡禮之第一人。孔子嘗告以克己復禮為仁之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事斯語。孔子所以許為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白話解釋 國朝魯國的顏回。跟了孔夫子到北方去遊玩。農山同了子路子貢。辯論着各人的志願。顏回說。我願意遇見了一箇賢明的君王。幫着他助理一切政事。傳布着做父親的教訓。要有義方。做母親的要慈愛。做哥哥的要友愛。做弟弟的要恭謹。做兒子的要孝順。這樣的五種教化。用禮樂去化導人民。叫百姓們不用修理城郭。也不必掘深溝池。家裏的人沒有離散的愁恨。過了千百年也沒有戰爭的患難。這樣說來。那末子路的勇敢。沒有地方可用了。子貢的口才。也沒有地方可施了。孔夫子聽了他的一番話。很佩服他。就正色的說。顏回的道德是何等的美滿呵。不費錢財。不害百姓。不勞口舌。顏家的兒子就能具備了這幾件的。

子華好禮
章甫端莊
會同宗廟
損相君王



八德須知三集禮子華言志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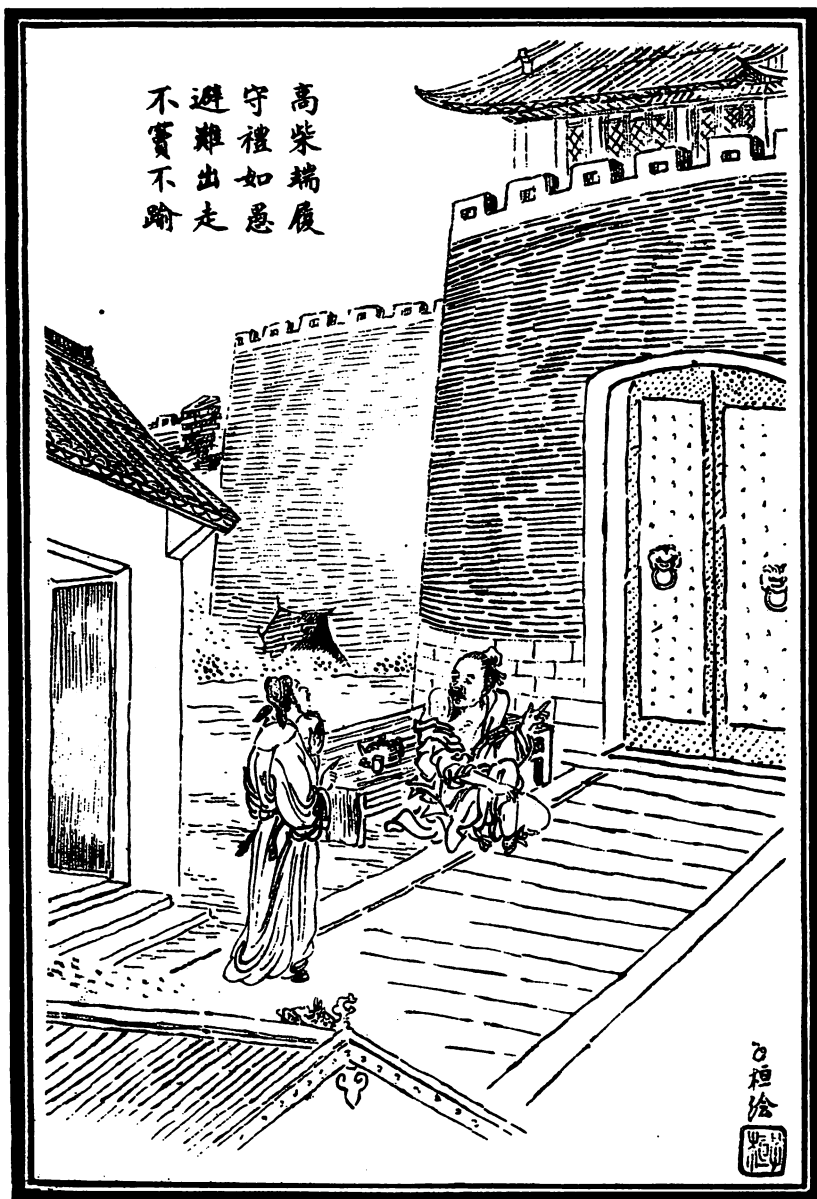
子華言志

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謂眾卿相見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謀辭也。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何有言不難也。清和也安也。哂微笑也。

周魯公西赤字子華嘗侍孔子言志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道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焉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乎孔子嘗言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公西華禮樂會同足靖諸侯之紛爭洵為救時之才而以願學為言其讓也即其禮也子路亦救時之才第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故哂之耳

〔白話解釋〕周朝時候魯國公西赤表字子華有一回侍立在孔夫子的身邊。大家談說各人的志願。公西子華說不是說我就能夠做的了。不過我願意學習的就是宗廟裏的事務。像諸侯大夫聚會的時候。我就穿了玄色的禮服。戴了章甫的禮帽。替他們做一箇小小的贊禮的人。孔夫子聽得他很謙虛。就說公西赤還說做了小的。那末那一箇人能做了大的呢。子貢說整齊端莊又能嚴肅。立志好道又有禮法。在兩箇諸侯會面的時候贊着禮。又很篤實文雅。這就是公西赤的行為。孔夫子對學生們說你們要學習。應接賓客的禮節。只是把公西赤當着榜樣就是了。

高柴端履
守禮如愚
避難出走
不實不踰



序。即驚。警。為二十。四節。候之。一。漢。避景。帝諱。改為。驚。驚。泣。血。見。前。凡人。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士。師。周。禮。秋。官。之。屬。主。察。獄。訟。之。事。刑。音。月。斷。足。也。踰。隄。均。見。前。竇。音。豆。孔。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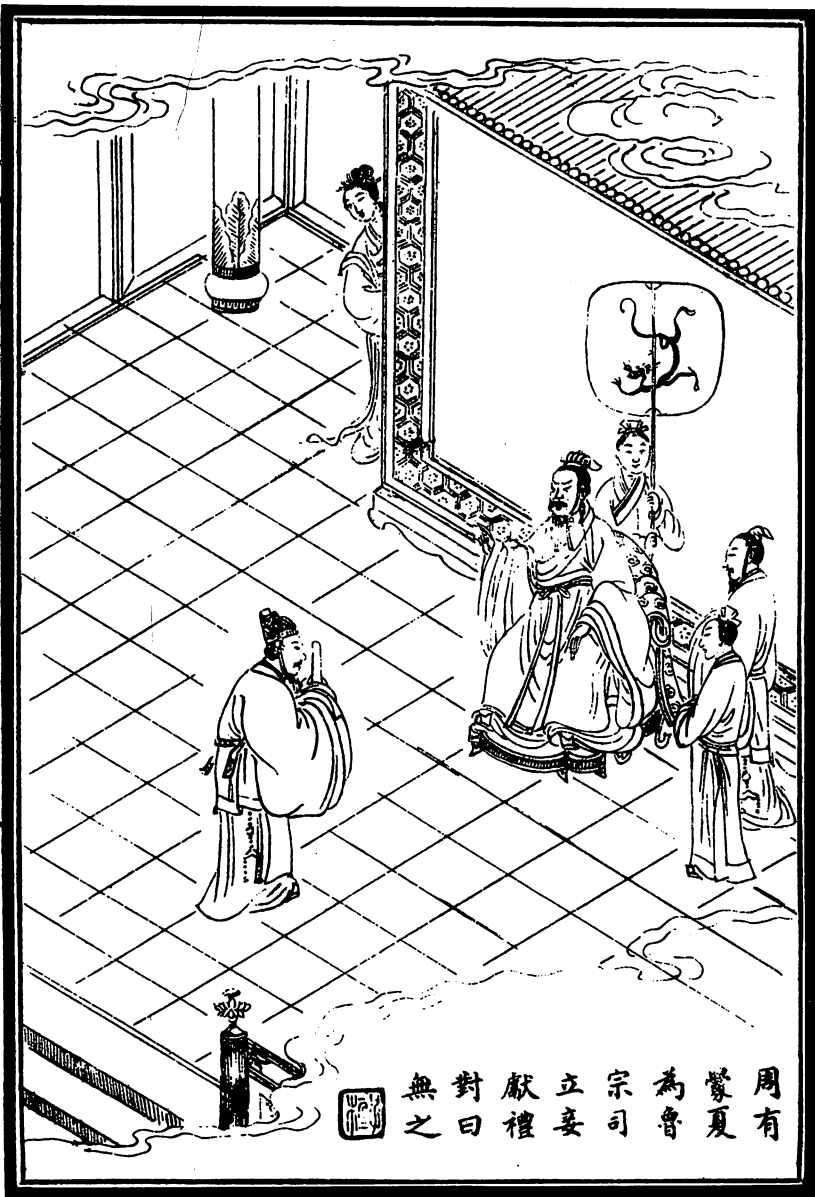
高柴端履

周衛高柴字子羔。端履操。生平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仕衛為士師。治獄仁恕。蒯賾之難。子羔出走。別者守門。謂之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隧。子羔曰。君子不竇。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避焉。

考子羔為魯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其禮教之化。人如此。蓋君子之德。以身先民。而民不遺其親焉。

成魯邑在今山東寧陽縣東北九十里。宰邑之長官。表與練同。喪服也。筐指蟹之背殼也。范蜂也。綉音鞋。綉飾也。遺棄也。

〔白話解釋〕周朝衛國的高柴表字子羔。他的品行和操守都非常端正。生平走路的時候，腳不踐踏了人的影。正從地上出來的蟲，他也不肯弄殺的。正在生長的草木，他也不肯去攀折的。守了爹娘的喪，沒有聲音地哭泣了三年，並沒有微笑的時候。在衛國做了獄官，治理獄訟，很和平，又很有仁心。後來衛國發生了蒯瞶的_事故，國內擾亂了。高子羔就要離開衛國。走到城門口的時候，這時候，一箇割去了腳的人，守着城門，對高子羔說：那邊有一箇缺口，你可從那兒逃了的。高子羔說：君子不肯跳牆頭的。那箇守門的人又說：那邊有一條地道，你可從那兒逃了的。高子羔說：君子不肯鑽地洞的。那箇人又說：這裏有間房子，於是高子羔就走進了那間房子裏躲避着。



周有
 蒙夏
 為魯
 宗司
 立妾
 獻禮
 對曰
 無之



宗人禮官。樊賤而得君之寵俸也。宗司掌禮之官。薛黃帝之後任姓侯爵。故城在今山東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按孝公惠公娶於宋。因避定公諱。故不稱宋而曰商。司鐸魯宮名。朱火在哀公五年。

魯夏執禮

周魯魯夏官宗人哀公嬖公子荆之母。將以為夫人。使魯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焉，何謂無？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有之。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世子。國人始惡之。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已不知禮矣。哀公不聽魯夏之言，以嬖妾為夫人，則更不知禮。禮屬於火，此司鐸火之所以踰公宮乎？幸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不然，周官一書將蕩然無存矣。

五月。宰人宰官也。周官即周禮周公居攝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書成而未實行者。

百話解釋 周朝魯國的釁夏做了宗人官。這時候魯哀公很寵愛公子荆的母親。想要立他做了夫人。就叫釁夏把册立夫人的禮節拿了上來。釁夏說。這是沒有的。魯哀公生了氣說。你做的管禮官。要曉得册立夫人。是國家的一種大禮。怎麼可以說。是沒有的呢。他又回對道。魯國的上代周公和武公的夫人。都是正式迎娶薛國的孝公惠公的夫人。都是正式迎娶商國的。自從桓公以下。都是正式迎娶齊國的。這種正當當的禮節。是有的。現在你把妾來立做了夫人。那末我們魯國裏。向來沒有這種禮節的。魯哀公不肯聽。終於把公子荆的母親立做了夫人。把公子荆做了世子。從此以後。魯國的人就很厭惡他了。

韓順修道
同縣相招
禮須來學
以謝隗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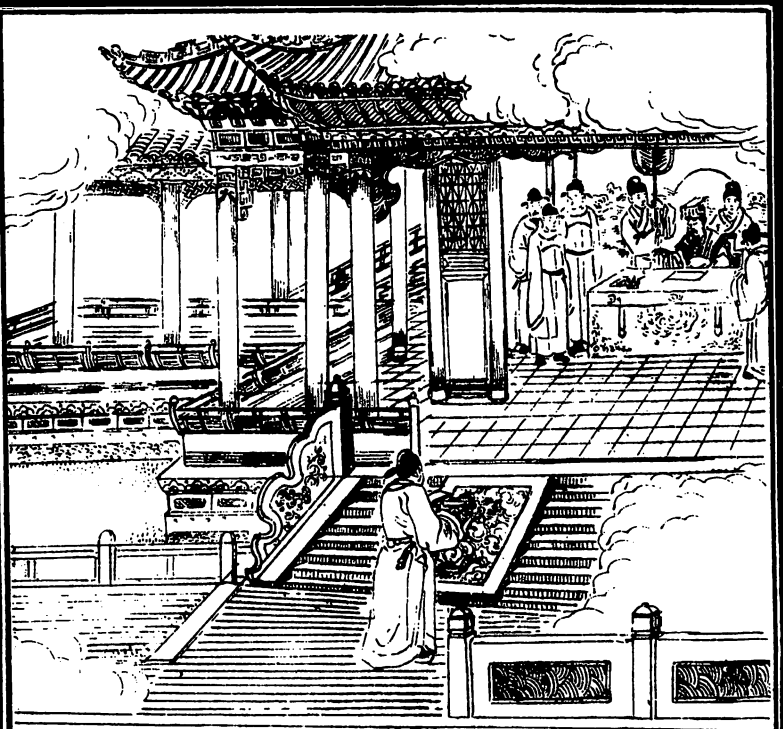
冀在今甘肅伏羌縣。辟音璧。徵召也。州宰州之長官。南山即終南山。隗音危上聲。瞿音攫。驚顧貌。四勿即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也。餘見前。西州指隴西。繩糾人之失也。

韓順謝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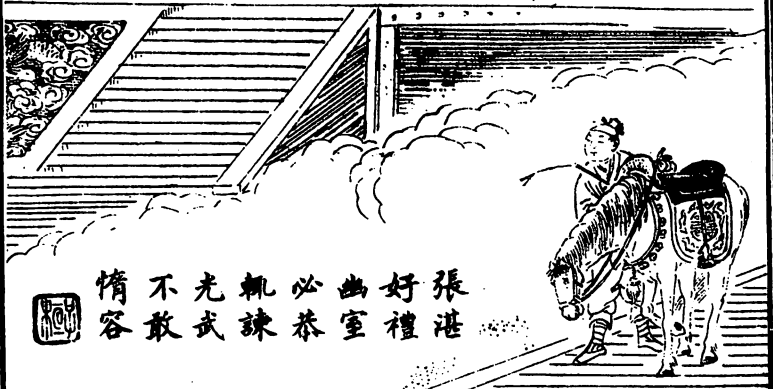
漢韓順字子良冀人。以素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修道。同縣隗囂等起兵。以順道術深遠。遣人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之。瞿然不能強屈。其後囂等皆滅。惟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修道以四勿為箴。重道以尊師為本。此禮之當然耳。隗囂自稱上將軍。西州且大震矣。而韓順山居修道。執操不回。因其使以拒其聘。夫固非自尊自大也。亦以禮繩之耳。隗囂安能屈之哉。

白話解釋 漢朝時候有箇姓韓名順的。表字子良。是冀地方的人。因為他的品行一向很清白。所以朝廷裏徵召他去。做縣官。韓順不肯去。當王莽末年的時候。在南山地方隱下了。修道。他同縣的隗囂一班人起了兵。因為羨慕韓順的道術。是很深遠的。所以差了人送去很厚重的禮物。說着很客氣的話。去聘請他來做了隗囂一班人的老師。韓順就對差來的人辭謝着說。照禮法上說。學生只有到老師那兒來學的。沒有老師到了學生那兒去教的。就是要拜我做老師。那末到深山裏來就好了。隗囂聽了很驚異。終沒有方法去屈服他。後來隗囂等一班人都滅亡了。只有韓順仍舊很安然地隱棲在深山裏。他很貧苦很清白的盡了天年。

八德須知三集禮 張湛修楚



十一



張湛好禮 必恭必敬 輒諫不武 光武不情 容

張湛修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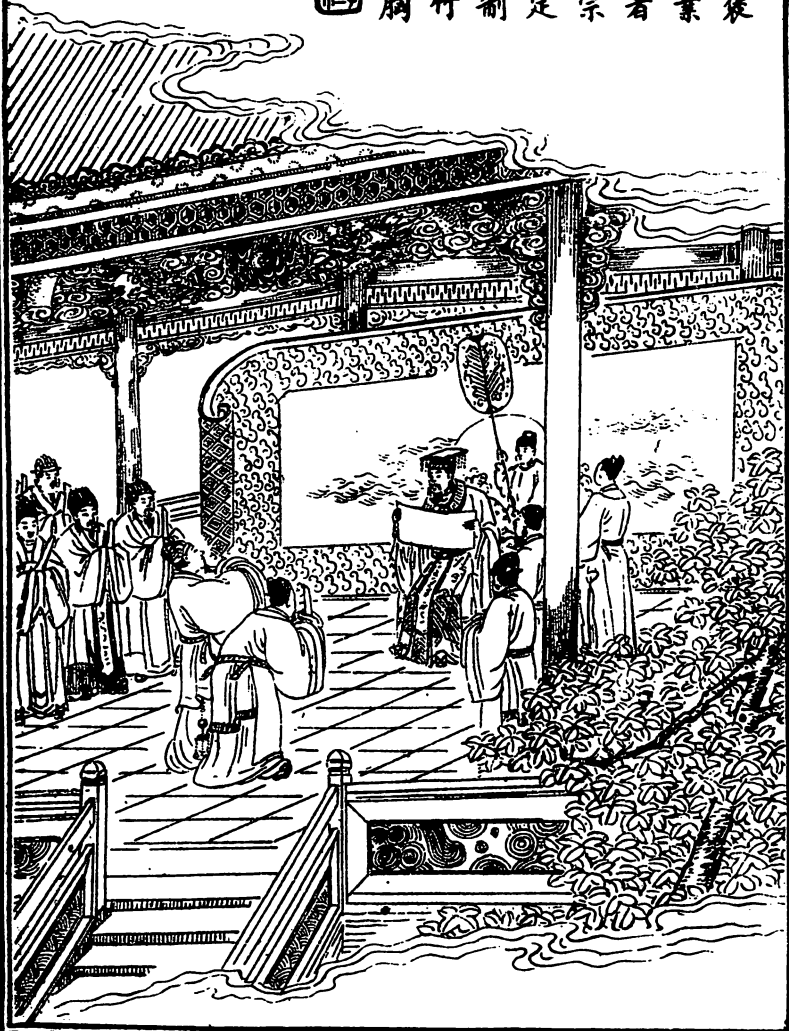
幽暗也。三輔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今陝西省中部之地。儀兼猶法則言為人。所取則也。太子太傅以德義傳太子者位次於太師。鷄有耀遠二音鳥名。魏徵拜諫議大夫犯顏敢諫。太宗敬憚之。

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雖居幽室。必自修整。遇妻子以禮法。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諫。嘗乘白馬。帝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後為太子太傅。人惟持躬以禮。則凡不合禮之事。每不敢為其所知。甚且為君者亦畏其見知也。唐太宗死鷄於懷。畏魏徵知之也。玄宗引鑑不樂。畏韓休知之也。而光武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將復諫。非以其好禮乎。

故藏鷄於懷。不令見引鑑。不見指臨鏡。見貌瘦事。轉休為相。峭鯁盡言。於時政多所裨補。

〔白話解釋〕漢朝張湛的為人。謹嚴有禮。舉動有法。雖然在幽暗的地方。也一定很整齊的。對待妻子也很恭謹。在鄉黨裏的時候。言語很端詳。臉色很方正。三輔地方的人。都把他做模範。有人說張湛這種行為。都是詐偽的行為。張湛聽到了。就笑着說。我就算是詐偽的。不過別人家詐偽的都是惡。我獨詐偽的是善。豈不是也可以的麼。光武皇帝在朝堂的時候。閒或有點怠惰的神氣。張湛一定勸諫的。張湛常常騎着白馬。所以皇帝看見了張湛。每每說。白馬生又要來勸諫我了。後來叫他做了太子太傅。

曹張儒宗所定禮制成竹在胸



慶氏即慶
 晉與大戴
 小戴同受
 后蒼之學
 者
 博士以經
 教子弟之
 官
 諺俗語也
 聚訟爭論
 者取莫衷
 一是也
 大章樂名
 所以別天
 地人之道
 也
 夔堯之樂
 官名一夔
 祇夔一人
 也

曹褒儒宗

漢曹褒字叔通。父充。傳慶氏禮。為博士。褒傳父業。博
 文識古。為儒者宗。章帝朝。為博士。帝召其定禮制。班
 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
 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
 矣。乃授褒叔孫通禮儀十二篇。命依禮條正以施行。
 叔孫通起朝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章帝以其
 制散畧不合經。命褒條正之。乃巢堪班固相繼見
 阻。幸章帝深知儒生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
 以時立。毅然任之。冠婚吉凶制度。遂得以悉定爾。

八德須知三集禮曹褒儒宗

十三

朝儀謂臣
朝君之禮
制也
拘繫猶拘
束也

〔白話解釋〕漢朝曹褒表字叔通。他的父親就叫曹充。受傳了慶氏的禮學。做了博士。曹褒又受傳了父親的禮學。學問很博。古來的事也記得很多。所以做了當時一班讀書人的宗主。他在章帝的時候。做了博士。皇帝命他議定禮法的制度。班固以為這件事很大。應當集合了許多有學問的人。大家討論得失。皇帝道。俗語說。在道路旁邊造房子。三年工夫。也不會造成功的。如若會合了禮學家。大家來討論。這就叫他們來爭論聚訟的了。從前堯帝作大章的樂。只用一箇夔就夠了。於是就把叔孫通的禮儀十二篇給了曹褒。命他一條條的修正了去施行。



徐禪恭讓
下榻陳善
難酒祭奠
不敢憚煩

徐穉恭祭

榻林之狀而長者

生芻乾草也

孺子穉之字

辟音解見前

絮酒以綿絮漬酒中

暴乾用時投諸水使有酒氣

齋有容躋二音持也

具器具價值

漢徐穉恭儉義讓。所居人服其德。太守陳蕃特設榻以禮之。去則懸其榻馬。郭林宗母喪。穉致生芻一束於其廬前而去。林宗曰：必徐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必以隻雞絮酒往奠。奠畢即還。不見喪主。語云：禮義生於富足。徐穉則貧而自食其力者也。嘗事黃瓊。瓊沒。穉無資前往會葬。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值。然後得前。何其深於禮義耶。陳蕃特設榻待之。林宗言無德當之。蓋皆中心悅而誠服矣。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徐穉表字孺子。他的為人恭謹節儉。仁義謙讓。所以凡是同他住看的人都很佩服他的道德。太守陳蕃特地給他備了一具卧榻。用禮去招待他。徐穉回去的時候就把這具卧榻挂了起來。郭林宗的母親死了。徐穉就送了一把乾草去放在墳旁邊的茅蓬門口。就去了。郭林宗見了說這箇一定是徐孺子所幹的。詩經裏說「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不過我有什麼道德可以當得起呢。有許多人陸續請徐穉去做官。徐穉雖然終不肯去。但是到了他們死了。他一定備了一隻雞一壺酒去祭奠的。可是祭完了就立刻回來。不見喪家的主人。

常林七歲
有客造門
臨子字父
非禮不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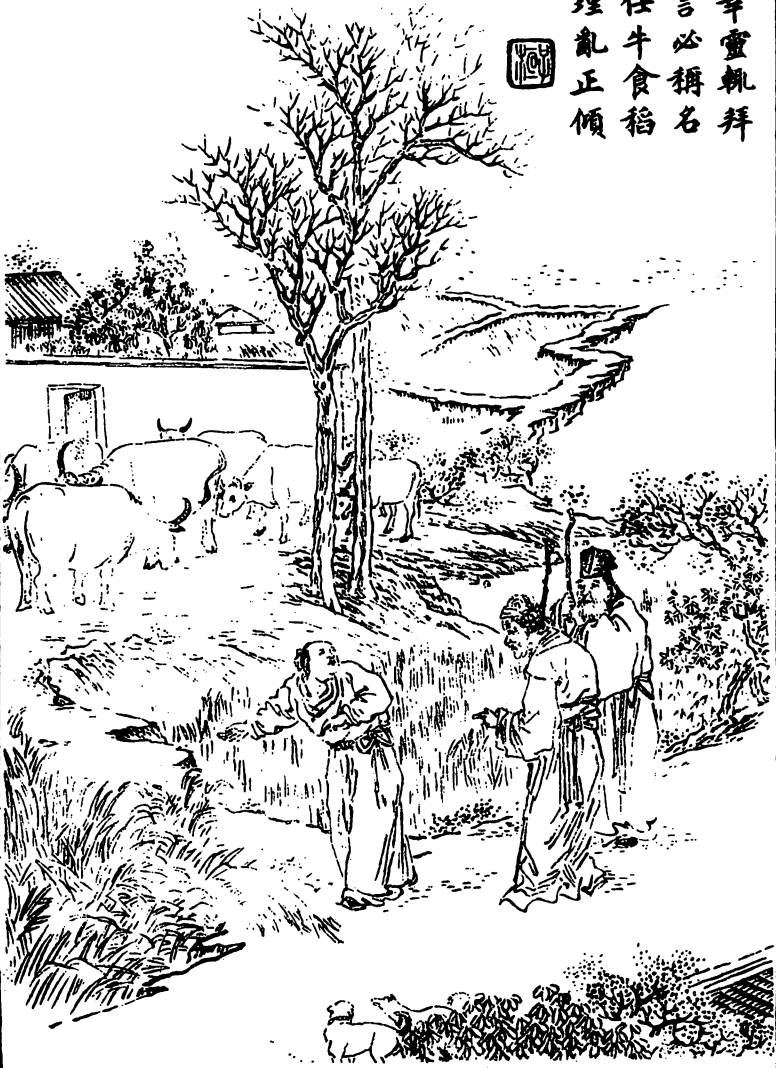
河內故治。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父黨古謂宗族。此則兼父之親友言。音遺去聲。音慥至也。刺史官名。漢武帝置。部刺史督察郡國。魏晉時其權益重。先輩文人學士輩行在先者之稱。

常林對客

魏常林字伯槐。河內人。伯先之子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不。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累官為刺史。司馬懿以先輩視林。每見必拜。或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貴則非我所知。拜亦非我所強也。言者慙而退。陳寔之子元方。年七歲。而謂其父友之無信。常伯先之子林。亦七歲。則謂其父黨之無禮。夫以七歲之幼童。而能知禮之所在。蓋亦鮮矣。至薄司馬懿而不止其拜。尤足稱焉。

白話解釋三國時候。魏國有箇姓常名林的人。表字伯槐。是河內地地方的人。就是常伯先的兒子。當他七歲的時候。有一箇父親的朋友。到他的家裏來。問常林道。伯先在家裏麼。常林不去。回對他的話。那箇客人說。你看見了父親的朋友。爲什麼不拜呢。常林說。雖然在道理上講。我是應當拜你的。不過你對了兒子的面前。叫着人家父親的名字。這也未免太無禮了。我還要拜你做什麼呢。後來常林做到了刺史官。司馬懿用先輩的禮節待常林。因此看見常林的時候。一定拜着。有人對他說。現在司馬公很貴了。你應當勸住了他的拜纔好。常林說。貴不貴。我是不管的。就是拜。也不是我勉強他的呵。那箇說話的人。覺得很慚愧地走去了。

幸靈執拜
言必稱名
任牛食稻
理亂正傾



幸靈至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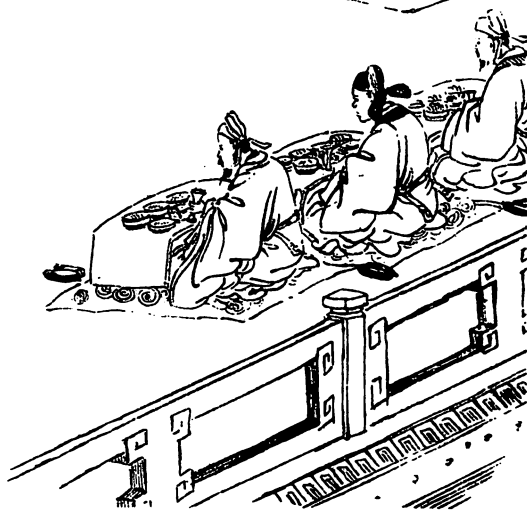
慍色見前。失上聲音。香短折也。理治之也。驅逐之使去也。

整飭謂事有條理也。故凡整頓之者亦曰整飭。

晉幸靈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輒言己名。小人或侵辱之。無慍色。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父母見而問之。靈曰。此稻欲得終其性。牛犯之。靈可不收之乎。禮在整飭。不可紊亂。故重禮之人。必先整飭己躬。推而整飭他人。整飭萬物。蓋發端於恭敬辭讓也。幸靈見人先拜。其恭敬何如耶。言必稱名。其辭讓奚如耶。而其整飭且及於物類。不愧為聖道中人。

〔白話解釋〕〔晉〕朝有箇幸靈。生性非常恭謹。看見了人。他一定先拜着。口裏稱着自己的名字。有一班小人。或者去侵犯他。羞辱他。他也沒有恨怨的神氣。凡是山上樹林裏的草木。有受了傷倒着的。他一定給他扶起了。器皿物件有在路上倒覆了的。他一定給他扶正了。有一回。他的爺娘叫他去管稻。一羣牛來喫稻了。幸靈看見了。也不去趕牛。等到牛走去了。幸靈纔走過去。理着殘亂的稻。父親和母親看見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幸靈說道。這些稻一定要成全了他的天性。可是那牛去侵犯了他。靈怎麼可以不給他理值箇清楚呢。

蔡約躡履
不改操存
見稱明帝
禮度之門



按濟陽郡考城縣南宋置齊因之餘見本集卷二第九則。安吉南齊置當在湖北境。今無查。左長史司徒之屬官。補政尚書省之官。履音劇。木橋也。躡音轟。蹈也。履也。太常寺卿掌宗廟禮

蔡約躡履

南齊蔡約字景為濟陽考城人。興宗之子也。夷淡不與世雜。少尚宋。考武帝安吉公主仕齊。累遷司徒左長史。明帝為錄尚書補政。百官脫履列席。約躡履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及卒。贈太常寺卿。

躡履不改。非故異於眾也。蓋秉於祖若父之方嚴耳。王耽之嘗言蔡豫章在相府。武帝私宴之日。未嘗相召。宋主狎侮羣臣。致有王老儉。劉老慳。顏老齷等名稱。獨憚興宗。不敢侵媒。故稱禮度之門也。

儀之官。
豫章指與

宗。

宋王呼王

玄謀為老

儉。劉秀之

為老慳。顏

師伯為老

。伯也。又慢

也。

嫌與蔡通

也。

白話解釋南齊的蔡約。表字景為濟陽考城地方的人。就是蔡興宗的兒子。生性夷沖淡泊。不喜歡和世上一班人夾雜。從小就娶了宋孝武帝的女兒安吉公主做妻子。後來在齊朝做了司徒左長司的官。這時候明帝還做着錄尚書補政的官。朝上的百官都去賀他。坐席的時候。一班人都脫去了鞋子。只有蔡約穿着不脫。明帝對江祐說道。蔡家是一份有禮法的人家。所以他們家裏出來的人的品行。是很可觀的。江祐說。漢朝大將軍衛青的座上有箇長揖不拜的賓客。名叫汲黯。到現在又見了降貴重禮的美事了。後來蔡約死了。封了太常寺卿。

柳靖禮法嚴肅家規
子弟有過自責下帷



河南在今河南新野縣東北一云在洛陽縣東北三十里。廣德今安徽縣名。秩官所食之祿也。嚴君易家人卦謂父母。今人尊稱父謂嚴君。帷幔也。俗稱門幕。許武繆彤事均詳初集卷二。

柳靖下帷

梁柳靖為河南廣德二郡太守。皆著政績。秩滿還鄉。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然後見之。治家最有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惟恐柳廣德知之也。許武弟不率教。跪廟自罪。繆彤婦求離異。掩戶自撾。仇覽妻孥有過。免冠自咎。皆漢代事也。乃柳靖子弟有過。則下帷自責。不特子弟謝之。甚且鄉里化之。人各以禮法齊其家。又何難國治天下平乎。

仇覽事。詳
初集卷五
第六則。
免官。免去
其官也。

〔白話解釋〕梁朝時候柳靖做了河南廣德兩箇地方的太守官。很有政績。期限滿了。就告了老。回到家裏。關起了大門。獨自養靜。天天所對着的。只有琴書二種吧了。他的足跡。不踏到園亭裏。有十年。子弟們敬奉他像嚴父一樣。有時候子弟們有了過失。柳靖一定放下了門幕。自己責問着。於是大大小小的。在庭中拜着謝罪。他纔肯見他們。柳靖的治家最有禮法。鄉邨裏的人也慢慢地受了他的感化了。有時候做了件不好的事。大家說恐怕給柳廣德曉得了。

八德須知三集禮慶明儼然

慶明 嚴肅 清德 流傳 雖在 私室 終日 儼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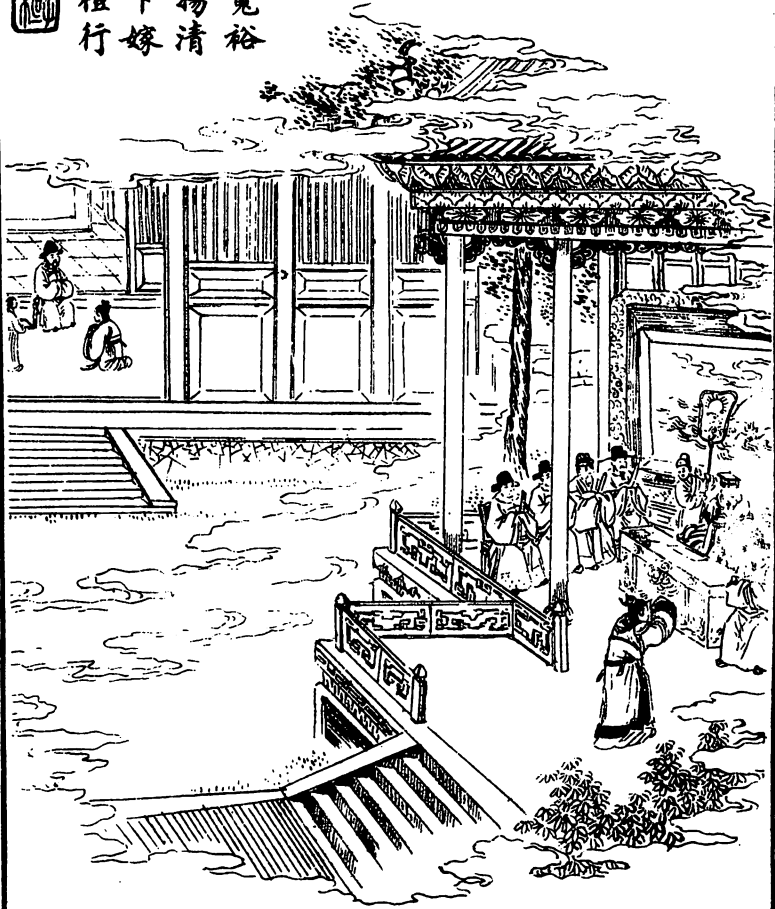
儼然矜莊
 貌。荆襄指湖
 北襄陽一
 帶而言。
 都督統領
 諸軍之官。
 三荆指荆
 州外又分
 東南二州。
 尚書官名。
 鄆國公。張
 孫之封號。
 吏部舊官
 一。制六部之

慶明儼然

北魏張孫慶明。賜名儉。少方正。有操行。神采嚴肅。雖
 在私室。終日儼然。文帝深敬之。時荆襄初附。詔儉都
 督三荆等十二州軍。荆蠻舊俗。少不事長。儉殷勤勸
 導。風俗大革。後為尚書。嘗與羣公侍坐。文帝謂左右
 曰。此公嫺雅。孤每與語。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也。
 鄆國公狀貌魁偉。而神采嚴肅。性不妄交。非其同
 志。雖貴遊。造其門。亦不與見。其督荆時。務廣農桑。
 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部表請為
 構清德樓。文帝又賜改名為儉。其廉德可概見已。

〔白話解釋〕北魏的長孫慶明。皇帝送了他一箇名字叫做儉。幼
小時候做人就很方正。有操守。神氣很嚴肅。雖然在自己的私
屋裏。仍然鎮天價很端莊的。沒有放蕩的樣子。文帝非常敬重
他。這時候荆襄地方初來投降。皇帝就命長孫儉統領三荆
等等地方十二州的軍隊。做了都督。荆蠻地方的舊習慣。小輩
的人不去事奉長輩的。長孫儉覺得這箇陋俗是不好的。就很
殷勤地去勸導他們。教做兒子的要孝順父親母親。做弟弟的
要敬重哥哥。於是那地方的風俗就改了過來。後來長孫儉做
了尚書。有一次同了一班臣子。在皇帝的旁邊坐着。文帝對左
右的人說。這位先生又幽靜。又文雅。我對他說話的時候。一定
很肅然。很恭敬的對他說。恐怕一箇不留神就有了過失呵。

王珪寬裕
激濁揚清
公主下嫁
鹽饋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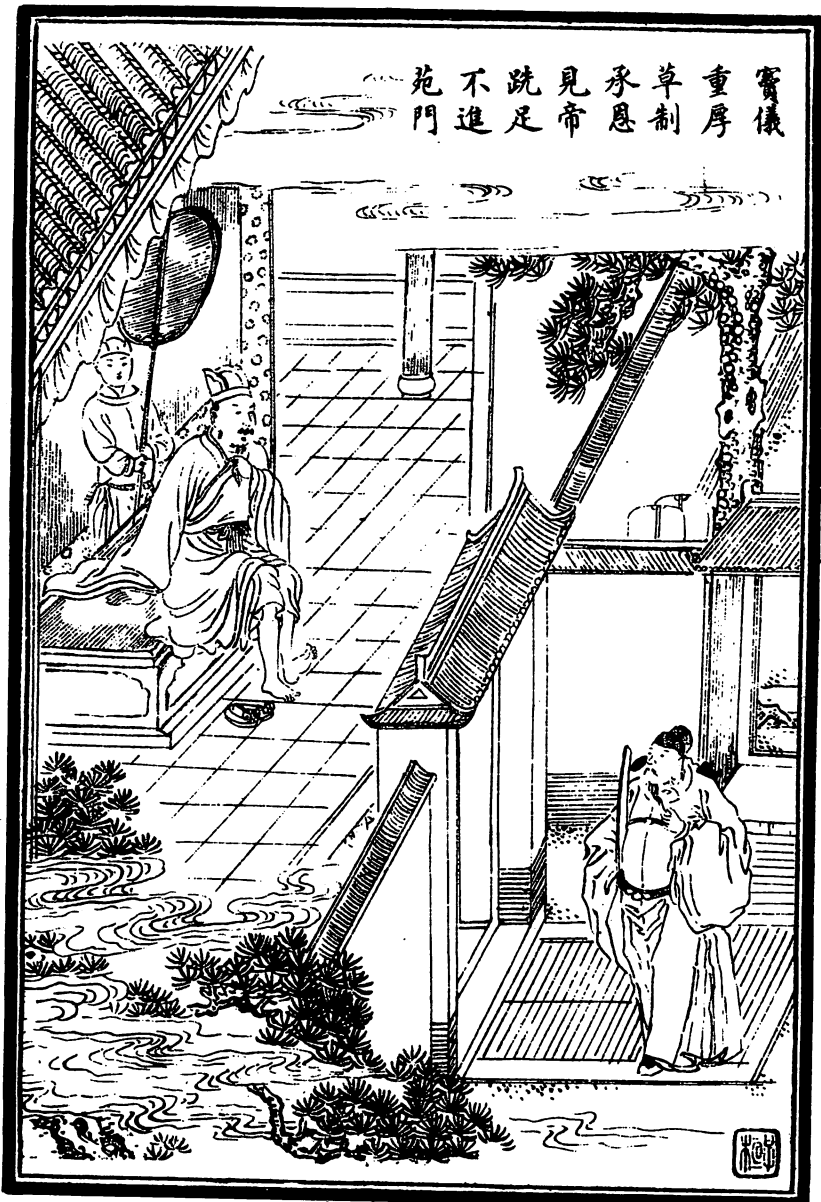
王珪循禮

品藻鑒別
流品也。
激濁揚清。
除惡舉善
之義。
魏在今河
北大名縣
西或曰河
南安陽縣
南平今湖
南藍山縣
治。
笄簪也。女
子成年時
用以安髮
者。
鹽饋。鹽手
饋食也。

唐王珪性寬裕。盡心所事。故太宗重用之。上命品藻諸臣。自以為激濁揚清。嫉惡好善。餘亦服其確論。上命珪為魏王泰師。泰見珪先拜。珪以師道自居。上以南平公主嫁珪之子敬直。珪曰。主上循禮法。當令公主謁見。以成國家之美。乃坐。令公主執笄行鹽饋禮。先君曰。王公正直人也。能以禮自持。屈抑人主。為魏王師。以道自尊。公主下嫁。向不以婦禮事舅姑。珪獨與妻就席坐。使行婦禮。非君臣遇合之深。馬能革此弊俗。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箇姓王名珪的人。生性非常寬和。盡力做着他職分內所應做的事。所以太宗皇帝非常重用他。有一次皇上命他評品着當時候朝廷裏的一班臣子。他自己批評自己。用了「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八箇字。這也可見得他的為人的一斑了。他批評別人的話。人家也說他批評得很的確。皇帝命王珪做了封魏王名泰的師傅。泰見了王珪先拜着了。王珪就用了先生見學生的禮答了。皇上把南平公主嫁給了王珪的兒子名王敬直的做妻子。王珪就說。皇上是很講禮法的。他一切的舉動都依了禮做。應當教公主來拜見公公。以成就國家上的一段佳話。於是自己就坐下了。叫南平公主行了一箇媳婦見公公的洗手進食禮。

賓儀重厚
草制承恩
見帝足
不進苑門



酒失酒後過失也

宿儒老成博學之士

草制謂起草擬制書也

憤音責。韜

髮之中。本

覆於額上

岸憤謂露

其額脫畧

之意也。跌不着鞋

也。斂容。矜以

自持也。

竇儀重厚

宋竇儀字可象。先是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嘗召儀草制，至苑門見上，岸憤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上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上斂容謝之。先君謂竇公誠實君子也。守正不污，故深為太祖器重。太祖平蜀後，宮人有鏡，背識乾德四年。上因與己年號同，召儀問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有此號。上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禮儒者。

〔白話解釋〕宋朝的竇儀。表字可象。起先有箇學士姓王名著的。因為酒醉了。犯了罪。免了官。太祖就對宰相說。宮殿裏是深嚴的地方。應當選擇一箇品行老成。學問弘博的人來纔好。范質說。竇儀的為人清介厚重。可以當這箇重任的。太祖說的確非那箇人不可。有一天皇帝召了竇儀去起草制書。到了宮門口。看見皇上還着了便服。露了額。赤了腳的坐着。竇儀就在宮門口立住了。不肯進去。皇帝立刻叫人拿了冠帶。穿着好了。竇儀纔走進去。對皇帝說。皇上是箇開國的皇帝。創了基業。傳給子孫。應當用禮法昭示天下。太祖聽了。就改了面色。謝着他的美意。



若冲整飭著不
解衣坐無
傾側明辨
是非



若沖謹飭

汪名大獻。陳名居仁。樓名鑰。藝音孰。家學也。

敵己與己。匹敵也。貸音態。假借也。失怙恃。言父母皆亡也。總角。男女未冠。笄者之稱。

宋鄭若沖與汪陳樓三人同硯。相友善。汪等貴顯。若沖不造其門。自置書塾。聚書數千。延師訓子。雖卧病不廢書。平居謹飭。雖盛暑。衣不露體。冠履雖敝無垢。口絕戲言。坐不傾側。接後進如敵己。與人交恐傷其意。至於明是非。辨義理。雖片辭不少貸。學者嚴憚焉。考若沖少失怙恃。育於伯父章。未總角。已奇之。無他。以其平居謹飭也。稍長。力學。恥為舉子。故同里汪大獻陳居仁樓鑰輩。後皆貴顯。未嘗一造其門。而其飭躬維謹。尤足為天下後世法。

〔白話解釋〕**困**朝時候。有箇鄭若沖。在幼小時候。是和汪大猷陳居仁樓鑰三箇人。同在一塊兒讀書的。並且朋友間的感情都很好。後來汪陳樓三箇人都做了官。很貴顯了。鄭若沖卻從不走。到他們的家裏去了。自己在家裏設了一箇家塾。置了好幾千卷的書。請了一箇先生來教兒子的書。自己就是在生病的時候。也從沒有丟了書不看的。平日很謹慎修飾。就在大暑天。從不袒露了身體。鞋帽雖然破舊了。可是沒有污穢的地方。口裏沒有遊戲的話。坐的時候。從沒有斜着靠了的。接待後輩的人。仍像待平輩一樣的恭敬。和人家交往。常常恐怕傷了他的意。至於在辨明一件事的是和非。義和利的時候。他的意思就很堅決了。連一句話也不肯假借。讀書的人都非常懼憚他。

王柏主敬
持正履端
子弟白事
見必衣冠



惕懼也。

箴。規戒之文體也。廟家廟。

白事。有事稟白也。

經綸。喻規畫政治也。

過。絕也。謝。良佐世居上蔡。為洛學之魁。有德年老者。有德望者。

王柏敬齋

宋王柏號長嘯。後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號魯齋。自著敬齋箴。圖出一敬字。為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垂歿。整冠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終。年七十有八。士有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過其躬也。柏每以此語士大夫。由其愛人。以德耳。所講謝上蔡居敬貴窮理之旨。條暢瑩白。聽者悚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焉。

百話解釋困朝時候有箇王柏起初別號長嘯後來他做了一部論語通旨解釋到「居處恭執事敬」的這兩句他就覺得心上很驚懼很覺悟的樣子說道長嘯這箇名字不是聖人門下恭敬的道理於是就改了一箇別號叫做魯齋自己也做了一篇敬齋箴圖拈出了一箇敬字做着日用並且要親自去實行的規則天纔亮的時候就到家廟裏去拜祖宗治理家政很嚴厲整齊當夏天的時候他就關了門在閣子裏靜坐着子弟們有事去稟白非着好衣帽是不見的在他快要死的時候整了帽很端正地坐着命婦女都退出了房門只有一班子姪和門人送了他的終這時候他的年紀已經有七十八歲了。

大和家事
依禮而行
歲時上壽
酌彼兕觥



八德類知三集禮大和家規

二十九



大和家規

朱子家禮
 即宋朱晦
 庵所著一
 家禮儀之
 書
 頌班也頭
 半白班班
 者也
 歲時令節
 也
 雁行謂相
 次而行如
 雁之有行
 列也
 左序東序
 奉觴上壽
 兩手奉酒
 以致祝也

元鄭大和性方正。繼其從兄文嗣主家事。嚴而有恩。冠昏喪葬。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子弟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為有三代遺風。鄭氏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孫從化。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不預家政。宗族里閭。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見史記
銜連接之
謂

〔白話解釋〕元朝時候有箇鄭大和。生性非常方正。他繼續了他的堂哥哥鄭文嗣。管理了家務。很嚴肅。又頗有恩惠。凡是他們家裏舉行冠昏喪葬等等禮節的時候。他一定依照了晦庵先生所著的朱子家禮去施行。家裏的子弟們有了過失。不管他是年紀老了。頭髮半白的人。總還要用家法去打他。到了四時八節的時候。鄭大和坐在堂上。一班子姪們都穿戴了衣帽。照次序排着。立在左邊。一箇箇又依着次序上去。拜跪了捧酒。上去給他上壽。禮完了。就謹肅了容色。拱着手從右邊退出去。他們的腳步。大家都是相銜接的。不敢稍稍地參差了一點兒。看見他們行禮的人。都非常歎息佩服。說他們還有三代的遺風。



錢唐彊直
立講虞書
祀孔之禮
疏復其初



〔白話解釋〕明朝的錢唐做人很剛強正直。有一次皇帝命他講解書經。錢唐就在殿階上立着講。有人彈參錢唐說他不曉得君臣的禮節。錢唐正色說對皇上陳說古來聖賢皇帝的治道。就是不跪下講。也不能算是倨傲的事。洪武二年的時候。皇帝命孔廟的祭祀。只須在孔夫子的故鄉曲阜地方舉行。天下別的地方不必祭祀。錢唐就上了一封奏章。說孔夫子的教化。是一直可以流傳到萬世。天下的人。箇箇都很尊敬他的教化。所以天下各地方。都要祭祀孔夫子。這是報本的大禮。無論如何是不能廢除的。過了許多時候。纔依了他的話。

薛瑄言動
共仰儀型
蒼頭悲泣
得免行刑



薛瑄復性

復性。回復本性也。

屹立。森然不動貌。

蒼頭。僕隸也。爨下。竈下也。

擴充。推廣而充滿之。

明薛瑄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言動咸可法。皆呼為薛夫子。時公卿見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拜之。瑄亦無加禮。乃誣瑄受賄。下獄論死。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泣於爨下。問其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乃免。許止淨謂薛夫子將行刑。而王振之蒼頭乃悲泣。豈非盛德感人。有不可思議者乎。三子求代死。不允。而見蒼頭一泣得解。可知雖殘忍小人。惻隱之心仍在。所惜者。不能擴充。反加桎亡耳。

謂。括手械也。括亡言為。利微所制。而亡失其。本心也。

百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薛瑄他的修身和教訓學人都以回復了人心的本性為主。所以他的一言一動都可以做人家的模範。一班人都叫他薛夫子的。這時候王振非常有勢力。朝廷裏的大官看見了王振就趕着下拜。獨有薛瑄儼然立着不動。王振趕上前去向他下拜。薛瑄也不去回他的禮。於是王振恨極了。誣告薛瑄受了賄。就把他關在監牢裏定了死罪。薛瑄有三箇兒子。兒子們情願一箇代父親死。兩箇去充軍。可是王振總不肯答應。等到快要綁到法場裏去行刑的時候。王振家裏有箇老用人。在竈下流着眼淚。王振見了。就問他是什麼緣故。可是他哭得愈加悲傷了。說道我曉得今天薛夫子快要去殺了。王振聽了這句話。心裏也感動了。於是就免了薛瑄的罪。

潘府知縣禮教傳宣
衰經疏請執喪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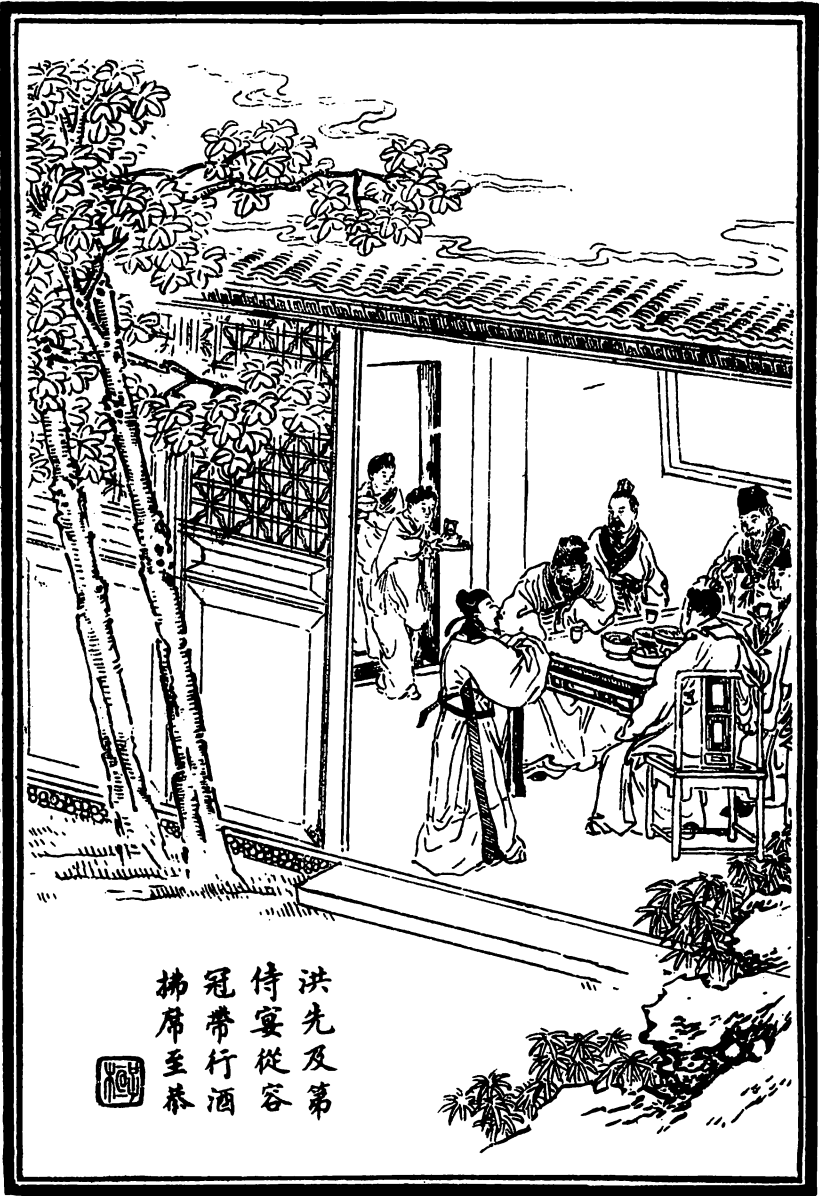


長樂。即今廣東五華縣。踐阼。謂人君嗣位也。衰。音崔。同練。衰經。喪服也。提學。提舉學務之官。屬於按察分司。斬衰。喪服之最重者。以至粗麻布為之。旁及下邊皆不縫。由裏見前。

潘府教民

明潘府為長樂知縣。教民行朱子家禮。躬行郊野。勞問疾苦。憲宗崩。孝宗踐阼甫二十日。禮官請衰服。御西角門視事。翌日釋衰易素。府疏請行三年喪。不可廢禮。疏入。衰經待罪。詔禮官詳議。尚書馬文升知其賢。超拜廣東提學副使。府以母老乞休。不待命即歸。喪禮禮之大者。子為父。臣為君。皆斬衰三年。烏可短喪乎。孝宗惻怛。由衰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惟羣臣僉謀短喪。府獨衰經上疏。以復三代舊制。此匡扶禮教實多。且教民行朱子家禮。洵致君澤民矣。

〔白話解釋〕明朝有箇姓潘名府的人。在長樂地方做了知縣官。教百姓一切要依照晦庵先生所著的朱子家禮去做。自己親自到郊野裏去慰問百姓們的疾苦。後來憲宗皇帝死了。孝宗做了皇帝。纔二十天。禮官請皇上穿了粗麻的喪服。在西角門那兒辦事。第二天就脫了粗麻喪服。換了素服。潘府上奏章去說。請皇上要實行三年的喪。不可廢了禮。這封奏章上去了。以後他就穿了喪服。等候辦罪。皇上就命禮官把這件事詳細討論。尚書馬文升很知道他的賢良。就給他陞了廣東的提學副使。潘府因為母親的年紀老了。就請求回去奉養母親。還沒有等到上面的批示出來。他就回去了。



洪先及第
侍宴從容
冠帶行酒
拂席至恭



洪先行酒

明羅洪先字達夫嘉靖進士第一。授修撰。即請告歸。事親孝。父每速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遭父母喪。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嘗云。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山中有石洞。舊為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蓮。謝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戶。卒諡文莊。

父速客。子行酒。禮也。而洪先已大魁天下。辭官告養。以事雙親。每於其父宴客之時。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以榮其父。并及其父之賓。似為過禮乎。非也。禮云。父子不同席。則洪先冠帶行酒。是禮也。

嘉靖世宗年號。修撰掌修國史之官。其後為狀元所專就之職。故稱狀元為殿撰。速客。召客也。苦塊。哀親之在上。以土塊為枕也。蔬食。菜食也。粗食也。葺。音緝。修補也。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羅洪先。表字達夫。在嘉靖年間。中了狀元。做了修撰官。就辭官回去。他服事父母非常孝順。每逢他父親請客的時候。羅洪先就穿了禮服來行酒。拂席授几。都很恭敬地做着。後來遭了爺娘的喪。睡在草薦上。用泥塊做了枕頭。吃的是蔬菜。足跡不踏進內室有三年。他常常說。讀書人的學問在於用世。可是第一要把沒有利欲做根本。山裏有箇石洞。從前有老虎在那裏做窠的。他就在石洞裏蓋了一間茅屋。取名叫做石蓮。謝絕了賓客。獨自在一箇榻上靜靜地坐着。有三年不走出門外來。死了以後。謚法叫做文莊。

起首四句均見論語

呂祖謙字伯恭所著有東萊集東萊先生以下皆呂子原禮文禘大祭也酬酢勸酒也王答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一說猶應對也制節制裁制也

緒餘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倫常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不立於禮。非禮無行也。呂東萊曰。夫禮也者。所以定尊卑。明貴賤。辨等列。序少長。習威儀。人所不能外其規矩者也。而況朝廟禘獻。非禮不能昭其誠。冠婚喪祭。非禮不能盡其情。賓朋酬酢。非禮不能表其敬。禮之為用。豈可須臾離乎。人能以禮制心。則奸盜詐偽之端。必不作。人能以禮制事。則犯上作亂之事。必不為。故禮也者。持身涉世之要端。亦即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義

清抄自五道人題



●乾德義字詩

義路皆由直道行浮塵富貴等雲輕
大人所在通權變君子之交見性情
羞惡初心求則得剛方正氣集而生
浩然養到充天地時措咸宜著令名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義到精時勇任行輪輿梓匠辨尊臚
守經貴有權衡道制事原無適莫情
遇合君臣笑廢節遭逢患難敢偷生
浮雲富貴師東魯由路方成烈士名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世獨紛紛利路行黃金爲重德爲輕
錘鍊必較無仁道慷慨難聞近俗情
古有舍生而取義今多取義以求生
當年祖邀賙貧乏博得千秋萬載名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記得蘇公偶夜行聞聲遺屋百纏輕
王修滅族猶無限杵臼存孤最有情
蹈海避秦持正論投淵拒闕見平生
當年簿錄林融黨不惜焚廬毀姓名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二疊韻

事理相宜便進行模稜兩可諉非輕
麥舟助葬欽高誼價券膏焚燹衆情
札附曹誠能讓國左衛杜伯不求生
成仁取義希賢聖竹帛流傳萬世名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大義當如大路行浮雲富貴早心輕
鄉鄰周急非圖報朋友通財豈肯情
言行無惟所在朋交常彼擊偷偷生
夷齊採食西山蕨青史於今負盛名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義爲正路任人行視若浮雲富貴輕
全仗通財懷俠性且將焚券市民情
躬耕草野揆時勢誼結桃園共死生
舉措自如凡事慎常存浩氣負賢名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義路當前舍弗行自私自利自相輕
孔光稱莽終無謂關聖居曹豈徇情
志在春秋心有主贊藏衣帶死如生
浩然正氣蒼冥塞萬古長留身後名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頂天立地敢無行赴義寧將性命輕
誓不帶秦昭大節憤然援宋表同情
關公曾舍曹瞞死鮑叔能超仲父生
最仰大軍紅十字旌旗到處負聲名

●湖南乾城谷錦堂十四疊韻

只爲求仁強恕行黃金糞土視同輕
空傳燕趙多慷慨那比雷陳見性情
繫馬耕莘寧肯顧併糧適楚竟全生
義田更有遺風在千古爭傳文正名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義重桃園挂印行封金視若一毛輕
五旬環妾忘新侶千足求妻念舊情
救友進之真烈士葬師云傲亦門生
岷州變俗稱慈母大德從來必得名

●安徽蕪湖程大猷六疊韻

君子從來蕩蕩行繁華富貴等毛輕
挺身請代欽高節劉頌相交見至情
扶漢伐吳先誓死帝秦說趙敢貪生
精神不朽充天地史冊堂皇有令名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義精仁熟陷中行處世權衡孰重輕
直義浩然成正氣發抒事業見真情
臨財臨難心毋苟安國安民膽自生
千古英雄今已沒昭垂青史著芳名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焚券馮諼一意行爲君子義敢相輕
病來攻郡難離友富不易妻兒至情
豔羨范公周衆族孰如云傲葬先生
諸賢高行光千古史冊長垂不朽名

●安徽貴池姚沛芸十五疊韻

義理所存必勇行顯官厚祿早心輕
求妻千疋欽高誼歸女十人見至情
鮑叔分金紓友困馮諼焚券恤民生
經商報主徐家僕教子延師並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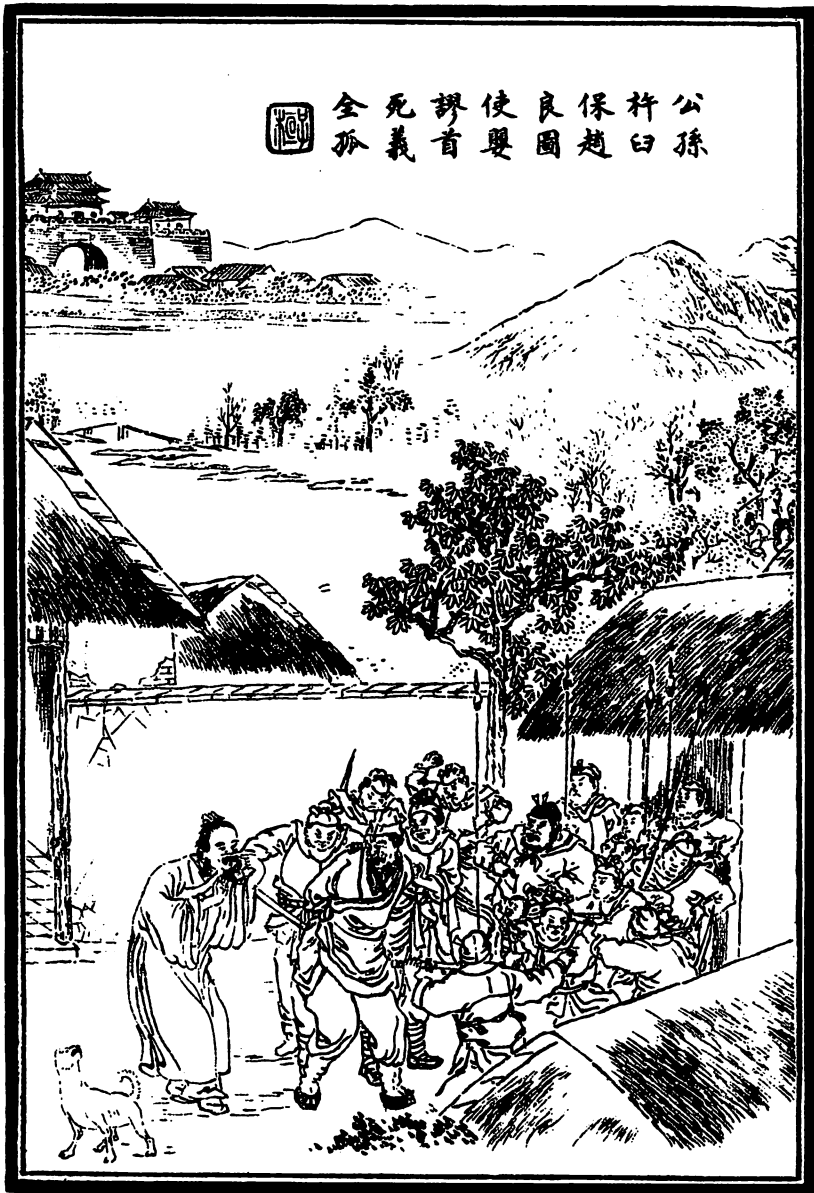
八德須知三集卷六

二十四義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變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三集義杵臼救孤

公孫 杵臼 保趙 良圖 使嬰 諤首 死義 全孤



客門下之
 客。音古。
 索。搜索也。
 遺孤。所遺
 孤兒也。
 諱密幼切。
 妾也。
 首。去聲。猶
 言出首。告
 發人罪也。
 賣。害人。以
 利己也。
 冠。音解。見
 前。
 下宮。親廟
 也。
 宣。孟。趙盾
 字。

杵臼救孤

周晉公孫杵臼與程嬰為趙朔客屠岸賈殺朔復索
 朔之遺孤程嬰欲保之杵臼乃取他人兒匿山中使
 嬰謬首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諸將隨嬰攻
 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也縱不能立孤而忍賣
 之乎遂殺杵臼及孤兒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處也
 杵臼死後程嬰匿真孤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景
 公立趙氏後是為趙武遂攻屠岸賈滅之武既冠
 嬰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今宜下
 報宣孟杵臼遂自殺武號泣齊衰三年奉祀不絕

齊衰音咨
崔喪服之
次於斬衰
者以其緝
邊故云齊
衰

八德須知三集 義 杵臼救孤

百話解釋 圓朝時候。晉國的公孫杵臼和程嬰都是趙朔的門客。後來屠岸賈把趙朔殺了。又去搜尋趙朔遺下的孤兒。程嬰想要把孤兒保全。於是公孫杵臼就抱了一箇別人家的小孩子。躲在山裏。叫程嬰假去告發。說你們只要給我一千金子。我就對你們說出趙氏孤兒所在的地方。屠岸賈就派了將官帶了兵。跟了程嬰去攻打公孫杵臼。公孫杵臼又假裝着很恨程嬰的樣子。說道。程嬰真是箇小人呵。就算你沒有能力去扶養孤兒。難道還忍心去賣他得錢嗎。於是屠岸賈就把公孫杵臼和孤兒殺了。可是真真趙氏的孤兒。卻仍在程嬰那兒。

八德類知三集義 于木踰垣

二

于木富義
高卧草廬
踰垣而避
文侯式問



魏國名。戰國初。晉大夫魏斯與韓趙共分晉地。國號魏。有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之地。垣音袁。牆之卑者。踰與式均見前。御者駕車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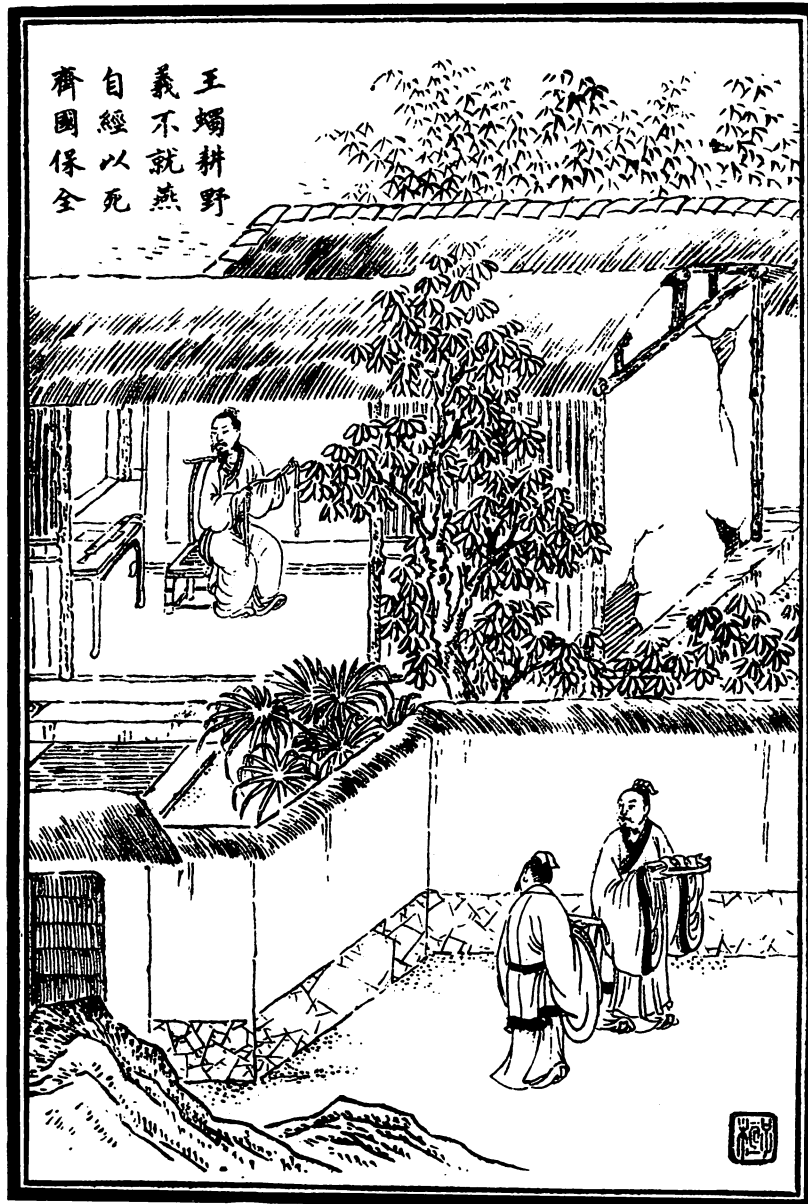
干木踰垣

周魏段干木高尚不仕。師事卜子夏。文侯欲見之。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文侯過其閭。必式。御者問曰：干木布衣也。君式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安敢不式？嘗高卧原上草廬中。秦人侵魏。聞其行誼。不入而解兵。踰垣而避。古者不為臣。不見之義也。賢者以道自重。以義自處。未嘗不願見諸侯。亦未嘗不欲為諸侯所見。惟於義當見。即見。不當見。即不見。非故意自高也。文侯式其閭。秦兵避其境。皆欽其德義爾。

白話解釋 圓朝魏國的段干木。品行很高尚。不肯做官。拜卜子夏做老師。有一次魏文侯要去見他。已經走進門來了。段干木就跳過牆逃了去。魏文侯經過段干木的門口。一定行一箇敬禮。替魏文侯駕車的人問道。段干木是箇平民百姓。你做諸侯的。是一國的君主。在他家的門口。行着敬禮。不太過份了麼。魏文侯說。段干木的光榮是道德。我的光榮是土地。段干木所富有的。是義。我所富有的。是財。這樣兩兩比較起來。那末我真及不來他多多了。怎麼敢不去敬禮他呢。段干木有一回很高傲地睡在高原上的一箇茅舍裏。這時候秦國的軍隊來攻打魏國。曉得了段干木的品行。操守。於是就退了兵。不到魏國來了。

八德須知三集 義 王燭自經

王燭耕野
義不就燕
自經以死
齊國保全



蠋音躅。燕姬姓伯。齊君公爽。之後戰國。時易王始。稱王有今。河北遼寧。及朝鮮北。部之地。屠盡殺其。民也。縷縷也。北面人臣。見君之禮。趙國名。造。父之後。至。肅侯徙邯。鄲。今直隸。南部。山西。東部。及黃。

王蠋自經

周齊王蠋屢諫湣王不聽。退而耕於野。燕破齊樂毅聞其賢。備禮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屠其邑。蠋曰。國破君亡。吾何以存。與其不義而生。不如死。遂自經。齊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求湣王子法章立之。毅封表其墓而去。仲連義不帝秦而蹈海。秦軍遂解。趙圍王蠋。義不就。燕而自經。燕軍難滅齊國。干木高卧。秦軍聞義而解兵。魯婦棄兒。齊軍見義而返國。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民好義。敵國且服之矣。

河以北之
地。北部皆其

白話解釋 周朝齊國裏有箇王蠋。屢次去勸諫齊湣王。可是齊湣王老是不肯聽他。於是他就隱下了。在郊野裏種着田。後來燕國攻破了齊國。燕國的大將樂毅曉得王蠋人品的賢良。就備了禮去請他出來。王蠋辭謝了不肯去。燕國的人說。若是不肯來。我們就要把他住着的。地方上人民都屠殺了。王蠋聽了。就說。國家已經破了。君王已經死了。我還要活着做什麼呢。與其不義的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於是就自己吊死了。齊國做官的人。得知了王蠋吊死了。這回事。都說。王蠋是箇不做官。不要負責任的人。尚且不肯去侍奉燕王。何況我們是做了官。喫了俸祿的人呢。於是訪求了湣王的兒子。名叫法章的。把他立做了國君。這時候。樂毅曉得王蠋死了。就給他封表了墳墓纔去。



梁臣樂布
痛哭彭王
舍生取義
就烹何妨



巢育新育而懸於木上也。洛陽見前。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滎陽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都尉官名。郈亦作俞。在今山東平原縣西南。吳楚反。布以功封郈侯。傭工曰傭。酒家保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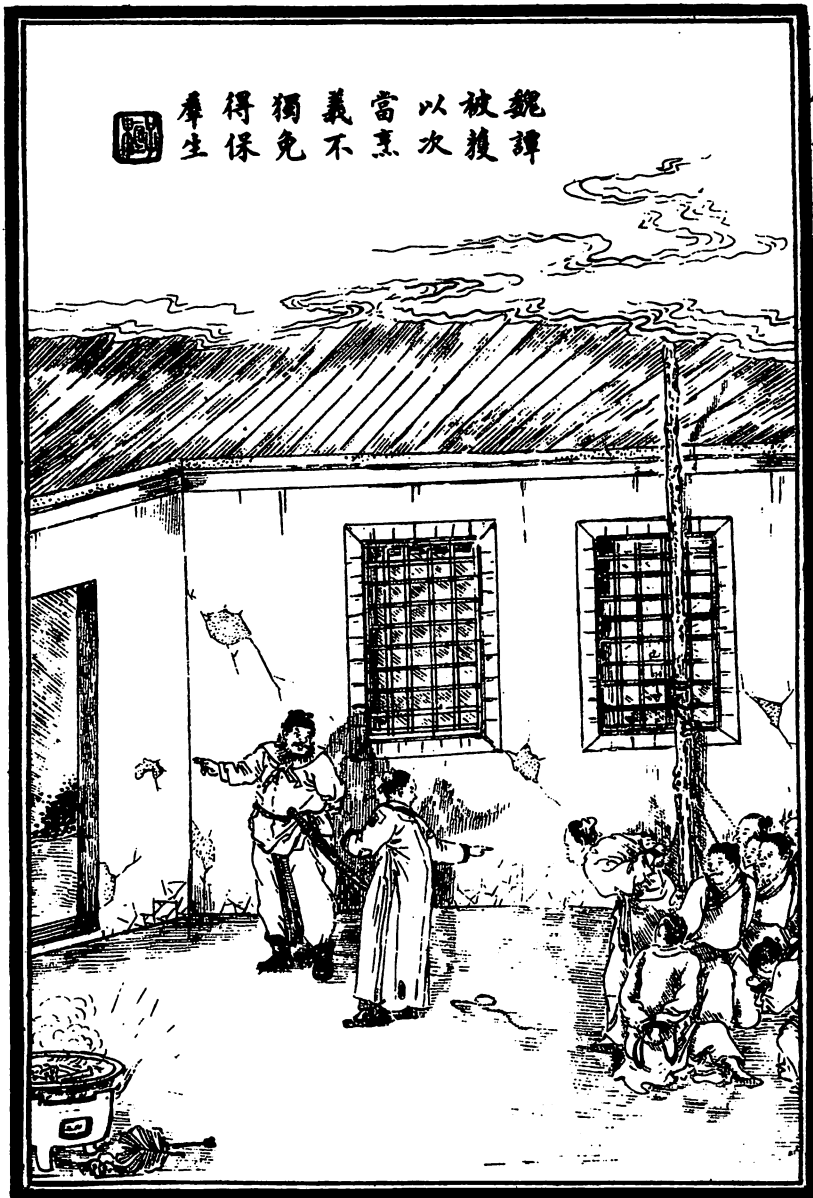
樂布就烹

漢高祖誅彭越。梟首洛陽。令曰：敢有收祀者，捕之。樂布使齊還，收越頭，哭之，被捕。上欲烹之，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於滎陽，越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今因徵兵，王病未至而誅之，臣恐功臣皆自危矣。彭王已誅，生不如死，請就烹。上壯其義，授都尉。樂郈侯少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其義已足多矣。燕王荼反，布為將，被虜。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越死，布獨慷慨言之，其義又何壯也。燕齊之間，皆為立樂公社，義聲昭著矣。

卽後世所謂酒保也。贖以財力救拔之也。

白話解釋漢高祖殺了彭越把他的頭挂在洛陽地方示眾。並且下了一箇命令說敢有來收領彭越頭的人就把他捉了起來。有箇樂布正差到齊國去回來的時候就收了彭越的頭哭着於是就給他們捉了去。皇帝就要把他放在鐵鑊裏煮了。樂布說在未死以前請求讓我講一句話當皇上受困在彭城和在滎陽地方打了敗仗的時候彭越倘若投降了楚國那末漢朝就破了。投降了漢朝那末楚國就破了。這樣說來他的功勞是很大的呵。可是現在爲了去徵召他的兵他因爲生着病沒有來。你爲了這箇緣故就把他殺死了。我恐怕一班有功勞的臣子大家都覺得很危險了。現在彭王已經殺了。我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就請你把我煮了吧。皇上很佩服他的義氣叫他做了都尉官。

魏諱
被獲
以次
當烹
義不
獨免
得保
羣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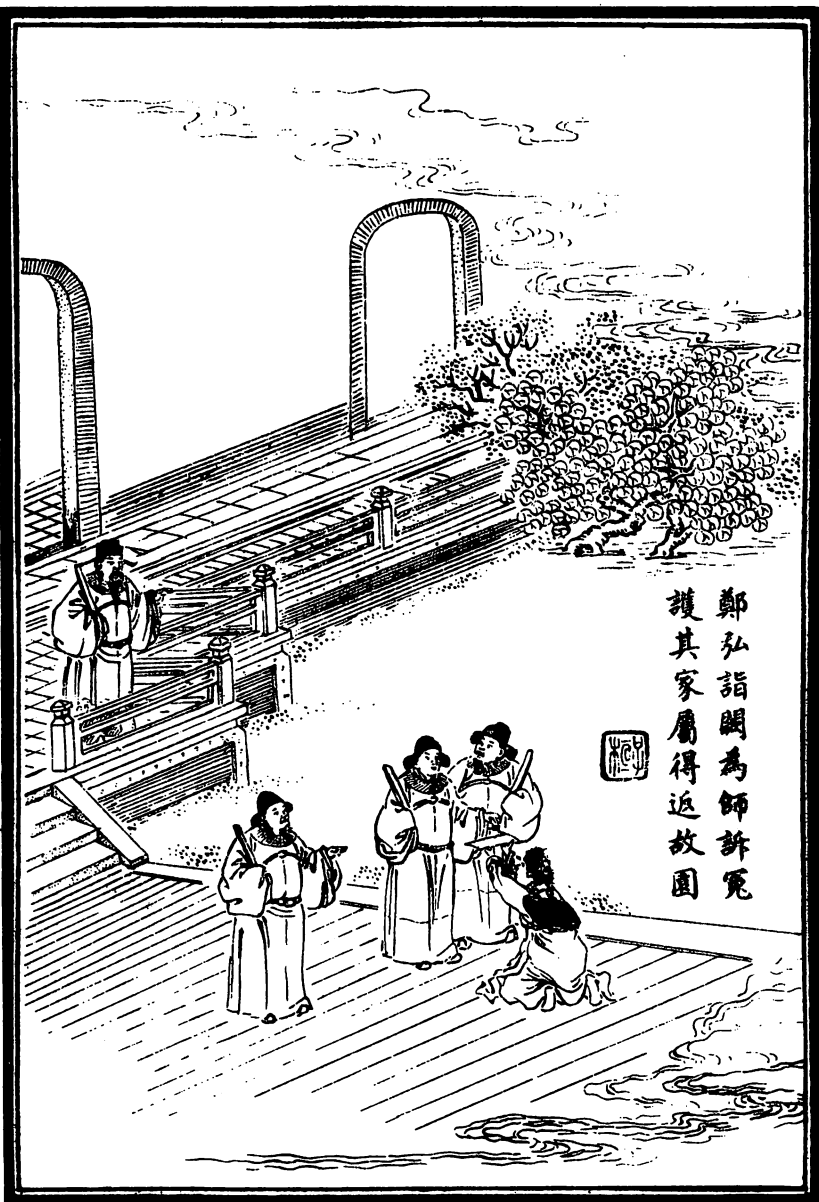
索縛用索
縛之也。
繫以火炊
物也。

遺留也。
草萊荒蕪
之草類。
章練夫人
故事。見二
集卷六第
十五則。

魏譚請食

漢魏譚少時逃亂。為飢寇所獲。同被擒者數十人。皆索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就縛。賊有夷長公者。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恆得遺其餘。餘人皆如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義不獨生。一言而保全城。於章練夫人見之。然練夫人之於建封。以舊恩激其義也。魏譚之於長公。無恩可言。殆以義激義乎。非也。譚未有意激之也。第以惟義所在。不忍獨免耳。而飢寇且因此化矣。

百話解釋 漢朝有箇姓魏名譚的人。幼小時候逃難。給一班飢餓的強盜捉去了。一同捉了的有幾十箇人。強盜就把他們用繩子縛住了。預備一箇箇挨次煮了充飢。強盜看了魏譚像很忠厚老實的樣子。就叫他管着燒火的事。到了晚上再把他縛了起來。這時候強盜裏面有一箇叫夷長公的。特別的可憐。魏譚暗地裏給他解除了束縛。對他說。你們將來是都要煮了喫的。還是在這箇時候快點逃吧。魏譚回對道。我替諸位燒着火。常常喫着諸位喫剩了的東西。同我一同捉來的。都餓得很瘦了。差不多像荒草一樣了。要喫他們。還不如喫我。夷長公聽了。很佩服他的義氣。就對強盜同伴勸解明白了。把他們放了。於是一班被捉去的人。都得免了性命。



鄭弘詣闕為師許寬
護其家屬得返故園



鄭弘上章

楚王英案引既謂楚王英謀反詞達及既也。詔獄詔查所擊之獄。髡音坤。剃去髮也。欽嶺音膚。質斬腰之刑。屬音蜀。系屬也。騶在今山東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淮陰今江蘇淮陰縣。

漢鄭弘師同郡焦贛。楚王英案引贛被捕於道病亡。妻子繫詔獄。諸生故人皆變姓名以逃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其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後拜尚書令。為太尉。弘之於師也。不獨白其罪。雪其冤。且救其家屬。不特救其家屬。且躬送其喪。并躬送其家屬還鄉里。可謂仁至義盡矣。宜其隨車致雨。白鹿夾轂而行。黃國賀之曰。三公車轡畫鹿。明府必為宰相。信然。

東南故城在焉。尚書令。主尚書曹奏下眾事。而為臺主。其秩甚卑。為少府屬官。太尉官名。居三公之首。穀音谷。車輪中心圓木。橋音翻。車之有障蔽者。

白話解釋 漢朝時候。鄭弘拜同縣人焦贛做老師。在他那兒讀書的。楚王英的案件發作了。牽累了焦贛。就把焦贛捉了去。在半路上死了。於是焦贛妻子們也下在牢獄裏了。凡是他以前的朋友學生等。恐怕連累了自己。都改換了姓名去避禍。祇有鄭弘剃去了頭髮。背了斬腰的刑具。到了皇帝的宮殿裏。上奏章去給他的老師焦贛伸冤。於是顯宗皇帝就饒了焦贛的家屬。鄭弘親自去送焦贛的喪。又送了老師的家小回到家裏。鄭弘做過了這件事以後。由此就出了名。做了騶地方的縣官。他的政治很仁慈。惠愛人民。疲倦的精神也得蘇息了。陞做淮陰的太守官。後來做了尚書令。又做了太尉官。



功曹為郡
屬吏掌選
署功勞
舉案舉勳
之案。

替亂亂也。

南陽為今
河南舊南
陽府湖北
舊襄陽府
之地故城
即南陽縣
治。
蜀郡即古
蜀國之地
治今之成
都縣。

廉范獄卒

漢廉范受業於薛漢。為鄧融功曹。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託病去。融恨之。范至洛陽。變姓名為獄卒。融下獄。范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呵之曰：「君替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養之。及死。竟不言。身自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范之於鄧融。義矣。而其於薛漢。亦足述焉。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收斂之。後為蜀郡太守。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許止淨。謂其篤於師資之情。深於知己之感。故能上不負國。下不負民也。」

叔度范之
字。

〔白話解釋〕漢朝有箇廉范。從前在薛漢那兒讀書。後來做了鄧融的功曹官。鄧融被州裏告發了。廉范曉得這件事很難解決。就推託着有病去了。鄧融以為他看見人家有了急難就去了。心裏非常的恨他。那裏曉得廉范先到了洛陽地方。改換了姓名。做了一箇牢獄裏面的小卒。等到鄧融下了獄以後。廉范服侍他非常盡心。非常勤勞。鄧融非常奇怪。看獄卒的相貌好像廉范一般。就說你的相貌。怎麼這般的像我以前部下的廉功曹呢。廉范就喝着他說。你難道精神錯亂了麼。後來鄧融出了牢獄。可是病已經很重了。廉范就跟着去侍養他。等到鄧融死了。廉范終於不對他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親自送了他的靈柩到了南陽地方。安葬完畢。纔去的。



臧洪救友 跌注 請兵 被執 不屈 重義 輕生

臧洪死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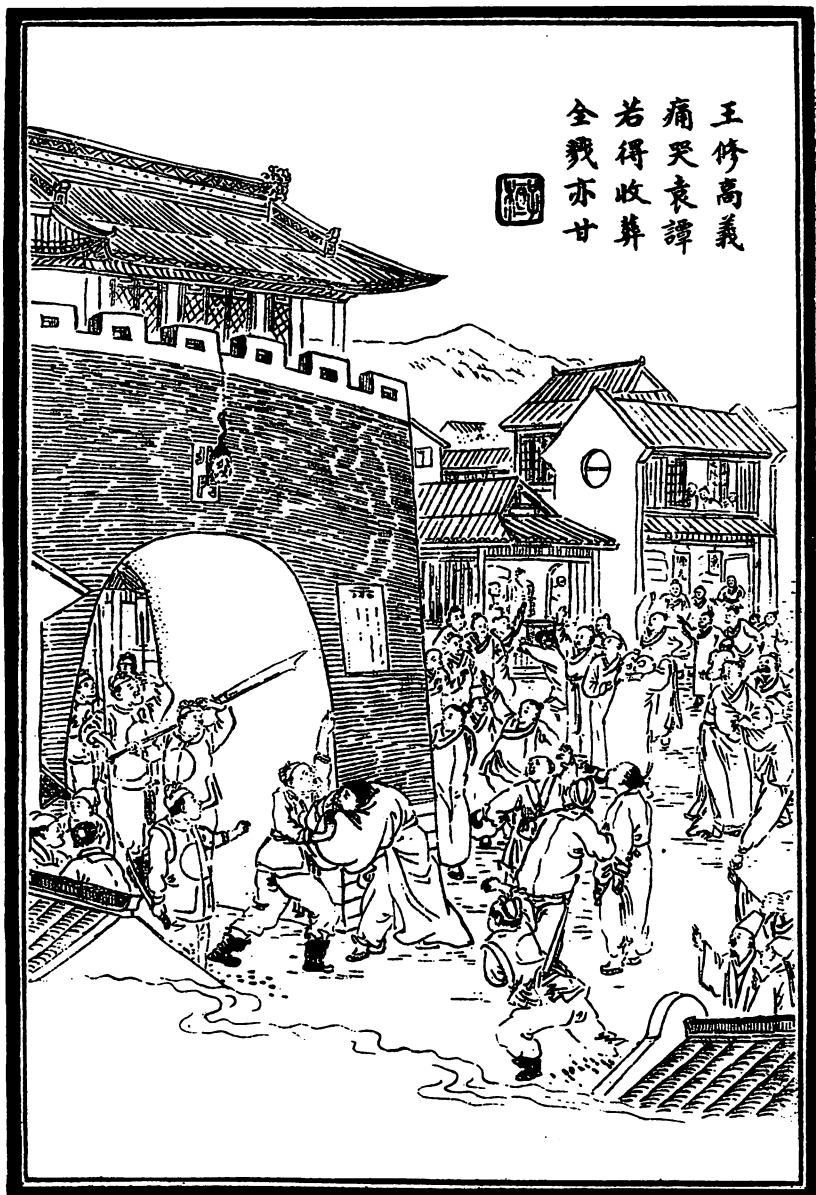
東郡臧洪所治在今山東朝城縣西四十里與曹操所治不同。好和好也。徒跣赤足步行也。

陳容東郡之丞。傳音疇。同輩也。蹈音導。踐也。

漢臧洪字子源為東郡守曹操攻張超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我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超遂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舉兵攻之城陷執洪欲服之不屈遂被殺當袁紹殺洪時陳容謂紹曰將軍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乎紹慙謂曰汝非臧洪儔何言為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死不與將軍同生也遂亦被殺

白話解釋東漢末年的時候。有箇臧洪。表字子源。在東郡地方做了太守。這時候曹操攻打張超。非常危急。張超說。只有臧洪一定是來救我的。一班人說。袁氏和曹氏現在非常和睦。臧洪又是為袁氏所提拔的人。一定不肯傷了那邊的情面。來救你的。呵。張超說。子源是天下有義氣的人。終是不肯忘記了根本的。果然臧洪得知了曹操攻打張超的事。他就赤了腳步行。號哭到袁紹那兒。要請求帶了兵來救張超的難。袁紹不聽。後來張超自殺了。從此以後。臧洪很怨恨袁紹了。不和他往來。袁紹就派了兵去攻打他。城頭破了。把臧洪捉住。要叫他投降。可是臧洪不肯屈服。於是被袁紹殺死的。

王修高義
痛哭袁譚
若得收葬
全戮亦甘



別駕刺史
之佐史。

號。號令也。

三族有四

解。據史記

註為父母

兄弟妻子。

漢書註為

父族母族

妻族周禮

註為父子

孫儀禮註

為父昆弟

己昆弟子

昆弟。

義音解見

前。

膠東即今

山東平度

王修哭譚

漢王修為袁譚別駕。勸譚兄弟和睦。譚不從。及曹操殺譚。號其首於北門。令曰：有敢哭者滅三族。修布冠衰服，哭於頭下。左右擁修至。操曰：汝不顧三族耶？修曰：生受恩命，死而不哭，非義士。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尸殯葬，雖全家受戮，亦無恨矣。操歎其義而禮之。王修之哭譚，出於至情。其哭母則出於至性。故鄉里為之罷社。孔融以修為膠東令。融在北海。修聞北海有反者，星夜往視。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而來者，唯王修耳。言未卒而修至。其孝義有如此者。

縣。北海、山東
舊青州府
東部、萊州
府西部之
地。
星夜見前。

八德頌如三集義 王修哭譚

白話解釋 **東漢**末年有箇姓王名修的。在袁譚那兒做了別駕官。勸袁譚兄弟們大家要互相和睦。袁譚不肯聽從他。等到後來曹操把袁譚殺死了。拿他的頭挂在北城門上示眾。並且下箇命令說。有敢來哭的人。就要殺了他的三族。王修戴了布帽。穿了麻衣。在頭下哭着。曹操的手下人。就把王修捉到曹操那兒。曹操對他說。你難道不顧全你三族人的性命麼。王修說。活着受了人家的恩義。人家死了。不去哭他。這不是有義氣的人所做的。我受了袁氏的厚恩。若能夠收了他的尸首去安葬。就是一家老小都殺死了。我也沒有什麼遺恨的。曹操很歎息他的義氣。就用禮對待他。

桓侯 護主 驥目 橫矛 義聲 昭著 長阪 橋頭



八
德
類
知
三
集
義
張
飛
斬
橋

十四

涿郡今河北涿縣

荆州地頗

廣劉表使

治襄陽即

今湖北襄

陽縣治

江南長江

以南之總

稱

當陽湖北

縣名

瞋音嗔猶

怒目也

巴郡故治

在今四川

江北縣

張飛斷橋

漢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同事先主。羽年長。飛兄事之。曹操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而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立長阪橋頭。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決死。敵無敢近者。先主以是得脫。桓侯雄壯威猛。亞於關公。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為萬人敵。至其精忠大義。婦孺皆知。其破巴郡。獲守將嚴顏。欲降之。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侯義而釋之。且引為上客馬。

白話解釋三國時候。蜀漢的張飛。表字翼德。是涿郡地方的人。少年時候。就同關公一同事奉劉先主。關公的年紀比較大一點。所以張飛用對哥哥的禮節待他。曹操的軍隊到了荊州。劉先主就逃到江南去。曹操就派了精兵去追他。追了一日一夜。就在當陽的長阪地方追着了。劉先主就拋棄了妻子逃走。叫張飛帶領了二十箇騎兵。在後面抵抗追兵。張飛立在長阪橋頭。佔據了水勢。把橋弄斷了。怒目橫矛。說道。我就是張翼德。那一箇敢來和我拚箇死活。敵人沒有一箇敢走近去的。因此劉先主能夠逃脫了。

八德頌知三集義敏元奮劍

敏元 仗義 願代 管平 奮劍 告盜 吾豈 望生



星曆星度
 曆法也。
 陰陽天文
 占候及星
 卜之屬。
 術數指占
 卜星命等
 皆是。
 永嘉懷帝
 年號。
 太尉長史。
 府中之官
 名。

敏元奮劍

晉劉敏元字道光。勵己修學。好星曆陰陽術數。永嘉
 之亂。同郡管平以年老從敏元西奔。為盜所劫。敏元
 謂賊曰。此公餘年無幾。願以身代。盜長欲舍之。內有
 一盜不聽。敏元奮劍前曰。吾豈望生耶。願與諸君除
 此人。盜畏遽止之。曰。義士也。俱免之。後為太尉長史。
 荀巨伯遇寇。願代友死。以其病也。劉敏元遇盜。願
 代管平死。以其老也。巨伯尚為其友。而敏元僅為
 其同郡。盜畏且欲舍之。而一盜弗聽。此不義孰甚。
 敏元竟奮劍欲為盜長除此盜。其義尤不可及。

〔白話解釋〕晉朝的劉敏元。表字道光。修身好學。喜歡研究星曆陰陽術數。在永嘉年間天下大亂的時候。同縣人管平。因為年紀老了。就跟了劉敏元一同朝西方逃難。可是在路上給強盜搶了去。劉敏元對強盜說。這位先生年紀很大了。所活的年代也有限了。我情願自己代了他。強盜的頭兒倒也肯了。就想放他。可是內中有一箇強盜不肯。劉敏元就奮力拿起了寶劍趕上前去。對他們說。我並不是希望生存的人。請替諸位把這箇人除掉了。強盜的頭兒就勸住了。說這箇是有義氣的人。就把他們兩箇人都釋放了。後來劉敏元做了太尉長史。

八德須知三集義溫嶠求糧

十七

溫嶠討賊
向侃求糧
義旗所指
決勝疆場



溫嶠求糧

祚音祚福也。灰身灰滅其身也。旋踵猶言轉足之間。沮上聲音沮止也。義旗義師所用之旗。白石在江蘇江寧縣西北。卽白下城。

晉溫嶠與陶侃共起兵討蘇峻。求糧於侃。侃不與。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嶠與公俱受國恩。若濟則主臣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事勢又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下哉。公若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悟。分米餉嶠。遂水陸並進。斬蘇峻於白石。溫太真聰明有識。博學能文。丰儀秀整。其力護太子。版擊錢鳳。疏奏王敦。皆忠義之氣。為之陶侃。雖為盟主。規畧一出於嶠。卒斬蘇峻。惟絕裾一事。不無短處。然既受使命。殆亦忠義之氣。激之使然爾。

襦衣之前襟後襟皆曰襦。此則指後襟即爾雅所謂襦也。劉焯使嶠至江南奉表勸進。其母止之。嶠絕裾而去。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溫嶠和陶侃一同起兵去討伐蘇峻。溫嶠就向陶侃那兒去借糧草。陶侃不肯給他。溫嶠說。軍隊的所以能夠打勝仗。就是在和氣上。這是古人的好教訓。我和你大家受了國家的恩典。若是事情成功了。那末君臣都可享着太平。如若大事不成。那末只有大家殺了身子去謝先皇。現在的事情。並沒有可以轉方向的餘地了。譬如一箇人騎在老虎的背上。那裏可以跳下來呢。你若沮了眾人。敗了。事。那末我們起義的軍隊。就要轉了方向。向着你這裏來了。陶侃聽了這番話。就覺悟了。於是分了米糧去給溫嶠的軍隊。水軍陸軍一同進去。把蘇峻殺死在白石地方。

世期義行
饑歲解推
露骸志殞
復育其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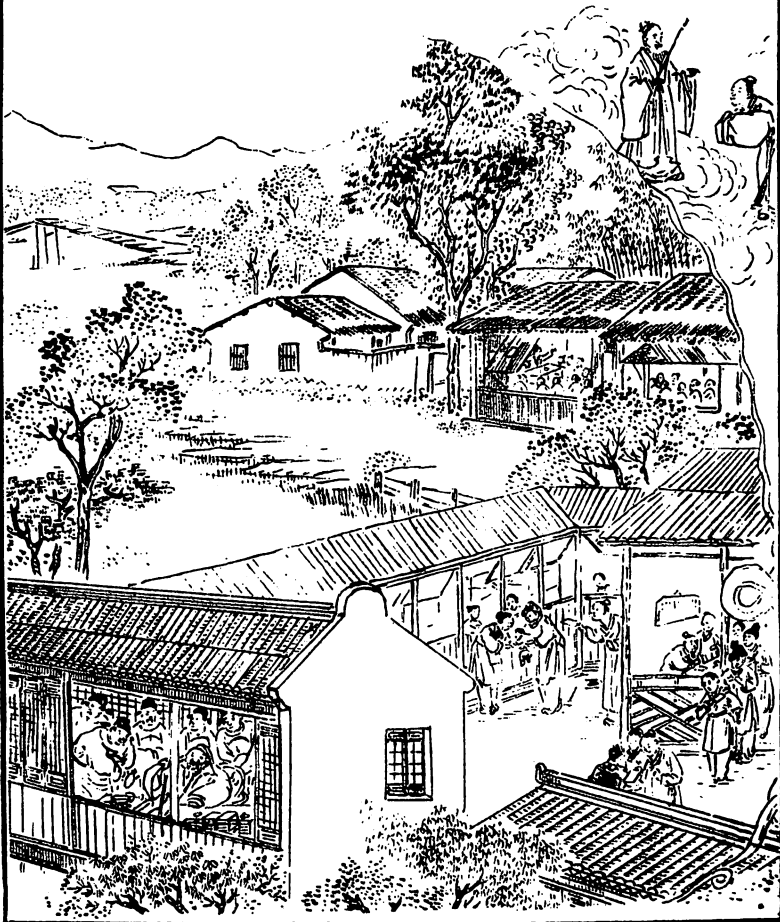
饑。穀不熟也。不舉。不育也。也。助也。調也。賸。音善。去聲。助也。調也。骸。音諧。枯骨也。復。免也。徭。役力役之征也。蠲。音涓。除去之也。饑。饑。穀與菜皆不熟也。冥。冥也。

世期義行

南宋嚴世期好施慕善。同里張邁等三人各產子。歲饑。欲棄不舉。世期往救之。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長成。宗親嚴宏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以殯埋之。復存育其孩幼。事聞。詔榜其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徭役。蠲租稅十年。嚴氏之義行多矣。時逢饑饉。張邁等三人產子欲棄。即往救之一也。推食解衣以贍其乏。二也。嚴宏等十五人餓死露骸。悉買棺以殯埋之。三也。復存育其孩幼。四也。思逮冥陽存沒均感矣。

〔白話解釋〕南宋時候。有箇嚴世期。喜歡佈施。好行善事。他的同邨居住的人張邁等三箇人。都生了兒子。可是因為年成很荒。就要丟棄了孩子不養。嚴世期把三箇孩子救了。分了自己的喫食。解下了自己穿着的衣服。去救濟他們的缺乏。於是這三箇孩子纔得長成。他族裏的人嚴宏同鄉人潘伯等十五箇人。在荒年餓死了。尸首拋露着。沒有人收斂。嚴世期就買了棺木。給他們安葬好了。又撫養他們遺下的小孩子。這種事情。給朝廷裏得知了。就在他的門口表了六箇字。說「義行嚴氏之閭」。免了他的工役。又免了十年的租稅。

高鈞設方
教于義方
眾善畢舉
五桂聯芳



後周朝代
名餘詳新
編初集卷
七第十九
則

燕山在河
北的縣東
南
義方語本
左氏傳言
志之所向
能合乎義
也
椿用莊子
語後世稱
父為椿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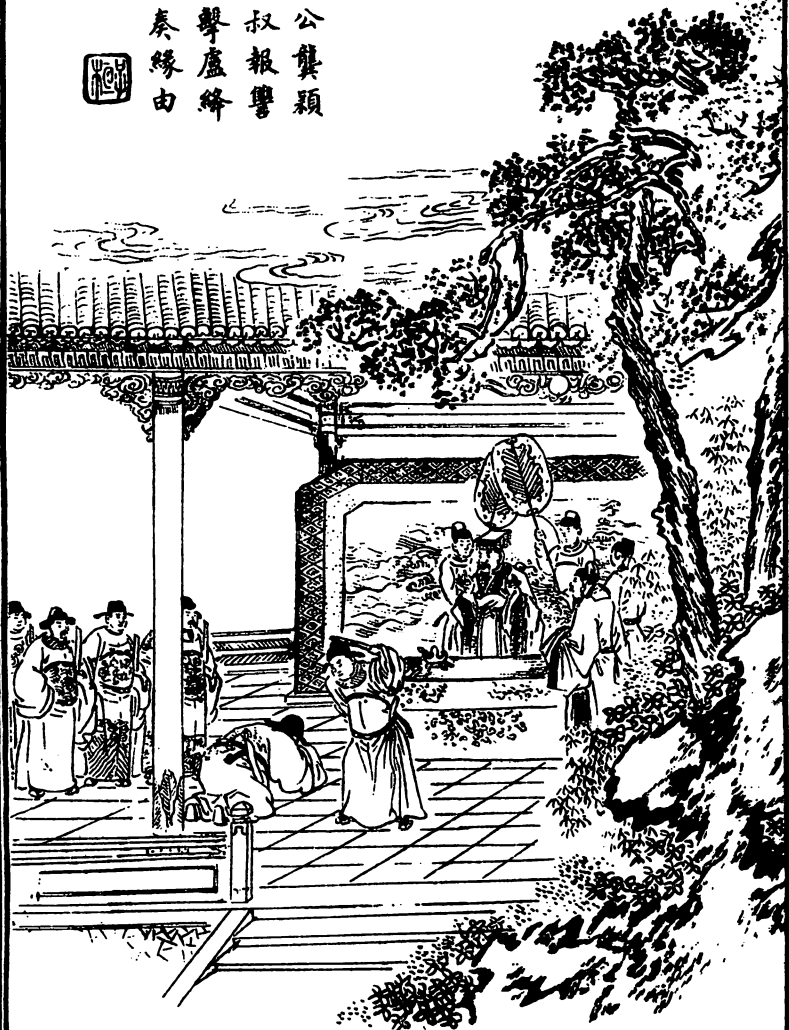
禹鈞義方

後周竇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告曰：汝命無子。且壽促。速行善事。乃置義塾。延名儒。給衣食。以教四方遊學之士。凡宗戚有喪不能舉者。葬之。孤貧不能嫁者。嫁之。後連生五子。皆顯。壽至八十二歲。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許止淨謂竇公感祖父夢示。眾善並舉。遂反天為壽。轉無子為多男。不惟壽考。且登仙錄。不惟多男。且皆榮顯。古訓云：命由己造。不誠然乎。若知而不行。如入寶山空手歸。其亡祖父亦未如之何矣。

此。天
錄音錄。
神所與之
冊命也。

〔白話解釋〕後周有箇竇禹鈞。三十歲的時候。還沒有兒子。有一回做夢。看見他的祖父對他說。你命裏注定沒有兒子。並且壽算也很短促。要快點行善事纔好。於是竇禹鈞就辦了一箇義塾。請了有名的先生。供給他的衣食。叫他教導一班四方來遊學的讀書人。凡是宗族親戚人家有喪事。沒有錢舉辦。他就替他們安葬。孤苦貧窮無力嫁人的。他就替他們出嫁。後來一連生了五箇兒子。箇箇都很顯貴。他自己一直活到八十二歲。馮道送他一首詩說。『燕山竇侍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

端公龔穎
為叔報讐
廷擊盧絳
直奏緣由



南唐五代時十國之一徐知誥受吳禪國號唐文稱南唐有今江蘇安徽之淮南福建江西及廣西北部之地。按穎叔名慎儀。無辜無罪也。鐵簡鐵製之簡版。陸見謁見天子也。御史大夫。司彈劾之長官。

龔穎端公

南唐龔穎隨主歸宋。其叔為同朝盧絳所害。穎曰。古之殺人。以義者。今弗讐。今絳不義殺無辜。若不以為讐。非所以盡忠孝之義也。乃袖鐵簡入朝。會絳。陸見穎。遽前擊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上歎曰。江南小國。有義士若是耶。遂誅絳。世以忠義稱之。號曰端公。龔穎歸宋後。被擢為御史大夫。廷擊同朝盧絳。其言曰。一為國家除害。二為叔父報讐。且極言絳之狼子野心。不可畜於朝中。其義也。即其忠也。亦即其孝弟之道也。故雖自請待罪。而太祖釋之耳。

百話解釋南唐的龔穎。跟了李後主投降困朝。他的叔父是給同在一箇朝廷做官的人。姓盧名絳的所弄死的。龔穎說。古時候的定律。殺人是因為義的。那就不能報仇。現在盧絳用不義的手段殺了無罪的人。若是我還不去報仇。那就不。是盡忠孝的意義了。於是暗地裏在袖子帶了一塊鐵的簡版。到朝堂裏。剛巧盧絳也來上朝。龔穎就趕上去打他。困太祖皇帝見了他這樣的舉動很驚奇。就問他是什麼緣故。龔穎就把這件事的原委都說了。皇上歎着說。江南小小的國家裏。竟有這樣的義士嗎。於是就把盧絳辦了罪。當時的人以忠義稱呼他。另外給他取了一箇號名。叫做端公。

蘇軾 夜行 聞姬 悲聲 焚券 還屋 義重 緡輕



八德須知三集義蘇軾還屋

三三

東坡在湖南黃岡縣東子瞻謫居於此因以為號。陽羨故城在今江蘇宜興縣南五里。緡音民。錢貫也。迺同乃。券音勸。契也。毘陵今江蘇武進縣治。

蘇軾還屋

宋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嘗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舊居所在。即己五百緡所買之屋也。迺取券焚之。不索其值。而還其屋。遂歸毘陵。不復買地。

世之賣屋者多矣。然非至必不得已之時。孰肯將其百年祖產。委之他人乎。而買屋者不計也。蘇公固嘗聞其母讀范滂傳。而欲效滂之忠義也。一旦聞嫗哀哭。毅然焚券歸屋。蓋亦義之所至爾。

〔白話解釋〕宋朝有箇大文學家。姓蘇名軾。表字子瞻。自己取了一箇別號。叫做東坡居士。他曾經住在陽羨地方。用錢五百千文買了一座房子。快要搬進去了。偶然在晚上走路的時候。聽見有一箇老太婆哭得非常悲哀。蘇東坡就問他。你為什麼悲傷到這般田地呢。老太婆說。我的老房子自從祖上傳下來。已經有一百年了。現在要離開了。這座房子。所以悲傷的呵。蘇東坡又問他。老房子所在的地方。原來就是自己用了五百千錢買來的那一所房子。呵。於是就把契紙燒了。不向他追還契價。把房子還了他。自己回到毘陵去了。不再買地了。



文之抗敵
孤守兼旬
乏援被虜
義不屈身



通判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後遂為濠州故治。在今安徽鳳陽縣東。少北二十里。守知州也。燕山即今之北平。窰穴也。掘地為室也。桎梏刑具。所以拘罪人者。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文之不屈

宋張文之通判濠州。金兵至。守孔福謀夜逸。文之曰。果爾輕動。奈城何。因提兵與敵持十餘日。經二十餘戰。卒以無援被虜。執送燕山。欲授以官。義不屈。將囚之。土窰曰。吾世受宋恩。豈忍負國。虜重之。稍寬桎梏。後王忬申和議。見狀還奏。上為歎惜。給其家。官其子。食其祿。守其土。聞寇自逸而棄其民。則不義孰甚。文之有鑒於此。故明知事不可為。而提兵抗敵。義也。被虜不屈。義也。授官不受。亦義也。金虜重之。王忬奏之。宋主歎美之。彼孔福輩。當愧死無地矣。

八德須知三集義 文之不屈

三五

百話解釋國朝時候張文之在濠州地方做通判官。金國的軍隊打進來了。濠州的太守孔福就預備在晚上逃了。張文之說：倘若這樣的輕舉妄動，那末把城池放棄了，怎麼樣呢？就帶了兵和敵人抵抗了十多天。經過了二十多次的戰爭，終於因為沒有救兵，就給金人虜了去。把他送到燕山，要給他做官。張文之不肯屈服，要把他關在地穴裏。張文之說：我世代受了國朝的恩典，那裏肯負了國家呢？金人也很敬重他的義氣，給他腳絛手械，稍稍地寬鬆了一點。後來王忬到那兒去議和，看見了這般情形，回去就奏明皇上。皇上聽了，也非常歎惜，就接濟他的家裏，並且給他的兒子做了官。



蔡仲義賑
闕宇發倉
守者不可
得咎獨當



政和宋徽宗年號。大學博士。大學教授之官。真州今江蘇儀徵縣。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徐州今江蘇銅山縣。楚州今江蘇淮安縣。蘇州今江蘇蘇州府。麻也。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糶。貴則減價而糶。故曰常平。

蔡伸發廩

宋蔡伸字申道。政和進士。歷太學博士。遷通判真饒。徐楚四州。在真州日。火延燒千餘家。州民露處雪中。老幼號呼盈道。伸闕寺宇官廨分處之。且發常平廩以賑給。守者不可。伸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如得咎。請獨當之事。聞朝廷釋不問。改知滁和等州。天下親民之官。惟守令。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雖聖明在上。而距離較遠。設當危急非常之際。見義而不行權。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得咎即獨當之。有何不可乎。

滁州今安徽滁縣。
和州今安徽和縣。

百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箇蔡伸表字申道是政和年間中的進士做過太學博士後來又陞做真州饒州徐州楚州四處的通判官在真州的時候大火延燒了一千多人家那地方的百姓沒有房子住了只得露居在雪地裏老老小小的人都很悲慘的哭着道路上充滿了這種聲音蔡伸就命開放了庵廟寺院和衙門的房子分着給他們住了並且一方面又發了倉穀去賑救他們管倉的人不肯蔡伸說這箇是國家預備了在有重大事故發生的時候用的現在正是用的時候呵倘若有罪那末由我一箇人擔當吧了這件事奏了上去朝廷裏饒了他不問把他改到滁州和州等地方做州官去。

南疆救亮怒髮衝冠
義責同學不避艱難



長沙柳子桓儀

鍛鍊謂酷
 吏故入人
 罪猶如冶
 工之鍛鍊
 諸金使成
 熟也
 刺骨恨甚
 之謂猶切
 骨也
 噤口閉也
 辜與故通
 也
 巫音棘急
 秉燭執燭
 也
 云敞事詳
 初集卷六
 第四則
 鄭弘廉范
 事並見前

南疆伸冤

宋喻南疆少負氣節。從陳亮游時。當路欲排善類。指
 亮為叛首。鍛鍊刺骨。門人噤不敢言。南疆義責同門。
 謂吾師無辜蒙罪。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
 昧昧。是為人類乎。亟走見葉適。適曰。子真義也。即秉
 燭作數字。南疆持之去。伸訟諸公。卿聞亮冤。遂白。
 云敞之於吳章。鄭弘之於焦贛。廉范之於薛漢。漢
 代之尊師重義者多矣。然皆於師死後。門人不敢
 葬。而獨冒死葬之。乃喻南疆之於陳亮。竟義責同
 門。怒髮衝冠。救師於生前。尤足為事師者法。

白話解釋 宋朝有箇喻南疆。幼小就很有氣節。跟了老師陳亮求學的時候。當朝做官的人。要排斥一班賢良的人。說陳亮是叛逆的首領。非常痛恨他。就把他陷害在罪人的裏面了。陳亮的許多門人。都怕得不敢說話了。喻南疆仗了義對同學們說。我們的先生無緣無故的辦了罪。我們做了他的學生。應當怒氣沖天的去替他辯白。現在大家卻糊糊塗塗。一聲不敢響的。這樣難道還是人嗎。於是他立刻去見葉適。葉適說你真真有義氣呵。就點了燭。寫了幾行字。喻南疆拿了去。到朝中公卿裏去辯白。於是陳亮的冤枉纔得明白了。

八德須知三集義有俊贖女

二十九



有俊贖女

青樓梁以後為妓館之專稱。澀音滄。

京尹京師地方長官也。

奩妝奩也。

按京尹王佐為宣之子。與朱熹同科進士第一。

宋豐有俊登青樓。見幼妓疑為故人女。屢目之。女亦悟。酒罷羞澀留宿。豐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席間不得問也。宜各寢。必有以處汝。豐與京尹有舊。翌日。以白尹曰。某僅有錢八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義。即載入府。厚具奩。為擇良士嫁之。墮落青樓。至可哀也。况故人之女子。贖之不容緩矣。乃僅有錢八千。竟向王佐貸二百千。以贖而嫁之。其義誠可嘉焉。而佐亦唯命是聽。一以有舊而贖其女。一以有舊而貸其貲。佐之義亦未可沒也。

白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箇豐有俊。有一次到妓院裏去。看見有一箇年紀很青的妓女。很像他老朋友的女兒。他心裏覺得很疑惑。屢次去看他。那箇妓女也有點覺得了。席散以後。就很羞澀地留他過夜。豐有俊也就答應了。就盤問他。果然就是朋友的女兒。豐有俊說。我所以留着過夜的緣故。就是因為在席上不好問你。我們現在應當大家各自睡了。將來我必定有箇辦法給你的。豐有俊和京城裏的地方官是有交情的。到了第二天。就去對官說。我只有八千箇大錢。向你這裏再借二百千給他嫁了。地方官很稱美他的義氣。就把那箇女兒接進到衙門裏。辦了一副很好的妝奩。再給他選擇了一箇品行良好的讀書人嫁給他了。

留臺貧困浴室拾金見得思義不肯欺心



金袋。盛金片之袋。

揜奪也。揜取也。

留守。掌宮

鑰及京城

修葺。彈壓

之事。畿內

錢穀。兵刑

之政。皆屬

馬。劉係西

京留守。

趨謁。走謁

也。

羅倫故事。

見初集卷

七第二十

三則

留臺拾金

宋劉留臺家貧。在浴堂中拾一金袋。托疾不去。翌晨。有商人號泣尋至。劉悉付還。不受酬。人責之。答曰。揜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況商人辛勤所積。失之必痛。苟或不得。必死於非命矣。人皆服其義。後一舉登第。官至留守。五十年間。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且無不厭之。乃至貧不能自存之際。驟得八十五片之金。悉數還之。蓋其不忍人之心。與羅倫之命僕還釧無異。彼好取不義之財者。讀此傳能無媿也。否耶。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劉留臺。家裏非常貧苦。有一天在浴堂裏面拾到了一隻金袋。他就推托有病不去。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有箇商人哭着尋來了。劉留臺就全數還給了他。不肯受他的酬謝。人家責問他。他回答說。拿了別人的東西。當作自己的。這就是欺騙了自己的良心了。況且生意經人辛辛苦苦。勤勤儉儉。積蓄下來的錢。失去了一定是很悲痛的。假使尋不到。一定要尋短見了。人家都佩服他的義氣。後來劉留臺一次就考取了進士官。做到了留守。五十年裏頭。子孫做官的有二十三箇人。

八德須知三集義通明危坐

三十一



羽士道明
不拜元兵
讀書危坐
死義殉城



道明危坐

常州即今江蘇武進縣。

德祐少帝年號。

告與閩同音銀。

屬音蜀。佛輩也。

屠與危坐均見前。

脅逼迫也。

獬音制。狂犬也。

宋徐道明常州人。為天慶觀道士。德祐初。元兵圍城。道明晉謁郡守姚訢。請曰。君侯計將安出。訢曰。死守而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城破。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下拜。不顧。以刀脅之。亦不為動。遂死焉。

守土之士與城俱亡。義也。若方外之士到處為家。似無庸死義矣。然其時元惡大獬。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國之將亡者幾希矣。與其不義而降元。孰若死義以殉國。錄道明以概其餘耳。

〔白話解釋〕宋朝末年間時候。有箇徐道明。常州地方人。是天慶觀裏的道士。在德祐初年的時候。〔元〕兵圍了常州城。徐道明去見太守姚訔。並且問道。你預備怎樣的計劃呢。姚訔說。死守吧了。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徐道明聽了。就立刻回去。對他的徒弟說。姚公發了咒。和城池一同亡的。我們應當也不失做一箇義士纔好。後來城頭攻破了。〔元〕朝軍隊就屠殺城內的百姓。這時候。徐道明很恭恭敬敬地坐着。燒了香。讀着老子的書。〔元〕朝兵要他下拜。徐道明不去理他。兵又用刀去嚇他。威迫他。徐道明仍然一點也不動。於是〔元〕朝兵纔把他殺死了。

八德須知三集義世傑拒招

宋世傑無將之招三使三拒不義可移



昂音內。
屋山詳見
本集卷三
第二十則。

海陵山在
廣東海陽
縣南大海
中舊名羅
州又名羅
島。
颶音懼。海
中大風也。
舵樓司舵
者所居之
處。

世傑拒招

宋末張世傑奉帝昺駐屋山。元將張宏範襲之。世傑力戰。弘範無如之何。世傑有甥韓某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之。世傑不從。曰：吾知降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屋山破，陸秀夫負帝投水死。世傑以小舟奉揚太后脫去。太后聞帝昺死，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之為宋室也至矣。恭帝被執，即立端宗。端宗崩，又立帝昺。昺死，又擬別立趙氏以存祀。至海陵山下，颶風大作，乃登舵樓，露香祝告，仰天呼曰：天不欲存趙氏，則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死而宋亡。

〔白話解釋〕宋朝末年的時候。張世傑侍奉了帝昺。駐紮在厓山地方。元朝的將軍張宏範來攻打厓山。張世傑盡力對他戰爭。張弘範也沒有法子可想。張世傑有箇外甥姓韓的。在元朝的軍隊裏面。張弘範差了姓韓的去招張世傑來投降。這樣的有三次。可是張世傑終於不肯。他說。我曉得投降了以後。可以富貴。不過從義氣上說。是不可以的呵。後來厓山攻破了。陸秀夫背了皇帝。投在海裏死了。張世傑用了一隻小船。救了楊太后。逃去。楊太后得知帝昺死了。於是自己也投在海裏死了。張世傑就把他葬在海岸裏。

元魏敬益
好義憐貧
買田十頃
復歸莊民



八德須知三集義敬益歸田

三五

頃田百畝也。

莊農所居也。

餒音內上聲。飢餓也。若汝也。

愕。驚視貌。

賑。給濟也。

糜粥也。

敬益歸田

元魏敬益好義博施。有田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等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民諭之曰。吾買若等田。使若貧不聊生。吾不仁甚矣。請以田仍歸若等。眾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先是有王薦者好義。遇歲旱。盡出儲粟賑之。粟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而敬益則凡男女失時者。出資嫁娶之。老弱之飢者。為糜以食之。甚至盡歸所買之田。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君子喻於義十二句皆孔子語散見於論語者。喻曉也。明白也。徒遣徒。適入聲音。嫡妻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合也。

百話解釋元朝時候有箇魏敬益做人很有義氣喜歡施捨家裏有一千六百畝田有一天對他的兒子說我前次買進了四莊邨的田一千畝可是四莊邨四周圍住着的百姓就不能給養他們的口糧了我非常地可憐他們現在要把那些田歸還給他們了你們只要很謹慎的保守着餘下的田那末也不致於凍餓的呵於是就叫了四莊邨的人來對他們說我買了你們的田以致你們窮得不能生活我這種行為真是不仁極了現在仍舊把田還歸了你們吧這一班人聽他這一番突如其來的話很驚奇的大家互相看着不敢收受魏敬益一定要還給他們他們纔受了。

緒餘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見義不為。無勇也。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呂蒙正曰。五倫八德。非義莫能成。父子無義。則瀆倫之事興。君臣無義。則僭竊之亂作。兄弟無義。則蕭牆之禍起。夫婦無義。則離異之端兆。朋友無義。則傾陷之機伏。故義者。至剛至正。有嚴有法。無偏無黨。義之所在。慄若春雷。肅若秋霜。而不可犯。其規矩至嚴。準繩至正。無物不可。無時不然。義固不止於一二端見也。

呂蒙正字聖功。為宋賢相。封許國公。諡文穆。以下皆呂公原文。蕭牆。言至近之地。無偏無黨。謂無偏私阿黨也。語本周書洪範篇。規矩所以為方圓之器。準繩所以驗平直之器。準。如今之水平繩。即今之掛錢也。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廉

清靜自五道人題



●乾德廉字詩

廉潔高風擇所安
孫門無礙落英餐
嗤他臺欲黃金築
傲我家猶白屋寒
一介律嚴傳入抱
四知心朗月澄觀
懸魚飲馬備佳話
且作懷冰握雪看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廉士從來實亦安
榮根寶玉且同餐
詎貪權起齊雲壯
何慮厨空臥雪寒
還帶寺中多物色
卻金夜裏少旁觀
守嚴一介誠非矯
留與千秋作樣看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從來高士夢魂安
不慕虛榮不羨餐
濁富焉能同玉潔
清貧方可比冰寒
未傷廉處真堪美
無苟得時有足觀
楊震傳家身作則
名書竹帛與人看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傲骨崎嶇一枕安
空英猶與鶴分餐
珠環合浦貧耶富
水鏡泉州暑亦寒
駟馬聘莘三使往
軍船臨郡萬民觀
豐碑碩德稱慈父
記載昭昭仔細看

●安徽貴池姚去昌十三疊韻

不求溫飽不求安
廉士何妨首宿餐
飲馬投錢明取與
穿襦補紙耐清寒
憲辭宰粟稱高潔
震卻懷金懼鑿觀
弗染貪汚心似水
典型留與後人看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砥礪廉隅居境安
榮根蔬食且加餐
嘗聞越石彰清白
試飲魚泉表素寒
合浦珠曾隨吏返
中庭魚久任人觀
辟兄離母於陵處
復與高人一樣看

●浙江吳興費振翰五疊韻

苦守家庭隨所安
有時發憤可忘餐
瀾身何礙貪泉飲
樂道奚虞陋巷寒
水酌清杯昭耿介
雲開越石壯瞻觀
四知懷懷神明鑒
天日盪心合抱看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廉呈棲壘容膝安
新朝厚祿獨忘餐
珠環郡內民蘇困
人在蘆中境薄寒
璞玉渾金誰媲美
晴雲秋月喜同觀
律嚴一介難輕受
夜獻兼金冷眼看

●廣西藤縣何秉疾十一疊韻

勘破浮雲心自安
何須肉食始加餐
辭金伯起嚴昏夜
飲水尼山勵素寒
陋巷草深顏氏樂
有莘稼茂尹公觀
繁華富貴尋常事
倦眼無心仔細看

●湖南乾城公錦堂十四疊韻

貪泉不酌夢魂安
敢效於陵仲子餐
一懶淮南留郡後
三年刺史噉冰寒
池蓮汚濁全無染
匣鏡光明自在觀
莫怪投錢頻飲馬
要留清白後人看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廉推大禹自卑安
飲食常菲是餐
合浦當年珠盡返
錢傾此日水猶寒
伯夷高節真堪仰
仲子清情不足觀
最美晉安賢太守
越王石向海邊看

●安徽蕪湖程大猷六疊韻

傲骨天眞岳自安心
甘單水笑尸餐
陶潛五斗歸來樂
楊震四知不道寒
江上清風由我得
山閒明月任人觀
首陽餓死名千古
廉潔孤標後代看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廉滿謹飭自安安
冰水充飢勝玉餐
梨下少留因避暑
雪中高臥不知寒
心如皓月波閒照
潔若冰壺座上觀
清白自來家素著
四知風骨好相看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砥礪廉隅放止安
居貧樂道自忘餐
珠環合浦蘇民困
金卻東萊懷夜寒
飲馬水懷無苟取
懸魚庭上任旁觀
行芳志潔留清白
富貴浮雲冷眼看

●安徽貴池姚沛芸十五疊韻

廉平自守遇隨安
刺史何妨水蘂餐
無主梨難社道暑
愛民碑永表官寒
留林挂柱濟高蹈
化石成金宿冷觀
李勉葬生財不取
此心冥漠應相看

八德須知三集卷七

二十四廉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子罕守廉
卻玉有道
使富而歸
不貪為寶



宋國名。周武王封微子啓於宋。至成王殺武庚，乃命微子為殷後，以奉湯祀。玉人琢玉之工。喪去聲。失也。稽首，頭至地也。越踰也。寘，同置。里邑也。寘諸其里，安寘其人於該邑也。

子罕卻玉

周宋樂喜，即司城子罕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獻者稽首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象以齒而焚身，麝以香而喪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獻玉者亦知之矣。而子罕乃曲予成全，不以此故而傷己之廉德。且其諫築臺，則請俟農畢出饑粟則貸而不書，宜乎叔向稱宋之樂其後亡者也。

攻治也。復其所歸於其所居也。農畢。農工畢也。貸出借也。音見前。

〔白話解釋〕**圓**朝時候。宋國的樂喜。就是叫做司城子罕的。宋國有一箇人。得到了一塊寶玉。就去送給他。子罕不肯收受。送玉的人說。我把這塊玉給玉工看過了。玉工說是件寶貝。所以我敢來送你的。呵。子罕說。我是拿不貪當寶貝的。你是拿這塊玉當寶貝的。倘然你把這塊玉送給了我以後。那末我喪失了不貪汙的品行。你喪失了一塊玉。豈不是大家都喪失了寶貝麼。送玉的人叩頭到地說。小人有了一塊寶貝。恐怕發生危險。不可走到別地方去了。我所以來送你這箇的。就是來請求免死的。於是子罕就把這箇人送到了他的縣裏。又叫玉工去治理這塊玉。等到這塊寶玉賣去了。得了許多錢。纔叫他回到自己的家裏。



孔門
原思
猶介
自持
家貧
為宰
與粟
猶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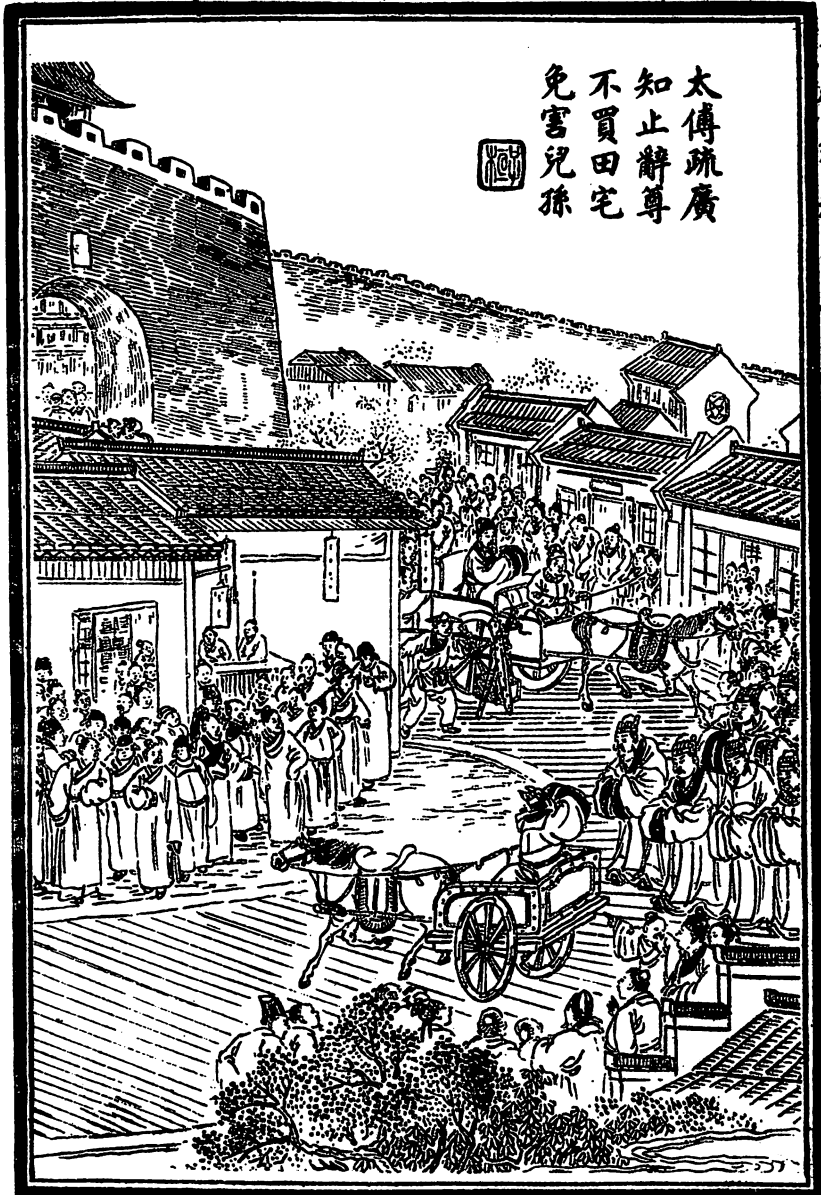
原憲辭粟

蓬戶編蓬為戶。為牖以甕為牖。以甕為纓冠也。肘見踵決。形容衣履之破綻也。司寇掌刑之官。宰家臣。九百胡氏據爵祿圭田之制。以為九百斛。後人多從之。毋禁止詞。釜古量名。六斗四升。

周原憲字子思。孔子之弟子也。為人狷介。所居蓬戶甕牖。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過之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若思貧也。非病也。孔子為魯司寇。以憲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華使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孔子僅與釜。與庾。原思為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蓋出使為弟子之當務。而宰粟乃應得之常祿也。原思之貧若此。尚辭其常祿。則凡貧未若原思者當如何。

百話解釋圓朝宋國裏的原憲表字子思就是孔夫子的學生。他做人狷潔清白。所住的地方編了蓬蒿做着門。用了甕口做着窗子。他住的是這樣的情形。並且正一正帽子。帽帶就斷了。振一振衣襟。肘子就露了出來。穿進鞋子。腳後跟又露出了。他的衣服鞋帽。又是這樣破舊的。有一回子貢到他那兒去。問他說。你先生病了嗎。原憲說。沒有錢財的就叫做貧。學了道不能實行的纔叫做病。現在像我這箇樣子是貧。並不是病呵。後來孔夫子在魯國做了司寇官。就叫原憲去做了家臣。給了他九百斛的穀。原憲辭謝了不收。孔夫子說。你不必客氣的。你拿去了以後。可以分給鄰里鄉黨的人呵。

太傅疏廣
知止辭尊
不買田宅
免害兒孫



太傅少傅
輔相太子
之官。
治危也。

載道滿路
也。
故舊猶故
交也。

脂膏喻貨
財也。
叢聚也。
夙怨夙世
之怨。

疏廣知止

漢疏廣為太子太傅。姪受為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俱告病歸。送者載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散金與故舊。或勸買田宅。廣曰。我豈不念子孫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當世稱之。許止淨謂疏公與蕭何范遷。為子孫計。何其深且遠哉。世間中人以下之子孫。受害於祖父遺產者。胡可勝道。而世之為祖父者。偏欲剝他人之脂膏。叢子孫之怨毒。殆亦夙怨所結。有不容解釋者歟。

百話解釋漢朝的疏廣做了太子太傅官。他的姪兒疏受做了太子少傅官。這樣的過了五年。疏廣就對疏受說。我曉得知足的人是不受恥辱的。知止的人是沒有危險的。功名成就了。全身回去。這纔是上天的道理呵。於是叔姪兩箇人在朝廷裏立刻告了病回家。道路上擠滿了送行的人。來看的人都說。這兩位做官的人。真是賢良呵。疏廣回到家以後。把金錢分給從前認識的人。有人勸他買田買屋。疏廣說。我難道是不曉得望念子孫的麼。不過子孫們假使是很賢良的。家裏的錢財多了。那末就墮落了他們的志氣。假使子孫們是很愚笨的。家裏的錢財多了。那末就加重了他們的過失。當時社會上的人。都很稱讚他。

八德須知三集廉子阿委珠

五

漢鍾離意上賜珠璣委地不拜清譽邦畿



山陰浙江舊紹興府屬今與會稽縣合併為紹興縣交趾在今安南北部。贓納賄也。籍籍錄其所有而沒收之也。璣珠之不圓者。委棄置也。盜泉在山東泗水縣東北縣內之泉八十。七。惟盜泉不流餘皆

子阿委珠

漢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詔籍其資物。頒賜羣臣。子阿得珠璣。悉委於地而不拜。賜顯宗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賜之。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禮也。況出於上所賜乎。乃羣臣皆拜謝。而鍾離意獨不拜。非特不拜謝。且悉委珠璣於地焉。明帝稱其清。更賜以庫錢。以視同時張伯之修孔廟而懷一璧。不啻霄壤矣。

匯為泗河。
勝母里名。

〔白話解釋〕漢朝的鍾離意。表字子阿。是山陰地方的人。當他正在朝裏做尚書的時候。有箇交趾太守。為了受賄犯了罪。皇帝把他的財產充了公。賜給朝廷裏的一班臣子。鍾離子阿分得了珠子。就把珠子都丟在地上。不肯下拜。就是表示不肯受皇上的賜給。顯宗皇帝就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回對道。我記得孔夫子忍着渴。不肯飲盜泉裏的水。曾夫子回轉了車子。不肯走進勝母里的門。這就是厭惡那些名字不好的緣故。現在這些贓物。雖然說是寶貝。可是都是污穢不正當的東西。所以我不敢拜受皇上的賞賜。皇帝聽了。歎息着道。尚書所說的話。是何等的清白廉潔呵。就另外把庫錢賜給他。

子幹與稻
假名墾荒
還未不受
永置道旁



會稽今浙江
 蘇東部浙
 江西部皆
 其地
 永興漢末
 改餘暨曰
 永興在今
 浙江蕭山
 縣南
 繩治也
 斛古之六
 斗也
 南海郡治
 廣州兼有
 廣西平樂
 梧州東南
 之地
 都鄉本漢
 侯國今闕
 當在河北

子幹墾田

漢鍾離牧字子幹會稽人少居永興躬自墾田二十
 餘畝稻熟縣民有認之者牧不與爭悉與之縣長聞
 而拘其民欲繩以法牧力救之民乃獲免率妻子春
 所取稻得米六十餘斛送還牧牧閉門不納民置米
 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得名遷南海太守封都鄉侯
 許止淨謂牧之無諍三昧固千秋景仰然倘無縣
 長拘治彼頑梗不化者未必能立時回心故古人
 云繩之以法法立則知恩苟國法不立則無賴者
 且以掠奪而自鳴得意也知恩云乎哉

境。諍與爭通。三昧梵語。其義為正。定言辭絕。諸緣。專一。虛寂也。今亦謂奧妙之處曰三昧。景仰仰慕之謂。無賴強暴。妄為者之稱。

百話解釋 漢朝時候有箇鍾離牧表字子幹是會稽地方的人年青時候住在永興地方親自種着二十多畝田後來田裏的稻子熟了那地方的人有來冒認了去的鍾離牧也不和他們爭奪完全給了他縣官得知了這一回事就把那箇冒認的人捉了起來要用國法辦他的罪鍾離牧竭力去救他於是他纔得免了罪那箇人免了罪以後就帶領了妻子們舂打那起初冒認取來的稻得到了三十多石的米就把米送還給鍾離牧鍾離牧關了門不肯收那箇人把米放在道路旁邊沒有人去拿他一些兒的從此以後鍾離牧就有了名譽陞做南海的太守官封了都鄉侯。

王忱受託
得金十斤
悉葬棺下
馬被奇聞



忱音純。本作愆。

漢制十里為一亭。亭有長。掌捕劫盜賊。

逸。齊也。

陰德。言有德於人而不為人知。

王忱葬金

漢王忱於客旅中遇一生。謂曰。命在須臾。有金十斤相贈。乞葬。未及問姓名而絕。忱葬之。餘金悉置棺下。後為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時大風飄一繡被墮。忱前忱以告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馬奔入他舍。主人識其馬與被。問之。始知前所葬者。即其子金彥也。許止淨謂忱葬書生。而以遺金悉置棺下。其廉介實人所難能。故風飄繡被於前。馬逸亭中而止。更輾轉牽入金翁之舍。豈非受恩之鬼。決不忍其陰德湮沒不彰。而冥冥中力為揄揚耶。

也。語本淮南子。冥冥中。指天而言。揄揚稱譽之也。

百話解釋 漢朝有箇姓王名忱的人。有一回他在旅館裏遇見了一箇人。對他說。我的性命看來是不長久的了。就在這一刻兒的時間了。我有十斤的金子送給你。請求你替我安葬了。王忱來不及問他的姓名。那箇人就死了。王忱就給他安葬好了。所剩下來金子。都給他放在棺材下面。後來王忱做了亭長。有一匹馬跑到亭裏來停止了。這時候的風非常地大。吹來了一條繡花被。落在王忱的面前。王忱把這回事告訴了縣裏。縣官就把這匹馬和那條被都判給了王忱。後來王忱乘了馬。那匹馬忽然跑進了別人家的屋裏。那家人家的主人翁。認識那匹馬和那條繡花被都是自己的。就去問他。於是纔曉得從前替他安葬的人。就是那家家主的兒子金彥呵。

閻敬為橡
太守寄錢
年湮代遠
如數歸焉



據讀如硯。
古佐貳官。
之通稱。
徵見前。
寄託也。

府君太守
之稱。
郎君漢制
二千石以
上得任其
子為郎故
稱之。

閻敞還錢

漢閻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死。惟孤孫方九歲獨存。聞常曾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求之。敞見之。悲喜不勝。即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模糊耳。郎君勿疑。悲者何。悲常之僅遺此孫也。喜者何。喜幸有此孫。而百三十萬之錢。可以歸之也。常僅言三十萬。殆以酬敞代藏之勞乎。或恐錢之未必全在乎。然非敞所為也。而其孫亦言祖惟三十萬。蓋亦廉矣。

〔白話解釋〕漢朝的閻敬。表字子張。在府裏做了五官掾。這時候太守官叫第五常的。朝廷裏召了他去。他就把陸續積蓄下來的薪俸錢一百三十萬。寄存在閻敬那兒。閻敬把這許多錢埋在堂上的地裏。後來第五常合家的人都生了病死。只剩下了。一箇孤苦伶仃的孫子。年紀纔九歲。他曾經聽見祖父第五常說過。有錢三十萬。寄在閻敬那兒。等到年紀長大了。就到那邊去訪求。閻敬見了第五常的孫子長大成。人不禁又悲傷。又歡喜。就把所有的錢都還了他。第五常的孫兒見了。有一百三十萬的錢。就說我的祖父只說三十萬。沒有說一百三十萬的呵。閻敬說。這是太守生了病。所以說得模糊了。請你不要懷疑的。

董奉治病
不取醫費
杏多殺少
羣虎逐之



廬山見前。

栽種也。

賑與斛均見前。行旅過路之人。真人修真得道之人。登真受真人之封號也。

董奉治病

晉董奉居廬山有道術。為人治病。不取錢。病重而愈者。令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成林。杏熟時。作一倉。令買者隨器之大小。易以穀。若置穀少。取杏多。羣虎輒逐之。所得穀。以賑貧者。供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一日。受上帝命。授碧虛太乙真人。白日飛昇。董奉之得登真。惟治病以栽杏。得杏以易穀。得穀以賑貧而已。最奇者。置少取多。羣虎且亂逐之。其奇而又奇者。奉登真後。妻女守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如故。後人即於其種杏處。建祠祀之焉。

百話解釋。晉朝時候。有箇董奉。住在廬山裏。很有些道法。手術。替人家醫治疾病。不收金錢。病重醫好了的。就叫他們種五株杏樹。病輕醫好了的。就叫他種一株杏樹。這樣的過了幾年。就成了很大的杏林了。杏子成熟的時候。就造了一箇米倉。叫來買杏子的人。依照了器具的大小。用穀來換了杏子去。若是有放得穀少。拿得杏子多的人。就有一班老虎來追逐他們。他所換來的穀。就拿去救濟貧窮的人和供給來往行路的人。每年用去了穀一千八百石。可是還有剩下穀來的。他的善行積得這樣多。有一天。受了上帝的命令。封他做碧虛太乙真人。在白天裏飛昇到天上去。

陸納為守
俸祿固辭
姪陳盛饌
大怒杖之



吳興今浙江縣名。項之時不久也。左民尚書。魏晉時置左民右民。二曹尚書。其長官也。襍以中束被也。貞厲絕俗。本在原書。少有清操。原思事。見前。孔魚事。詳初集卷七。

陸納杖俸

晉陸納少有清操。為吳興太守。不受俸祿。頃之。召拜左民尚書。將行。或問用幾船。納曰。無行裝。不必副船也。臨發。止攜被襍。餘均封以還官。謝安嘗詣納。納無供給。惟茶果而已。其侄俶為治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納之貞厲絕俗尚矣。其辭俸也。不啻辭粟之原思。其赴任也。不啻赴郡之孔奐。其封物也。不啻封金之關公。其供客也。不啻供母之茅容。其杖姪也。不啻杖徒之顧協。廉德孔多。豈第忠亮見稱朝士哉。

八德類知三集廉陸納杖俸
 十三

第十四則
封金指封
還所賜也
茅容事見
本集卷一
第六則
顧協事詳
初集卷七
第十三則

八德須知三集廉陸納投飯

百話解釋 晉朝的陸納幼小時候就有清廉的操守。後來在吳興地方做了太守官。不受俸祿。過了一回兒。朝廷裏召了他去做左民尚書。他在將去上任的時候。有人問他。要用幾隻船。陸納說。我沒有什麼行李。一隻船就夠用了。不要另外再備船的。臨走的時候。只帶了一箇鋪蓋。餘外的東西都封還了官家。有一次。謝安到了陸納那兒。陸納沒有什麼請客的東西。只有清茶和水果吧了。他的姪兒名叫陸倕的。置辦了很豐盛的菜蔬請客。客人回去了以後。陸納大大的生了氣。說。你不能替你叔父增光輝。反來污穢我清白的行為麼。就把他打了四十杖。



孔顏骨鯁
 名重朝班
 弟餉以米
 叱吏載還



顛音壇。又音愷。御史中丞。為御史之次官。掌秘書兼司糾察。都京師也。儉歲荒也。江夏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南。內史王國之官。治國人視如郡守。即謂道存也。骨鯁見前。東孔家在

孔顛辭米

南宋孔顛字思遠為御史中丞在都時值歲儉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慮顛貧乏遣吏載米五百斛餉之顛呼吏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此竟叱令載還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貸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孔顛骨鯁有風力其弟道存與從弟道徽請假還東顛出渚迎之見輜重十餘船顛偽喜曰我正困乏甚需此因命將岸上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焚盡乃去

山陰故名。
渚音煮。小
輜重猶行
李也。
忝預猶言
辱居也。
賈客售貨
之人。

〔白話解釋〕南宋朝的孔顛表字思遠。做了御史中丞的官。在京師裏的時候。正遇着年成很荒。他的弟弟孔道存。在江夏地方做了內史官。恐怕哥哥孔顛窮苦。所以差了一箇小官。載了三百石米來送給哥哥。孔顛見了。就大聲對那箇小官說。我在那箇地方做官有三年。卸任的時候。連行路的糧食也沒有。現在我的弟弟到了那兒。沒有多大時候。怎麼得到這許多的米呢。竟喝令小官快把這些米載回去。那小官說。從古以來。沒有載了米上水的。況且現在京師裏的米價很貴。還是請你在這裏賣給人罷了。孔顛終於不肯聽他。那箇小官沒有法了。於是就載了那些米回去。

蔡樽守郡吳寇悉平
種茄飲水詔褒其清



陳留故城。在今安徽太和縣東北三里。餽食也。天監武帝年號。宣城今安徽縣名。摧折也。挫也。吏部為舊官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鈇勳階黜涉之政。尚書其長官也。劉寵諸人

蔡樽清節

梁蔡樽字景節。陳留人為吳興太守。在官惟飲郡中井水。齋前自種紫茄白苧。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摧破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身為太守。而所飲者。惟郡中之井水。所食者。惟齋前之苧茄。而白苧紫茄。猶為自種之品。且以為常餌也。清節若此。以媿美漢之劉寵。孟嘗。揚震。羊續。晉之虞愿。梁之孫謙。陳之孔奐。諸太守。有何不可。

白話解釋。梁朝時候。有箇姓蔡名樽的人。表字景節。是陳留地方人。在吳興地方做了太守官。他在做官的時候。只喫着衙門裏的井水。齋室前面。自己種了幾種紫茄。和白芻。做着日常的菜蔬。皇帝下詔書褒揚他的清白。陞做信武將軍。在天監九年的時候。宣城縣的官吏吳承伯。用了妖法。集合了許多人。把宣城縣城攻破了。殺死了太守。轉去攻打吳興。手下的人都請蔡樽躲避了。蔡樽很堅固的守着城池不動。命令那一班人出城去戰。竟把吳承伯攻破了。另外的黨羽也都打平了。後來蔡樽屢次陞遷。做了吏部尚書。

八德頌知三集廉傳昭靜廉

十七

傳昭 廉德 布衣 糲食 不納 薦魚 委之 門側



傅昭靜廉

通事舍人
 為尚書省
 之官。在補
 缺拾遺之
 下。
 干預參預
 其事也。見
 晉書王衍
 傳。
 安成故治
 在今廣西
 賓陽縣東。
 泊然靜處
 六句。皆文
 原文。
 相傳郡舍
 久經兵亂。
 時現凶邪。
 音音故光

梁傅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粗糲。有薦魚者。既不納。又不欲拒。遂委之門側。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謂子曰。食之則犯罪。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為安成內史。郡舍轉凶為安。咸以昭正直所致。傅昭泊然靜處。不妄出游。袁粲每經其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履其室。其人斯在。故其為安成內史。郡舍得以轉凶為安也。許止淨謂善人所在。凶邪退避。反之則惡人所至。凶邪賁臨可知矣。

明貌。賁臨。
猶言光降也。

〔白話解釋〕**梁**朝的傅昭做了中書通事舍人的官。這時候做這箇官的人。箇箇都是權勢很大。傾動天下。只有傅昭獨自廉潔安靜。一點兒也不去干預。他所用的器皿。穿的衣服。都是很簡陋的。他卻很安然的喫着粗糙的米。有一次有人送他一尾魚。他既然不肯收受這條魚。可是又不肯拒絕了他。就把那條魚丟在門旁邊了。他的媳婦。有一回得到了娘家送來的牛肉。就去送給公公喫。傅昭就對他的兒子說。殺牛是有禁的。我們若是喫了牛肉。就犯了罪。倘若去告發了。在情理上又是不可的。就把那些牛肉埋在地裏。後來做了安成地方的內史官。那箇衙門原來是很凶的。他住下了以後。就變得很平安了。一般人都說。這是傅昭正直的行為所感動的。

姚察
辭練
不受
一端
臨終
遺命
葬以
薄棺



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文調之猶今之財政部也。吏部見前。練音蔬。練子所製似芋織有花曰花練。大業隋煬帝年號。東都漢光武建都河洛亦稱東都。顧協事見前。頑猶貪也。

姚察辭練

陳姚察幼有至性。以孝聞。蔬食布衣。五十餘年如一日。歷官度支吏部二尚書。概不交通。有門生饋南布花練各一端。察辭曰：吾所衣者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後莫有敢饋遺者。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以薄棺葬。臨終一無痛惱。卒後身體柔輒。顏色如恆。顧協門生送制錢二千。協杖之二十。因此得絕贈遺。姚察門生送南布花練。察不受一端。人且不敢再饋。身為度支吏部二尚書。而生則僅衣麻布。歿則命葬薄棺。聞其風者。當使頑夫廉。懦夫立矣。

二句本孟子
子頑夫廉
懦夫有立
志

百話解釋 陳朝的姚察。幼小時候。就有很善良的天性。孝順爺娘出了名。喫的是蔬菜。穿的是布衣。這樣的過了五十多年的生活。始終是一箇樣子的。歷官做到度支尚書和吏部尚書。一概不和人家來往。有一次。他的學生子送他。一匹南布和一匹花練。姚察辭謝着說。我平常所穿着的。祇要麻布蒲練就行了。你送我的這些東西。對於我是沒有用處的。從此以後。就沒有一箇人敢送他東西的了。在大業二年的時候。姚察死在東都地方。遺囑只用薄薄的棺木安葬。他在臨死的時候。一些兒也沒有痛苦煩惱的樣子。死了以後。身體很柔軟。顏色也和平常一樣。

八德須知三集廉 睦夸不仕

二十

睦夸 高列 避班 朝妝 喬妝 租戶 御車 出關



眭息為切音髓平聲望出趙郡司徒掌以禮教導民之官即中其屬賈也國士稱崔浩廐音究馬舍也禁音礎入聲維繫為留也語本詩經小雅白駒篇莫逆謂同心相契也語本莊子國記即國

八德類知三集廉 眭夸不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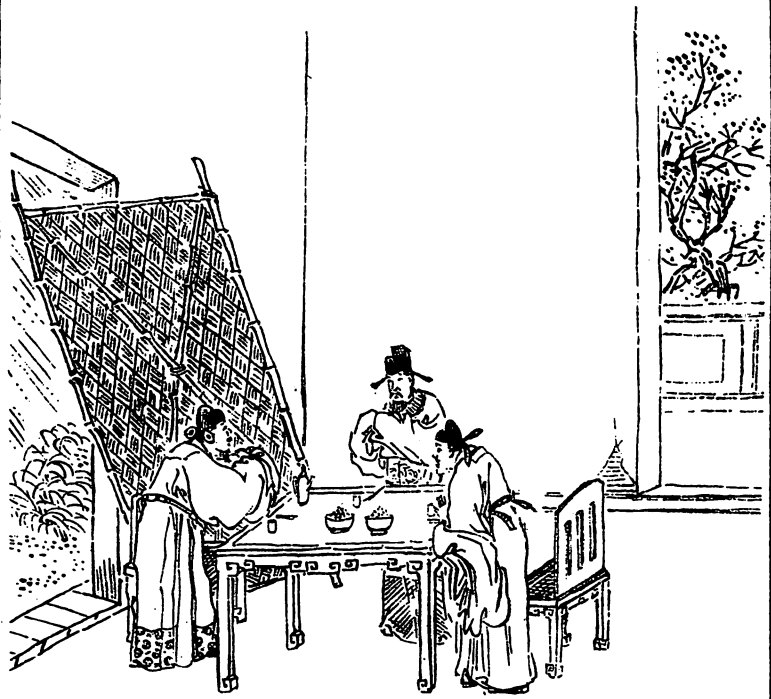
眭夸不仕

北魏眭夸少有**大度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郎中。州郡逼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務。浩投詔書於夸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之廐中。莫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眭夸夙好書傳。崔浩博覽經史。故同聲同氣。而為莫逆交也。迨浩以直筆撰國記而被誅。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眭夸。第一仕一不仕。夸之高尚。雖至友如浩。亦不能強之也。

史評高允
傳。音彥。中
生者之謂。

〔白話解釋〕北魏時候有箇睦夸。幼小就有很大的度量。品行很高尚。不肯做官。和崔浩是非常要好的。崔浩做了司徒官。就奏明皇上召睦夸來做郎中官。州郡裏的官吏逼着他到京城裏來。和崔浩見了面。大家祇飲着酒說着平生的事。並不講到世上的事務。崔浩就把皇上的詔書放在睦夸的胸懷裏。睦夸說：「這箇怎麼可以勞動你老兄。我就要辭別你去了。」崔浩把睦夸乘坐的那一隻驢子。關在馬房裏面。想要留住了他。睦夸就託了鄉下人來完租的。假給他駕着車出關去了。

唐盧 懷慎 仕至 尚書 蒸豆 兩器 風雨 敬廬



東都即今河南洛陽縣治。選銓官也。屬音蜀。適也。環堵。方一丈之室。言其貧也。蕭然。蕭條貌。簣音責。席也。籍。門籍。尺二之竹牒。置於門以案出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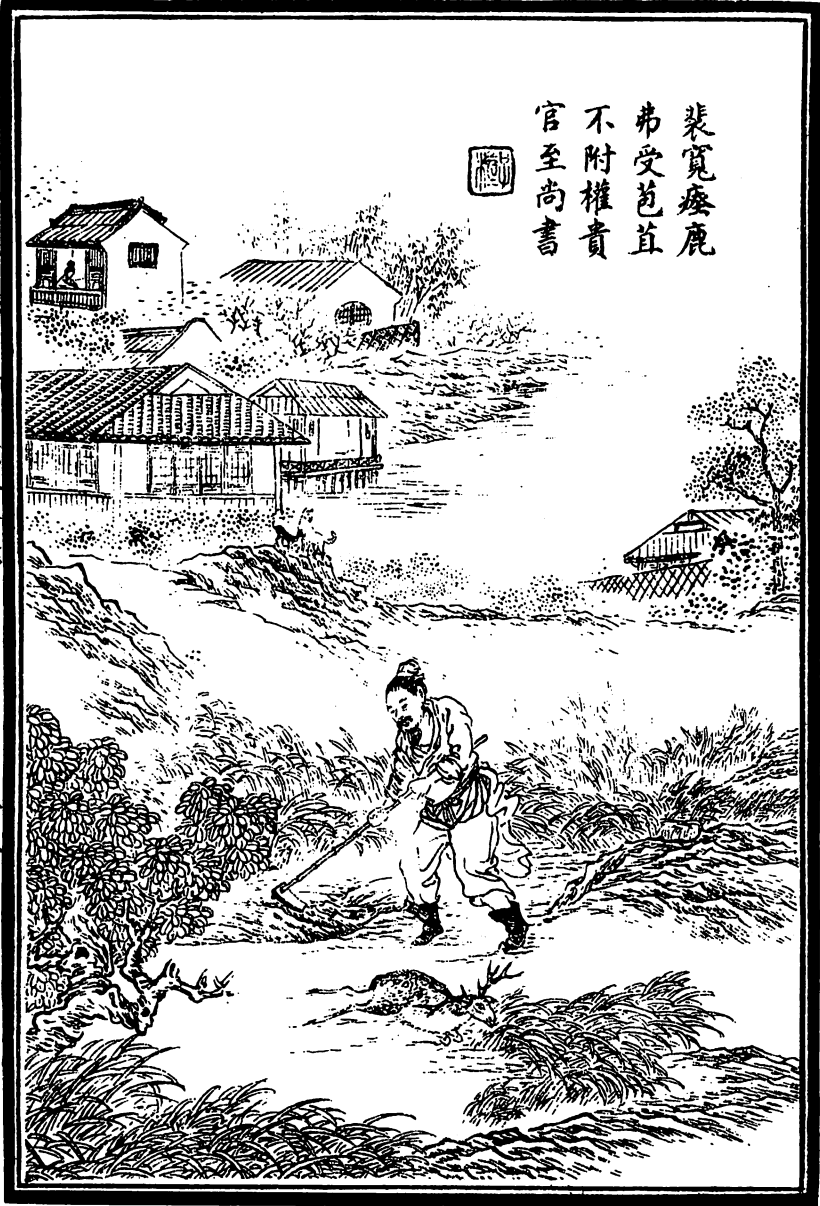
懷慎清儉

唐盧懷慎仕至吏部尚書。清儉不營資產。雖貴。妻子猶飢寒。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所居環堵蕭然。敝簣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而已。及治喪。家無留儲。詔賜其家絹百段。米二百斛。官為立碑。許止淨。謂懷慎清絕。不為子孫計。而其子奐亦甚清白。為南郡太守時。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不敢干法。遠俗為安。箕裘克紹。不墜家風。世之積資財以遺子孫者。實待子孫太虐。而貽以禍殃也。

箔簾也。南郡即今湖北江陵縣。汙吏貪汙之官吏。做手言不敢恣意也。箕裘謂克承父業也。語本禮記學記篇。

白話解釋 國朝的盧懷慎官做到吏部尚書。清白勤儉。不營家財產。官職雖然很大了。家裏的妻子還是忍着飢餓。受着寒凍。他到東都地方去治理選官的事。奉身的東西。祇有一隻布做的袋。有一次生了病。宋璟和盧從愿兩箇人去看他。只見他所住的地方。滿屋子裏都是很蕭條的。破舊的席。單扇的門。門裏又沒有簾子。正逢着風雨來了。就舉起了一張席子來遮着。到了時候不早了。就請他們喫飯。祇不過兩碗的蒸豆吧了。等到後來他死了。治喪事的時候。家裏沒有一些留下的錢財和物品。皇上得知他這樣的清貧。就下詔送給他家裏一百段絹。一百二十石米。官裏又給他立了碑。

裴寬痿鹿
弗受苞苴
不附權貴
官至尚書



八德須知三集廉裴寬痿鹿

二十三

裴寬瘞鹿

潤州今江蘇鎮江縣參軍郡屬官。唐時刺史猶後世之知府及直隸州知州也。瘞音翳埋藏也。苞苴指餽贈及納賄之物而言。蒲州即今山西永濟縣。河南見前尹府尹。禮部為舊

唐裴寬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登樓見人於後。囿有所瘞。訪令偕來。問其狀。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累遷蒲州刺史。久旱。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終禮部尚書。兄弟八人。皆任臺省州刺史。裴公兄弟八人。天性友愛。在都治時。八院相對。常擊鼓會飯。政務清簡。人皆愛之。至廉而又悌矣。許止淨謂其不受苞苴。而姻緣湊合。不附權貴。而昆季聯芳。此皆出人意計外者。非天相乎。

官制六部之一。掌禮
秩及學校
貢舉之官
署。
臺省者唐
時尚書省
門下省中
書省皆在
禁省。故總
稱臺省。

百話解釋。園朝的裴寬做了潤州地方的參軍。這時候刺史
韋詵有箇女兒。在樓上看見有人在後園。好像在泥地裏埋
葬什麼東西的樣子。韋詵訪着了。知道是裴寬幹的。就叫他
來。問他怎樣的情形。裴寬說。寬不肯為了私下餽送的物品。
污穢了清白的家聲。剛纔有箇人送我些鹿肉。放下就走了。
我不敢欺自己的心。所以把他埋葬了。韋詵聽了這一番話。
非常驚歎。就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做妻子了。後來屢次陞
做蒲州刺史官。蒲州地方有許多時候沒有下雨。裴寬到了
那箇地方。天就下雨了。後來又做河南府尹。他不肯卑屈了
自己。去諂附朝廷裏有勢力的大臣。後來做到禮部尚書。他
弟兄一共有八箇人都做了臺省和刺史的官。

郭曜儉樸
廉德獨尊
德宗復賜
散諸弟昆



太子賓客
官名
建中德宗
年號
太子少保
見前
汾陽在今
山西陽曲
縣西北
青紫二句
乃子儀謝
表中語
冠蓋仕宦
之服乘也

郭曜獻賜

唐郭曜性孝友廉謹。父子儀出征。每留曜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爭築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樸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徧加諸子官。以曜為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汾陽王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前古未聞。青紫照庭。冠蓋成里。而次子曜獨能廉謹儉樸。矯矯出羣。尤為難得。至遵遺命。盡獻四朝所賜名馬珍玩。而上復賜之。則散諸昆弟。其廉德更足稱焉。

白話解釋團朝的郭曜。生性孝順友愛。廉潔恭謹。他的父親郭子儀帶兵出去征討。每每留下了郭曜在家裏治理家務。大大小小的千數人。箇箇都很服帖得所。他的弟弟們大家爭着建築池館。車馬衣服裝飾得很華麗。獨有郭曜對待自己很儉樸。累次陞做太子賓客的官。在建中初年。郭子儀罷免了兵權。就給他的兒子們箇箇都加了官。郭曜做了太子少保。後來郭子儀死了。郭曜遵守了父親的遺囑。把四朝皇帝累次賜給他父親的有名的駿馬珍貴的寶玩。盡數獻還了皇上。德宗皇帝仍舊賜給了他。於是郭曜就分散給兄弟們了。

程驥問母涕泣悲哀不義而富悉散其財



程驥散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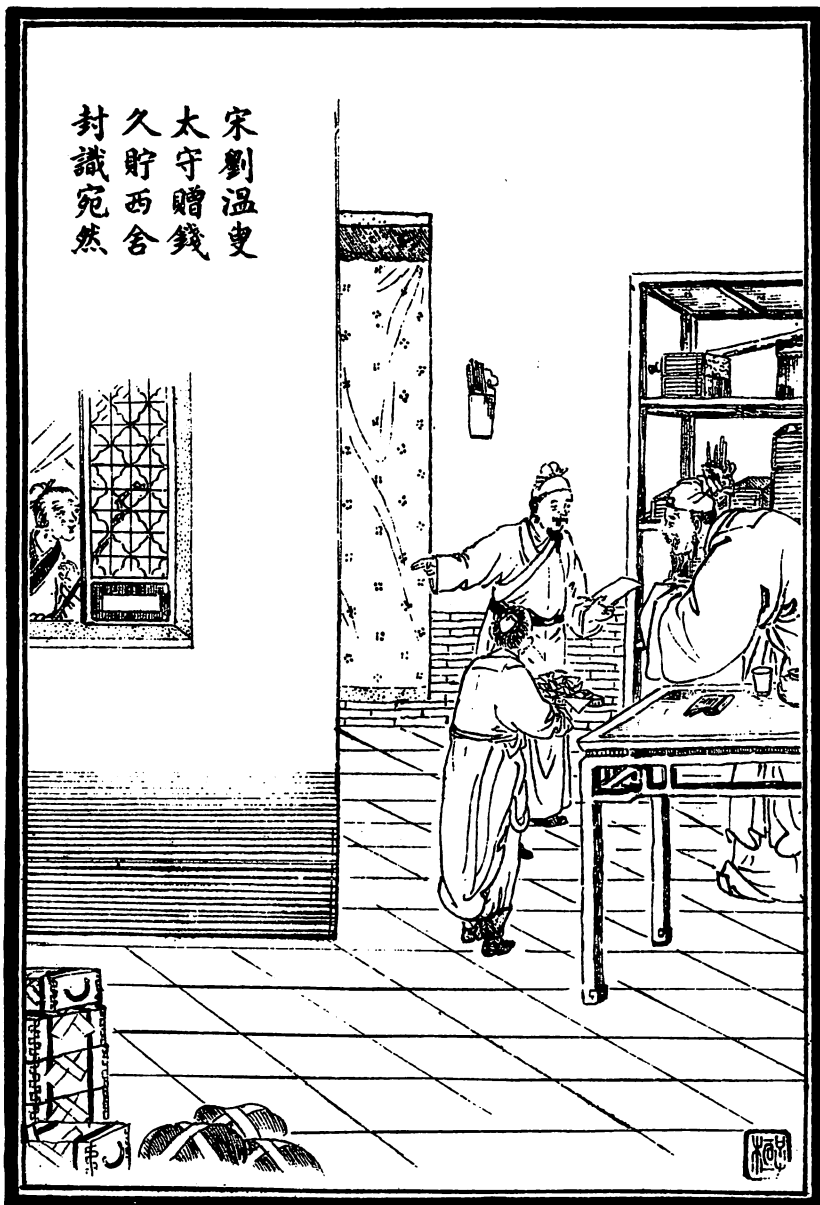
閉音翰。里門也。累馬也。

饘音孺。廉也。厚曰饘。稀曰粥。開成。文宗年號。幹。蓋謂能掩蓋親之過惡也。語本周易。蠱卦。

唐程驥之父為盜。致資百萬。老而改行。不復出里。閉者十五年。既卒。驥不知此事。後有過母。詈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邪？驥泣問故。母悉告之。驥數日不食。盡散其財。踰年甚貧。就里中讀書。師賢之時。與饘粥布帛。使供母。文行漸著。開成初。相國彭公聘之。不起。程驥可謂幹父之蠱矣。以盜而致資百萬。不廉孰甚。徒以改行已久。故驥未得知之。且驥童子耳。一旦聞母言。數日不食。悉散其財。甚至貧無以養母。反賴塾師供其饘粥布帛也。驥固廉。而其母亦廉。

百話解釋 唐朝時候。有箇程驥。他的父親原來是箇強盜。積了百萬的家資。到了老年。纔改了行為。足迹不出里門。有十五年。死了以後。程驥就不曉得他父親有做强盜的這回事了。後來程驥有了過失。他的母親罵他道。這箇不良的種子。那裏有好。的事情做出來呢。程驥流着眼淚。追問着母親說。這話的緣故。他的母親就把原委都對他講了。程驥聽了以後。就有好幾天。不喫飯。於是把家裏的財產。都散盡了。過了一年。就很貧窮了。在鄉邨裏讀書。先生很看得起他。時時給他米粥布綢。叫他供養母親。後來他的學問和品行。漸漸地出了名。在開成初年。宰相彭公用禮物來聘他。他不肯去做官。

宋劉溫叟
太守贈錢
久貯西舍
封識宛然



開封今河南首縣名

吏府史之屬

齋音咨又音齋持以

與人也

識記也

角黍稜也

統扇團扇也

輦歸載歸也

溫叟封錢

宋劉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開封府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史齋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令府史封識而去。明年端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溫叟不特孝且廉也。其好古執禮。五代以來當推為第一人焉。光義知其清介。遣吏送錢。殆以試之耳。溫叟以卻之則非禮。受之則不廉。命吏封識。經歲宛然。光義乃不得不命輦歸矣。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劉溫叟。生性穩重厚道。端方正直。服事他的後母。有孝順的聲名。這時候的開封府尹光義。曉得劉溫叟的操守清介。就差了府裏的官吏。帶了五百千錢來送他。劉溫叟不敢推卻。把那些錢都放在廳旁邊西首的房子裏。叫那箇官吏封好了。做了記號纔回去。到了第二年的端午節。光義又送了他許多撥子和扇子。這一次差來的人。就是前次送錢來的人。看見了西首房屋上封好的記號。仍舊照從前一樣。一些兒也沒有更動。回去就把這般情形。告訴了光義。光義說我送他。他尚且不肯收受。況且是別人家呢。於是叫把送他的東西。一概用車子載回衙門來。

馮京雋邁
少年登科
力拒權貴
不受嬌娥



馮京拒貴

宋馮京幼時其父式常題其所讀書後云將作監丞

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後十一年舉進士廷試皆第

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猶未娶張堯

佐恃外戚勢欲妻以女擁至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

也頃之宮中攜酒榘來出奩具京笑不受力辭出

許止淨謂京父壯歲無子買妾涕泣問知其父欠

折鬻女賠償即遣女歸不索原金翌年其妻生京

而京少年登科即能力拒權貴不為勢徇不為利

誘所以終能為正直不阿之臣不負父之德蔭也

書後書之末頁將作監丞營造官室之官丞副佐也通判見前荆南在湖北省沿兩般與肴同魚肉之熟者奩具即嫁妝也驚見前

百話解釋 國朝的馮京。幼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名叫馮式的。常常在馮京所讀的書本後面。題幾箇字說。『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後來過了十一年。馮京中了進士。在殿中考試的時候。都是第一名。做了將作監丞的官。在荆南地方做通判。果然照他父親馮式所說的預言一樣。這時候。馮京還沒有娶親。有箇張堯佐。靠自己。是皇親國戚的勢力。要把女兒許給馮京做妻子。把他生硬地拉到了家裏。用金帶來束他的腰。對他說。這是皇上的意思呵。過了一回兒。果然宮裏帶了酒菜來。又把很豐盛的嫁妝。陳設出來。誇耀給他看。馮京笑着不肯收受。竭力辭別了出來。

林積邸寓
得一錦囊
明珠數百
悉返濟陽



蔡州今河南汝南縣
邸寓客舍也
潯陽即今江西九江縣

釧音穿去聲臂環也俗謂之鐲
大中大夫官名
簪纓貴者之冠飾

林積還珠

宋林積少入京師至蔡州邸寓得錦囊有明珠數百顆詢主人曰前有何人宿此主人云潯陽周仲津積曰此人必復至汝可具吾姓名告之令來相訪數日仲津果至蔡邸尋珠主人具以姓名告之乃趨訪積積驗其珠數皆合悉還之仲津分珠謝積固辭不受思永童時還釧林積少年還珠皆賤貨而貴德焉乃周仲津以分珠酬積不受竟感恩不已以數百貫錢就佛寺修齋為積祈福積後登第官至大中大夫其家世世簪纓不絕積厚流光良有以也

〔白話解釋〕宋朝有箇林積。少年時候到京師裏去。到了蔡州地方的旅館裏。拾得了一隻錦做的袋子。袋裏面有幾百顆的明珠。林積就問旅館的主人道。以前有什麼人住在這裏呢。旅館主人說是箇潯陽人。姓周名仲津的。林積說。這箇人一定再來。你可把我的姓名告訴他。叫他來訪我。過了幾天以後。周仲津果然到蔡州的旅館裏來尋珠子了。旅館主人就把林積的姓名告訴了他。於是周仲津就去拜訪林積。林積考驗他所說的珠子數目。和他所拾到的都是相符合的。就把珠子盡數都還了周仲津。周仲津分了一些珠子來謝他。林積很堅固地辭謝了。不肯收受。

八德須知三集廉 思永拾釧

三十二

思永年幼
拾金候還
失物不索
釧墜袖間



默靜默。

須臾猶少頃也。物色察其形狀也。就舉應進士科也。置度量置局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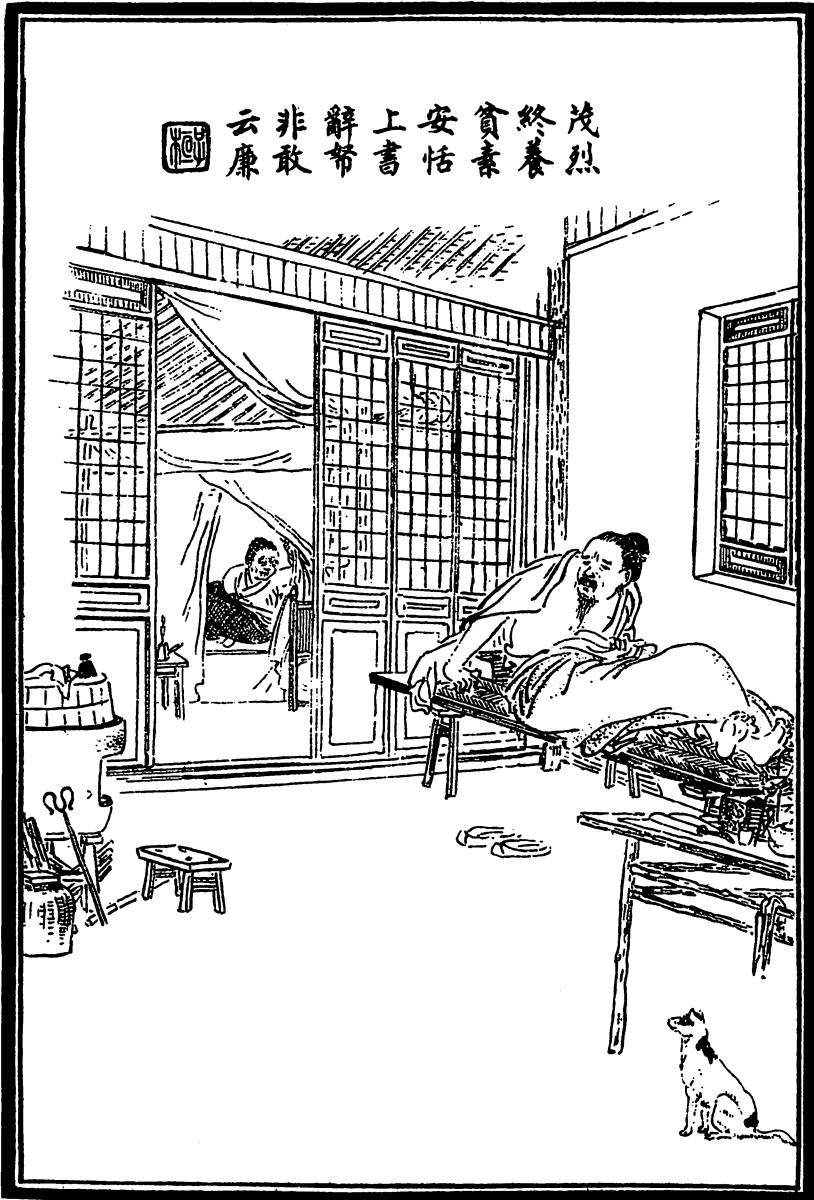
侍郎尚書之副。

思永拾釧

宋彭思永幼時。旦起就學。得金釧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釧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眾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於地。眾服其量。許止淨。謂拾遺不取。難而在兒時尤難。失物不索。免彰人過。更難。而在貧時。則難中之難。彭公誠雅量矣。然失物固當緩以置之。不可輕易誣人。免增罪戾。彭公後舉進士。累官戶部侍郎。忠厚之報也。

百話解釋 宋朝有箇彭思永。幼小時候。有一天早晨起來讀書去。在門外面拾得了一隻金釧。他就默默地坐在那箇地方等着。過了一回兒。那箇遺失了金釧的人。果然來了。盤問了一番。那隻金釧果然。是他的。於是彭思永就把金釧還了他。那箇人想把錢來酬謝彭思永。彭思永笑着說道。假使我的心裏喜歡錢。那末就把那隻金釧匿起來。不還你了。當他初初去趕考的時候。帶了幾隻釧子當盤費。有好幾箇同他趕考的人。去看望他。就拿出了釧子。大家一同玩着。客人裏面有一箇把一隻釧子落在袖子裏面。一班人覺得少了一隻。就替他尋找。彭思永就說。我的釧子原來只有這箇數目。並不缺少的呵。後來落釧在袖子裏的客人臨去。舉起手來作揖。那隻釧子就跌在地上了。許多人都佩服他度量的寬大。

茂烈安貧 終養 貧素 安恬 上書 辭幣 非敢 云廉



終養謂親老去官歸養也。晉江福建縣名。教諭縣學之官掌文廟奉祀管理所屬文武士子謂之教官。逭者換逃避也。帑音儻金幣所藏之府也。吉安江西縣名。江西推官專理一府之刑

茂烈安貧

明陳茂烈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不治一帷。祿以晉江教諭。不受。上給以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故臣母自安。而臣亦得以自逭其罪。非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母年已八十。六。臣欲盡心。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上不允。陳公為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為監察御史。袍服樸陋。乘一疲馬。人望而敬之。母老終養。治畦汲水。躬自操作。吏部以其貧。祿以教諭。不受。廉而不自居。廉孝而不自居。孝尤足稱也。

名俗謂之刑廩。淮節令江蘇淮安縣。督衣棉衣也。監察御史。掌內外糾察。并監察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職務繁雜。畦田一區也。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陳茂烈因為母親年紀老了。就辭了官。回家奉養母親。他在家裏。除了供養母親以外。對於其他一切。都非常省儉。甚至一張門幕也沒有。朝廷裏叫他到晉江地方去做教官。他不肯去。皇上每月裏給他月米。他心裏也不肯受。就生了一封書到皇帝那兒去說。我向來貧苦。所以喫的都很儉省。因此我的母親。纔得安安地過着生活。一方面我也可以因了貧窮。自己逃脫些罪過。我並沒有及得人家的廉潔。也並沒有盡了自己的孝順。古時候的人。有的做着苦工。有的從老遠的地方背了米。這都是爲了雙親的緣故。我的母親。年紀已經八十六歲了。我要稍盡一點做兒子的心。尚且恐怕來不及。又要用了官庫裏的錢。我的心裏是很不安的呵。皇上終於不肯答應他。

一儒高潔
為子完姻
局查別室
返濟其貧



刑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刑法。獄訟之事。稱。婚。婦。父。之。當國。任國事也。工部。亦六部之一。掌營造工作之事。女歸之歸。謂嫁也。珠。音。倍。珠。百枚也。又珠。十貫為。珠。音。桓。輕。細之絹。

八德須知三集 廉 一儒局奩

一儒局奩

明劉一儒官刑部侍郎。張居正之姻也。居正當國。一儒嘗貽書規之。居正沒。其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工部尚書。甫半載。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珠紉綺盈箱。累篋。一儒悉局之別室。居正死。貨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卒諡莊介。許止淨。謂范文正為子娶婦。欲焚婦家妝奩於中庭。以嚴拒之。乃一儒不加拒卻。而局之別室。既不敗壞家風。更以濟其貧乏。使人皆知富貴如浮雲。而儉德久而可貴。於訓世之道。倍覺深切著明矣。

綺。文繒也。
僅音假。小箱也。
為自外關之也。
織封閉也。

於持守太嚴也。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姓劉名一儒的人。官做了刑部侍郎。就是當時首相張居正的親家。張居正治理國事。權威很大。劉一儒就寫了一封信去規勸他。後來張居正死了。凡是他的親戚同黨。一箇箇都受了斥責。只有劉一儒獨獨有了清高廉潔的名譽。過了不多幾時。朝廷裏拜他做了工部尚書的官。做得半年。他就稱了有病。辭官回來。在從前時候。張居正的女兒嫁給劉一儒的兒子做妻子。嫁來的嫁妝非常豐盛。珠子綢緞。滿滿地堆滿了許多箱子。劉一儒就把所有的嫁妝。盡數鎖在空房子裏。等到張居正死了。他的家產充了公。於是劉一儒把從前封鎖起的東西。還着張居正的家裏。後來劉一儒死了。謚法叫做莊介。

緒餘

胡瑗字之
大儒字翼
之世稱安
定先生下
即胡子之
文。
廉隅品行
方正節操
堅確之謂
猶器之有
棱角也。
一介言微
細也。指伊
尹事。詳初
集卷七第
二則。
盜泉見前。
瓊林玉樹
珍寶薈萃
之處。
版籍戶口
冊也。

孔子曰。古之矜也廉。是言其持守太嚴。雖有不圓和之偏處。而其勁節不屈。猶不失為廉也。胡瑗原廉篇云。夫士子讀書。所學何事。本欲出而致用。為國家作棟樑。為兆民謀幸福。急宜廉隅自飭。清操自勵。以不貪為寶。學古聖賢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雖貧而不受賂金。雖渴而不飲盜泉。以天地為心。以萬民為命。決不至失其節操。入瓊林玉樹中。而迷其性。登仕圖版籍。而異其心。果能如此立心。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安民。而民無不安矣。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三集

恥

清抄自五道人題



●乾德恥字詩

恥辱當前德未修
天良流露自低頭
望雲汗發情難已
臨水顏羞事有由
勿使鼠懷深我愧
猶防牛後被人羞
採薇不食周家粟
肯向播間口腹求

●河南洛陽周維新四疊韻

恥愧無如少進修
良心發動汗流頭
祇知食穀規原憲
不避緼袍許仲由
周室採薇賢尚德
彥方墳布盜知羞
莫教妻妾中庭泣
仍自低眉富貴求

●安徽祁門鄭蕙園七疊韻

士能志道勵情修
豈似貪夫易掉頭
劉席絕交常澹管
衣狐與立久推由
苞苴明室官箴肅
懷璧秦兵國使羞
品格從來高雅者
斷然不屑執鞭求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疊韻

爾室無虧慎厥修
敢教羞影愧牀頭
申明國難公私辨
激發天良禍福由
採薇不須嘗粟粒
臥薪何暇進珍羞
說文會意貴池姚
宏昌十二疊韻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二疊韻

終日乾乾德業修
莫貪利欲逐蠅頭
苞苴私入欺王怒
孤貉與居許仲由
嘗膽臥薪句踐志
巧言令色左丘羞
不如人處誠堪愧
榮辱攸關在自求

●浙江吳興費誨成學前韻

知恥先宜品節修
為他作嫁也昂頭
天人不忤誠希覲
衾影無慚自有由
胯下數量甘受辱
辱橋邊視察願蒙羞
蠅營狗苟汚其白
晝驕人昏夜求

●浙江吳興蔡振翰五疊韻

賢者惟知天爵修
奮緣鐵刺愧低頭
勞形非為逃名計
嘗膽毋忘忍辱由
漢視尊榮君子度
足恭巧令古人羞
回思往事知蕪德
曷敢卑汚富貴求

●江蘇鹽城姜保生八疊韻

恥不如人速自修
要從天外去昂頭
沼吳雪恨懷句踐
讓國逃名慕許由
玉斗怒撞因被虜
金甌有缺總蒙羞
悲歌壯士今何在
昏夜惟知富貴求

●廣西藤縣何棄疾十一疊韻

青春先把此身修
他日勳名自出頭
奚患不稱憎沒世
卻嫌諂笑笑無由
吮癩空得銅山富
嗟食難忘道路羞
大樹將軍如諷衆
爭功究竟欲何求

●湖南乾城谷錦堂十四疊韻

年來武備又文修
吳患紛紛傳到石頭
城下要盟悲楚妓
泉中洗耳讓巢由
十年教訓深明戰
半壁河山未暇羞
此是人間奇恨事
興亡責向匹夫求

●河南洛陽劉道存三疊韻

恥躬不逮且身修
避世何妨枕石頭
自好廉身稱允智
深防汚耳柳某由
背肩諂笑能無報
令色足恭更可羞
底事巧為機變者
蠅營狗苟苦奔求

●安徽蕪湖程大猷六疊韻

堅節安貧樂道修
深防財色大關頭
留侯進履情難卻
韓信招汚不得由
搖尾乞憐非我志
背肩諂笑被人羞
平生願切從吾好
富貴功名豈勉求

●雲南洱源楊九疇九疊韻

恥名未立勵探修
道德崇高列上頭
忍辱豈真無價值
愧慙原是有來由
報仇每為合案屈
養勇端因識惡羞
弱肉強餐堪切齒
欲將洗雪好方求

●江蘇高郵潘嘉愷十二疊韻

不知一事速加修
萬卷藏書讀案頭
愧弗如人曾歎薛
勇能過我允推由
伯夷何忍餐周粟
要句踐難忘復越羞
有志竟成堪雪恥
恥光榮簡復何求

●安徽貴池姚宏昌十五疊韻

恥居人下速加修
志節須標最上頭
遺布謝忱因有激
負刑請罪豈無由
夷齊偕隱身焉辱
沈苑寬容盜亦羞
太宰當年曾愧費
權門何必苦奔求

八德須知三集卷八

二十四恥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三集 恥 士會有恥



會音檜。隨士會所食之采地。故稱隨會。亦曰隨季。諡武子。復背之復音福。背之謂晉先使迎公子雍後志穆嬴之哭訴乃立靈公而背約也。令狐即今山西猗氏縣也。六卿指當時三軍之

士會有恥

周晉士會亦稱隨會。從先蔑使於秦。迎公子雍。晉復背之。敗秦師於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六年。不見先蔑。後晉六卿相見於諸浮。卻成子曰：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計使魏壽餘偽叛歸秦。履士會之足於朝。偕士會復歸於晉。隨武子因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卒致應荀林父之言。俱蒙迎公子雍之罪。其奔秦也。蓋不得已也。非義先蔑而從之也。是以在秦六年之久。始終不見先蔑。卻成子稱其有恥。可謂隨會之知己矣。

將佐。諸浮。晉地名。成子卻缺之謚。賤位卑也。隨武子事。詳文公七年春秋左氏傳。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晉國的士會也稱他做隨會。有一次跟了先蔑到秦國去做使臣。去迎接公子雍。後來晉國又反覆了這箇決議。在令狐地方把秦國的兵打敗了。先蔑就逃到秦國去。士會也跟了去。在秦國裏有六年。他總不去見先蔑一面。後來晉國的六卿在諸浮地方相會。卻成子說隨會的做人。他雖然居在下賤的地方。可是很有羞恥的心。雖然性格好像溫柔。可是人家不能侵犯他。這樣看來。他的智術是很可取的呵。況且他也沒有罪。於是就想了一箇計策。叫魏壽餘假裝着叛了晉國。投降到秦國去。在朝堂上暗地裏把士會的腳踏了一下。大家做着暗號。最後魏壽餘同了士會。仍舊回到晉國來。

啓疆告君
既締婚姻
務行其禮
不求恥人



八德須知三集 躬 啓疆諫王

二



遂讀如姜

塵音塵。性善驚又善聚散。故此借作羣字。解薦進也。此二語言所求無不遂也。不穀四夷君長自稱之詞。關則其足使守門司

啓疆諫王

周楚子欲辱晉韓起叔向以問其大夫可否。遂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猶欲恥之。君若無備。奈何。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乃厚為韓起叔向禮。遂啓疆可謂善用其恥矣。當韓起叔向送女如楚。楚若以韓起為閹。以叔向為司宮。非不足以辱晉。而報駟之恥也。然不旋踵而晉之五卿八大夫必奮怒以報恥。楚將大敗而蒙大恥矣。可不慎乎。

官割其勢
使為闖人
此二語皆
楚子圖報
之詞
駟鄭武公
滅駟仍其
名後改駟
陵即今河
南縣名魯
成公十六
年晉敗楚
於駟
旋踵猶言
轉足之間
喻其速也

百話解釋 周朝楚國的國君。要想把晉國的韓起叔向羞辱一番。他就問朝堂裏的大夫說。你們以為這件事。究竟可不可以做的呢。蓬啟疆說。假使我們預先防備了一切。要羞辱他們。怎麼不可以呢。不過羞辱一箇匹夫。還不能不有防備。況且現在是羞辱晉國的國家嗎。所以聖王只遵行禮法。不去羞辱人家的。晉國的對待你君王。照我看起來。也可說是盡心了。你要諸侯來。他們就一班班的來了。你向他們求婚。他們就進了女子來。你還要羞辱他們。把他們羞辱了以後。你若沒有後備。怎麼辦呢。楚王聽了。就說。這原是我的過失呵。國家裏的士大夫。原是不可以羞辱的呵。於是用禮節厚待韓起叔向了。

豫讓行乞
報主情深
漆身吞炭
以愧二心



屬讀如賴。瀨也。啞音雅上聲。瘡也不言也。懷二心。懷藏異心也。躍跳也。伏劍謂自剄也。正學乃明方孝孺書室之名。後人因取以為號。國士謂一國之中。所共推為才

豫讓行乞

周晉豫讓欲為智伯報仇。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友曰。以子之才。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耶。讓曰。既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懷二心者。襄子出。讓行刺不克。請其衣。拔劍三躍擊之。伏劍而死。方正學謂豫讓於智伯請地無厭之日。不能諫主。革非。至國破身亡之後。始為行刺報仇。非國士事也。然讓固忠義之士。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覩然不知有羞惡之心者。實豫子之罪人也。

士也。史記。
醜音腆。慙貌。

八德須知三集 豫讓行乞

百話解釋 圓朝時候。晉國有箇義士。豫讓。要想替他的舊主人智伯報仇。用漆漆了自己的身子。裝着有癩病的一樣。又吞了炭。把聲音弄啞了。這樣使得人家不認識了他。就在市上行乞。他的朋友看見了。就說。把你的才學去服事你的仇人趙襄子。趙襄子是一定親近你。寵幸你的。那時候你再去實行你的志願。豈不是很容易的麼。豫讓說。既然給人家做了臣子。又去殺死人家。這就是有了二心去服事主人了。我所以做着很艱難的事。就是要給天下後世有二心的人看了。慚愧。後來正逢着趙襄子到外邊來。豫讓就去行刺。可是刺不着他。就向趙襄子要了他的衣服。拔出劍來。跳着連刺了他的衣服三劍。自己就用劍殺死了。

釋之忍辱
敬禮王生
跪結其鞵
見重公卿



釋之結鞵

廷尉掌刑獄之官。即後世之大理寺。大理院也。善。上聲。優為之也。釋。老謂佛家與道家也。善。去聲。交好也。結。繫也。度。音鐸。入聲。心所計慮也。乘。與。君。車也。棄。市。謂死罪也。

漢張釋之為廷尉時。有王生者。善釋老。隱居不仕。釋之與之善。嘗召公卿王生立庭中。鞵解。顧謂釋之曰。為我結鞵。釋之跪而結之。既退。或曰。奈何庭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無益於廷尉。聊辱結鞵。欲以重之耳。諸公卿聞之。皆賢王生而重釋之。先君曰。張廷尉卑躬敬賢。執法不亂。橋下驚乘輿。法止罰金。高廟盜玉環。罪止棄市。雖帝大怒。堅守不移。至跪結王生之鞵。其能忍辱須臾。不啻張良之納履。韓信之袴下馬。尤非大臣所能為爾。

張良匿下
 邳時嘗為
 圮上老人
 納履。
 韓信微時。
 好佩劍一
 屠侮之。含
 出袴下。
 袴音庫。腥
 衣即套褲
 也。

百話解釋漢朝的張釋之做管理刑獄的廷尉官。這時候有箇王生的人善治佛家道家的教。隱居着不肯做官。張釋之同他很要好。有一次張釋之召集了一班公卿相會。王生立在庭當中。卻巧他的襪子散了。他回轉頭來就對張釋之說。你替我結着襪子吧。張釋之就跪着替他。把襪子結好了。後來王生退回了。以後有人對王生說。你為什麼在大庭廣眾的前面羞辱張廷尉呢。王生說道。我年紀已經老了。又生得很貧賤。自己心裏想。沒有什麼可以給廷尉有益的。所以用結襪的那一回事去羞辱廷尉。這就是格外使人家看重他。呵。後來朝廷裏的公卿們。得知了這回事。大家都稱讚王生的賢良。和張釋之的大度。

張磐下獄
會赦見原
侵辱為恥
面對雪冤



荆州治漢壽在今湖南常德縣東四十里。誣徵廷尉。並見前。爪牙防衛之臣。不辜無罪也。
 廬江郡治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械。桎梏之屬。雪洗也。

張磐面對

漢張磐為荊州刺史。度尚所誣。徵下廷尉。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曰：磐為國爪牙。而為尚所誣。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以明真偽。廷尉以其狀聞。上詔徵尚到廷尉。詞窮伏罪。以先有功得原。張磐生平夙以清白稱。故後為廬江太守。人皆欽之。當其被誣下獄。既會赦而見原。人亦孰不知其無罪乎。乃以恥故不肯出獄。且更牢持械馬。必傳度尚面對曲直。以雪侵辱之恥。愈足見其操守矣。

白話解釋 漢朝時候有箇張磐被荊州刺史度尚誣害了。皇上就把他下在牢獄裏。後來遇了赦免了罪。可是張磐不肯走出牢獄。他說我是國家的防衛四境的臣子。好像獸類裏有快利的爪牙一樣。竟被度尚誣害了。大凡一件事情。總是有虛有實。國家的法律也一定有是有非。假若磐實在是沒有罪的。那末是不用赦免的了。如若因此忍着苟免了罪。那末永久受着侵害的羞辱了。所以我請求去傳度尚到廷尉裏來。大家對面辯白是非曲直。以求明白這件事的真偽。廷尉就把這番話奏了上去。皇上把度尚叫到廷尉裏來。度尚因為心虛。話都沒得說了。就伏了罪。可是爲了以前有功。纔得免了。

八德須知三集 恥 嵇康滅燈

嵇康俊逸
鬼入琴堂
青燈吹滅
恥與爭光



嵇康滅燈

吏部尚書
見前
絕交斷絕
交誼也

魅音媚。鬼
之為祟者
亦曰魅
中散大夫
官名。

晉嵇康與山濤阮籍阮咸王戎向秀劉伶為竹林之遊。世號竹林七賢。山濤為吏部尚書。欲舉康自代。康為絕交書以拒之。嘗於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康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鬼魅爭光。」嵇叔夜導氣養性。著有養生篇。拜中散大夫。不就。惟彈琴以自樂。其高尚已可概見。山濤欲讓以尚書。不惜絕交以拒之。尤為人所難能。至恥與鬼魅爭光。乃其餘事耳。而媚鬼及畏鬼者。當聞之愧矣。

百話解釋圖朝時候。有箇嵇康。和山濤。阮籍。阮咸。王戎。向秀。劉伶。一共七箇人。大家時常在竹林裏遊玩。所以當時候的人。把他們叫做竹林七賢。山濤做了吏部尚書。要想薦舉嵇康。來代了自己。可是嵇康不肯做官。就寫了一封絕交書。給山濤去拒絕他。有一次嵇康在燈下彈琴。有一箇人走進他的房間裏來。起初走進來的時候。還是很小的。過了一忽兒。就大起來了。忽然大到一丈多。顏色又非常的黑。身上穿了一件單衣。衣帶是草做的。於是纔曉得他不是人了。嵇康一些兒也沒有恐懼。看了他很長久的一回。就把燈吹滅了。口裏說道。我很羞恥。和鬼物爭着光明呵。

八德須知三集 恥 沈勁立動

沈勁幹盡
志欲立動
卒雪先恥
不愧冠軍



構逆圖謀
為亂也

燕十六國

之一

洛陽見前

援救助也

致命猶致
身也

刑家犯刑
法之家

貞固者知
正之所在
而固守之
幹事言能

沈勁立勳

晉沈勁父充構逆為吳儒所殺。勁匿得免。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欲立勳以雪先恥。時陳祐以燕兵逼洛陽。糧絕無援。乃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欣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慕容恪將宥之。慕容虔曰。勁雅奇士。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遇害。沈勁欲立勳以雪父恥。徒以刑家不得仕進。年三十餘。尚無所建。幸郡將王胡之異其人。上疏言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遂補冠軍長史。助祐禦敵。以寡制眾。卒雪先恥。幹父之盡。雖死猶生。

八德須知三集 恥 沈勁立勳

十

善其事也。
語本周易
乾卦。
時陳祐為
冠軍將軍。
張史官名。
魏晉以來
惟王公府
及各衛寺
有之。

百話解釋 晉朝時候沈勁的父親名叫沈充的預備謀反給吳
儒殺死了沈勁躲過了纔得免了性命沈勁的做人幼小就有
品節操守他很哀痛父親死在非義的行為上面因此一定要
建立功勳來雪他父親的羞恥這時候陳祐因為了燕軍來攻
打洛陽城裏面的糧食喫完了外面又沒有救兵來就把五百
箇兵給了沈勁叫他守着沈勁很高興地說我生平立志要想
盡忠報國現在得能够成就我的志願了後來城池攻破沈勁
被他們捉了去他的神氣很自然一點也沒有恐慌的樣子慕
容恪要釋放他慕容虔說沈勁是一箇奇士我看他的志向終
是不肯投降人家的呵於是就給他們殺死了。



麒麟仁厚
刑罰何堪
以卿應斬
普慶大慙



麒麟羞劉

參軍事諸曹參軍之類。升城。係壘坑。同院。掘坑。而陷。殺之也。齊州。即今山東歷城縣。從事。佐吏之稱。方夏。中國也。卿。謂普慶。長子。與宗孫。熙。皆能以爵讓其弟。

北魏韓麒麟參慕容白曜軍事。攻升城。將坑之。麒麟諫曰。宜示寬厚。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拜齊州刺史。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若必斷斬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擴充己之惻隱之心。激發人之羞惡之心。故其子孫有才有學。世代友愛顯達。許止淨謂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觀麒麟之家風。誠無愧其名義。故天報之亦厚。

百話解釋 **北魏**的韓麒麟。在慕容白曜的軍隊裏參治軍事。有一次去攻打升城。要把城裏面的百姓掘一箇坑坑死。韓麒麟勸着道。攻下了土地。應當表示着你的寬厚。纔好。慕容白曜聽從了他。令百姓們都復了業。齊州地方的人都非常歡喜了。後來韓麒麟做了齊州地方的刺史。他的行政方鍼是很寬厚的。他的下屬做從事官的劉普慶說。你在中國做了刺史官。假使不誅殺幾箇人做榜樣。怎麼可以表示威嚴呢。韓麒麟說。要曉得刑罰是所以勸止惡人的。有仁心的人。不得已纔去用他。若是一定要殺了人來立威嚴。那末就把你充數。你以為怎麼樣。劉普慶聽了他的一番話。非常慚愧的退回去了。



崔勅立身恥言自達
雖有佳兒不為薦拔



賈後嗣子
孫也。
按劫有二
子長曰拱。
次曰搆。
外藩即外
任也。

干祿索緣
攀附以求
任也。
蠅營謂如

崔劫立身

北齊崔劫。歷任尚書。見稱簡正。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人頗因此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劫二子。並為外任。第廓之從容。謂劫曰。拱搆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劫曰。立身在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聞者咸歎服。人莫不愛其子。而仕宦者。尤莫不冀其子之顯榮。況其時。世門之胄。多處京官乎。況崔公。甚為文宣帝所重乎。乃能清虛寡欲。明恥立身。則凡干祿賣緣。蠅營狗苟。為子為身者。亦徒見其顏厚耳。

蠅之往來
營營極言
其貪濁也
狗苟言其
苟且也
願厚謂不
知恥也

八德須知三集 恥 崔劼立身

百話解釋 **北齊**的崔劼。在朝廷裏歷次做到了尚書官。他的官聲。大家稱他非常清正。當初時候。和士開在朝廷裏握着大權。竭力要想得到社會上的名譽。所以一班做大官的人。大家替着自己的子弟求官。因此當時世家的後代。很多做京官的。可是崔劼的兩箇兒子。一箇叫崔拱。一箇叫崔撝。卻都做外任官。他的弟弟名叫崔廓之的。很從容地對哥哥崔劼說。你的兩箇兒子。拱和撝。幸而生得都很不錯。並不是凡才。為什麼不替他們在京裏省府中清華的地方做官。都給他們做外任官呢。崔劼說。一箇人的立身。倘若用言語去薦達自己。這是很羞恥的事。現在我若薦自己的兒子在朝裏做官。那麼和薦達自身。有甚麼分別呢。聽到這番話的人。都非常歎息佩服他。



王頎復讐
 勿藥有喜
 陳滅錄功
 加官為恥



開皇文帝年號

夜濟渡采石也

鳴咽泣聲也

寤見前

柱國勳官與上柱國同

景彥頌之字

王頌謝官

隋王頌父僧辯為陳武帝所殺誓報之開皇初獻取
 陳之策文帝大舉伐陳頌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
 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鳴咽夜夢有人授以藥比寤
 而瘡合及陳滅有司錄其功將加柱國頌固辭曰臣
 憑國威靈得雪私怨所加官賞恥不敢當帝從之
 李文耕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王景彥誓在必報
 而志至氣至才智勇力遂無一不至卒能先驅力
 戰襄成滅陳之功雖憑仗國家威靈要其慷慨激
 憤計念深矣豈非有志者事竟成耶

百話解釋隋朝時候。有箇王頌。他的父親王僧辯。是被陳武帝殺死的。王頌立志要報仇。在開皇初年。他就上陳滅陳的計策。後來隋文帝派了大兵去伐陳朝。王頌跟了先鋒韓擒虎。在晚上渡過了采石。竭力戰爭。可是受了傷。他恐怕受傷以後。再不能戰鬪了。就想起了一切。很悲哀地哭着。夜裏做夢。有箇人給他藥。醒來以後。創處就好了。等到後來滅了陳朝以後。朝廷裏錄了他的功勞。將要加他上柱國的官銜。王頌很堅決地辭謝着說。我做臣子的。憑藉了國家的威靈。得能夠有一天報了我的私怨。若給我加官。或賜我賞物。這是我覺得很羞恥了。終是不敢當的。隋文帝也就依了他。

李綱無愧
屢諫皇儲
如水投石
恥為尚書



長史尚書均見前。創業創造基業也。出孟子。天臺即中臺。謂尚書也。漢初尚書雖有曹。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始見曹名。總謂之尚書。臺亦曰中臺。款誠也。

李綱辭職

唐李綱屢諫太子建成不聽。乞骸骨歸。高祖罵曰：卿向者為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耶？綱曰：潘仁賊也。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帝曰：知公直臣，可以勉輔吾兒。綱始就職。問心無愧。為潘仁之長史不足為恥，久污天臺為高祖之尚書且以為恥，不惜以去職爭之。故高祖嘗考羣臣以李綱為第一。不然唐初人才濟濟，豈僅李綱能盡忠款哉？吾人亦求問心無愧而已。

百話解釋。唐朝的李綱。屢次勸諫太子建成。可是總不肯聽他。於是他就告老回去。高祖皇帝罵着他說。你從前做了潘仁的長史官。難道現在做了我的尚書官。倒羞恥起來。不肯做麼。李綱說。潘仁是箇反賊。可是我勸他。他一定是聽的。所以我做了他的長史官。可以說是沒有慚愧的了。你陛下是箇創業的明主。我所說的話。好像一塊小石子投在大水裏。一樣一點兒也沒有影響。我去勸諫太子。也是這箇樣子。這樣說來。我怎麼敢永久污辱了尚書的官職。並且污辱了太子的東宮呢。皇帝說。我曉得你是箇正直的臣子。是可以輔助我兒子的。李綱聽了。纔肯就職。

八德須知三集 恥 師德忍辱

十七

師德忍辱
問弟為官
人唾汝面
不拭自乾



代州今山西代縣地

唾吐出口

拭措也

愀音愀又

音愀愀然

形色變也

不逮不及

疵病也

師德忍辱

唐婁師德為相。第除代州刺史。師德謂曰。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狄仁傑嘗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許止淨謂聖賢論羞惡之心。如伊尹以不能致君。堯舜為恥。顏淵以不及虞舜為恥。若僅以唾面為恥。而必思報復。是所謂不能忍一朝之忿。非聖賢所以教人也。論史者。反疵婁公為無恥。何其悖耶。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婁師德做了宰相。他的弟弟放了代州的刺史官。婁師德就對他說。凡是一家人家。榮耀太過盛的時候。別人家一定是妬忌的。你用怎麼樣的法子。可以避免這般禍患呢。弟弟說。從此以後。雖然有人把口液吐在我的臉上。我也一點不生氣。自己揩掉就完了。婁師德聽了。就很憂愁的說。人家所以把口液吐在你的臉面上。這就是對你生了氣的緣故。你若把他的口液揩了。這就是反他的意了。這是加重他們的怒氣了。況且口液不去揩他。也會自己乾的。有人唾你面上。你應當笑着順受了。纔好。狄仁傑曾經歎息道。婁公的德行。是很盛大的。我被他包容了。可是連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大大的不及他了。

彥章兵敗
不惜殺身
欲全面目
恥作晉臣



澶音蟬。澶州在今河北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晉後唐莊宗李存勗之父克用封晉王。故云。招討官名。掌招降討賊之事。朝秦暮楚。喻人之反覆無常也。

彥章求死

後梁王彥章屯澶州。晉破之。虜其妻子。厚待之。遣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與晉戰。屢捷。官副招討使。被讒家居。復起為將。傷重被擒。莊宗愛其勇。欲全之。彥章曰。兵敗力窮。不死何待。吾聞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五代時。朝秦暮楚。不知羞恥者。何可勝數。乃王彥章初則斬使絕妻。繼則負傷力戰。終且謝絕求死。卒不臣晉。至謂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彼貪生畏死。一身兼事五朝者。聞之。其亦有動於中否。

百話解釋五代時候。後梁的王彥章屯兵在澶州地方。晉軍把澶州攻破了。把他的妻子們虜了去。好好的看待他。再差了一箇人來招降王彥章。王彥章把差來的人殺了。和晉兵戰爭。屢次打了勝仗。官做到副招討使。後來人家在皇帝面前說他的壞話。於是王彥章就不做官。住在家裏了。再後來又用了他做帶兵官。打仗的時候。受傷得很重。給晉兵捉了去。莊宗很愛惜王彥章的勇敢。要保全他的性命。王彥章不肯。就說道。我現在軍隊敗了。勢力沒有了。除了死以外。還有什麼等候呢。我聞得古人有句俗語說。豹死了要留好皮。人死了要留名譽。那裏有早上事。國朝到了晚上又去事。晉國還有什麼面孔去見天下的人呢。於是就給他們殺死了。

八德獨知三集 伯起志學

二十



伯起自重
恥售科名
閉門志學
朝野蜚聲



伯起志學

海陵即今江蘇泰縣。太常博士太常寺之官。右司諫司諫諍之官。

器識謂器局及識見也。

宋王伯起海陵人。其父綸為太常博士。伯起舉進士不第。歎曰：士不自重而獻藝求售，可恥也。於是閉門肆志於學。人莫得窺其面。仁宗賜以粟帛。右司諫王覲志其墓，謂伯起不有其道而道著於朋友，不居其名而名聞於朝廷，其清高為人所欽仰如此。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儒重德行不在科名，而庸俗之流反以文藝為博取科名計，誠不知恥矣。或且明知之而故犯之也。伯起知之而痛切言之，且言之而切實行之，一洗俗尚之恥，是以為士者訓。

白話解釋 **宋**朝有箇王伯起。是海陵地方的人。他的父親名叫王綸。官做到太常博士。王伯起去考進士科。可是沒有考取。於是他就歎着氣說。讀書的人自己不自重。獻了文藝來求售取。這實在是。很可羞恥的事。於是就關了門。一意讀書。沒有一箇人能夠見他的面。仁宗皇帝賜給他穀和綢緞。右司諫王覲給他做了一篇墓誌說。王伯起的做人。自己不以為有道。可是他的道。卻在他的朋友裏著了名。自己不要名譽。可是他的名譽。滿朝廷裏。沒有不知道的。他做人的清高。竟能夠給人家欽仰到這箇樣子。

安民刊石
恥役陳情
欲加之罪
乞免錫名



長安京都之稱。崇寧徽宗年號。元祐黨碑。按名在黨籍者皆哲宗元祐年間朝臣。以司馬光為首。凡三百九人。鐫音駿。掾也。鑿也。牯亡。見前。汗顏。心慚而出汗也。

安民免鐫

宋安民。長安石工也。崇寧閒。頒蔡京所書元祐黨碑。令郡國皆刻石。時安民被役。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一石工耳。尚恥刻誣。正為姦之碑石。於以見羞惡之心。人固有之。惟或為勢所偏。或為利所乘。乃牯亡其恥德耳。而安民處於勢利交迫之際。尚能以免鐫己名為請。以媿彼之官吏。聞斯者。能無汗顏。

百話解釋。困朝時候。有箇名叫安民的。是箇長安地方的石匠。在崇寧年間。朝廷裏頒布了蔡京所寫的元祐黨碑。號令各地方都要立石刻碑。這時候安民照例是應當作工去的。他不肯去。辭着說。安民是一箇呆笨的人。不曉得立碑是什麼意思。不過像司馬相公的人品。天下的人都箇箇稱讚他的正直。可是現在說他是姦邪的人。這箇我是不忍心去刻的呵。地方官聽了很生氣。要辦他的罪。安民流着眼淚說。官廳裏叫我工作。這是我不敢辭的。不過我要請求。不要刻安民兩箇字在石碑的後面。恐怕得罪了天下後世的人。那時候得知這回事的人都覺得很慚愧。

宋趙士隆
裂帛示子
謹毒自戕
當為刷恥



士隆裂帛

江南東路。今江蘇安。徽江以南。及浙江。福建之地。鈐轄官名。其時知府。知州。多帶兵馬。鈐轄。九江。今江西。首縣名。偽安撫使。寇所設鎮撫之官。裂裁也。仰藥服毒也。志音入。慙音滿。又音悶。

宋趙士隆為江南東路鈐轄時。寇圍九江百餘日。守將委去。士隆獨糾合餘民。誓以死守。城陷。神色怡然。眾號呼。言無殺我趙鈐轄。賊義之。授偽安撫使。士隆罵曰。賊耳。欲屈我耶。陰裂帛以書寄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可活。汝輩得出。為我雪恥。遂仰藥而卒。士隆以賊授安撫使為恥。仰藥而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而猶恐諸子蒙恥而生。竟陰裂帛以示之。而其三子不恚不隱。皆能恪遵遺命。以就死。尤為可敬。彼忍恥偷生輩。讀此傳。其亦知羞也。否耶。

百話解釋 宋朝的趙士隆。做了江南東路鈐轄官的時候。強盜圍住了九江城。已經有一百多天了。守城的武官。都丟棄了城池逃走了。只有趙士隆獨自集合餘下的百姓。大家發了誓死守着。後來城池給強盜們攻陷了。他的神色是很自然。很快樂的樣子。他手下的許多人哭着喊着說。不要殺了我們的趙鈐轄。強盜們很佩服他們的義氣。就叫他做安撫使的官。趙士隆罵着說。你們不過是一班強盜吧了。難道想來屈服我嗎。他就在暗地裏裂碎了一塊綢。在上面寫了幾箇字。寄給他的兒子。說。強盜們雖然不殺我。可是在義氣上說。我是不可以再活的了。你們倘若能夠出去。替我報着仇就好了。於是自己喫了毒藥死了。

張燾覆旨
直奏君王
復仇雪恥
萬世莫忘



兵部舊官制六部之一。即今之軍政部。河南指洛陽故郡。陵寢天子墓也。墓有園寢故名。山陵秦謂天子塚曰山。漢曰陵。故曰山陵。黯然神傷貌。成都今四川縣名。府知府直氣句。係本傳原文。蔑讀如滅。無也。

張燾修陵

宋張燾字子公為兵部侍郎時奉詔遣詣河南修奉陵寢。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秦檜患之，遂出知成都府。張浚每奏對必言讐恥，張燾修陵寢還奏雪恥，均可謂明恥教戰矣。而張燾之言人尤稱其直氣吐而星斗寒也。乃秦檜湯思退之流先後力主和議粉飾太平事，仇惟恐不及，顏之厚也。蔑以加矣。

百話解釋。宋朝的張燾表字子公。當他做兵部侍郎的時候。奉了皇上的命令。到河南地方去修治先代皇帝的陵墓。他回來對皇上說。金邦人的作禍。上及先皇的陵墓。雖然滅了他們。也不足以昭雪這箇羞恥。報復這箇怨仇呢。他又乘勢說。不可依靠了和金邦人的和約。忘記了報仇的大事。皇上又問所有的陵墓究竟如何。張燾並不回對。祇說道。萬世之後。也不可忘了這箇反賊的仇。皇上聽了。心裏也很悲傷。秦檜很忌他。就把他貶出去。做成都的知府。

八德類知三集 恥 張浚手書

二十六



張浚奏對
每言讐恥
病革手書
以示二子



張浚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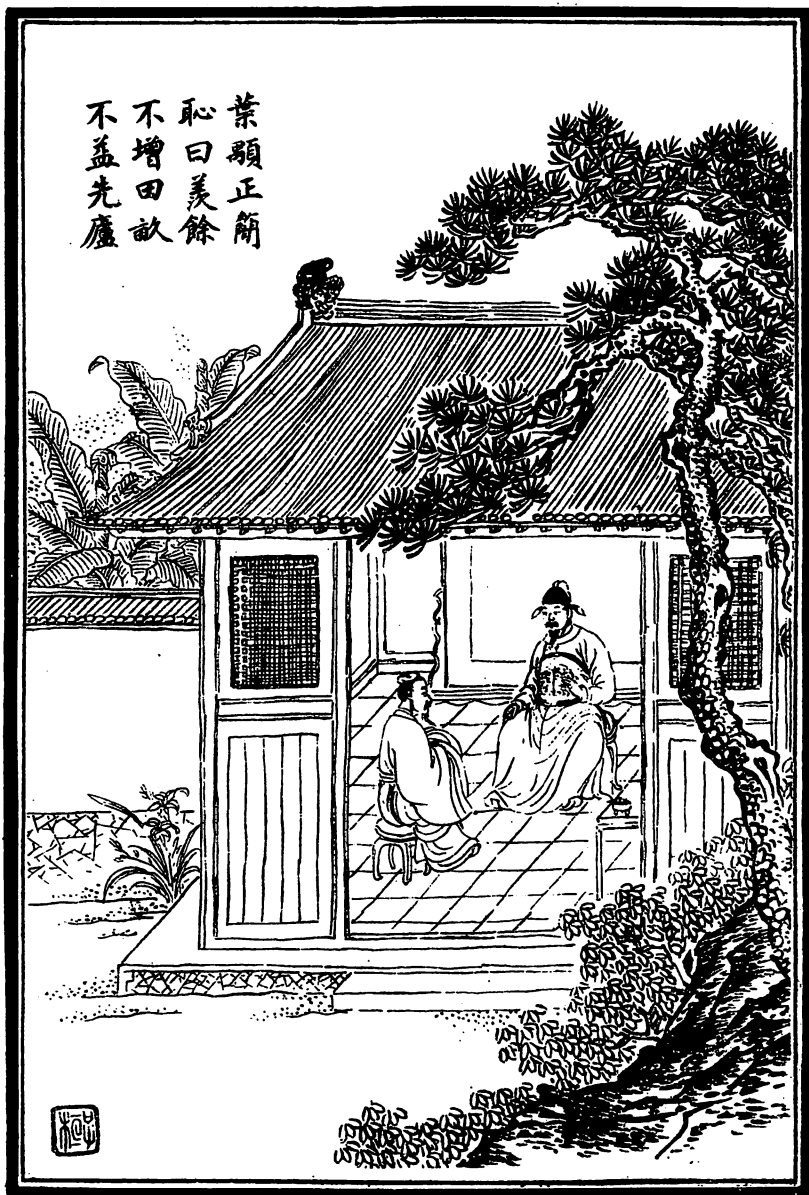
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是為二府。右僕射為宰相之任。掌佐天子議大政者也。恢復失而復得也。葉音急。杓音進。殂死也。衡山有五。此當在浙江吳興縣南少西十八里。

宋張浚知樞密院。遷右僕射。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反覆再三。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故先後為秦檜湯思退所中傷。病革時。手書示二子栻杓。其畧曰。吾為國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殂。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師。諡忠獻。魏國公有補天浴日之功。其所引拔皆人望。一時號小元祐。若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等名臣。吳玠。吳璘。劉錡等名將。皆其所薦。孝宗且倚如長城馬。吾錄其終身不主和議。以不恢復中原為恥者。

元祐皆宗
 年號其時
 宣仁太后
 臨朝賢才
 進用論治
 者咸推元
 祐
 虞允文字
 彬甫
 汪應辰字
 聖錫
 王十朋字
 龜齡
 吳玠字晉
 卿
 吳璘字唐
 卿
 劉錡字信
 叔
 長城言足
 重倚也

白話解釋 宋朝的張浚先做知樞密院的官。後來又陞
 了右僕射的官。當他朝着皇帝奏對的時候。一定說對
 金國人讐恥的重大。反覆再三的說他的志願。要想恢
 復中原。報雪祖宗的羞恥。終身不肯講和議。所以先給
 秦檜妬忌。後來又被湯思退中傷。當他生病得非常厲
 害的時候。親筆寫了手書給兩箇兒子。一箇名張杓。一
 箇名張杓的手書裏面大畧說我做了宰相。可是不能
 恢復中原地方。昭雪祖宗的羞恥。我死了以後。不應當
 把我葬在祖墳的旁邊。把我葬在衡山就夠了。過了幾
 天死了。皇上封贈太師官。諡法叫忠獻。

葉顯正簡
恥曰美餘
不增田畝
不益先廬



顯兼容切音嗎。紹興高宗年號。常州見前。羨餘謂賦稅之所盈餘也。僥倖與微幸同。覲所非望也。僮僕也。實錄記載翔實也。覲與人格均見前。

葉顯報賞

宋葉顯紹興初進士。知常州。或勸其獻羨餘。當得美官。顯曰。名為羨餘。非重征。則橫斂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後官至宰相。識大體。抑僥倖。服食僮妾。不改其舊。服官二十年。臨終。僅有地一畝。卒謚正簡。林光朝以詩哭之。云。傳家惟儉德。無地着樓臺。人以為實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惟至財色兩大關頭。每覲顏以喪其人格者。不可勝數。而財尤甚於色。此君子三戒。所以終於戒之在得也。況以重征橫斂為羨餘乎。況以羨餘圖僥倖乎。葉顯特抑之。可以風矣。

〔白話解釋〕宋朝有箇葉顯。是紹興初年的進士。在常州地方做知州。有人勸他把地方上賦稅的盈餘獻了去。得到了上官的歡心。可以做一箇美缺的官了。葉顯說道。名義上說是盈餘。實際上不是重複的征收。那就是橫暴的斂取了。用了利去掉換賞格。我的心裏是很羞恥的。後來葉顯的官做到宰相。他的為政識得大體。抑止僥倖求進的人。他做了宰相以後。穿的喫的。和服侍他的僮僕婢妾。一切不改從前的態度。做了二十年的官。到了死的時候。只有一畝的地。這也可以曉得他生平的廉潔清白了。死了以後。謚法叫做正簡。當時有箇林光朝做了一首詩去哭他。裏面有兩句說。「傳家惟儉德。無地着樓臺。」人家都以為這是真實的情形。

八德須知三集 恥 處厚取迂

二十九



遠音粹精深也。

柳州故城在今廣西柳城縣西南。馬平今廣西縣名。故城在其北。步尉侯查潭州即今湖南長沙縣。甘泉即今江蘇江都縣。酒庫掌酒之官。帥幕帥府

八德類知三集 恥 處厚取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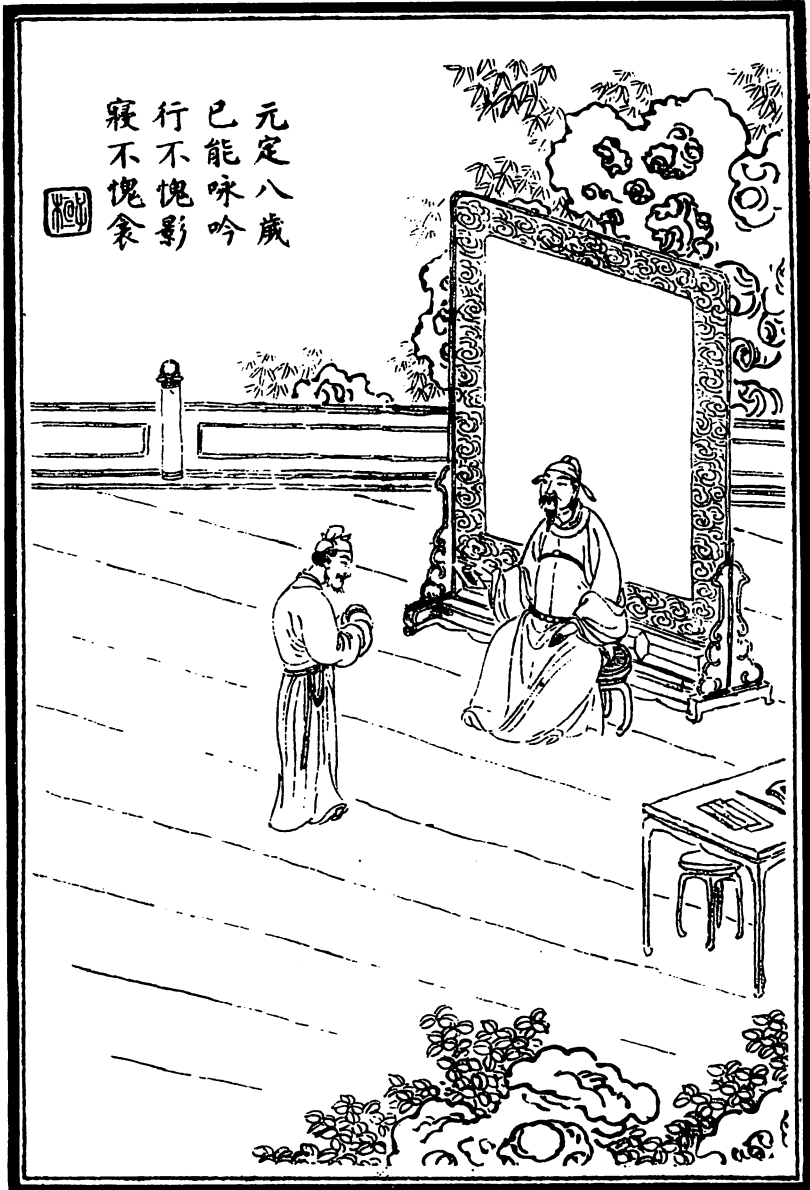
處厚取迂

宋滕處厚少穎拔不凡。邃於春秋。名動場屋。議論慷慨。好言天下事。後調柳州馬平步尉。再辟潭州甘泉酒庫。兼帥幕。居官守正不阿。人稱其迂。曰：迂吾所自取也。終不以此易彼。予愧予之不迂也。有謂予迂者。披襟當之。其立論每如此。易箒不亂。談笑賦詩而終。人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則生亦逍遙自樂。死亦談笑自安。世之易箒不亂者。有幾人哉。而人反以處厚為迂也。不亦異哉。吾恐迂之者。反躬自問。其去迂之資格尚遠。適足為處厚所愧耳。

中治文書
者。易箒謂人
將死也。語
本禮記檀
弓篇。

百話解釋。朝時候。有箇滕處厚。幼小就聰明超拔。和平常人不同。對於春秋一經。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的聲名。振動了當時。來趕考的一班人。他的議論。很慷慨。喜歡說天下的大事。後來調到柳州馬平地方。去做步尉官。再調到潭州甘泉地方。做管酒庫的官。一方面兼着元帥署裏的幕府。他的做官。一味守正。不肯阿私。人家說他的做人。太迂腐了。他說。迂腐是我自己取得的。終究不肯把這箇迂腐丟了。去換那箇不迂腐。我還羞愧我的不能迂腐呵。有人來說我迂腐的。我就披開胸襟。承受這箇稱呼了。他的立論。每每是這樣。臨死的時候。心裏一些也不亂。口裏談笑着。并吟着詩句。死的。

元定八歲
已能咏吟
行不愧影
寢不愧衾



西山在福建建陽縣西北六十餘里。理宗御書西山二字以表之。
 養蔬類植物。
 叩問也。
 侂音託。
 道州今河南道縣。
 淵號節齋。
 沈字仲默。
 牧堂老人。
 乃西山先生。

元定衾影

宋蔡元定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及長。登西山絕頂。忍飢咬薺以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韓侂胄設偽學之禁。被謫道州。貽書訓其子淵。沈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懈其志。卒賜諡文節。文節公衾影無慚。蓋由幼時得牧堂老人之庭訓。且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謂為孔孟正脈。以授之耳。所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八陣圖說。朱子為之序。皆行於世。學者稱西山先生。

八德類知三集 元定衾影

三十一

生父發之
號。庭訓。父教也。
洪範尚書篇名。
大術撰著之法。又曆法名。
律呂古以正聲音之器。陽者為律。陰者為呂。
八陣圖諸葛孔明所作。

百話解釋 朝時候。有箇蔡元定。生下來就很聰明。頗有悟性。八歲的時候就能夠做詩。每天記熟了幾千箇字。到了長大。上了西山的最高頂。忍了飢餓。喫着齋菜。這樣的讀着書。後來聽到了朱夫子的聲名。就去拜他為師。朱夫子叩問他的學問。大驚說道。像你這樣的學問。就是我的老朋友了。不應當在弟子的班裏的。韓侂胄定了偽學的禁令。蔡元定就被貶官到道州去。他寫了一封信。教訓他的兩箇兒子。一箇名叫蔡淵。一箇名叫蔡沈的說。凡是一箇人。要在獨自行路的時候。對着自己的影子。也沒有有一些兒慚愧。獨自睡着的時候。對着林裏的被頭。也沒有有一些兒慚愧。你們不要為了我得罪的緣故。以致懈怠了你們的志向。他死了以後。諡法叫做文節。

陳亮言事
恥受榮褒
避見曾覲
踰垣而逃



八德須知三集 恥 陳亮避曾

三十一

陳亮避曾

詣闕。赴天子之闕庭也。

社稷。見前。

析。析也。

推。排去之也。

拓。開擴之意。

差。讀如雌。差有畧有也。

起。邁。起。率過人也。

赫。然。怒貌。

宋陳亮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帝將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乎。曾覲聞欲見馬亮恥之。踰垣而逃。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則於諸儒誠有愧也。若推倒一世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卒諡文毅。陳亮自幼穎異。才氣超邁。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志存經濟。其上書斥王安石言及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等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恥而不受。且渡江即歸。矧曾覲乎。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陳亮到了皇帝的殿裏。上了一封書。書裏面竭力說着國家的時事。皇帝就想封他官。陳亮笑着說。我的本意。要想給國家開了數百年的基業。那裏是爲了換一箇官來做呢。曾覲得知了。他這樣高尚的品行。要想去見他。陳亮覺得很羞恥。不願見面。就跳過牆逃了。他常常說。研究義理的精微奧妙。辨析古今以來同不同的地方。我對着這一班讀書人的確有些慚愧。可是推倒一世的智勇。拓開萬古的心胸。這些事。我自己以爲似乎略有微長。呵。陳亮死了以後。他的諡法叫做文毅。

宋鄭虎臣
為父雪恥
令唱與歌
似道愧死



會稽舊屬
 浙江紹興
 府治今與
 山陰併為
 紹興縣
 尉典獄及
 捕盜之官
 建寧福建
 縣名
 暴暴露也
 與父即轄
 夫
 杭州即今
 浙江杭縣
 誑戲也
 叱大呵也
 恁音袒俗
 言如此也
 鮮克有終
 言不能保

虎臣辱賈

宋鄭虎臣為會稽縣尉時。奉遣監押賈似道之貶所。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辱。欣然而行。似道時居建寧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暴似道行烈日中。令與父唱杭州歌謔之。每名叱似道窘辱備至。似道知不免。遂自服毒死。虎臣曰。好教汝恁自為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則辱人者人有不辱之乎。敬其父則子悅。辱其父則子何如乎。以賈似道之權貴一時。而卒受與父歌謔之辱。在虎臣固善於為父雪恥。而似道亦宜鮮克有終也。

厥終也。見詩經大雅蕩之篇。

八德類知三集 鄭虎臣辱賈

〔白話解釋〕因朝的鄭虎臣做會稽縣尉的時候。奉了朝廷裏的差遣。監押了賈似道到貶官的地方去。鄭虎臣因為他的父親曾經給賈似道羞辱過的。所以他奉了命。就歡天喜地的去了。這箇時候。賈似道住在建寧地方的開元寺裏。他身邊侍奉的小老婆。還有幾十箇。鄭虎臣到了那裏。就叫把侍奉他的人盡數去了。把賈似道晒在很猛烈的太陽裏走路。叫轎夫們唱着杭州歌兒取笑他。每每叫着賈似道的名字。凡是可以羞辱他的事。無所不至。賈似道到了這般地步。曉得是不可避免的。於是就服了毒死了。鄭虎臣說。好教你自己這般做呵。

八德須知三集 恥 如雷恥舉

三五

宋李如雷
貝溪逸士
元號不題
恥學舉子



軒子標檢



如雷恥舉

貝溪在湖南臨武縣南十餘里。廬舍也。逸隱也。衡陽郡今為湖南衡陽縣。石鼓史編作頌刻石為鼓形。後世珍重之。故書院取以為名。詐與實緣恬然並見前。舉子業應試之文字也。質讀如贊。

宋李如雷每愛貝溪山水之奇。結廬於其上。自號貝溪逸士。少與奎龍友善。時衡陽郡建石鼓書院。欲得士有司。以如雷奎龍往。宋祚移。遂隱居力學。平生所為詩文甚富。獨恥學舉子業。嘗曰。予亦宋之遺老也。雖未委質。而忍事異姓乎。凡所作。直紀歲。不題元號。貝溪逸士之恥德尚矣。富於詩文。不學舉子業。一也。雖未委質。不忍事異姓。二也。直紀歲。建不題元年號。三也。以視夤緣求售。玷辱斯文。賣國求榮。屈身異族。恬然不知羞恥。為何物者。霄壤自判矣。

古人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故事。君稱委贄。語本春秋左氏傳。異姓異族也。玷辱言人之蒙恥如玉之有瑕也。霄壤即天地言相差之遠也。

[百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箇李如雷。他喜歡貝溪地方山水的清奇。就在那兒造了一所草房子。自己取了一箇別號。叫做貝溪逸士。他幼小時候和奎龍很要好。這時候衡陽府裏造了一箇石鼓書院。要訪求讀書的人。官廳裏就舉了李如雷和奎龍兩箇人去。後來 [宋]朝亡了。李如雷就隱居了。用力讀書。平生所做的詩文很多很多。可是很怕羞恥。去做考試的功課。他常常說。我也是一箇 [宋]朝的遺老。雖然在當時沒有做官。難道忍心去事奉別姓的君主嗎。凡是他所做的詩文。只紀着年歲的甲子。不題 [元]朝的年號。

緒餘

冒貢非幾。言冒進於非事危事也。本書經顧命篇成王臨終之訓。臨財二句。本禮記曲禮篇。惡在猶言何在也。守身圭璧。謂人之能自尊重者。暗室幽暗。無人之處。聖域造聖人之境地也。賢關在賢人之列也。

孔子曰。知恥近乎勇。王曾曰。知恥者。可以行人之所不能行。任人之所不能任。萬不至冒貢非幾。為奸盜詐偽。自取亡身辱親。敗家亡國者也。夫八德而以恥字終之。是恥居八德之終。實全八德之道。如子不孝於親。弟不恭其兄。可恥之甚也。不忠不信。無禮無義。臨財苟得。臨難苟免。不尤恥之又甚乎。夫士為四民之首。而不知恥。自愛以愛人。惡在其為士乎。果能立心堅貞。守身圭璧。暗室不敢欺其心。仰不愧。俯不怍。不難為天地之完人。而聖域賢關。亦不難入也。

八德須知三集跋

蔡六龍先生有慨夫世風之日漓人心之不古也迺
有八德須知之輯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為目
每字下各以古人之嘉言懿行二十四則繫之蓋從
先賢二十四孝例也又以奇集為男子之八德故事
偶集為女子之八德故事是以初集三集其故事皆
屬於男子二集四集其故事皆屬之女子示男女無
不可歸乎古之道也家大人嘗為之校釋懼人之或
畏其艱深也又恐世之人於文言未之盡解也乃命
覺民演之為白話示婦孺可誦也先生勸世憫俗之

意不亦深而可感與或曰古今人之不相侔焉明矣
必欲期今人同夫古之人亦見其不自量也曰是不
然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然則
天之生人也豈異其材哉亦在人之策勵而已矣讀
是書者誠能思古人之至行慨我生之不立日夜孳
孳存其是去其非以求合乎古人則身之修德之立
亦易易耳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之哉先生輯
三集成因命覺民為之跋時癸酉二月也

紹興陳覺民謹識



華藏淨宗學會
THE CORPORATION
REPUBLIC OF HWA DZAN SOCIETY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施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distributed free.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